



中華人民解放軍
陸軍部 〇五編

中国

雷族

钟伯良 编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
陸軍部 〇五編



《中国畬族（全本）》

1. 第一章畬族概况（1）

畬族自称“山哈”，是分布在我国东南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的少数民族。***人口 70 余万，以闽东、浙南分布最为集中。早在隋唐时期，畬族就在闽、粤、赣交界的广袤山区聚居，以刀耕火种、耕山狩猎为生。唐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畬族从以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山区大量外迁，辗转于东南数省，至清代中后期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畬族有自己的语，但没有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字。新中国成立后，畬族的民族成分得到确认，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关照下，目前畬族地区建有 1 个民族自治县、45 个民族乡。

第一节族称族源

畬族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古老民族，至迟在 6 世纪末 7 世纪初，畬族先民就聚居在闽、粤、赣交界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人类共同体。

一、族称

畬族的族称有自称和他称两种。闽东、浙南一带畬族自称为“山哈”，“哈”在畬语中意为客人，“山哈”是山里客人的意思。贵州一带的畬族则自称“哈萌”，“萌”意为“人”，也就是说畬族自称是“客人”。畬族自称为“客”，与他们居住的环境、迁徙历史有关。畬族原分布在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从原住地陆续迁徙到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山区半山区。先来为主，后

来为客，先来的汉人就把这些后来的畬民当做客人。此外，畬族家谱中还有“瑶人”或“瑶家”的别称。

“畬族”“峯民”是汉族对“山哈”的他称。在汉文古籍中，“畬”字的出现和使用相当早。在《诗经》中有“新畬”，在《周易》中有“畱畬”，其意均为将荒地开垦成为可以种植的畬田。汉语中的“畬”字有两种读音：读作 yu（余）时，指刚开垦的新田；读作 shē（奢）时，其含义为用火烧去地里的杂草，然后种植农作物，刘克庄《漳州谕畬》说“畬，刀耕火耘”，即为此意。唐末衡山南岳玄泰禅师记述的“畬山儿”，虽没有明指是一个族群，但其以斫山烧畬为生，具有今年斫了一坡，明年又斫另一坡的不断转徙的特点，其特征都与畬民相符，可以认作是文献中以“畬”来指称这群山地民族的最早史例。¹“畬”字被衍化为明确的族群称谓，则是始于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畬》。刘克庄在《漳州谕畬》中说：“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可见最迟到南宋时期，畬族先民已经被人们称为畬民了。畬族为什么被称为“畬”？《龙泉县志》说：“（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看来，畬族先民到处开荒种地的游耕经济生活，确实给当地的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末元初，各地畬民组织义军，加入抗元斗争的行列，《元史》中又出现“畬军”“畬丁”等名称。明清时期，闽、浙各地方志以“畬民”“畬人”和“畬客”等称呼畬族是非常普遍的。

文献记载中对畬族以“峯”相称也相当早，大约出现在 12~13 世纪。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102“梅州”条记载的“山客峯”，是文献上以“峯”作为畬族族称的正式记载。其时间比刘克庄所记早了三四十年。而《宋史》卷 419《许应龙传》所载“山斜”，指的也是畬民。这一“山斜（畬）”作为畬民的专称约略与梅州的“山客峯”同时，也比刘克庄《漳州谕畬》早了 30 多年。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说：“潮与漳、汀接壤，盐寇峯民群聚。”这大概也是关于“峯民”的较早记载。

“峯”是广东汉人创造的俗字，音读作 shē。顾炎武《天下郡

国利病书》说：“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峯。”显然，以“峯”字作族称是侧重于居住形式，指在山里搭棚而居的人群。“峯”的含义虽与“畬”有差异，但“畬民”和“峯民”并不是指两个不同的民族，也不是指同一民族的两个不同经济展阶段，而是分别指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一群体。前者指福建畬族，后者指广东、江西畬族。这种称呼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汉族文人对闽、粤、赣畬族经济生活观察的侧重点不同而产生的。明清时期，闽、浙各地方志以“畬民”“畬人”和“畬客”等称畬族的非常普遍，粤、赣各地方志以“峯户”“峯蛮”和“山峯”等称畬族的也比比皆是。

2. 第一章畬族概况（2）

清代以来，由于许多人不了解畬民的民族成分，还有以“苗族”“瑶族”“瑶僮”“畬僮”和“苗民”等称呼畬族的。如民国年间的福建地方政府文件中，就以“苗族”称连江、寿宁、周宁、长泰、宁化、南平、闽侯、罗源、柘荣、光泽等地的盘、蓝、雷、钟四姓畬族，但宁德第一二区、福鼎、福安、顺昌等地的盘、蓝、雷、钟四姓群众则被称为“畬族”。甚至在 1956 年畬族被确认为一个单一民族后，南平、长泰、宁化等县的政府公文中，仍将当地畬族称为“苗族”。¹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史书对畬族族称的记载是相当混乱的，称呼也因时因地而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畬民根据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要求确定族称。1953 年 8 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以施联朱为组长的畬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到浙江景宁及福建罗源、漳平等地做了为期 3 个月的畬民识别调查。通过缜密的民族识别，1956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畬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并确定将“畬族”作为这个民族的正式族称。

二、族源

根据畬族族谱及民间相传，畬族始祖是盘瓠。盘瓠与高辛帝的三公主结为夫妻后，生下三儿一女：长子盘自能，次子蓝光辉，三子雷巨佑，四女招婿钟志深，“盘、蓝、雷、钟”后来成为畬族四大姓。畬族的祥地被认为在广东潮州市凤凰山，其他各省的畬族都是由凤凰山迁徙而去，凤凰山成了畬族崇拜祖先的圣地。粤、闽、浙、皖、赣等省畬族中有着“广东路上有祖坟”的传说，其始祖原居住深山，以狩猎为生，后不幸被山羊所伤，死于丛林中，葬在广东潮州凤凰山上。

在学术界，关于畬族来源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武陵蛮”说、“东夷”说、“河南夷”说、“越人”后裔说、“南蛮”说、“闽人”后裔说等几种不同说法。

一是“武陵蛮”说。这种观点以施联朱为代表，主张畬、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他们注意到畬族和大部分瑶族都家喻户晓地流传有盘瓠传说，传说的内容与汉晋时代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武陵蛮”所流传的盘瓠传说大同小异，据此认为畬、瑶两族与“武陵蛮”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瑶族中自称为“勉”的“盘瓠瑶”（或称“盘瑶”“板瑶”“顶板瑶”“过山瑶”）与自称为“门”的“山子瑶”，人口约占瑶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也崇信盘瓠传说。

持畬族源于“武陵蛮”观点的学者人数较多，可佐证的材料比较丰富。他们提出畬族、瑶族同源于武陵蛮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史籍的记载。史籍多称瑶族和畬族本是“五溪蛮”盘瓠之后，畬、瑶两族不仅有相同的反映原始图腾崇拜的盘瓠传说，而且有许多相同的习俗，在史籍上也往往是畬、瑶并称，甚至说畬族就是瑶族。直到清代，畬、瑶还是混用，往往称畬族为“瑶人”。畬族族谱记载亦有自称为“瑶户”“瑶人子孙”等。现在分布在广东海丰、惠阳、增城、博罗的畬族仍称自己为“粤瑶”，在海丰、惠阳的汉人称他们为“畬民”，但在增城却被汉人称为“山瑶”。

第二，两族都具有相同的姓氏。传说畬族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但实际上除广东增城县有几十个盘姓畬族外，其他地区未见盘姓。福建霞浦县畬族族谱中有一段对盘姓兄弟失散的解释：相传唐光启二年（886 年），盘、蓝、雷、钟、李等姓畬族 360 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由海道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后，徙居罗源大坝头。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在畬族中失传。畬族传说中的大哥盘姓留在广东，但在瑶族中盘姓却很多，也有蓝、雷等姓氏。

第三，两族至今仍都保存一种汉文文书。汉文文书在瑶人中称《过山榜》，在畬人中称《开山公据》，两者内容大同小异，都同样记载着具有原始图腾崇拜性质的盘瓠传说，此外还记述封建皇帝赐给他们券牒，准许他们租种山地，不纳粮租，不服徭役等特权，但不得到平原上耕种，不得与汉人通婚。

3. 第一章畬族概况（3）

第四，在语方面，虽然 99% 以上的畬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的语，但居住在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畬族却操瑶族“布努”语。***《潮州府志》也记载今天讲客家话的广东凤凰山的畬族，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种与今天海丰、惠阳、增城、博罗一带畬族的“布努”语很相似的语。

第五，在歌调方面，虽然有不少地方的畬族民歌类似客家的山歌调，但福建宁德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于客家山歌的四种畬族传统的基本音调（福宁调、福鼎调、霞浦调、罗连调），这四种基本调和自称“勉”的瑶族和“布努瑶”的基本调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过山瑶唱的民歌传统基本调是“拉调”，拉调中长调的“跟声”唱法与畬族的二声部合唱“双条落”有许多类似之处。瑶族的拉调又和福建罗源、连江等县畬族的“罗连调”在音调（包括音列、调式、节奏）的基本特点是相一致的。

根据上述种种的理由，从而推断畬、瑶同源于汉晋时代“南蛮”

中包括长沙“武陵蛮”在内的一支，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是“东夷”说。潘光旦教授生前第一个提出“畬族源于东夷中的徐夷”的设想。他把长沙“武陵蛮”的渊源关系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他认为“徐夷”与苗、瑶、畬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后来向长江流域活动进入五岭山脉中的一部分，就是展为今天的瑶族；一部分从五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杂居融合而成为畬族；另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即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苗族。

施联朱、张崇根等人后来也在畬、瑶同源于“武陵蛮”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畬族渊源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认为畬族和大部分瑶族同源于“武陵蛮”，而“武陵蛮”是“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他们从先秦氏族的迁徙、神话传说、考古资料及文化特点等方面，论证了“武陵蛮”中的一支“诞”（即“莫瑶”）是由“东夷”族群迁到湘西、鄂西后，融合了三苗、氐羌（犬戎）的成分而形成的。到唐宋之际，“莫瑶”在迁徙过程中，又分别展形成新的族体——畬族、瑶族，有一部分加入苗族中。

还有一些学者对高辛氏和“东夷”、畬族的文化遗产作了比较，如人死洞葬，拾骨重葬，丧葬以歌代哭，结婚时男女不对拜，喜唱山歌，对本族人说“山哈”话，自称为“徐家人”，称中土汉人为“阜佬”，称土著汉人为“闽家人”，爱狗，流传“一犬九命”的故事，传颂“凤凰鸟”，结婚时正门横楣上写“凤凰到此”四个字的横联等，说明高辛帝尝、东夷、徐夷、畬族具有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三是“越人”后裔说。蒋炳钊等则力主畬族乃古代越人的后裔。此说根据史籍中关于古越人和今天畬族在分布地域上的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族称义、音的演变去推论以及畬、越具

有共同的盘瓠传说，共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等，认为畬族乃古越人的后裔。在“越人”后裔说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说法，如认为畬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的认为畬族是我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裔；还有认为畬族是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特别是与汉高祖十年（公元前 197 年）封地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越人后裔南海王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等等。

四是“南蛮”说。王克旺、雷耀铨等人认为畬族乃“蛮”或“南蛮”的一支，但不是“武陵蛮”，畬族的历史渊源绝不迟于“武陵蛮”；他们认为盘瓠传说的范围包括《搜神记》中所说的“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相当于今天大半个中国南部，而不仅流传于“武陵蛮”中；畬族和瑶族并没有共同的族源，他们的迁徙路线也没有混杂和交叉现象；畬族是广东的土著民族。

4. 第一章畬族概况（4）

五是“闽人”后裔说。***陈元煦认为畬族无论生计方式、图腾还是操持的语，都与古越人毫无共同之处，因此畬族不可能是“越族之苗裔”。他认为闽、越乃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闽族系福建土著，越族乃福建的客族，畬族先民应为“福建土人”“古闽人”。

六是“河南夷”说。肖孝正、钟玮奇等通过大量的畬族族谱的研究，认为高辛氏是皇帝正妻雷祖的长子，畬族的祖先龙麒则是高辛氏的第五个妻子刘君秀的儿子。龙麒后来生三男一女，分别为盘、蓝、雷、钟（女婿）四姓，四姓的郡望分别为“南阳”（盘姓）、“汝南”（蓝姓）、“冯翊”（雷姓）、“颍川”（钟姓），都在河南境内。因此认为畬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是属于高辛氏近亲的一支氏族部落。

七是“多元一体”说。针对畬族源于武陵蛮、越人、闽人、南蛮、河南夷等单一族源的观点，谢重光则提出“多元一体”新说。认为畬族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畬而被畬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畬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

总之，关于畬族的来源，目前仍是一个悬案，尚无定论。就个人来说，笔者更倾向于“畬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合，也更符合民族的形成和展规律。

第二节人口状况

畬族人口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散杂居少数民族之一，散布在我国东南部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境内。其人口展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人口及分布

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畬族总人口为 70.96 万人，在全国的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居住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有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贵州和湖南等 7 个省份。其中：福建畬族人口为 37.52 万人，约占畬族总人口的 53%，主要分布在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古田、罗源、连江、顺昌、建阳、建瓯、宁化、永安、上杭、漳浦、龙海等 53 个县市；浙江 17.8 万人，约占畬族总人口的 25%，主要分布在景宁、丽水、云和、文成、泰顺、平阳、苍南、遂昌、龙游、武义、桐庐等 29 个县市；江西 7.8 万人，约占畬族总人口的 11%，主要分布在贵溪、兴国、永丰、吉安、铅山、吉水、资溪、弋阳等 18 个县市；广东 2.7 万人，约占畬族总人口的 3.8%，主要分布在潮州、河源、增城、博罗、惠东、丰顺、南雄、乳源等 15 个县市；安徽 2400 多人，约占畬族总人口的 0.3%，主要分布在宁国市；湖南 2891 人，约占畬族总人口的 0.41%，主要分布在桂东、汝城、炎陵等县；贵州有 4.2 万人，约占畬族总人口的 5.9%。

二、人口的演变

在 1956 年以前，虽然汉族文献中有大量“畬民”“畬瑶”“畬

军”等记载，但畬族只是一个自在的族群，并没有获得国家的承认。而且由于社会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民族歧视，畬族人很多都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因此，虽然早在唐代，蓝万兴、蓝奉高等领导的畬民起义军就曾屡挫唐军，体现了强劲的实力，但新中国成立前的畬族人口一直是一个谜。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推行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经过科学的民族识别，畬族人口经历了几次较快的增长时期。一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经过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闽东、浙南、广东等地大量畬族人民恢复民族成分，成为畬族人口增长的第一个**；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闽西、赣南、珠三角等地又有一批畬族人民恢复民族成分，构成畬族人口增长的第二次**；三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贵州恢复黔东南 4 万多居民的畬族身份，成为畬族人口增长的又一个小**。

改革开放以来，畬族人口展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不论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正朝着人口现代化方向演进。1982 年畬族人口为 37.20 万人，1990 年达到 63.47 万人，净增加 26.27 万人，平均每年增长 3.28 万人，平均每年递增 6.91%；2000 年畬族人口达 70.96 万，比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增加了 7.49 万人，增长率为 11.80%，平均年增长率 1.08%。其增长率表面看来是相当高的，但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社会增长（指更改民族成分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畬族人口数值）来支撑的，自然增长率并不高。以 1982~1990 年畬族人口的高增长率为例，自然增长仅占 15.5%，社会增长达 84.5%。

5. 第一章畬族概况（5）

三、人口结构

1. ***畬族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

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畬族总人口中男性为 38.10 万人,女性为 32.66 万人,性别比为 115:97;在 1999 年 11 月 1 日~2000 年 10 月 31 日,出生婴儿性别比为 104:70,这表明畬族社会有着较明显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从各年龄段的人口比例看,少年儿童人口(0~14 岁)比重为 26.36%,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比重为 66.35%,老年人口(65 岁及以上)占 7.29%,与 1990 年相比,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了 5.59 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分别增加了 3.87 个和 1.72 个百分点。

2. 畬族人口的文化结构

在畬族 15 岁及以上的 52.25 万人口中,文盲人口有 6.17 万人,占 11.81%,其中男性成人文盲率为 7.44%,女性成人文盲率为 16.96%。文盲人口比 1990 年减少了 6.51 万人,文盲率下降了 17.55%。6 岁及以上的 65.54 万人口中,受过小学以上(含小学)教育的占 86.98%,受过初中以上(含初中)教育的占 37.26%,受过高中及中专以上教育的占 8.67%,受过大专、大学教育的占 1.78%。平均受教育年数 6.67 年,比 10 年前增加 1.41 年。

3. 畬族人口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与职业结构

从劳动力就业水平来看,2000 年在畬族 15 岁及以上人口中,劳动力为 39.01 万人,其中从业人口 37.69 万,失业人口 1.32 万,劳动参与率为 77.09%,就业率为 74.49%,失业率为 3.37%。从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 71.64%,从事第二产业的占 14.55%,从事第三产业的占 13.81%。

从职业结构来看,2000 年畬族从事脑力劳动工作的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率为 6.45%,从事城市体力劳动的比率为 21.46%,从事农村体力劳动的比率为 72.09%。具体地说,担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占从业人口的比率为 0.84%,担任技术工作的占 3.92%,办事员占 1.68%,商业人员和服务员的

比率为 6.67%，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作的比率为 14.76%，从事农林牧渔工作的占 72.09%，从事其他工作的比率为 0.03%。

4. 畬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

2000 年，畬族人口中有城镇人口 16.63 万人，占总人口的 23.44%；乡村人口 54.33 万人，占总人口的 76.56%。与 10 年前相比，畬族城镇人口比率提高了 13.95 个百分点。

5. 畬族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

1999 年 11 月 1 日～2000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全国畬族出生人口为 7410 人，总计生育率为 1.29%，全国畬族死亡人口为 4277 人，其中男性 2618 人，女性 1659 人。粗死亡率为 6.05%，其中男性为 6.89%，女性为 5.07%，婴儿死亡率为 27.75%，预期寿命为 72.41 岁。

第三节 历史沿革

学术界对畬族的来源，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至迟到隋唐时代，畬族先民已经活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的广大区域。古代畬族是山地游耕民族，从隋唐以来辗转迁徙于东南各省，历经 1000 多年，逐渐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五个展阶段。

一、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畬族先民被称为“蛮獠”，出没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九龙江以西的广大山区。唐以前，这里还是化外之地，到处深林丛莽，畬族先民是这里的主要居民。

为反抗唐王朝对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控制，唐代畬族先民不断地开展武装斗争，这就是史书所谓的“蛮獠啸聚”。唐总章二年

(669年),闽、粤交界地区的畬民举行暴动,并曾击败由岭南行军总管陈政率领的近4000唐军,迫使其退守九龙山待援;仪凤二年(677年),苗自成、雷万兴领导的畬民起义军攻陷潮阳县城,一时闽、粤震动。苗自成、雷万兴起义后被陈元光所镇压,大量畬民逃亡隐匿到更为偏僻的山林,但反抗并没有停止。陈元光意识到光靠武力镇压不是办法,因此向朝廷请求“置州县,以控岭表”。垂拱二年(686年),朝廷采纳陈元光建议,于十二月增置漳州郡,下辖漳浦、怀恩两县,并以陈元光为州刺史。为缓和社会矛盾,陈元光一方面加强生产建设,另一方面对畬民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在镇压反抗的畬民的同时,下令开山取道,派人将逃散的畬民诱抚出来,划地建立“唐化里”,专门收容归附的土著居民,还在经济上给予优待,使散移各处的畬族先民纷纷“归附”。随之大量汉民迁入,使“苗人散处之乡”变为“民獠杂处”之地。但陈元光的政策看来并没有得到畬族先民的普遍支持,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雷万兴、苗自成之子又在潮州率领畬民起事,并率众潜抵岳山,仓促率轻骑抵御的陈元光被蓝奉高刀伤腰部,重伤而死。陈元光死后,因其开漳州的卓著功勋,被后世尊为“开漳圣王”。

6. 第一章畬族概况(6)

汀州则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设置。***因不满王氏(王潮、王审知、王延翰)集团的统治和歧视,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生了以畬民为主的“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事件,结果被王潮部将李承勋击破。黄连峒蛮被镇压后,闽西的土著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很久不能恢复元气。此后直到北宋末年,大规模的蛮獠武装反抗斗争较少。

整个隋唐时期,畬族先民主要在潮(州)漳(州)汀(州)一带活动。他们和汉族(特别是客家先民)一起,拓荒垦殖,使林木荫翳、荆棘丛生的荒地,“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山区得到开,生产得到展。这一时期畬民较远距离的迁徙生在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王潮、王审知攻取福州时,“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这段往事也体现在闽、浙两地各姓畬族的谱牒中。学者一般认为,

平湖洞及滨海蛮夷是畬族先民中杂有夷蛮成分较多的部分。这些随船而住的畬民后来在闽东的连江、罗源登岸，并陆续迁往闽东、浙南诸地，成为当地最早的畬族移民。

二、宋元时期

两宋时期，虽然高宗绍兴年间，有赣、闽、粤边“汀、虔、潮、惠山寇为乱”；理宗绍定、端平年间，闽西和赣南又爆了晏头陀和陈三枪为的“寇变”；孝宗隆兴年间长汀县葛畬的寇乱及光宗绍熙中上杭县峒寇结他峒为乱等事件，这些以畬族为主的武装斗争，最终导致不少畬民逃亡、流徙，但畬族的活动地域基本上仍在原有的聚居区内。刘克庄的《漳州谕畬》对宋代闽南畬族地区政治、经济有比较典型、详细的描述。宋末元初和元代，闽、粤、赣交界地区的畬民也参加到风起云涌的抗元斗争之中，由于连年战乱，各地畬军、畬兵的征战调动和戍城、屯田，造成畬族的迁徙路线错综复杂，迁徙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移民相当部分属于军事性质的移民，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吊眼、许夫人、钟明亮等多支抗元畬军于漳州、潮州、泉州、汀州、赣州等地的转战屯守移民。

陈吊眼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自漳浦举义后，一路攻城掠地，由漳浦、漳州、安溪进抵泉州，配合文天祥、张世杰共讨蒲寿庚，大批畬民随军参战。与此同时，潮州畬族民妇许夫人也率诸峒畬户起兵，由潮州、云霄、诏安到达漳浦，在漳浦与陈吊眼会师后挥师泉州。后陈、许义军遭元军镇压失利，被迫退守漳浦千壁岭。此时黄华在闽北揭竿而起，抗击元军。许夫人又亲率畬军取道元军势力较弱的漳浦、漳州、汀州、南平、邵武一线，转战闽北，汇入黄华的义军队伍，抗击元军达十年之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钟明亮在广东循州举义，他们转战于漳州、汀州、赣州等地，得到泉州、龙溪、汀州、南平、赣州、吉安等地畬民的热烈响应，一时“拥兵十万，声摇数郡”。各路起义失败后，元朝政府“令于南诏黎、畬各立屯田……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又“诏福建黄华畬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随

着各路义军的转战和战后元廷的安置，参战的畬民也随之播迁闽南、闽西、闽北、赣南等各地。

宋元时期，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比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展，但汉族地主和封建官吏对畬民进行繁重的赋税征收，土地掠夺也随之加重，畬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资源，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入元以来，元朝统治者更是强占长汀路畬民的土地作为赐地，使畬民无以为生，这是导致畬民积极投身抗元运动、福建成为抗元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之一的重要原因。在日益加强的封建势力的分化统治下，宋元时期畬族内部开始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如刘克庄《漳州谕畬》记载，南宋时期的漳州“西九畬酋长相继受招”和“南畬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元史》也记载元初畬军中“有恒产”和“无恒产者”之区别。

7. 第一章畬族概况（7）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畬族大量迁往汉族地区和形成目前的“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格局的重要历史时段。***与宋元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畬族的迁徙活动频繁，迁徙路线复杂，迁徙范围更为广泛，几乎遍及闽、粤、赣、浙、皖、湘、贵等省山区，基本形成了今天畬族的分布格局。这个时期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其迁移主要是基于畬族山地游耕的传统而非军事性质。这种迁徙的速度缓慢，迁徙的方式以家庭或家族中若干成员为单位徐徐而行，迁徙的取向是相对地广人稀的汉族地区。概而言之，广东畬族多迁至福建、浙江，福建畬族多迁至江西、浙江，浙江畬族多迁至安徽，而江西畬族则迁至湖南、贵州。

明清时期，畬区的封建社会已经确立，其社会经济状况和当地汉族基本一致。这个时期的畬族经过长期的动荡和迁徙以后，已基本稳定在闽、浙、粤、赣、皖、贵、湘等省的广大山区，对各地山区的开（尤其对闽东、浙南山区的开）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畬族迁

到闽东、浙南时，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坝地方已多为汉人开垦，畲民只能在山谷冈麓地带开山劈岭，建造田园。有水源之处开为梯田，仰赖雨水的山地，辟为旱田。据浙江地方史志记载，浙西南景宁、云和的土地就多为畲民所开垦。此外，明代闽西南还有一批以种菁为业的畲民，迁徙到莆田、永泰、古田、罗源等山区以种菁为生。明代福建菁以量多质好闻名全国，畲族的贡献是巨大的。

经过几个世纪的长途跋涉，畲族终于在闽、粤、赣、浙、皖、贵、湘等省的广大山区找到了定居点，到清代基本稳定下来，停止迁徙。畲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发展，通过耕种自己的少量土地或租种汉人的土地，畲民由此进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完全结束了传统的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生活。

四、近现代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居住在东南沿海的畲族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逐步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威迫下，清政府被迫开放福州、温州等通商口岸，列强的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经由水陆交通输至福州口岸附近的闽东和温州口岸附近的浙南畲乡，对畲族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走上崩溃的道路。如机制洋纱洋布的输入，排斥了农民手工纺织的土纱土布，使在畲族家庭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的手工纺织业遭到极大破坏。质好价廉的洋靛的输入，使种菁为生的畲民的生活受到巨大冲击，大量种菁为业的畲民不得不另谋生路。鸦片的输入更是危害巨大，清政府为加强税收剥削，竟强迫畲、汉农民种植鸦片，闽东许多畲民被迫将良田改种罂粟，造成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

畲族地区的经济生活生了急剧的变化，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依旧保存下来，绝大部分土地仍然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而广大贫苦畲民或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承受高额的地租剥削；或流入城市，终年出卖劳动力，变成游民无产者，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们为了求生存、得解放，整个近现代时期，始终同汉族

人民一起，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动新军起义，组织农民自卫军，展开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受了斗争的洗礼。

大革命时期，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中就有畬民参加，与广东相邻的闽西、赣南的畬族地区也有畬族青年加入中国**，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等广大的畬族地区都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畬族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武装政权。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中，写下畬族革命的壮丽篇章。今天在上杭县汀江河畔辟为博物馆的临江楼陈列室中 107 位长征战士中有 8 名是畬族。闽东是畬族主要聚居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畬族地区成为党和红军的可靠的根据地，在 1938 年北上抗日的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中有畬族指战员 218 人。该县还出现两名共和国的将军蓝庭辉、雷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畬族人民贡献出热血和生命。

8. 第一章畬族概况（8）

五、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9 年以后，畬族地区陆续获得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1956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畬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经过 50 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畬乡政治、经济、文化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日渐安定，经济收入稳步提高，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各项事业不断展，畬族社会已进入全新的历史征程。

第四节生态资源

畬族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闽、浙、赣、粤、皖、湘、贵各省的山区，境内山林密布，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气候优越，生态条

件得天独厚，堪称镶嵌在南中国版图上的“绿色明珠”。

一、气候条件优越

畬族地区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很大，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多在 $13^{\circ}\text{C}\sim 20^{\circ}\text{C}$ ，年降水量一般在 $800\sim 1600$ 毫米。因境内地形复杂，海拔高度悬殊，气候垂直差异明显。一般冬季比较寒冷，霜期短，下雪少。但各地畬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又有一定的差异。闽东畬族最多的福安市，年平均气温 $16^{\circ}\text{C}\sim 18^{\circ}\text{C}$ ，无霜期 $260\sim 270$ 天，年降雨量在 $1540\sim 1700$ 毫米。

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农业和林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畬族山区，谷物、茶叶、红薯等亚热带作物的种植久负盛名，香菇、竹笋等也是畬族山区重要的林产品。

二、地形地貌复杂

畬族分布的地区，山脉纵横交错，峰峦起伏，丘陵密布，地势大致自西北向东南沿海倾斜，山脉由东北西南走向。主要有闽、赣两省边境的武夷山、玳瑁山、仙霞岭、杉岭等。武夷山为福建第一名山，主峰黄岗山海拔高 2158 米。浙江东南部有雁荡、括苍、洞宫诸山。广东有罗浮、莲花、凤凰诸山。此外，还有闽北的鹫峰山和闽东的太姥山等。多山峦叠嶂，奇峰险谷，花岗岩地貌、丹霞地貌达，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畬族地区溪流回绕，溪水多集诸山两侧之水，从深山峡谷中跌宕奔流出来，汇入闽江、瓯江、汀江。闽江源于武夷山，流经福州，注入东海。瓯江源于龙泉溪，汇丽水大溪与青田小溪后，流经温州，注入东海。汀江源于武夷山南麓的东南一侧的宁化县治平乡，流经长汀、武平、上杭、永定 4 县，经永定出境进入广东与梅江汇合后称韩江。各条江河支流多、流域面积广，为畬族地区的水运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这些河流穿越深沟峡谷，跌宕奔涌，落差都

很大，蕴含的水力资源也十分丰富。目前闽江、瓯江、汀江都进行了多级水利开，为闽、浙地区包括畲区在内的城乡社会展输送了大量清洁能源。

三、生物资源呈多样性

畲族地区林区面积大，森林覆盖率高，树木种类多，常见的有松、杉、樟、楠、柏、桉、青冈栎、泡桐、竹等，也有世界稀有的珍贵树种栓皮栎、檫树、红豆杉和柳杉等。木材蓄积量以松、杉为最大。景宁畲族自治县是浙江省重点林业基地之一，森林资源特别丰富，植被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木丛等 5 种类型，乔木、灌木、草本层次齐全。据不完全统计，景宁县的木本植物有 1552 种，其中有利用价值的就有 1469 种。用材林有松、杉、杂木等，经济林有厚朴、茶叶、油桐、油茶、柑橘、乌桕、雪梨等。闽北、闽东的武夷山、戴云山、太姥山等山脉，森林密布，也是我国重要的林区之一，素有“绿色金库”之美称。武夷山区还保留有大片的南方铁杉、小叶黄杨、武夷玉山竹等珍稀植物群落，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所有的亚热带原生性常绿阔叶林和岩生性植被群落。有许多珍贵的珍奇树种，如成片的高山矮林、铁杉林以及香榧、亮叶水青冈、红叶甘钧、响叶杨、北方银杏、花榈木、南方肉桂、黄杨木、红豆杉、鹅掌楸等。

9. 第一章畲族概况（9）

畲族山区的林间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仅景宁畲族自治县，野生动物就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黑麂、白颈长尾雉、云豹、金雕、短尾猴等 44 种。全县共有脊椎动物 31 目 78 科 272 种。其中：兽类 8 目 20 科 48 种，鸟类 15 目 40 科 162 种，爬行类 3 目 9 科 30 种，两栖类 2 目 5 科 18 种，鱼类 3 目 4 科 40 多种。而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中有哺乳动物 100 余种，占全国同类动物总数的 1/4；鸟类 400 余种，占全国总数的近 1/3，堪称是“鸟的王国”。两栖和爬行动物 100 余种，崇安髭蟾、蝾螈、三港雨蛙、大头平胸龟、丽棘蜥等均为世界罕见的特有种，所以这里被誉为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

的钥匙”。鱼类也有 30 余种，新近还现一个新种——武夷厚唇鱼。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中昆虫的丰富程度也是我国其他地区少有的，全国昆虫 32 个目，保护区采到的就占 31 目，估计可达 2 万余种之多。保护区内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华南虎、白颈长尾雉、金猫、大灵猫、穿山甲、猕猴、云豹、毛冠鹿、短尾猴、小灵猫、黄腹角雉、鬣羚等 57 种。

四、矿产资源较丰富

畲族山区地下矿藏有铁、煤、金、铜、钼、明矾、石墨、石膏、硫磺、滑石、云母石、瓷土以及其他多种有色金属。有的储量相当丰富，如业已探明的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包山、敕木山铁矿，总储量为 400 万吨；三枝树的钼矿，储藏量达 1 万多吨。浙江武义、永康的萤石矿的储量也都很大。闽东畲族地区目前已探明的金属、非金属矿产就有 20 多种，其中钼精矿、高岭土、辉绿岩等矿产储量相当丰富。这些矿产都是国家的珍贵宝藏，它们的开，将为畲族地区的展带来坚实的物质保障。

第五节 语文字

畲族内部有自己的交流语，但各地又有所差别，没有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畲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共同的语——古畲语，但在与汉、瑶、苗等民族的长期杂居相处的过程中，这种语逐渐演变、分化成了现代畲族使用的三种语：惠东畲语、福安畲语与贵州畲语。

一、古畲语

早在隋唐时代，闽、粤、赣结合部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广阔的畲族聚居区，从当时畲民的多次军事行动来看，这里聚居的畲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庞大的。这些畲族先民用以交流的语，就是古畲语。随着汉人，特别是客家先民的大量迁入和畲民的流徙，这种古畲语便在民族交融中逐渐消失。但在今天畲族使用的畲语中，我们仍可以现一些古畲语“底层”的痕迹。虽然我们很难凭这些痕迹勾勒古畲

语的全貌，但我们可以确信，现代畬语正是古畬语在融合客家方和其他地方方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惠东方

惠东畬语是居住于广东莲花山区、罗浮山区的惠东、海丰、博罗、增城 4 个县共 1200 多自称“活聂”（山人）的畬族所使用的语。这种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跟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

毛宗武、蒙朝吉等认为，历史上畬族先民曾使用过一种语，后来绝大部分畬族因长期与汉族客家人交错杂居，便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改用汉语客家话进行交流；而居住在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的这一小部分畬族，因“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则没有放弃自己的语。因此，现在的惠东畬语就是被保留下来的古畬语。

1

这个观点受到不少质疑。蓝周根、雷先根就反对关于“畬族放弃了自己的语，改用汉语客家方交际”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在绝大多数畬族使用的接近汉语客家方的语就是畬族的民族语。² 朱洪、姜永兴等也认为，“罗浮山、莲花山的畬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则又消失殆尽。”“这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畬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关系而造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畬语是否就是畬族的原生型语，值得进一步研究。”³ 而雷阵鸣更认为惠东畬族相传的原籍、族谱记载的盘瓠传说、语的系属等都与瑶族接近，而且他们一直都自称是瑶族、瑶人，因此惠东畬族究竟是畬族还是瑶族都有待商榷，更不宜将惠东畬语定性为畬族的原生语。

10. 第一章畬族概况（10）

这些质疑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惠东畬语与讲炯奈话瑶族相似到可以无障碍通话的程度，却与其他绝大多数畬族的语毫无相

同之处，把它定位为畬族原生型语，确实有商榷的必要。

三、福安畬语

福安畬语是除广东的惠东4县和贵州畬族外，其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以及广东的潮州、丰顺等地的畬族所共同使用的语。由于福安畬语和客家话存在许多相似性，曾有一些学者认为闽、浙、赣等地畬族讲的福安畬语就是客家话。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畬族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因为福安畬语和客家话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另一方面，则是福安畬语和客家话都是古中原汉语和古畬语在闽、粤、赣结合部畬族和客家交错聚居的广大地区，长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下形成的。在隋唐至宋元的漫长时间里，这个地区的畬族和客家谁都不存在绝对的强势，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吞并另一种文化的问题。说畬族人放弃本民族语，改用客家话交流的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客家话之所以区别于中原汉语，就在于它本身就融入了大量畬语成分。

有学者认为，福安畬语是由古畬语演变而来的。从古畬语到福安畬语，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宋元时期，古畬语与中原汉语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类似客家话的畬语；第二阶段是明清时期，这种类似客家话的畬语与畬族新居地的汉语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现在的福安畬语。因此，虽然福安畬语与汉语客家话接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福安畬语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它的语音声母单纯，韵母达，声调复杂，变调现象较普遍，音节多。其词汇分虚、实两大类11种，实词尤为丰富，构词特点：多单音词，多转借和引申词，多偏正倒置词，保留不少古汉语词汇和词素。1994年福建省民委对罗源畬语100个常用词作了分析，其中粤语占14个，客家话占13个，闽南、潮州语占6个，福州语占43个，其余24个不属上述语类。其语法特点是以特定的语序、虚词和语感来表达意，具有民族性、稳固性和一致性。畬语还有一些带有传统性和稳固性的隐语，起助趣、避讳、盘问作用。

因受当地汉语方的影响，福安畬语所属的各地畬语事实上存在

着差别，一般又分为福安方片区、丽水方片区、连罗方片区、顺昌方片区和华安方片区等 5 个方片区。¹

四、贵州畬语

贵州畬语是分布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麻江县、凯里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福泉市和都匀市的畬族所使用的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惠水次方。贵州畬语的使用人口 4.2 万，约占畬族总人口的 5.9%。

贵州畬族先祖多是元末和明洪武年间，或奉旨征讨、迁徙，或避祸而迁入贵州，但仍保持着本民族的语。据 1982 年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语组对畬族语的调查，贵州畬族虽没有文字，但在其聚居的乡镇，男女老幼都说畬语，散居的畬族在社交活动中基本上用汉语。

贵州畬语的语音有闭塞音、塞擦音、塞边音等，分不带鼻冠音和带鼻冠音两种。贵州畬族语与汉语在音节分类、性质分类、结构分类方面基本相同，但语法和语义有很大差别。对于贵州畬语的形成，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比较大的可能是，元末明初，一群讲类似客家话的福安畬语的畬族因战乱或避祸，由江西迁入贵州定居，在之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他们与讲苗语惠水方的当地苗人、瑶人长期杂居共处。在经济、生产、生活、婚姻等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出于需要，他们逐渐将这种语与自己原来的畬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的贵州畬语。

除上述畬语人群外，闽西上杭、长汀等地的 3 万多畬族人所讲的语与当地汉族的客家话已没有区别。

第六节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解决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展而采取的重要政策。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的成功施行，改变了过去少数民族受歧视的状况，使少数民族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中国少数民族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民主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保证了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

11. 第一章畬族概况（11）

一、畬族区域自治概况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便开始着手解决历史遗留的一系列民族问题。***根据中央的安排，在畬族聚居的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和安徽各省各级人民政府都逐步设立和健全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和民族事务科等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包括畬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事务，并着手筹划民族识别问题。

1952 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派出工作组到闽东福安县仙洋岭村进行民族调查。1952 年 7 月 8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畬族福安县仙洋岭村调查况》，这是福建省第一份关于畬族的专门调查报告。报告阐述了“根据共同纲领精神，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为畬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先期的准备。同年 9 月 11 日，仙岩乡畬族农民雷霖其成为福建省第一位进京的畬族代表。1953 年 2 月，福安县人民政府遵照 1952 年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精神，在第十一区畬族聚居的仙岩乡建立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个畬族自治政府——畬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这也是畬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第一次尝试。

1953 年 8 月，以施联朱为组长的畬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开始奔赴浙江景宁，福建罗源、漳平等地进行为期 3 个月的畬民识别调查。1956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畬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畬族从此有了自己正式的、合法的民族身份。

遵照 1955 年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从

1957 年开始，福建、浙江等省在畬族聚居的若干区域成立区人民政府管辖下的畬族乡人民委员会。仅 1957 年 7 月~10 月，福安县就先后成立了仙岩、竹岭、燕洋、王溪、东南、凤洋、蓝山、碧后、茶洋、山岭、半岭、长山、林洋等 13 个畬族乡。到 1958 年底，畬族人口最集中的闽东北和浙西南就先后成立了 50 个畬族乡人民委员会。畬族乡中畬族人口在 50%以上，正副乡长、乡政委员、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畬族比例都在 70%以上。

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量的畬族乡委员会被取消。1983 年国务院出《关于建立民族乡的通知》，开始对民族乡进行规范化工作。遵照通知精神，从 1984 年起，闽、粤、浙、赣、皖等省重新在畬族聚居地区陆续建立畬族乡人民政府。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建有畬族乡（镇）45 个，其中福建 17 个，浙江 18 个，江西 8 个，广东和安徽各 1 个。畬族乡内的畬族人口占畬族总人口的 30%，各畬族乡（镇）乡（镇）长均由畬族担任。

1984 年 6 月 30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省景宁畬族自治县，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畬族自治县。

二、景宁畬族自治县简介

景宁畬族自治县隶属浙江省丽水市，地处浙江省南部，东邻青田县、文成县，南衔泰顺县和福建省的寿宁县，西接庆元县、龙泉市，北毗云和县、东北连丽水市。全境南北长 58.8 公里，东西宽 73.3 公里，总面积 1949.98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0.4 万亩，山地面积 269 万亩，辖 5 个镇 19 个乡 283 个行政村。景宁全县有汉、畬、苗、藏、彝、回、侗、黎等 8 个少数民族，总人口 17.9 万人，其中畬族人口 1.78 万人。景宁畬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驻鹤溪镇，是全国唯一的畬族自治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属浙江省经济欠发达地区。

景宁畬族自治县境西周时属越，春秋仍属越地。三国时属临海郡，隋开皇九年（589 年）废永嘉、临海二郡，置处州设立括苍县

(含景宁地域)。明景泰三年(1452年)巡抚孙原员以“山谷险远,矿徒啸聚”为由始置景宁县。1949年5月12日景宁城解放,5月21日建立景宁县人民政府。1952年丽水专区撤销,改属温州专区。1960年景宁县并入丽水县。1962年划丽水县原云和县、景宁县辖地置云和县,属温州专区。1963年5月丽水地区复设,辖云和县(含景宁),1984年6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析云和县原景宁县地域建立景宁畲族自治县。1985年4月22日,即畲族传统的“三月三”节,县人民政府在驻地鹤溪镇举行盛会,庆祝我国第一个畲族自治县正式成立。

12. 第一章畲族概况 (12)

景宁县境内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洞宫山脉自西南向东北延伸,贯穿全境。县境溪涧众多,主要属瓯江、飞云江两大水系。境内山川起伏,巨大的海拔落差,使景宁的溪涧、河流蕴藏了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景宁县十分重视水力资源开发,把发展农村小水电作为振兴景宁经济,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战略重点,目前全县已建成各类电站100多座,装机容量20多万千瓦,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农村水电之乡”。

景宁县属亚热带季风区,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境内物产丰富,有植物178科,691属,1552余种;脊椎动物31目,78科,27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44种);有20余种矿产资源,钼矿的储量居浙江省之。这里还是惠明茶的原产地,人工栽培香菇的源地,同时也是浙江省的黑木耳、厚朴、茯苓生产的重点基地之一。

景宁畲族文化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粗犷朴实、奔放刚健的舞蹈,富有哲理的谚语,工艺精巧的刺绣编织等,尤以民歌为胜。新中国成立前,民歌、传说故事多口头流传,也有手抄本。新中国成立后,经掘整理,艺术水平大有提高。畲族自治县建立后,文化活动内容更广泛,形式更多样。1984年8月,浙江省第一次畲族文化工作会议在景宁举行。

1987年6月，景宁畲族自治县政府与省博物馆联合在杭州举办畲族文物展览。1987年和1990年，丽水电视台先后摄制畲乡专题片《畲乡风》《畲乡风》，在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播放。1992年12月，首届景宁畲乡文化节在鹤溪镇举行，展现了丰富的畲族文化。2009年3月28日，景宁畲族自治县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华民族艺术之乡”的荣誉称号。

329

13.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1）

畲族传统上是个山居民族，至今大多数分布在交通条件落后的山区。这使得畲族的物质文化带着明显的山区耕猎文化特点。在生产上，“刀耕火种”原始农业兼营狩猎、采集是畲族传统的生产方式；饮食上，红薯占据着重要地位，副食品丰富而有特色；服饰尤其以妇女的“凤凰装”最具特色。山区畲民的居住较为简陋，以寮为主，但随着与汉人的交往日深，大多已改住与汉人一样的土木结构平房。畲族山区的物产十分丰富，尤以茶叶、竹笋、食用菌和水果著名。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成为畲族人民重要的历史记忆和展民族风旅游的重要资源。

第一节生产习俗

畲族是一个山地游耕、狩猎的民族。通过游耕、狩猎生计方式，他们在隋唐之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辗转迁徙于东南数省的广袤山区，并在周围汉族的影响下，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生产力得到提高。到清代，游耕千年的畲族终于在闽、浙、赣、粤、皖、贵、湘等省的山区安定下来，过上了定居农耕的生活。在农耕、狩猎之外，畲民也逐渐开始涉足手工业、商业等经营活动。

一、农业生产

7世纪初，畲族先民就聚居在闽、粤、赣结合部，以自己辛勤

的劳动在当地茫茫重山中辛勤开垦。陈元光到达汀、漳一带时，就现这些畬族先民“可耕乃火田之余……所事者搜猎为生”¹。畬族先民“刀耕火种”所耕之地多属于缺乏水源的旱地。由于耕作粗放，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作物产量很低，加上长期居住在深山老林、野兽出没之地，所以狩猎经济一直比较达。“农耕”与“狩猎”是畬族早期的生产特点。

从隋唐一直到清代前期，畬族在南迁汉人的挤压下辗转迁徙于东南数省，始终过着“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²的游耕狩猎生活，直到清代定居农耕之后，这种游耕狩猎的生产方式仍有一定的影响。

在刀耕火种的农耕时期，畬族先民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是比较落后的。明代谢肇淛的《太姥山志》曾经记载闽东畬民“刀耕火种”的形：“过湖坪（在闽东），值畬人纵火焚山，西风甚急，竹木迸爆霹雳。輿者犯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这时畬民还采用原始的漫山纵火的方式治地，这种治地方式不仅效率低，而且对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大。到清代，畬族的治地技术就大有进步。曾任广东学政的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曾写过一本专门记录粤东天文地理、风土人、矿藏物产等的著作，叫《南越笔记》。在这本书中，李调元对当地峯（畬）民“刀耕火种”的游耕生产方式有过生动、准确的描述：“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日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日火耨。”³可见当时畬族社会中虽还没有使用犁锄之类的农具，自然畜力也还没用被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但砍刀之类的多用途工具看来已经相当普遍。

畬族的这种“刀耕火种”“燔林木以为肥”的农业生产技术，看来对后来迁入的汉族客家人的影响很大。至今在闽西、粤东、赣南一带的客家山民，仍然沿用一种古老的被称为“燔土粪”的治理山地的技术，其做法是将山地两边山坡上的灌木砍倒，并用锄头将灌木下的杂草连根和数厘米的表皮土层一起铲倒翻转，太阳暴晒数日，待灌木和杂草晒干后，将草木和土堆在一起，放火焚烧。这些

焚烧过的泥土和草木灰混杂物，便成为改良山区旱地的上好土肥。“燔土粪”的技术和“刀耕火种”显然存在某种联系。客家曾经和善于山耕的畬族杂居相处数百年，他们的这种“燔土粪”的技术，看来应该是渊源于畬族，或者至少应该是受到了畬族“刀耕火种”技术的启而创造出来的。

定居之后的畬族，在垦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还大量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开始逐渐使用畜力和犁锄等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如今，畬族农家已经普遍使用犁、耙、锄头、山锄、园锄、耘草锄、草耙、镰刀、砍刀、地瓜刨、打谷桶、打谷机、晒谷簟（篾席）等基本的农业生产工具，以及风车、石磨、谷砬、石臼、水车等粮食加工工具。

14. 第二章畬族的物质文化（2）

尽管还习惯使用农家肥，但化肥、农药的使用已经十分普及，与周围汉族已没有什么区别。***住在平坝的畬族农家，甚至还用上了拖拉机、插秧机、电动打谷机等现代化农业机械。

在农作物方面，畬族曾栽种一种独特的旱稻——“畬禾”，也叫“稜禾”“稜米”“畬米”。从文献记载来看，这种旱稻曾经在汀、漳一带畬族山区普遍种植。杨澜《临汀汇考》记载：“稜米，又名畬米，畬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与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明确指出“畬米”是畬民所种。恩煜所撰《长汀县志》也说畬民“所树艺曰稜禾。实大且长，味甘香，粪田以火土，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籽而获。”从两处文献记载的种植方法来看，畬禾显然是十分适合畬族以“刀耕火种”方式种植的旱稻稻种，应该是畬族游耕时期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定居之后，畬族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改良农作物，增加稻作和谷物品种，仅赣南畬族地区种植的稻谷就有面稻、光稻、早晚稻、六月黄、八月白、早晚糯、重阳糯等七八个品种，闽东、闽北、浙南种植稻谷品种很丰富，有师姑早、大早、小早、无芒秣、麻子秣等。现在各地畬族乡村则多改种产量高、经济效益较好的杂交水稻，

与周围汉族无异。

番薯是畲族地区仅次于谷物的重要粮食作物。自明代中叶番薯从吕宋传入福建、广东后，由于气候适宜，番薯又特别适合畲族的“火田”“火地”种植，产量也比较稳定，因此它很快地被畲族人民广为种植，成为畲区农业生产的大宗农作物。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番薯仍是畲族山区不可或缺的主粮。畲民还利用田边地角种植玉米、马铃薯、红薯、木薯、芋头、蕉芋等农作物，不仅丰富了畲民的粮食结构，在粮食紧张的年代，它们也成为畲民日常食物的重要补充。

除粮食作物外，畲族村民还利用山区的特色经营多种经济作物。茶叶便是山区畲民种植的传统经济作物之一。在畲区，每家每户都会在自己的菜园子、旱地边上栽上几棵茶树，解决全家一年的茶叶需要，由此也就有了“畲区无园不种茶”的美誉。传统上，畲村所种的茶叶多为菜茶，多套种于农地的畦沟、园子的边沿和山地的梯坝上，多成排密集种植，形如篱笆，故又称“篱笆茶”。畲民对篱笆茶的管理比较粗放，一般很少施肥，一年除草一次，称为“铲茶草”，多在农历七八月份进行。菜茶一般茶型粗长，汤色较暗，茶味偏苦，品质较差，市面上交易价格比较便宜。但菜茶提神、解渴，是畲家一年四季居家、待客必不可少的饮品。茶叶采摘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只采两次，农谚说“头茶粗，二茶幼，三茶养茶树”。但种茶较少的家庭也常采三春茶，以补家用茶叶的不足。畲区出产的名茶，主要有广东畲民种植的“洪茶”、福建畲民种植的“武夷茶”、浙江畲民种植的“惠明茶”等，都称得上品质优良，颇负盛名。其中，主要产自景宁畲族自治县红垦区敕木山惠明寺及际头村附近的“惠明茶”，成茶外形肥壮紧结略扁，所用鲜叶为芽头肥大、叶张幼嫩、芽长于叶的一芽一叶，叶芽稍有白毫，乳白中带淡黄，冲泡后又呈白色，明成化年间曾被列为贡品，获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和一等证书，是浙江传统名茶、全国重点名茶之一。近年来，畲区茶园也开始引进和改良茶叶品种，并进行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经营，茶叶品质大有提升。

蓝靛，也叫“菁靛”，是传统纺织业中重要的染料。畲民种菁，由来已久。早在明清时期，“福建菁”名闻全国，种植加工菁靛者便多为畲民。闽西汀州一带的畲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¹。这些“艺蓝为生”的畲民在明代迁居莆田，因大量种菁而被称为“菁民”，地方志记载说他们“擅蓝靛之利”²。明代中叶迁到闽东种菁的畲民被称为“菁客”，闽东宁德畲区“西乡八都菁客盈千”³。福建大宗菁靛染料的种植和加工均出于畲民之手，于是“菁寮”成为畲族聚居区的代名词。

15.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3）

香菇也是畲族地区出产的一大特产。***浙江景宁被誉为我国香菇生产的源地之一，素有“菇乡”之称。浙江景宁，福建永春、漳平等地的畲民很早就在生产中掌握了砍倒深山中的楠树、莲子树、枫树等阔叶树种，让雨雪滋润，生产香菇的技术。明清时期，畲族地区出产的香菇已经远销广东、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成为畲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之一。

苧麻也曾是畲族地区普遍种植的传统作物之一，形成了所谓“家家种麻，户户织布”的风俗。闽东、浙南一带畲村，还流传着古老的《种苧歌》，歌中详细叙述了苧麻种植、采收和加工的全过程。苧麻的种植、加工及苧布的生产，解决了畲族人民的穿衣问题。但近代以来，由于洋布的冲击，苧麻多用于制作布鞋，而很少用于织布了。

畲族乡村的其他经济作物主要有辣椒、生姜等，尤其是近年引种的小米椒，因色泽鲜艳、辣度高，很受市场欢迎，一些收购商为了能够多收到这种辣椒，甚至采取了订单种植的方式。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激了畲民的种植积极性。村头村尾、山坡山脚，许多原来种植番薯的旱地，也被改种小米椒。小米椒成熟时，放眼望去，大片的椒地一片火红，俨然成了畲族山村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狩猎

畲族多居住在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为避免人和庄稼受到野兽的伤害，同时也为了改善伙食，畲族社会很早就形成了狩猎的习俗。

《盘瓠歌》中唱道：“凤凰山上鸟兽多，若爱食肉自去猎，开弩药箭来射死，老熊山猪鹿更多”，便是畲民生活环境和狩猎生产的真实写照。在畲族的传说中，其祖先盘瓠便是在狩猎中跌落山崖而不幸身亡的。地方志中也常出现畲民“常挟弓弩以射猎为生”¹的记载。可见，狩猎在畲族生产生活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随着农业经济和家庭养殖业的展，畲族已经不用依赖狩猎来解决肉食问题，但不少山区畲民至今仍保留了农闲期间上山打猎的习惯。

在畲族中，狩猎一般是男子的活动，但也不忌讳女人随行参与。狩猎时既有个人单独进行，也有集体行动。其行猎方式有土铳射杀、弩杀猛兽、竹枪杀兽、竹吊拴兽、木笼框兽、陷阱困兽、累刀刮兽等。狩猎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弓弩，在畲族狩猎的历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除上山打猎时直接带着弓弩射杀野兽外，畲民还利用弓弩巧设“暗箭”，猎杀野味。一般的做法是：将弓弩架设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拉好弩，弩上有一根小小的活动针，针上引出一根线，系在野兽可能经过的小灌木或草丛上。野兽一碰到这根线，便牵动活动针，毒箭便脱弩而出，射杀野兽。在杀伤力更大的土铳大量使用后，弓弩在畲族狩猎活动中的地位便迅速下降，加上设暗箭容易误伤行人，实际上今天的畲族山民已经极少再用弓弩进行狩猎。

土铳，是一种较原始的火枪，也是畲族山民中最常用的狩猎工具。一般自制，也有专门制造猎具的专业户。铳筒（枪管）用钢管制作，木质铳手柄。使用时往铳筒里倒入适量黑火药，以铁条或小竹棍稍加压实，再倒入少许铁砂。引线点火引或以黄火药击。土铳因使用简单、方便，比弓弩射得更准，杀伤力更大，因而受到畲族猎人的喜爱。

竹枪。将毛竹劈成4~5厘米宽、一尺余长的竹片，两头削尖，

形如一把尖刀，放入油锅中煎炸，待颜色变黄后取出冷却，竹枪便变得如钢刀般锋利坚硬。集体围猎时，将竹枪插在野兽聚集的地方，可以取到杀伤野兽的效果，也可以将竹枪插在庄稼地里，刺伤糟蹋庄稼的野兽。

竹吊，是在野兽经常出没的路口，挖一个宽 30~40 厘米，深约 30 厘米的小洞，洞口放置一个活动圈，里面设一个活动针。将洞旁的小树或毛竹弯下一株，在小树或毛竹的树梢上绑上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做成一个活套，引一绳系于活动针上。当野兽经过，踏上活动圈，活动针即刻弹起，绳套便套住野兽，绷直的小树或毛竹就将猎物吊在空中。无论几十斤的麂子，还是一两百斤的野猪，都难以逃脱。

16. 第二章畬族的物质文化（4）

箴，也叫“囚笼”，闽东、浙南一带畬语叫“售”，是一种诱捕虎、豹、熊等猛兽的木笼。***木笼分为前后两间，中有活动踏板，后间放置引诱猛兽的活鸡、活猪等家禽家畜或肉块。当野兽进入木笼，直奔后间的诱饵，踩上活动踏板，这时笼门就会自动掉落关闭，笼中野兽便被活捉。过去畬族山民多用这种木笼诱捕进入村中祸害家禽家畜的老虎、豹子等猛兽。

累刀，是畬族山民主要用于捕杀野猪的工具。将几把尖刀设置在木槽上，尖刀朝上，放置在野猪经常出没的路口，当奔跑的野猪撞上累刀，便会被开膛破肚。除了野猪，累刀也可以捕杀其他腿比较短的野兽，畬族山民甚至用累刀捕杀过蟒蛇。这种狩猎方法也多用于围猎活动中，围猎时故意在设置累刀的地方留一个活路，并在累刀附近用树枝围成一个漏斗形的路口通向累刀，大家在其他三个方向呐喊，将野兽往设累刀的方向驱赶。当受到惊吓的野兽争先恐后地奔向累刀时，就会被累刀撂倒。

除了这些狩猎工具，猎犬在狩猎中的重要作用是难以替代的。学者大都认为，畬族之所以将人身犬的盘瓠视为祖先或图腾，反映

的正是猎犬在游耕狩猎时代的畲族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对于深居于野兽出没的大山中的畲族先民来说，狩猎的重要性远甚于游耕，它不仅是当时畲民唯一的肉食来源，而且关乎这个族群成员的生命安危。因此，直到唐代陈元光开漳州时仍“所事者狩猎为生”的畲族人将狗视为图腾、保护神是十分自然的事。在山区畲民家中，普遍都饲养猎犬，好的猎犬都训练有素，十分擅长跟踪追捕野兽。在长期的狩猎生产过程中，畲族猎手掌握了一套选择、训练和使用猎犬的技巧。畲族一般选用2~7岁、身体壮实、行动敏捷、口齿锐利、勇猛无比的猎犬加以训练，强化它们扑咬、追踪等狩猎本领。并将它们带到狩猎活动中，跟随有经验的猎犬一起进行实战训练。训练有素的猎犬，有极强的追猎能力，甚至可以在黑夜里独自上山，叼回野兔、山獐等较小的猎物。畲族人认为吃饱的猎犬不会卖力追捕野兽，因此出猎前一般不给猎犬喂食或只喂很少的食物。

每年立冬至翌年清明，以及收成之前的一段时间，是畲族猎人狩猎的黄金季节。长期的狩猎生活，使畲民对各种野兽的活动规律一清二楚，并能根据各种野兽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狩猎方法。一般打野兔、山鸡等小野味时，多独自出猎。打野猪等较大型的野兽时，则保持着集体狩猎、平均分配猎物的传统规则。每次出猎时，他们总是三五人或七八人组成一个临时小组，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有带着猎犬搜山，把野兽赶出密林的“踏把”（也叫“赶山”）；还有守候在野兽出没的必经路口，伺机射杀野兽的“守把口”（也叫“把口”）。“踏把”和“把口”的密切配合，是狩猎取得成功的关键。

获得猎物时，按传统的分配法则，击中野兽第一铙者，可分得兽头、兽皮和部分兽肉（有些地方则是兽头、兽皮和内脏）。如果开第一铙的人击中了野兽，但野兽没有毙命，仍负伤奔逃，由另一个人补铙后野兽才死的，兽头、兽皮归开第一铙者，补铙者则可分得兽颈。其余兽肉按出猎者（含旁观者和随同出猎的妇女）人数平均分配，猎犬也可以分得一份。甚至没有参与狩猎的人，只要在猎物四只脚被捆绑好之前赶到现场，也可以分享到一份猎物。因此，畲族村民看到有人上山打猎，都会注意聆听枪声。一旦枪声响起，

男女老少便都往枪响的方向奔去。丧失狩猎能力的老人和鳏寡孤独者，也能受到照顾，分得部分猎物。如果只猎到中小型的猎物（如野兔、雉鸡等），难以分配，则一般由众人推举出一人把猎物煮好，各户再拿出一些酒菜来聚餐。

狩猎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产活动，有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畲族猎手出猎前都要举行祭祀猎神和祷告的仪式。但各地畲族对猎神的称谓不同：闽东一带的畲族称为“元帅”，广东九莲山的畲民称为“打猎大王”，广东凤凰山、莲花山、罗浮山一带称为“狩猎先师”或“猎爷”“猎娘”等，闽西一带与客家混居的畲族则多将猎神与山神、土地、公王（伯公）混为一体。虽然称呼不一，但猎神的神位一般都安置在村口的大树下或山口的巨石前，以几块石头垒成简易神坛，出猎前要到神坛前焚香祷告。在闽东，猎手一般要手点香茗，口念“祈求元帅，保佑弟子上山，铳头落火，铳尾求财”，叩头三拜猎神，以求猎神保佑。

17.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5）

畲族传统的狩猎对象有老虎、豹子、豺、野猪、刺猬、野牛、山羊、麂子、獐子、竹鼠等山禽。***近代以来，随着火枪（主要是铳）的使用，在大大提高了狩猎效果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因为过度猎杀，过去常见的老虎、豹子、山狗、野牛、山羊、獐、鹿等野生动物，如今在畲族山区已经基本绝迹。到 20 世纪 80 年代，畲族猎人能打到的，仅有繁殖能力极强的野猪、麂子、野兔和山鸡、鹧鸪等几种猎物。

三、采集

采集在畲族传统农业生计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游耕狩猎时代，食物的来源比较有限而且不稳定，采集野生的植物果实、根茎、花卉、嫩叶以及林间出产的各种蘑菇，便成为畲族补充食物的重要手段。

由于畲族居住在大山之中，又处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带内，十分适宜各种植物和食用菌类的生长。因此，畲族传统的采集品种非常丰富。如坚果类的有野生锥栗、钩栗、圆子等；浆果类的有野生猕猴桃、野草莓、树莓、牙藤果、野葡萄、鸡爪梨等；野生水果有冬桃、山枇杷、山野梨等；野生食用菌有大红菇、小叶红菇、梨菇、鸡腿菇、牛肚菇、乳汁菇、香菇、木耳、草菇等；嫩叶芽可食的植物有树苋菜、马齿苋、苦菜、枸杞、蕨菜等；根茎类植物有各种竹笋、山药、山芋、百合等；食用的花卉则有木槿花（一种肉质较厚的木槿花，因煮后口感软滑，有一股炖肉的香味，一些山区畲民也称之为“肉花”）、百合花、黄花菜、溪生花（生于河边、滩头或礁石上，与黄花菜非常相似的一种野花）等。这些品种繁多的野生植物、花卉和食用菌，不仅大大丰富了畲区人民的食谱，在食品短缺的年代，它们甚至成为畲民的主要食物。

在畲民的采集生产活动中，因冬笋埋藏于地下，不易现，因此挖掘起来也最需要技巧。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畲族山民逐渐摸索、掌握了通过看看竹的长现和挖掘冬笋的许多技巧。同时，畲民摸清了不同时节冬笋的生长规律，并对不同节节的冬笋区别对待。如竹农谚语说：“九前冬笋进春烂，九后冬笋清明出。”即冬至以前生长的冬笋，开春后多会自己腐烂，可以采挖；冬至以后长出的冬笋，则大都能长成成竹，应尽可能不挖。又说：“两头尖，中间弯，逢春烂成浆；上头细、下头粗，来春成新竹。”就是从笋的外形来判断：笋形弯曲、基部呈尖状无根或少根的笋，是不会长成竹子的，可以采挖；而基部丰满，根系达的冬笋，则能转化为春笋、长成竹子，所以不应该采挖。这些冬笋采挖的技巧和农谚，体现了畲民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善待大自然的态度。

此外，畲民还采集茶果、山油茶果、水杨梅等含油脂高的植物果实，榨取植物油脂提供日常食用或药用；采集倒吊黄花、金线莲、野生茯苓等中草药，用于日常治病或卖给药材店以补贴家用；采集野生蜂蜜、马蜂蛹等高营养、高蛋白的野生产品，以改善生活；等等。总之，深山莽林为畲区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宝藏。在困难的年代，这些“宝藏”帮助畲民度过了一个个艰苦的岁月，如今，它们又作

为地方特产，为畲区特色经济的展和畲族村民的增收作出巨大的贡献。

四、手工业

无论是游耕狩猎时期，还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畲族都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贫困的畲民没有足够的钱满足物质上的需要，为了解决自身生产生活所需，畲族社会中很早就有了手工业生产，产品主要是自我消费，极少进入市场。手工业生产多以家庭为单位，也有少量小型作坊。

在畲村，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有菁靛、苧麻和茶叶的加工。明清时期，闽、浙一带山区种菁的畲民十分普遍，如闽西汀州畲族菁民“艺蓝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¹，闽中兴化畲区“擅蓝靛之利”²，而闽东宁德畲区“西乡八都菁客盈千”³。这些种菁的畲民或以家庭为单位，或以“寮”为单位，“绞其汁以灰扰之而成靛”⁴，进行菁靛生产。由于畲民所产菁靛质好色艳，“福建菁”一时名闻全国。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化学染料的侵入，菁靛染料的加工便日渐衰落。

18.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6）

苧麻是纺织苧麻布的重要原料，在畲村，过去几乎家家都有种植，山间野外也有生长。***苧麻一年可收3~4茬，苧麻、苧麻布的加工一般由畲族妇女完成。苧麻的加工一般要经过砍伐、去骨、刮青皮、煮沸漂白、晾晒等几道程序，便可得到米黄色或略呈青绿色的苧麻丝。苧麻丝捻成细线，经畲族妇女在被称为“楠机”的织布机上飞梭走线，织成素色的苧布，再用自产或买来的土染料染成青、蓝、红诸色，便成了色彩明丽的苧麻布。苧麻布是畲民裁制衣服、蚊帐、围裙、裙带、布袋的重要材料，苧麻布所制成衣经久耐穿；而用苧麻丝捻成的苧麻绳也是制作布鞋时纳鞋底、缝合鞋面和鞋底的重要材料。可以说，畲族一家老小的穿着都离不开苧麻。在传统的畲族村落，女孩十六七岁便开始学习纺线织布，因此，无论

大姑娘、小媳妇还是年迈的阿婆，大都精于苧麻和苧布的加工。随着近代洋布的输入，苧麻布的生产逐渐限于停顿，但苧麻绳所制作的布鞋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仍在畲区农村流行。

畲乡制茶历史悠久，畲族农家手工制茶也十分盛行。清末民国初，茶叶贸易较达的闽东地区还出现了茶叶加工作坊。畲区主要生产绿茶，传统的制茶一般分为四道工序：一是杀青，即将采摘的茶青倒入热锅中翻炒，以使水分散失，同时使茶青熟化，便于揉捻；二是揉捻，即趁热将杀青后的茶叶搓揉成条状；三是烘干，将揉捻好的茶叶用焙笼置于炭火上烘干；四是分拣，即将烘干的茶叶中不成条索状、黄绿色的粗茶和茶杆拣出，以提高茶叶的品相，卖个好价钱。但自家饮用的茶叶也常常不分拣。这些工序中的技术高低，常常直接影响到茶味的好坏。如杀青时茶叶炒得太熟，则茶色偏重，太生则口感青涩；用炭火烘干的茶叶茶味纯正，太阳晒干的茶叶则有一股异味，等等。在长期的茶叶生产、加工中，畲乡人民掌握了精湛的制茶工艺。如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种制的惠明茶，明代曾被列为“贡茶”。1915 年，由惠明寺村畲族妇女雷陈女炒制的惠明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因品质特优，被认定为茶中珍品，荣获金质奖章和一等证书。随着良种茶和新式茶园的推广，茶园管理专业化，茶叶加工规范化，传统的家庭手工制茶逐渐被制茶厂的机器制茶所取代。如今，已经很难在畲村看到家庭手工制茶的场景了。

除菁蕈、苧麻和茶叶加工外，彩带编织也是畲族妇女传统的手工艺之一。彩带也叫“山哈带”“花带”“字带”，是畲族文化活着的“文物”。畲族姑娘长到六七岁时，就要跟着母亲或姐姐编织彩带。织彩带没有特制的织带机，屋内屋外乃至山野都可编织。在屋里时，可以把丝线的一端拴在凳脚、桌档或柱子上，另一端系在自己的腰间，坐在凳上编织；上山劳动的间歇，则可将丝线的一端拴在小树干或树桩上，另一端仍束在腰身，坐在地上或跪在地上编织。畲家姑娘编织的彩带，图案丰富多彩，主要纹样有“十三行”“水击花”“五字带”“铜钱帮”“万字花”“十二生肖”“蝴蝶花”“蜻蜓纹”“蝙蝠”等。畲家姑娘和妇女喜欢腰束彩带，或把彩带镶嵌在领边袖口，或作背负孩子的背篋带，同时还是姑娘定的信物，因

此彩带既是漂亮的装饰品，又是实用的工艺品。由于彩带编织的工艺传承完全靠口传身授，目前濒临失传。

畬族的竹编也久负盛名。畬族乡村盛产石竹、斑竹、金竹、雷公竹等竹子，为竹编工艺品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畬族人民就地取材，经过选料、破竹、片篾、拉丝、编织、染色、插花、喷漆等几十道生产工序，编织出屏风、挂联及枕、席、笠等竹编手工艺品。特别是编织的畬家斗笠，更是精致美观。斗笠外缘有两条边和三条边两种，做工精细。斗笠上面有斗笠燕、顶、四格、三层檐、云头、燕嘴、虎牙、斗笠星等几种相间的花纹，整个是用油嫩剔透的五彩九重篾编织而成。竹篾细如丝，竹篾的细度不到0.1厘米，一顶斗笠的上层篾有220~240条之多。由于畬族斗笠花纹细巧，工艺精湛，造型优美，富有民族特色，已成为畬族妇女最喜爱的装饰品之一。近年来，随着畬乡旅游业的展，畬家斗笠也作为工艺品，深受游客的喜爱。

19. 第二章畬族的物质文化（7）

畬乡常见的手工业还有刺绣、酿酒、缝纫、制木、饰加工等。畬族手工工匠的活动范围一般限于本村或邻近畬村，他们多在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才从事手工业。传统上，手工业者多不与市场生关系，而以帮工的方式取得回报。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况正在改变，畬族手工业者和其手工业产品一道，正在不断地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

第二节饮食习俗

畬族是个山居农耕民族，深居大山的特殊环境，形成了以农耕为业，兼营狩猎、采集的独特的生产方式，在畬族的饮食习俗打上了深深地烙印，体现了浓厚的山区饮食特色。

一、畬族的主食

畲族的主食主要有番薯、大米、糯米等，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各种主食在畲族生活中的重要性是有差异的。

番薯是山区畲民的传统主食。从明代开始，畲族地区就已利用山间旱地，广种番薯，并将它作为日常的主食。番薯可生吃，可烤熟了吃，但更多的是将它蒸熟或煮熟了吃。在畲族地区，新鲜的番薯一般有两种煮法：一是单煮，直接把番薯（地瓜）切成段，扔进锅中蒸熟或煮成地瓜汤；另一种则是将番薯切成块或丁，与大米一起混合，煮成地瓜饭或地瓜粥，这是物质缺乏的年代，山区畲民最喜爱的食物。

由于生番薯不耐久存，畲民就把它加工成番薯米、番薯片（这两种通称“生干”）和番薯干（也叫“熟干”）进行保存。番薯米、番薯片的加工方法是把秋收的番薯用水洗净，再刨成丝或切成片，晾晒成干即可。因切好的番薯片多呈圆形，酷似铜钱，所以也被称作“番薯钱”。20世纪80年代以前，番薯米、番薯片是山区畲民最常见的主食，闽东畲谣说“番薯丝吃到老”，可见番薯在畲民饮食中的重要性。“熟干”是畲民男女老少都喜爱的零食，制作原料多是不方便晒“生干”的“番薯脚”（手指大小的小地瓜）。民间的做法是先将这些“番薯脚”洗净，放太阳底下暴晒一两天以提高其糖分，待其略显软后，即可倒入锅中蒸笼蒸熟，蒸熟后再到室外晾晒风干，就形成了深褐色或褐黑色的熟干。熟干无需加糖，味道却十分甜美，如能多蒸、晒几次，则甜度更高。熟干是畲家男女放牛、砍柴、割草、下地时常备的点心零食，小孩上学时，也多带熟干充饥。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畲民还食用自家耕种的旱稻。这种被称作“畲禾”的旱稻“种于山，不水而熟”¹，但产量极低，多用于年节和招待客人。畲民也经营水田，但或因土地贫瘠，产量有限；或因所耕为租种之田，交租之后所剩无几。因此，稻米一直无法成为主食。20世纪80年代后，农业科技的展大大提高了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大米才成了畲家人的主粮，番薯逐渐成为副食和动物饲料。

传统的稻谷加工方法有二：一是用土碓（一种用竹篾、竹片、黄土等做成、形似石磨的传统碾米工具）碓谷。稻谷经土碓破壳后，用竹筛去粗壳，再用风车（一种手工风力分选工具）分选，即可得到糙米。二是舂米。也要经过舂壳、筛糠、簸壳几道工序。相较之下，土碓的效率要高得多，半天可加工稻谷两三百斤，但米质较粗糙。

除了番薯、大米外，适宜山坡、溪谷种植的土豆、芋头、红薯等，也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山区畲民一年中某段时期的主粮。畲民极少把土豆、芋头、红薯当菜吃，而是把土豆、芋头整个或切成两半放入锅中蒸煮，讲究的人家则加姜丝用猪油热锅翻炒，再加水焖熟。焖熟的土豆、芋头、红薯香气扑鼻，令人垂涎欲滴。

畲族最有特色的传统主食是薯丝米饭，有稀饭、焖饭和蒸饭三种。稀饭、焖饭都是将大米、番薯丝混合在一起煮熟、焖熟即可；蒸饭则是将大米、薯丝煮至七八成熟时，用笊篱捞起，沥干米汤，倒进饭甑蒸熟。过去畲家多一甑煮三饭，以白米饭待客，薯丝米饭供老人、小孩吃，青壮年则吃纯番薯丝。如今，尽管“米不够，番薯丝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吃大米饭已不成问题，但畲族人民仍对薯丝米饭有独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能见到薯丝米饭的影子。

20.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8）

二、畲族的副食

山是畲族的饮食之源，畲家副食品多取之于山。***诸如蘑菇、竹笋、山药、山野菜等，都是畲家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农闲时节畲族男子多爱上山打猎，寻觅野味以改善生活，猎物主要有野猪、黄羊、野兔等。畲族狩猎至今仍保留有“互惠”的分配习俗，除头、兽皮和内脏归第一个击中猎物的猎手外，剩下的猎物一律平均分配，而不论其是否开枪击中猎物。

畲民还常年自种蔬菜、瓜豆佐餐，蔬菜主要有芥菜、白菜、卷心菜、萝卜、水芹、茄子等，瓜豆类有南瓜、葫瓜、苦瓜、冬瓜、“早豆”（即豇豆）、“金豆”（即豆角，因当地豆角的豆子多呈金黄色，故名）等，与当地汉人差别不大。平时水田劳作，则可捡田螺、泥鳅、鳝鱼等做佐餐之物。

盐腌食品是畲家的当家菜。畲民把芥菜加盐腌藏在大缸里，经月即成“糟菜”；芥菜叶柄切细加盐，腌藏在陶缸内，即成“菜心”；萝卜加盐腌藏在大缸中，即成“咸萝卜”；萝卜条经晾晒后加盐揉进陶罐，即成“咸萝卜结”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畲家一日三餐都佐以咸菜、咸鱼（山区只有条件较好的家庭才能吃上咸鱼）。畲家娃上学住校，也都带着咸菜就餐，因此闽西畲族民谚说：“读书读太多，一身都是腌菜臊”，就是畲家娃艰苦的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

畲族山区盛产大豆，畲家经常以豆做菜，制作豆酱、豆豉、“豆腐儿”。浙南、闽东一带的畲民，几乎家家有小型石磨，自磨自制“豆腐儿”。畲家的“豆腐儿”略带甜味，配以辣椒调味，香辣可口。

乌米饭是畲族独具特色的节日食品，在传统节日三月三食用。乌米饭色泽乌黑蓝，并有油光，香软可口，有健脾开胃、增进食欲之功效。做法是：将乌稔树叶置于石臼中捣烂，然后用干净的纱布包好，放进锅中熬出紫黑色的汤汁。再将精选的糯米倒入汤汁中浸泡，数小时后捞起，放入木甑蒸熟即成。蒸熟的乌米饭置于通风、阴凉处，可数日不坏。食用时以猪油炒热，味道更美。

畲民主食多杂粮。为了改善饮食结构，他们对各种杂粮进行加工，做出许多种花样新鲜的副食品，如“角粉”（即粉条、粉皮）、芋泥糕等。角粉多以“番薯粉”制作，也有用蕉芋粉制作的。不少畲民有将刨好的番薯丝用水淘洗后再晾晒的习惯，淘洗薯丝的浊水经过沉淀，即可得雪白的“番薯粉”。但较大量的番薯粉则一般是

用“漏钵”（一种形似漏斗，内壁粗糙的陶制手工研磨器）把番薯磨碎，再用纱袋过滤，经沉淀而得。“角粉”的制作方法是：在平底盆、盘中倒入薄薄的一层水溶番薯粉浆，放入锅中蒸熟，取出撕下即成一张褐色的粉皮。过去小孩也喜欢将热粉皮卷着蔬菜或酸菜吃。将粉皮挂在竹竿上晾晒，待其稍凉稍干后取下，切成细条晒干，即成“角粉”。食用时，将“角粉”以热水泡软，加入蔬菜、酸菜、肉末和其他调味品，或煮或炒，风味绝佳。

味道鲜美、筋道十足的“芋泥糕”也是畲民爱吃的食品。其做法是：先将芋头煮熟，捣成泥状后加入适量的番薯粉和盐和均，然后再根据炒、煮、蒸的不同要求进行加工。炒的芋泥糕是将和好的芋泥搓成长条状，蒸熟，用时切片，加入配料，以热油煎炒即可。煮的芋泥糕则是将芋泥捏成梭子形的面鱼状或汤圆状，煮时加入芹菜、香菇、虾米、瘦肉等配料。

三、畲族的饮料

畲族向有饮茶的习俗，茶是畲家的主要饮料。在畲族聚居的浙江敕木山，闽北武夷山，闽东北太姥山、白云山，闽西的玳瑁山，粤东的凤凰山，都是盛产名茶的地方。各地畲民大都喝自制绿茶，并以大碗饮用。闽东一带的畲族在逢年过节或办红白喜事时，还将捣碎的冰糖加入茶中，谓之“糖茶”。

茶饮在畲族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畲家议事闲聊都离不开茶，正所谓“谈天泡牙，腌菜送茶”。亲友上门，以茶相待。在闽东，以茶待客还有个规矩，即一般要喝两道茶或三道茶。当地畲家俗话说：“一碗苦，两碗补，三碗洗洗肚。”认为一道茶是无茶，一定要喝两道才能走开。闽西一带的畲族，宴请红白喜事时送过礼的女性亲友不叫请客或请酒，而叫“请吃茶”，意为“酒水淡薄，吃茶而已”，茶成了酒宴的代名词。

21.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9）

闽、粤一带许多地方的畬族还有喝擂茶的习俗。制作擂茶时，一般都是用自家产的上好茶叶，按一定比例加入炒米、花生、芝麻等，放进陶制擂钵，用粗茶枝做成的圆头擂棒，加少许的水，细细地研碎，磨成泥状，然后倒进茶钵里加糖冲泡而成。冲泡后放置片刻，使之沉淀，即可饮用。据说擂茶具有提神舒气、祛风散热、养胃健脾等功效，长期饮用，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除了喝茗茶，闽西畬族还有喝凉茶、“百样茶”解暑的习惯。凉茶的原料多为清凉解毒的中草药，如鱼腥草、夏枯草、过地蜈蚣、水边的槿子根等，一般在进山、下地干活的过程中采集；“百样茶”则只能在农历五月初五上午采集，俗谓这天上午百草无毒，都是祛病强身的良药，但午后却有鬼神出没，不仅不能采集，甚至连晾晒都是危险的。因此，每年端午，各家姑娘媳妇都起大早进山采“百样茶”，以赶在午前晾晒，午后则要收起。“百样茶”的原料种类远远超过平时采集的凉茶，理论上可以说“百无禁忌”，但实际上还是有所选择的。每到夏天，畬族家家都备有成桶的凉茶，人们在烈日下辛勤劳作，又渴又累之后，喝上一碗甘甜而略带草药味的凉茶，顿感通体舒畅，精神倍增。

畬民爱饮酒，每逢喜庆佳节、红白喜事、生小孩、盖房等，往往都要宴请宾客，畬谚云：“无灰莫包麦，无酒莫请客。”宴请客人时菜肴的丰盛与否倒在其次，没有好酒是万万不行的，而且要让客人尽兴，否则主人会觉得脸上无光。

畬族喝酒多喝自酿的水酒。酿造水酒以糯米为原料，其方法是：将糯米以清水淘洗后浸泡胀，倒入木甑蒸熟，即成“酒饭”。把“酒饭”倒在簸箕中摊开，稍凉后撒入酒曲，搅拌均匀后倒入敞口的酒缸，做成“酒窝”，以簸箕覆于缸口，再盖上干净的棉袄、棉被等物（夏天则不必）保暖。经过约一个“对时”（24小时）的酵，“酒饭”即成“酒娘”，这时可将“酒窝”打散，加水（以凉开水为佳）浸泡至两个“对时”，滤除酒糟，即得水酒。此时的水酒虽能饮用，但酒汁较为浑浊，畬家一般采用将浊酒用酒镬镬开或将整坛浊酒用稻米糠、秕谷、稻草、木屑等烘焙后加以沉淀的方法制取清酒，这

叫“割脚”。“割脚”之后的水酒清亮醒目，醇香浓郁，味甜可口，或红似玛瑙，或色如黄金，温润可人。品着这样的美酒，不禁让人酒量大增。

除了水酒，畲族自酿的还有“麦酒”和“番薯烧”。以小麦酿制的“麦酒”，淡而寡味，多为自饮；用番薯酿制的“番薯烧”则酒味醇香浓烈，曾是畲家的当家酒。

四、进餐习俗和饮食礼仪

畲族饮食一日三餐，与当地汉人无异。但因畲民多从事农业劳动，而一年之中农事的松紧相差极大，故畲民的饮食也多无定时。农忙时节，为抢农时，畲民多迟睡早起，上午**点钟吃早饭是常事，晚饭则更可迟至十至十一点。农闲时节，则早睡早起，饮食相对准时。年节时晚饭则一般吃得较早，特别是大年三十，多在午饭后即准备晚餐，许多畲民在下午三四点钟就开始吃晚饭，闽西畲族有句俗话：“年三十晚赶饱”，说的就是这一习俗。

畲族素有敬老爱幼的传统。日常有可口饭菜，都要先为老人小孩留一份。在畲家餐桌上，经常可以看到父母为年幼的子女夹菜、幼辈为长辈夹菜的景，让人感受到一种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

畲民向来重敬祖祭神。不少畲族地区至今仍有早、晚餐前先向祖神敬香献饭的习俗。在酒宴上，当主人倒酒之后，也要先侧身将酒洒一些到地上，敬过天地，才能举杯同饮。否则会冲犯神灵，容易喝得不省人事，俗谓“犯酒煞”。逢年过节，要将最好的吃食敬献祖先，然后才能享用。

畲家的食物不算丰富，但畲民的待客之道，却让人称赞。畲谚：“千差万差，来人不差。”又云“来者都是客”，不管你因何种原因来到畲家，都会受到上宾般的礼遇。三道茶之后，畲家人总是置办最好的食物请你入座，酒则是待客的必备品。安徽宁国畲族在招待

客人时，菜肴必是双数，畲家认为“好事成双”。

22.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10）

在畲族山区，饮食上的“互惠”是一种传统的习惯，所谓“有食大家尝”。***平时，猎获一只野兽，买回一块肉，或杀一只家禽、家畜，煮熟后老幼主客无别，多则多分，少则少分，人均一份。这种“互惠”的生活习惯，对畲族村寨融洽、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传统上，畲家生活燃料主要有木柴、树叶、“火草”（以铁芒箕为主）等，现在不少地方已用上了煤炭、液化气，不仅减轻了广大畲民的劳动强度，也对畲族山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畲族的炊具和餐饮用具则与当地汉人无异。

第三节服饰习俗

畲族服饰既源于畲族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又彰显了畲族独特的信仰文化和审美趣，已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在长期的辗转迁徙过程中，由于地域的差异，环境的改变，周围汉人的影响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等，各地畲族的服饰也逐渐生了一些变异。式更是因地域不同，婚嫁与否而差异明显。但直到近代，畲族仍保留了男女“无寒暑，皆衣麻”¹“其男子不巾帽，短衫阔袖”²，女子“素无缠足之习”的传统服饰习俗。

一、畲族的服装

畲族传统服装多以青、蓝色自织苧麻布为原料。历史上，畲族的传统服饰可谓丰富多彩、斑斓绚丽。由于居住地区不同，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不同，衣着款式往往也大不一样。如：浙江丽水畲族男子冬天穿质地粗厚的蓝色布衣、短褐，夏天穿苧麻衣裤；妇女则衣长过膝，腰围蓝布，下穿宽大麻裤，成年妇女衣服多镶白边，未婚姑娘和新媳妇多镶红边。景宁畲族不分寒暑，都穿麻布衣，男

穿单夹，女的短裙蔽膝。福建德化畬族男子则短衣阔袖，不巾不帽，等等。但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现在男子的服装和当地汉族无异，只有妇女的服装在闽、浙一带仍保留有显著的民族特色。

畬族妇女服装又称“凤凰装”，以福建闽东诸县最具特色。上衣多为黑色大襟服，领高2~4厘米，两旁开衩，一般后裾长于前裾，通身无扣，只在右衽襟角缝有两条蓝色、白色或红色系带。衣领、袖口及两襟饰以红、黄、绿、蓝、黑五色花线绣成的各式花边，有的花边由衣领延伸至肩部和胸部，美轮美奂。花多、花边宽的是中青年妇女的服装；花少、边纹窄的是老年妇女的服装。不论男女，腰间都系有以蚕丝或棉纱编织的腰带，长约2米，两端织有美丽的花纹图案。

因分布地区不同，各地畬族妇女的服装略有差异：福安、宁德等地畬族妇女的上衣花纹较为简单，一般只在衣领上绣有马牙形花纹，襟边、袖口多饰3~4厘米宽的红布边。福鼎畬族妇女的上装则华丽得多，大襟上以桃红色为主色调，有大面积的刺绣，颜色鲜艳。衣领高达4厘米，领口绣有两朵杨梅花，并以水红、水绿作底色，加绣其他各式花纹。霞浦畬族妇女的上衣领上绣有牡丹、莲花等自然花纹，色彩绚丽。衣襟尺寸与福安、福鼎不同，大、小襟等长，大、小襟上都做有服斗，便于翻穿（一般做客时穿正面，在家时穿背面）。服斗上也以大红、桃红、大绿、水绿、蓝、白、大黄等色线和金线，绣成梅花、喜鹊、牡丹、鹿、竹等各式图案，明艳醒目。当地妇女还根据衣服上红色花边的多少分为“一红衣”“二红衣”“三红衣”。罗源、连江一带畬族妇女的衣领上则以红、黄、绿、蓝、黑、水绿等色按顺序排列成柳条纹图案。景宁一带的畬族妇女的上衣则是长度过膝大襟衫，领、袖、襟处都绣有花边，花边色彩鲜艳，花色繁多。腰扎长一尺、宽一尺五的麻布围裙（畬语称“拦腰”），染青色或蓝色，镶红布于“拦腰”头，钉上彩带。

畬族妇女下身的穿着有短裙、短裤和长裤几种，一般不分季节，常年如一。福安、宁德、福鼎、景宁一带多穿黑色长裤；霞浦一带多着黑色短裙；罗源、连江、宁德南部一带则穿黑色短裤，裤脚镶

有锯齿型花边。穿短裙、短裤的畬族妇女有打绑腿的习惯，绑腿或黑或白，有的黑、白、红三色相间，有的绑腿布末端还缀有红色璎珞，作为饰物。也有畬族妇女喜穿八幅罗裙，裙长及脚面，四周镶花边，中间绣有白云图案。

23. 第二章畬族的物质文化（11）

劳动时所系的围身裙，又叫“围裙”“拦腰”“合手巾”，也是畬族妇女服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身裙多为黑色，裙面绣花。中老年妇女多穿简装围裙，只在裙面上段绣有简单花纹图案；年轻女子的盛装围裙则绣工讲究，裙身绣以大朵云纹或各种奇花异兽、神话人物，裙边再配以柳条纹，明艳醒目，堪称艺术佳品。

二、畬族的头饰

头饰可分为式、冠帽头巾和装饰等不同的种类。在畬族地区，男女的头饰相差极大。除江西的贵溪等部分地区有戴蓝色或黑色头巾外，畬族男子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巾不帽”，与当地的汉族没有什么区别。但畬族妇女的头饰却相当讲究，且保留了明显的本民族特色。畬族妇女喜留长，梳“凤凰髻”。

成年妇女与未婚少女的“凤凰髻”有着明显的区别。闽东北一带，16岁以前的少女是将长打成辮，以红色毛线或红头绳缠绕后盘于头上。成年妇女的“凤凰髻”则因地制宜，有“凤头髻”“凤身髻”“凤尾髻”等类型。“凤头髻”的梳法是将头拢在后脑卷成两股，缠绕在一支竹木或铁丝制成的细长饰上，再缠以红色（中老年妇女则用蓝色或黑色）毛线，呈高突状固定于头顶。随着年龄的增大，高突的式也逐渐变低。这种式流行于福州、闽侯、古田、连江、罗源一带；福安和宁德的大部分地区则流行“凤身髻”，将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的部分头扎成坠壶状，后面部分的头则以红毛线缠绕后盘于额前。已婚妇女在梳妆时往往添加假，以使前面的髻更加宽大美观。福鼎、霞浦西路的“凤尾髻”则不添假，也分前后两部分，前面的头以红毛线扎好后用夹固定于耳侧，后面的头则梳成三

束编成辫子，用红毛线扎紧后盘于头顶。

闽西南一带畬族的成年妇女多梳“龙船髻”，将辫以蓝或黑色头绳缠绕成髻，以银簪或竹签固定于头顶。夏天出门时，髻还有固定“凉笠”的作用。

浙江畬族妇女多将头梳成单辫后在脑后打成髻，辫脚以黑色绉纱缠绕，头顶置一红布包裹的银制或竹制筒（长约 9 厘米），绉纱缀有红黑相间的料珠串，另有 8 条尾端结有小银牌的料珠串垂落两旁耳侧，劳动时则覆以蓝色方巾或毛巾。

畬族所戴的头巾冠帽之类较少，较常见的有竹笠、蓝布头巾、凤冠等，而其中又以女子婚嫁时所戴的凤冠最具特色。各地凤冠的材质、工艺各不相同，自成一格。如江西贵溪畬族的凤冠以麦秆为骨架制成，饰以彩线、绣花等物，“服之羽然”；罗源、连江的凤冠则以竹木为主干，以红绸、苧布、银片、银簪、银链等装饰而成，整个凤冠还有冠身、冠尾之别；福鼎的凤冠冠身以笋壳编成，饰以银片、花卉等饰物，形似截顶牛角，造型独特。但说到做工的精致、巧妙，则要数福安、宁德一带的凤冠。福宁凤冠正前上方有制作精巧的玻璃镜匣，匣内装有微型的剪、尺、皇历通书之类，以作辟邪之物；凤冠顶部饰有八组银象，四周垂挂着许多以红线穿成的五色料珠串，前面则配有一面被称为“庆须”或“圣疏”的银帘，银帘由一块横式长方形银花缀挂 7~9 串银饰片制成。银帘顶部缀有双龙戏珠银饰，银饰片上镌有凤凰、蝴蝶、梅花等图案，大小银片以银链相吊，琳琅满目，十分好看。

传统上，畬族妇女结婚之日必戴凤冠，去世时则戴着凤冠入土。可见凤冠在畬族妇女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但近年来，畬族青年男女结婚戴凤冠者已经越来越少了，过去为各地妇女所常备的凤冠，如今仅在闽东、闽西和浙南的少数地方还能见到。

三、畬族的饰

畬族妇女平常佩戴的饰物有饰、耳饰、手饰等几种类型。饰物多为金、银制品，少量为铜、铁或玉石制品。

饰的种类比较多，常见的有银簪、耳扒、银笄、银花等。银花大多 3 朵一组，上朵鑲有八仙或其他祥瑞动物图案，中朵饰有 10 只俯狮子图案，下朵则有 12 只昂凤鸟纹。“金针花”则是一种颇具特色的银花，造型细长，上连 5 朵小银花，银花之内藏有小铃铛，走起路来，银花摇曳，清脆的叮叮之声不绝于耳。

24. 第二章畬族的物质文化（12）

最具特色的还要算福建顺昌一带的畬族妇女饰。***这种被称为“头旁”的饰以丝瓜络或厚纸皮做成环形帽圈，外蒙黑布。帽圈上以**十根椭圆形、细长柄的铜簪依次叠成扇形，每根铜簪柄长 17 厘米左右，末端以红头绳相连。已婚妇女还在铜饰上披上头巾，以银耳扒固定。玻璃珠串和红璎珞也常作为饰物，缀挂在帽圈周围。

畬家女子素有戴耳环、耳坠的习俗。女孩多在 7~10 岁时穿耳，穿耳的方法是：以针沾茶油在耳垂上直接穿孔，然后在耳孔中穿一条红丝线，之后的一段时间，每天以茶油点在耳孔上，并来回拉动丝线。如此十天半月，伤口愈合，耳孔即成。为防所穿耳孔重新长拢及便于日后佩戴饰物，大多还在耳孔中插入草棍、小竹刺或铁芒、箕杆等，以使耳孔变得大些。

耳环、耳坠是畬族妇女喜爱佩戴的饰物，多为金银所制。耳坠有大小两种不同的型制，大者如手镯，是已婚妇女的饰物；小者仅及大耳坠的 1/3，为未婚少女所佩戴。

手饰有“手指”和手镯两种。“手指”即戒指，闽西一些畬族地方也称为“手记”。畬族妇女的“手指”多镌有花纹、八卦、吉祥字眼等纹样，一般为已婚妇女所佩戴；手镯则有鸳鸯镯、提花九环银镯等。

第四节居住习俗

畬族是个山地农耕民族，多居住在山脚或山坡之地，随山而徙。尽管畬民对宅基地的选择也讲究风水，但却缺乏系统完整的风水观念。一般是选择有山有水、土地肥沃的山坡或山间谷地开基创业。选择山，因为狩猎是畬族重要的副业；选择水源与沃土，是出于农耕、灌溉与生活用水的考虑。

一、畬族的村落布局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畬族传统的聚落多散居而少集居，甚至“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¹的况也并不少见。畬族对住宅的大门和灶门的朝向却很讲究，认为大门和灶门的朝向好坏，能直接决定一家的兴衰。

畬族民宅的整体建筑格局与当地汉族民居大致相同，或为土木结构建筑，或为纯木结构建筑，或为砖木结构建筑，但与汉族民居相比，畬族民居一般很少见到斜门、假窗和“石敢当”之类的镇凶化吉石碑等添加物，也极少有其他饰物。这种朴实无华、注重实用的建筑风格，一方面与历史上畬族较低的经济生活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畬民与汉人在民居建筑上不同的审美旨趣。

在畬族村寨，不管房前屋后还是村口寨中，往往树木成林。这也是畬族村落布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村口的树林俗称“山林口”“风水林”，是挡住“山煞”“水煞”等入侵和防止人气、财气、福气、运气等外流的重要屏障。如果村口位置过低，种树仍不足以阻挡“气”的流逝，无法起到“藏风聚气”的效果，则要将村口低地先用土石垒砌罗星坝，再种上风水林。村中的树林多为寨神所居之地，林中供奉有护佑本村宅的“公王”“伯公”（本村寨神，多为祖先神、土地、人神、自然神的混合体）的神位；房前屋后栽种树木，也是为了“培荫风水”。尽管畬族村寨对林木的保护主要是源于一种朴素的风水信仰，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的重要作用。

二、民居的类型、结构及附属设施

畬族民居主要有茅寮和瓦房两大类型。前者多是过去贫困的畬族山民的居所，后者则是家境较好的畬民的居所。

茅寮也称“畬寮”，以茅草盖顶，是畬族传统的民居形式，又可分为山棚、泥间和草房几种。山棚又称“山寮”，以三五根树丫架上横条为主架，主架两侧再斜撑木条，上盖茅草匾或杉树皮等以遮风挡雨。这种住房原料易得，易建易拆，是畬族游耕时期的主要住房。泥间也叫“土寮”，俗称“千枝落地”。这种房屋以泥土夯成围墙，或以小竹子、竹篾、菅草、芦苇秆编成篱笆墙，再涂上泥巴。屋内以竹木为支柱和主架，以茅草、树皮覆顶，以藤条，竹篾捆扎固定。屋内隔墙的做法一如围墙，但多不隔间。土寮民居曾在许多山区的畬族广泛流行，安徽畬歌云：“要找瓦房无处见，千柱落脚遍山窝。”由于长期居住土寮，至今不少畬族仍将各类住宅统称为“寮”。草房是山棚与泥间的混合体，是畬民定居后的早期民居样式，多错落建于山腰间。这种建筑整体为土木结构，砌石为基、筑土为墙、立粗木为柱，除顶盖类同泥间外，已初具土木结构瓦房的格局，可看成是茅寮向瓦房的过渡类型。其基本特点是：墙体低矮，屋内隔间少，门户狭小，无特制烟囱。

25. 第二章畬族的物质文化（13）

随着经济的展和与当地汉人交往的日益密切，定居的畬民越来越多地住上了瓦房，瓦房逐渐成为畬族最主要的民居样式。***但各地畬村的瓦房受地形的限制和当地汉族民居的影响，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如：从建筑的原料上看，有木结构瓦房、土木结构瓦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从建筑形式上看，有四井瓦房、六井瓦房、八井瓦房乃至十二井瓦房等。总体上与当地汉族民居差异不大。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展，不仅城市（镇）的畬族，许多住在集镇乃至山村的畬民，也开始盖起了砖混结构、框架结构的小洋楼，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

畲族民居的附属建筑主要有水渠（井）、仓库、猪圈、牛舍等。山区畲家多饮山泉，并以凿空的毛竹连成引水渠（现在则多采用塑料管），将远处的山泉水引至家中，淘米洗衣，与城里的自来水一样便利。平地的畲民则挖井取水，与汉族无异。

除放置杂物的房间外，各地畲族家庭多有专门用于储存稻谷、番薯米、番薯钱等粮食的仓库，闽西一带畲家称之为“谷仓”“禾仓”。“禾仓”一般用松木或杉木板围成，宽、高各约七尺，深约八尺，呈方体状，正面开一单扇门，形如集装箱。仓内对着门的地方留一宽约两尺、长约三尺的过道，再围绕着过道以三方木板将剩余空间隔成3个储物单元，用以储放粮食。储物单元上方做有储物架，可放置杂物。“禾仓”摆放并无特别规定，室内室外均可（闽东一带则多放在楼上）。置放“禾仓”时，底下要架空防潮。如放在室外，则还需在仓上做一屋顶，以遮蔽风雨。

畲家多以务农为业，牛是农家的主要力畜，猪是农家的主要肉畜，所以畲村几乎家家都建有牛舍、猪圈。建造形式同于住房，并与之相邻。闽东一带的畲族牛舍、猪圈有区别，牛舍兼堆放厩肥，称“灰楼”。猪圈、羊栏多建在住房的后面，厕所与住房隔离，粪坑多设在村边，以便挑肥下地。闽西南等地的畲族虽有“猪寮”“牛寮”之说，但实际上多不区分，往往猪牛同圈，“猪寮”也就是“牛寮”。“猪寮”“牛寮”往往同时也是厩肥（畲民称为“牛寮粪”）的堆放地，故也通称为“粪寮”。一些地方畲族的粪寮建得相当大，寮内除以木条围起猪牛圈，并留出一块堆“牛寮粪”的地方，厕所也往往置于其间，所以民间也常常把厕所称为“粪寮”。粪寮（特别是厕所和带厕所的“粪寮”）多建于住房旁侧，并与住房间隔一段距离。

三、畲族民居的建造程序与礼仪

畲家建房最忌屋场（即宅基地）“无风水”和“无日子”动土建房。因此，建房的第一道程序就是请地师、风水先生为住宅选择

风水宝地。多是东家先看好一块地后，请地师判断是否适宜建修住宅。

地基选好之后，即可选一黄道吉日奠基。所谓“奠基”，就是在厅堂的位置上埋下“七宝”（包括谷、麦、豆、茶叶、铜钱、灯芯、竹钉 7 件物品）。奠基之后，便开始平整地基，木匠师傅动手“架马”（即立木上梁），搭成一座空木房架，上披一层薄薄的瓦片。筑围墙、嵌夹板、铺楼板等工序则要日后再逐渐完成。过去，一座房子从奠基到竣工，往往需要耗上 3~5 年时间。

上梁是建房中的大礼，要择吉日进行。栋梁忌用无子孙苗的独木。上梁前木匠要祭鲁班，祭礼一般是猪头一个，熟鸡一只，咸鱼一条，还有五样菜、五样果，草鞋、布鞋各一双，雨伞一把，笔墨砚一套，镜子一面，胭脂一盒，头梳一把，绣花线一束，红布条一至二丈。祭礼备齐后即鸣炮燃烛请鲁班，祭礼毕，供品全归木匠所有。祭完鲁班，还要备三牲福礼祭大梁，东家人丁从老到幼逐个向大梁行三跪九叩之礼。时辰一到，鞭炮齐鸣，众人协力将大梁架起。过去还要在大梁与柱子之间的榫槽里压上几个大洋、铜钱，起到镇邪、求吉的作用。梁上好后，亲友要送红布及谷物“压梁”祝贺，主人则要备酒宴款待木工和帮工的乡亲以及前来祝贺的亲友。

26. 第二章畬族的物质文化（14）

畬族乔迁新居要择良辰吉日。***迁居时家禽家畜都要“披红”，家中男女老少都要手提灯笼或火把，并按长幼秩序排队，各人手携一件家具物品，依次进入新居。户主肩挑祖公香炉、“斗灯”和陶钵。陶钵内装燃烧的木炭及油茶渣饼，一路上要往钵内撒食盐，以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象征添丁财。沿途不断地燃放鞭炮。进入新居后，要将祖公香烛等移到厅堂几桌上，举家焚香跪拜。礼毕，将祖公香炉安放于神堂。亲友都要携带礼物前来祝贺，主家则置办丰盛的“入厝酒”（也叫“入新屋酒”）宴请亲友。

四、居住习俗

畲族的住宅多平房，一般为方形，也有院落式结构。院落式结构住宅的格局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方形平房室内一般都是一厅，左右两边厢房。中间厅堂又以木屏隔成前后庭，前庭为全家饮食起居之地，放置饭桌，木屏前还设有神龛，供奉祖先神和其他诸神（主要有观音菩萨、财神爷、五谷先帝等）神位；后庭放置磨、臼、犁、耙等日常杂物。左右厢房各隔成两间卧室，室内陈设简陋。厨房一般设在右厢房后段，一般不设烟囱。过去，闽东、浙南一带山区的穷苦人家没有棉被过冬，就在后庭设有火塘，冬天时全家团坐火塘，烤火取暖。闽西一带山区的畲族则多提着“火笼”（内置陶钵的竹编取暖器）取暖过冬。

在卧室的分配上，传统上一般以靠厅堂两边的厢房为“正间”（也叫“大屋间”），其余为“闲间”。按左大右小的原则，左正间为家长的卧室，右正间为长子的卧室，其余闲间则不论。客人到家居留，一般住闲间。

第五节 交通习俗

畲族是个山居民族，畲村聚落多为偏远之地，出村进寨的多是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传统上，除日常生产、生活靠步行外，交通运输也完全靠肩挑、人扛、背驮，对特别重的物品，则需要几个人合力抬运。长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形成了畲族特殊的交通习俗。

一、交通运输工具

肩挑的工具具有扁担、竹杖。扁担的使用最为广泛，有竹制和木制的区别，以竹制为多，品质也更优越。一根好的竹制扁担能承受近 200 斤的重物，是畲民生产运输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竹杖也叫“枪担”“串担”，为两头削尖的直径为 7~8 厘米的竹棍，主要用于挑捆绑的柴火、青草、稻草等物。

装载小件或散状物品主要是箩筐、提篮、畚箕等竹制工具和麻袋，这些也是畲村农家必备之物，现在除箩筐、提篮、畚箕外，也多用呢绒袋、塑料袋，麻袋已经比较少见。

捆绑工具有棕绳、麻绳、藤蔓和竹篾等传统的捆绑绳索。棕绳、麻绳是最常备的绳索，因此在畲村，棕和麻也是最常见的植物之一。藤蔓是畲民上山劳动漫山可得的简易绳索，但使用需要一定的技巧。竹篾分为生篾和熟篾两种：生竹篾即砍下新鲜竹子后，片竹为篾，取柔韧性较好的篾青（竹子表层的篾片）作为捆绑之物。使用生竹篾有比较大的限制，一方面劳动场地必须有竹可砍，另一方面是使用者必须有熟练的片篾技术，因此并非人人、时时可以片篾为绳。熟篾也叫“竹麻”，是腌制制作竹浆纸的竹麻的篾青。在每年农历二三月，春笋初枝条，即将成竹时，砍下截成约两米的段，破成一寸许的笋片，码在“湖塘”中，以石灰腌制一段时间，待竹肉软烂，即可“洗竹麻”。剥下的竹肉，即为制作竹浆“玉扣纸”的基本原料，而剩下的篾青则变得金黄、柔韧，是制作蔑绳和箩筐锁口的上好材料。

二、“挑长担”

“挑长担”是畲民对长年累月跋山涉水，挑重担、走长路的工作的称谓。由于深居大山，物资运输困难，生存不易，畲民肩挑日月，风里来雨里去，大多练就了一身“挑长担”的好身手。不少畲民为了生计，充任“舆丁及担夫，余力耐劳剧”¹。一些畲民甚至冒着沿路匪患抢劫的危险，肩挑一百多斤，翻山越岭，走乡过县，一去数日，换取微薄的“脚力钱”养家糊口。其肩挑重担、风餐露宿的艰辛路程，谈起来令人心酸。

27.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15）

三、路亭

路亭也叫“茶亭”“凉亭”“歇脚亭”。***进出畲村的道路山高

路险，石级蜿蜒，畲民出行不易，运输艰辛。为了让行路的客商、村民和挑夫有一个歇脚的地方得以片刻休息，进出畲村的道路多间隔二三里便建有一座路亭，亭子大小不一，大的二三十平方米，小的十余平方米。或青砖碧瓦，或土墙泥瓦，建筑在往来的通路旁。多三面砌墙，一面临空，当路的两壁开着无门的门框。路亭门侧多镌有韵味清新的应景对联，路亭中正梁多以楷书书写修建或重建、重修时间，偏梁多书造亭董事、捐款者及工匠姓名，靠墙则有供人歇息的板凳或铺有石板的土台。大的路亭还有亭柱支撑，亭柱一般题有楹联，有的还书有亭额，多出自当地名人之手。亭子两侧柱间有木枋做的固定板凳，供路人歇息。小的路亭则没有亭柱。路亭的旁边一般都凿有一眼泉水，放着竹筒或瓷碗，以便过客喝水。在集日赶场的日子，邻近村落的路亭甚至还有热心村民供应的热茶。

路亭在畲族山区俨然成了充满文化韵味的公共空间。不但便于旅途遥远的过客及时小驻，更可以接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无处投宿时借此歇息。对田头劳作的农民，这又是天然的耕余休息之地，日中时刻，可以静坐进餐，遮风避雨，夏避炎阳。坐于亭中，认识的不认识的，相互攀谈闲聊，或天下大事，或家长里短，天南海北，俨如熟客。路亭的山墙则是过客抒感、信手涂鸦的绝好场所。在文化并不达的畲乡山区，路亭墙壁却可以看到蔚为壮观的诗、书、画！

20 世纪 50 年代后，畲村开始修筑机耕路、林业公路、山区公路。交通运输工具也逐渐从肩挑、手提、人行到人力板车、自行车，再到拖拉机、摩托车、小货车，畲村落后的交通面貌正逐步地得到改善。

第六节 风物特产

畲族乡村山深林密，土特产品十分丰富，如茶叶、油桐、土纸、笋干、花生、油茶、苕麻、香菇、红菇、松油、樟脑和名贵药材及各种水果，都是畲乡出产的名优产品。尤其是畲乡的茶叶、笋干、食用菌和水果，更是久负盛名。

一、畲乡茶叶

畲乡茶叶，推产于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敕木山的惠明寺一带的惠明茶。地处浙南山区、瓯江上游的敕木山，海拔 600 多米，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山中经常云雾缭绕，空气湿润，自然条件十分优越，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所产茶芽大而密，叶片厚实，易丰产。俗话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在雨露的滋润下，惠明茶具备了“茶条肥壮紧结，色泽翠绿毫显，汤色清澈明净，旗枪朵朵相列，滋味甘醇爽口，形味色香俱佳”¹ 的特点。成品惠明茶外形纤秀细紧直略扁，稍有白毫，色绿润；兰花香高而持久，汤色嫩绿清澈明亮，滋味鲜爽醇和；叶底单芽细嫩完整、嫩绿明亮，耐于冲泡。当地茶农说惠明茶“一杯淡，二杯鲜，三杯甘醇，四杯韵犹存”，也就是说惠明茶冲泡四次后仍有浓郁的茶味、茶香。

相传惠明寺的茶园开创于唐代。据《景宁县志》记载：唐大中年间（847~859 年），景宁已种植茶树。咸通二年（861 年），惠明和尚建寺于南泉山（今鹤溪镇惠明寺村，寺因僧名，村以寺名），并在寺周围栽植茶树。此处所产的品质优异的茶叶，因是由惠明和尚所开创，故称惠明茶，迄今已有 1100 余年的种植历史。至今在惠明寺右侧还有一株古茶树，相传即为惠明和尚所种。

在畲族民间，也有一个畲族与惠明茶结缘的传说：相传在唐朝大中年间，有一个畲族老翁，名叫雷太祖，带着四个儿子，从广东逃荒到达江西，又从江西流浪到浙江。他在江西途中，遇到一个和尚，相处得十分融洽，一路同行到浙江。分别以后，雷太祖便在景宁县一个叫大赤坑的荒凉深山坞里搭起了茅棚，父子五人靠垦荒种地度日。后来被当地强人现，硬说雷太祖侵占了他的土地，就把雷太祖父子五人赶下了山，雷太祖父子只得重过流浪生活。事有凑巧，他们又在景宁县鹤溪镇遇见了那个同行的和尚，和尚非常同雷太祖父子的遭遇，就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寺院里，原来这个和尚就是敕木山惠明寺的开山始祖惠明和尚。和尚嘱咐雷氏父子在惠明寺周围辟地种茶，很快获得了展。这就是传说中的惠明茶的来历和畲族种植惠明茶的缘起。

28. 第二章畬族的物质文化（16）

专家测定，惠明茶一般含游离氨基酸 2.5%~3.5%，高的年份达 3.5%~4.5%，甜鲜味游离氨基酸占总量 75%~90%，酸苦味占总量 10%~25%，脂型茶比例高，冲泡后有兰花香味，水果甜味。由于品质极佳，明成化十八年（1482 年）惠明茶就被列为贡品，年贡芽茶两斤。但因交通闭塞，知道惠明茶的人不多。至清咸丰年间，惠明茶才开始渐有名气。1915 年获国际金奖后，惠明茶遂名扬全国。民国后期，茶园荒芜，制作技艺失传。新中国成立后，惠明茶于 1979 年恢复生产，并不断改良品种，扩大种植面积，规范管理和加工。1982 年惠明茶被商业部列为全国名茶，行销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城市。1982 年和 1986 年，惠明茶还被评为全国名茶，堪称名茶中的珍品。

福建畬族地区也多是山高雾重、环境优越的优质名茶产地。福建政和、坦洋、白琳三大功夫茶茶质优良、香浓味醇，都是驰名中外的畬乡名茶。武夷山区的畬民生产的“武夷岩茶”，香气馥郁，滋味醇厚，暖胃生津，早在宋代便入贡朝廷。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就曾对武夷岩茶赞不绝口，挥笔写下：“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纵古栽”的千古茶诗。元大德年间，武夷山九曲溪还专门设有“御茶园”，负责贡茶的管理和采制。

广东凤凰山的凤凰名茶也远近驰名。石古坪畬村所种的乌龙茶素有“中国奇种”的美誉，与单丛茶一起，号称凤凰山中的“茶中双秀”，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石古坪种茶最晚起于宋代，这里海拔 700 多米，气候温暖湿润，土质酸碱适中，十分适宜茶叶的种植。畬族茶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乌龙茶、水仙茶的传统炒制技术，在茶叶的采摘、晾晒、杀青、揉制、焙干、储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畬乡的竹笋

畲族深居闽、粤、赣、皖等省山区，这里不仅山坡、深谷、河岸、山脚盛产毛竹（楠竹）、早竹、雷竹、湘妃竹、苦笋竹、箬竹等数十种竹子，畲民在房前屋后也遍栽毛竹、绿竹、麻竹，既方便挖笋食用，也美化了环境。品种繁多、面积广大的竹林，不仅给畲族编织手工业的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给畲民带来了大宗的林副产品——美味的竹笋。竹笋富含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维生素以及钙、磷、铁等微量元素以及丰富的纤维素，能促进肠道蠕动，既有助于消化，又能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的生。中医也认为，竹笋味甘、性微寒，归胃、肺经，具有滋阴凉血、和中润肠、清热化痰、解渴除烦、清热益气、利隔爽胃、利尿通便、解毒透疹、养肝明目、消食的功效。可见，竹笋是一种美味、营养又保健的食品。

在畲族山区，种植面积最大、出产最多的是毛竹，毛竹笋自然也就成了竹笋家族中的产量大户。按照采收的季节不同，毛竹笋可以分为冬笋和春笋。冬笋是立秋前后由毛竹的地下茎（竹鞭）侧芽育而成，一般在春节前采收的竹笋。因尚未出土，笋质厚实，幼嫩爽脆，口感极好，是岁末年初畲家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立春之后，随着春雨的到来，竹笋破土而出，就形成为春笋。春笋笋体肥大、洁白如玉、肉质鲜嫩、美味爽口，被誉为“菜王”，也是传统的“山八珍”之一。

畲族山区竹林广袤，冬笋、春笋产量较大，除少量鲜食和卖鲜笋外，大量的竹笋被加工成盐水笋、罐头笋和笋干等产品，成为畲乡重要的经贸产品，为畲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笋干也称“玉兰片”，在国内外名菜佐料中久负盛名。笋干制作一般以春笋为原料，通过去壳切根修整、高温蒸煮、清水浸漂、榨压成型处理、烘干、整形包装等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除毛竹外，福建、广东畲乡盛产的麻竹、绿竹和安徽、浙江畲乡盛产的早竹，也是生产笋干的优良竹种。浙南、闽东、闽北、闽西、赣东北、广东凤凰山、安徽云梯等地的畲乡，都是著名的竹笋和笋干产地，云梯笋干、景宁笋干、闽北笋干更是远近驰名。

此外，春季的春笋、甜笋，春夏之交的苦笋，夏季的麻笋、绿笋，都是福建、广东等省畲乡深受城乡居民欢迎的名优特产。***

三、畲乡的食用菌

畲族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光热充足，降水丰沛，各种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灌木林分布广泛，树种繁多，为各类食用菌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畲族乡村丰富的天然食用菌资源。

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处州茯苓”的主要产地，素有“菇乡”之称，也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源地之一。闻名遐迩的景宁香菇是畲乡的重要特产之一，主产于浙南山区景宁、庆元、龙泉一带。景宁香菇因肉质松脆、细腻滑嫩、味道鲜美、品质特佳而驰名，相传远在明初就被列为贡品，成为宫廷宴席上的佳肴。景宁香菇原为野生，800 多年前景宁、庆元、龙泉一带的各族农民创人工栽培香菇的技术，并把培育香菇作为立业谋生的一项绝技，传子不传婿，传媳不传女。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育菇技术才公之于世。近年来，景宁一带的畲乡菇农将传统的砍花制菇技术和菌丝接种制菇新技术相结合，使香菇产量大为提高。

红菇是菇中珍品，也是畲族山区的著名特产。红菇含有 5 种多糖、16 种氨基酸和 28 种脂肪酸，素有“菇中之王”的美称，是天然的营养佳品。据《本草纲目》所载：“红菇味清、性温、开胃、止泻、解毒、滋补，常服之益寿也。”可见，红菇的食用和食疗保健功能早被前人所认识。因红菇有健肝补血、健胃强肾之功效，所以红菇又有“南方红参”之称。当地人口味不佳时，常用红菇调和胃口；小孩腹泻用红菇的菇蕾炖汤可止泻；妇女坐月子吃些红菇滋补身体。福建、江西等省的畲族山区，都是红菇的重要产地，红菇成为畲族村民采集经济的重要产品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红菇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只有在高温高湿的气候下才能生长，而且基本只生长在茂密椴木、栲木树下的沃土上，加上它的菌丝不能分离，

故至今红菇只能通过野外自然生长，无法进行人工栽培。由于生长环境不断受到破坏，近年来红菇的产量日渐下降，导致菇价一路飙升。

畲族山区盛产的食用野生菌还有梨菇、白乳菇、牛肚菇等杂菇。白乳菇、牛肚菇等干货一般口感生涩，畲民多只食用鲜菇；梨菇的干品则口感较好，也成为畲族村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都是纯天然的绿色产品，产量有限，原本只是畲家野菜杂菇，如今也身价倍增，成为城市居民餐桌上的珍品。此外，畲族山区生产的野生木耳、灵芝、茯苓也是深受欢迎的菌类产品。

四、畲乡的水果

分布在亚热带气候区里的畲族乡村，是我国热带、亚热带水果的重要产区。畲区著名的特产水果主要有以下几种。

龙眼、荔枝为热带名果，福建、广东沿海的畲族乡村都有生产。其中以广东的珍稀荔枝品种“增城挂绿”最负盛名。据乾隆年间县志记载，增城挂绿原产于增城新塘四望岗，嘉庆年间因官吏勒扰，百姓不堪负重而砍光挂绿荔枝，仅存县城西郊西园寺（现荔城挂绿广场）一棵至今。挂绿荔枝果实扁圆，不太大，果蒂带有一绿豆般的小果粒；蒂两侧果肩隆起，带小果粒侧稍高，谓之龙头，另一边谓之凤尾。果实成熟时红紫相间，一绿线直贯到底，“挂绿”一名因此而得。果肉细嫩、爽脆、清甜、幽香，特别之处是凝脂而不溢浆，用纱包裹，隔夜纸张仍干爽如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所说：“挂绿爽脆如梨，浆液不见，去壳怀之，三日不变。”足见挂绿荔枝的独特品质。

金橘为闽西、闽南一带畲区特产。上杭县南岭畲村的金橘以其果圆、粒大、色泽金黄、口感甜而不酸、富含维生素的优异品质而声名日盛。近年来，南岭畲村加大了金橘的种植面积，进行科学的管理，金橘质量不断提升，产品远销到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沿海大中城市，很受当地市民的欢迎。

四季柚是福鼎地方名贵特产。在闽东、浙南畲区也有种植。四季柚因四季开花，四季结果而得名，挂果时间长达半年以上，能充分吸收大气、土壤中的养分，故营养价值之高，堪称果中之王。立冬后采收。四季柚耐藏耐运、表面光滑、皮薄籽少、气味芳香、肉嫩味美、清甜可口、营养丰富，含有柠檬酸和多种维生素，不仅是果中珍品，而且可以药用。

30.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18）

第七节历史遗迹

畲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长期的山地耕猎、辗转迁徙、抵抗压迫和维护祖国统一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值得研究、观赏的历史遗迹。重要的历史遗迹有凤凰山古墓、五通庙、漳浦蓝廷珍府第、惠明寺等。

一、凤凰山古墓

凤凰山位于广东省潮州市东北郊，是畲族的祥地之一。据考证，唐代以前畲族先民就聚居在以广东的凤凰山为中心的粤、闽、赣交界一带。由于战乱、汉人的挤压和特殊的游耕狩猎方式，自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凤凰山的畲族开始大规模向闽、浙一带迁徙，之后又辗转迁徙到周围各省，日渐形成目前的“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在畲族民间，凤凰山也是畲族同胞世代相传的祖居地和民族祥地，在全国畲族同胞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畲族人民世代相传的广东凤凰山有祖先龙麒（盘瓠王）的墓地，据一些学者的调查¹，传说中的古墓可能就座落于粤东第一高峰——海拔1497米的凤凰山脉主峰（大髻）东侧的石墩山，海拔约1200米处。古墓的建筑风格颇具特色，也颇为讲究，墓穴为平台掘进，垒土泥盖顶。正面为一无字墓碑，其顶端及左右两侧各有一块石碑。因年代久远，石碑中央及四沿皆斑驳陆离，无法辨认花纹和文字。

每块石碑高 64~77 厘米，宽 33~35 厘米，石碑总宽 180 厘米，称铁券书型，与粤东、粤中汉族坟墓的造型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是宋代以前的风格。主墓坐东朝西，墓前平地呈三进式状，正面眺望但见倾泻而来的滔滔韩江水而不见其逝去，从墓茔的特色和规模仍可看出墓主生前的地位和子孙对他的尊重。古墓前后左右的地名如冠（髻）星顶、会（背）稽（阴）山、山羊石、七贤（太子）洞等，与畲族口头传说和族谱记载的畲族祖先的坟墓环境十分相似。

二、五通庙

五通庙又名“王爹庙”，位于福建省云霄县城北 4 公里的漳江右岸西林村。据《云霄厅志》记载：“查此庙石柱镌有盘、蓝、雷氏字样。……庙柱为蛮所舍，则建庙必在开屯之先，云霄宫庙唯此最古。”五通庙原建筑于清同治年间被毁，后于原址重建。重建后的五通庙占地约 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700 平方米，分前后两殿，抬梁式歇山顶，四周墙面有十余根浮柱，连接雕楣画梁讹楠及斗拱，承撑厚重宽长的屋顶，形制独特。相传“五通神”供奉的是射九日的畲家五兄弟，其中五弟功劳最大，在塑像中居中位，头戴王冠，三只眼睛，威风凛凛。

三、惠明寺

惠明寺位于景宁县敕木山亚峰惠明泉山上，建于唐咸通二年（861 年），因惠明和尚而得名。清嘉庆十九年（1814 年）重建正殿，同治四年（1865 年）造后堂及左右轩，今仅存山门、石道及两侧残墙，天井原正殿木门残破，1982 年后重建。据传当年雷姓畲民的祖先雷太祖与惠明和尚一同迁徙到敕木山，惠明和尚传授畲民茶叶种植技术，此后寺中的和尚与畲民一起，将寺院周围的荒山开辟为茶园，所产茶叶品质优良，誉满全球的“金奖惠明茶”即产于此地。

四、蓝理牌楼

蓝理牌楼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华东路岳口街头，牌楼高 10 米，为三间五楼十二柱式。楼匾镌刻着康熙御书的“勇壮简易”“所向无前”，表达了康熙大帝对蓝理功绩的褒奖和肯定。匾额两边有青石雕饰的花卉、人物、狮兽等浮雕。蓝理（1647~1719 年）是清初名将，在康熙二十年（1681 年）攻打澎湖的战斗中，蓝理被炮弹击中腹部，腹破肠出，仍拖肠血战，大败郑氏刘国轩所部水师，为清朝统一台湾立下汗马功劳。蓝理曾任天津总兵、福建陆路提督等职。其事迹在《清史稿》《碑传集》《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重修天津府志》《台湾外记》等文献、史籍中均有记载。

五、蓝廷珍府第

蓝廷珍府第位于漳浦县湖西乡的顶坛村新城自然村，因府第新建于湖西顶坛，四周建筑犹如城墙环绕，故有“顶坛新城”“院城”之称。其是清朝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于康熙末修建，至雍正五年（1727 年）落成的府第式城堡，也是江南水师提督、蓝廷珍之孙蓝元枚的故居。2001 年 1 月，蓝廷珍府第被公布为福建省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1. 第二章畬族的物质文化（19）

蓝廷珍府第规模庞大，布局严谨。***建筑群坐西向东，府第前有 360 块条石砌成的宽阔广场，条石纵横交错，气派恢弘。主建筑台基勒脚为大面积花岗石，外墙面红砖、灰砖与白粉墙交相辉映，通面宽 50 米，纵深 86 米，占地 4300 多平方米。大门两侧立一对青石鼓，高 1.5 米，鼓面是麒麟、荷花、水草等精美浮雕。大门门柱镌刻一副楹联，赞颂蓝廷珍平定、治理台湾的历史功绩：复鹿耳于崇朝，韬略溪似管乐；定东都以七日，戍机可比孙吴。

整座建筑的特点是砖墙土墙承重的歇山楠搁檩与木穿斗构架相结合。值得一提的是，在府第建筑中建造土楼，在闽南民居中甚为罕见，也是蓝廷珍府第独特之处。土楼上的木结构于 20 世纪 40 年代焚于火，现主楼外墙仍完整矗立。第五落是后厢房，当中一间

为敞厅，两端设后门，后厢房与左右厢房护厝连成一圈，围成一个大四合院，土楼居四合院之中，呈独特的“院城”形式，蔚为壮观。

蓝廷珍府第是闽南地区官家府第的杰作，也是研究闽台两地关系和蓝氏家族史的历史见证。府第规模宏大，布局对称，构思巧妙，工艺手段多样。府第内建造土楼，形成院城格局，体现了闽南地区当时的建筑艺术最高水平。

300 多年前，漳浦蓝氏家族先后出现了蓝理、蓝廷珍、蓝鼎元、蓝元枚、蓝日宠、蓝瑶、蓝瑗等数十名以战功赫赫而身居要职的军事将领，对祖国统一台湾和台湾的早期开、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蓝廷珍、蓝理、蓝元枚官居一品，被台湾文献委员会列为对台湾早期的开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蓝理、蓝廷珍和一代名吏、筹台宗匠蓝鼎元，史称“蓝氏三杰”，他们都是中国蓝氏家族的杰出代表。这种特殊的家族现象，对于研究中国畬族历史，研究畬汉关系史和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瑞云寺

瑞云寺位于闽东福鼎市硐门畬族乡瑞云村，始建于后晋天福元年（942 年），整个寺院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寺内保存有宋宣和年间石斛一只、清代寺碑一道，寺后有千年铁树和银杏各一株（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七、赤竹溪庵

赤竹溪庵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南阳镇南岭畬族村原汀（州）（新）罗古道上，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 年）。现存有建庵时所立石碑两块，是当地现存最完整的古建筑之一。庵旁赤竹溪上原建有一座 20 多米长的屋桥，20 世纪 80 年代初被洪水所毁，今被石拱桥所取代。村中信众一般认为赤竹溪庵所奉主神是天上圣母，然而据村中长者介绍，赤竹溪所奉天上圣母与村中建于民国年间的天后宫所奉

天上圣母是不同的。天后宫的天上圣母是妈祖基本没有疑问，赤竹溪的天上圣母是妈祖还是陈太后仍需进一步考证。¹原因之一是赤竹溪庵过去一直有供奉闽西山区畬族、客家普遍信仰的送子神“吉祥菩萨”（又称“吉祥哥”）神像，这与有“妇幼保护神”之称的“临水陈太后”的神职功能似乎更为接近。

八、观音亭

观音亭也称“官路亭”“半岭亭”，位于福建省霞浦县水门畬族乡半岭村，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为四进三开木石结构建筑，面积640平方米，亭内有六根石柱，均镌刻有禅联，佛座为石砌莲花式；亭外竖有明清碑刻15块。观音亭北依山建有一座长118米、高5.4米的古堡寨，东边寨门门楣刻有“观音亭寨”四个大字。相传从明代开始，每年元宵、重阳节畬族村民就聚此盘歌，渐成风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2.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1）

畬族长期与汉族的客家民系、福佬民系、吴越民系人民杂居相处，畬汉人民在长期的互动中生了明显的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现象。但畬汉文化的交融并不等于畬族文化的消失，在民间教育、民间科技、民间文学艺术、民间医药、民间体育等方面，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畬族民间文化所具有的浓郁的民族特色。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工程启动以来，畬族就有小说歌、民歌、畬族医药等民间文化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名录的更多达30余项。

第一节民间教育

畬族的教育事业很不达，历代统治者都视畬民为化外之民，在文化教育上实行一系列的民族歧视政策。在一些地方，畬族子弟甚至不被允许进入学堂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加上畬族没有自己的文

字，居住也很分散，民族内部交流不便，难以形成自己的教育机构，以致广大畬村“识字者绝少，土民以异类目之”¹。而文化的低下，又使畬族进一步遭到歧视，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然而，正规文化教育的落后，不能识文断字，并不代表畬族就没有教育。在畬族民间，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方式，使畬族文化代代相传。这就是畬族的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

一、家庭教育

在传统的畬族地区，由于民族歧视，畬族子弟难以有机会进入学堂，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是无可比拟的。在畬族人看来，父母亲不仅是族中子弟生产和生活知识的直接传授者，也是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直接塑造者。

在子女出生之初，畬族的家庭教育就随之开始。在闽西畬族地区，在婴儿出生出第一声啼哭时，就给婴儿预备了黄连水和糖水，先用勺子给婴儿一小口黄连水，然后再给一小口糖水，寓意孩子要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为人上人，过日子要先苦后甜。在之后数年含辛茹苦的抚育过程中，父母教会了孩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以及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常识和一些为人处世的基本规则。待兄弟姐妹出生后，又教育孩子应该如何与他们和睦相处。达到一定年龄，父母又手把手地教孩子一些生产生活的本领，如女孩长到六七岁时，母亲便要亲手教她织彩带、刺绣等女工手艺；小孩长到**岁以后，父母便教孩子学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及农活，如扫地、放牛、拔草等，并在实践中将自己的经验知识一并传授。

民间故事的讲述和儿歌的传唱，是畬族家庭教育的重要环节。畬族民间故事中，有许多关于万事万物来源的神话，尽管显得荒诞离奇，但常常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反映了畬族人民对生活环境的朴素认识。一个关于天地来源的故事说：

天是男人造的，男人懒，做一气歇一气，结果把天造小了。地是女人造的，女人勤，没停没歇地掘呀掘，男人大喊一声：“地造

大了!”女人赶紧抓了几把，想把地缩小回来。这一抓呀，有的地方凸起来，变成山，有的地方凹下去，变成湖海，五个指头抓出了条条河流。

神奇的故事、大胆的梦想，这不仅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理，也给了孩子们对天地来源的一个“合合理”的解释及探寻的机会。

畬族儿歌多短小活泼，用语简洁，反映了畬家儿童的生活、思想、感和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充满童真童趣，深受畬族儿童的喜爱。如在闽西南岭畬村世代传承、传唱的儿歌唱道：

月光生毛，嫁分剃刀，

剃刀会割人，嫁分差人，

差人会打屎满，嫁分唎哩满，

唎哩满，吹滴答，

火烟旁头唱呀呀！

在出现月晕的晚上，几乎满村都可以听到小孩子们在传唱这儿歌。“月光生毛”是对月晕的形象称呼；“分”读音近似于“崩”或“兵”，在畬族话语中相当于“给”；“差人”是古代当差的衙役；“屎满”是当地畬民对“屁股”的俗称；“唎哩满”也叫“吹鼓手”，是民间吹唢呐的乐手，传统上畬族和客家人举办婚丧喜庆时都要请“吹鼓手”（十番乐队）来演出，以增加喜庆或肃穆气氛；“滴答”是指喇叭、唢呐一类的乐器；“火烟旁头”指厨房上的阁楼。整个儿歌以月亮出嫁的荒诞故事，将剃头匠、衙役、乐手等诸种社会职业及其特点形象地表现出来，而且韵脚分明，朗朗上口，趣味无穷。这样的儿歌不仅对锻炼儿童的语能力极有帮助，而且有助于儿童对不同职业分工的认识，堪称是一个职业教育的范本。

33.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2）

总之，畬族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多样性的。既有经验知识的口头传授，也有实践知识的亲身示范；既有经典故事的启教育，也有特殊场合的针对性指导；既有耐心细致的循循善诱，也有粗暴强硬的家长作风……正是在父母苦心孤诣的栽培下，畬家子弟一个个成长成才。

二、社区教育

村落作为畬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社区，也是畬族传统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场所。

畬族社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宗族、宗教活动。在畬族地区，受人尊敬的族长、房长、祠堂董事和令人敬畏的畬族巫师等，也是畬族文化的主要传授者。他们通过宗族祭典、宗教礼仪等活动向畬民传授各种知识和观念。有些学者也把这种形式的教育称为“祠堂教育”，但这种宗族、宗教活动并非都在祠堂进行，如畬族巫师的宗教活动，便多在家中开展。

畬族社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二是学歌、盘歌活动。畬族歌本，如山歌、礼俗歌，宗教、宗族祭典的唱本等，是畬族村落中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教材。这些唱本以汉字为主，并间杂别字、造字和一些特殊符号，记录畬族的民族语，在畬族村内不管男女老幼，一律都可以公开传阅、传抄、传唱。这些歌本涉及到关于畬族祖先来历、族群迁徙、宗族大事、生产知识、生活经验、生活礼仪等方面的知识，在传阅、传抄、传唱的过程中，畬民便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这些知识。同时，一代代的畬族人还通过歌本，习歌、练歌、会歌、盘歌，识字习文，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

畬族社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三是节庆期间的戏曲演出。戏曲表演是畬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畬族聚居区，流行着汉剧、四平戏、越剧、傀儡戏、大腔戏等多种戏曲。每当节日、庆典，各

种戏曲便纷纷粉墨登场，成为畲族人民难得的精神大餐。这些戏曲表演的剧本故事，多包含着朴素的伦理观念、是非观念、正义观念等内容，通过戏曲的表演，畲族人民也受到很多的启迪，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甚至改变了生活的态度。如在畲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汉剧故事《赵玉林》，说的是书生赵玉林十年寒窗，生活贫困，受尽父母、岳父母、兄嫂乃至邻里的冷遇，只有妻子始终勉励他立志求学，终于高中状元。为了看看家人和妻子对自己的态度，高中后的赵玉林假扮成落魄书生回到家中。当父母、兄嫂、岳父母等人看到他形如乞丐的样子时，一个个对他讥笑、嘲讽和鄙视，只有妻子对他嘘寒问暖、不离不弃。当赵玉林高中状元的喜报和迎接状元的大队人马到来时，势利的家人又一个个极尽谄媚。贫困的畲民在赵玉林身上看到了自己受尽歧视的影子，同时赵玉林的结局又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故事中畲民学会了做人不可势利，不可以貌取人等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

其实，畲族村落的社区教育不拘形式、不拘场合，上山砍柴、割草，下地种田、栽菜，同伴姐妹一起绣花、织带，邻里亲朋互相走亲、闲聊，只要有畲族人群出现，社区教育就时时处处都能体现。

三、私塾教育

清末民初，定居时间较长的畲村意识到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办私塾请先生教授村中子弟，主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等，程度较高者也学习《论语》《孟子》和唐宋诗文。由于畲族人家多家庭贫困，所以多数村落都是举全村之力或数户联合延请私塾先生。教材和学习年限也没有统一规定。

然而在畲族乡村，私塾的出现仍然算得上是一个新鲜事。一方面是因为畲族多居住在偏僻山区，交通闭塞，生活不便，要请到有文化的塾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清道光年间的蓝姓族谱所说“茅地处乡曲欲延师甚难”¹；另一方面，虽然延请塾师一年几石谷子的费用对多数汉族家庭来说不算太昂贵，但对于“蜡烛弯弯倒，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草，番薯丝吃到老”²的贫困畲民来说，“男

女并力耕，尚被饥寒迫”³，一日三餐尚成问题，这几石谷子显然也是不小的负担。因此，私塾在畬族村落中并不普遍。加上没有足够的资金延请好老师，畬族乡村私塾的教育质量也十分有限。

34.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3）

第二节民间科技

畬族是个农耕民族，但在长期游耕和后来定居农耕的过程中，畬族所耕的都是些地力单薄、水源不足的山地。为了将这些难以耕种的山地治为良田，畬族人民挥聪明才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开祖国的东南部山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畬族的民间科技，也突出地体现在治地技术和农业技术上。

一、“燔土为肥”的治地技术

传统上，畬族以耕山务农为业，刀耕火种是畬族游耕时期最基本的耕作方式。由于畬族分布的山区地力浅薄，土壤贫瘠，畬族先民不得不以游耕兼营采集、狩猎的方式来应付生产生活。所谓“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¹即使到了清代逐渐定居之后，畬族仍有抛荒和轮耕的习惯。因此，地方志记载说他们“其田弃瘠就腴，每耕三年后，则又徙而至他处耕种，又三年亦如之”²。

然而，随着定居日久，生活也逐渐稳定，畬族的这种游耕方式也开始改变，逐渐被定居农耕所取代。定居之后的畬族先民想尽了办法，从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中汲取经验，改良土壤，提高生产效率。汉族文人的笔记和地方志的史料中，对畬族整治山地，改良土壤的做法有过许多详细、生动的描述。在《临汀汇考》中，杨澜对畬族先民如何将贫瘠的土地变为沃土的做法，叙述得最为准确，他说畬民“粪田以火土，草木落黄，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³。“粪田以火土”，就是说畬民用焚烧过的草木灰和泥土作为肥料，使土地肥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是“火土”，并不是有些

学者所说的“草木灰”。“火土”与“草木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杨澜的记述，正好道出了畬族先民改良土壤的秘诀——“燔土为肥”。

李调元对粤东肇户的生产方式也有过类似的记载，他说肇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日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⁴。这个说法大致是准确的，但说“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就有点想当然了。使土地肥沃的，是畬族先民“燔林木，使灰入土”的技术，而绝不是因为“死虫蛇”的缘故。

畬民“燔土为肥”的治地技术，对后来定居于畬族原聚居区的客家、福佬等汉族民系的山地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居住我国东南部山区的畬族、汉族人民，至今仍沿用畬族传统的“燔土为肥”以改良土壤的技术，并称之为“溜火粪”。其做法是：用锄头把田地周围的草木连同地上的表层土壤一起铲起，暴晒几日后，再将这些草木和表土一起焚烧。焚烧后的草木灰和焦土的混合物，正是杨澜所说的“火土”，畬、客山民眼中的“火粪”，是提高地力十分有效的肥料。

“燔土为肥”的技术虽然简单，但无疑是畬族对山地农业的伟大创造。千百年来，勤劳的畬族人民就是靠着“燔土为肥”的技术，将闽、浙、粤、赣等省广大山区的草莽山林变成了沃野千里。

二、山地开和灌溉技术

唐代以后，大量中原汉人进入畬族聚居区，畬族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漳、汀设治之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¹，畬民深受其害，不得不辗转于崇山峻岭之间，迁往更为偏僻的深山或汉人还没有到达的地方，以垦山为业。史籍说“畬民勤播植，傍山结茅，男女皆事力穡”²。他们随山种插，尽力耕耘，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

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大规模迁居闽东、浙南一带的畬族人民，俨然成了当地的一支垦荒大军。当时的闽东、浙南一带，仍然是人烟稀少、莽林阴翳的蛮荒地带。畬民到来之后，披荆斩棘，拓地千里，“燔土为肥”，很快将莽林丛生的闽、浙山区，变成富庶的茶粮之乡。在景宁，“邑之陇亩，其（畬民）所治者半”³；而在云和，更是“云邑荒田，多来开垦”⁴。经过畬族人民的苦心开垦，闽东、浙南一带的可耕地面积迅速扩大。

35.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4）

在畬族人民大力开中国东南山区的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对山坡梯田的开。***在畬族先民到来时，山间平坝等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大多已经被汉族人所开垦。他们只能向山要地，在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岗麓坡地，开山辟岭，倚山造田，建设属于自己的家园。就这样，一片片造型优美的梯田，便错落有致地镶嵌在东南数省的大山之间。同时，畬族人民还与当地汉族人民一道，依山就势，将山中的泉水引向层层梯田，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畬族山区的梯田是壮观的、充满魅力的，浙南的云和梯田则堪称畬区梯田的代表。云和梯田多开辟在海拔 200~1400 米的山间，最多的有 600~700 层。阳光下的梯田，层层叠叠，从山脚一直叠到山顶，一层层裹住大山的伟岸身躯。在大山间，云和梯田线条高低错落，行云流水，点线相谐，每一块梯田都扭动着优美的曲线，清新、流畅、柔和。高山水田，因水气循环圈异常活跃，一年四季变幻出万千气象：春飘条条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座座金塔，冬砌块块白玉。一幅幅天然画卷因四季变化而变幻，成为震撼人心的人间奇观。如今，云和梯田已经成为云和县个 4a 级景区，是中国摄影之乡丽水的十大摄影基地之一。

三、作物套种技术

畬族山区地块狭窄，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效率比较低。为了解

决生产不足的问题，畲族人民很早就采用了套种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土地。在传统畲族山区，很难找到种植单一作物的农地。

在旱地梯田，最常见的套种作物有茶叶、金橘、番薯、萝卜，有时还间杂种些大豆、玉米、高粱或葵花子；一般地块边沿种茶叶，地块中间隔数米栽一棵金橘树。金橘树下，便是番薯、萝卜、大豆的领地。

在水源较便利的薯蓣地里，更成了农作物套种的示范园。长得最高的一层，两米出头，是以小木棍支撑的大薯（有些地方也叫脚扳薯）、豇豆、豆角和黄瓜秧，它们藤蔓相牵，一排排地构成几道绿色的墙，是伏夏前后山村畲民餐桌上最重要的蔬菜来源；在大薯、豆、瓜秧下，是茁壮成长的槟榔芋，那片片如锅盖大小的芋荷叶遮天蔽日，荷叶是很好的家猪饲料，荷杆则可做成鲜美脆嫩的农家小菜；槟榔芋之下，则是生姜、茄子、草菇等喜阴作物的天下。待出伏之后，黄瓜、菜豆之类的作物过气，便拔断其根任其枯死，或者剪下它们的藤叶喂牛、喂兔，为大薯、芋头的最后成熟留出更多的阳光。秋风渐起，则是大薯、芋头收获的季节。

多种农作物套种技术，不仅充分利用了阳光和有限的土地资源，使单位面积的产量最大化，而且改善了畲民的食物结构。同时，畲民对套种地的细心呵护，不断追加农家肥，也大大改善了土壤结构。畲族农谚说：“一年薯蓣地，种得三年粮。”说的正是套种地的土壤改良效果。

第三节民间医药

畲族医药是我国民族医药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畲族人民长期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由于畲民长期居住在偏远闭塞、村落分散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畲民为求生存与繁衍，他们学会了防治疾病的技艺，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

在畲族民间，医药知识多是单线传授。治病技术被视为珍宝，传男不传女，妇儿科医术则多采用婆传媳之俗，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自成体系。畲民患病，多数凭祖传验方服用畲药或采用其他传统治病方法。怀有一技之长的畲医一般以行医为主业，但仍从事农耕，或半农半医，也收受微薄的酬谢。畲族医药是中华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成一体，具有独特的疾病观、疾病分类法和特殊疗法，体现了畲医药的文化特色，对某些疾病的疗效更有独到之处。根据近年来一些医学专家的研究，畲族医药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6. 第三章畲族的民间文化（5）

一是具有自己的独特理论。***“疳积理论”“六神学说”为畲医防病治病的主要理论。畲医又把“疳积”分为狭义疳积和广义疳积，狭义疳积，又称“小儿疳积”；风、寒、痧、食等因素引起诸多杂病，总称广义的“疳积病”。“六神”由心神、肝神、肺神、脾神、肾神、胆神组成，畲医认为“六神”失守就会生病。“痧症理论”则形成了完整的一套痧疗法。此外，畲医把疾病分为寒症、风症、气症、血症和杂症五大类，每类又根据症状分为若干种，尤其对寒症、风症等有独特的认识。这些理论基础，形成了畲医与中医有所差异的疾病命名、分类以及诊病方法。

二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疗法，包括外治疗法、痧症疗法、传统正骨、解毒通利法、食物疗法、心理疗法等民间常用处方。外治疗法至今仍被广为应用的有刮法、挑法、抓捏法、熏法、吹法、搓法、熨法等。多种痧技术，往往能起到手到病除的效果。正骨采取徒手复位、鲜畲药捣烂外敷和杉树皮固定的方法。此外，对蛇伤、风湿、黄疸肝炎、肺炎、骨髓炎等治疗均有祖传秘方。畲医还有“医食同源”之说，几乎家家户户常用家禽家畜配草药食用，经统计具有食疗作用的食物有 100 余种。

三是用药基本为野生植物药，强调用药要阴阳平衡。畲医认为畲药有阴阳之分，十分讲究用药的阴阳平衡。畲药中为热性、温性

的阳药，长在朝阳的山坡；治疗亢盛、炎症的阴药，生长在阴山沟里；不寒、不热、不温、不凉之药称“和”药，具有平衡和滋补功能，“和”药生长于低山谷。畲药有其品种特点，以鲜采即用为主，并有其炮制技艺，注重药引和辅料等用药习惯。

2007年，一部40万字的《中国畲族医药学》正式出版，标志着畲族医药学研究、总结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007年，丽水市畲族医药研究会申报的“畲族医药”项目被浙江省政府批准列入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6月，该项目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通过多方的努力，畲族医药的挖掘、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畲族医药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还不少。由于畲族只有语，而无文字，畲族医药为民间流传，因而对畲族医药研究的难度更大；现有的畲医大多年事已高，年轻畲民学习畲医又甚少，导致畲医事业严重后继乏人；国家对畲医还缺乏政策法规扶持，畲医难以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国家对药品、医院制剂的审批已严格控制，展畲医畲药的困难较大；对畲药的保护力度不够，破坏较为严重，造成畲药资源日益减少；等等。是否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畲族医药未来的展。

第四节民间文学

畲族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但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畲族人民口头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作品，许多作品通过口耳相传或以汉字记录文本流传至今，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十分丰富。尤其是在民间歌谣与民间传说方面，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充满浓郁的民族特色。可以说，畲族的口头文学是他们的“编年史”，在历史学、民俗学、语学等方面，为畲族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可供研究的宝贵资料。这些口头文学反映了畲族自传说时代以来的悠久历史、卓绝斗争和走向新生的步伐，显示了他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态度和审美意趣，展现了畲族人民勤劳勇敢的美德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民间歌谣

畬族是个善歌的民族，习惯以歌传，畬族谚语云：“肚里歌饱人相敬，肚里无歌出门难。”在畬族社会中，能歌善歌是一种荣耀，是受族人尊敬的事。在农闲时节，学歌成了畬村青年男女最主要的娱乐方式。而民间歌谣（也叫“畬族山歌”“畬族民歌”）则是畬族民间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畬族民间歌谣大多以畬语歌唱形式代代相传，并在传唱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展，属于典型的口头文学。但随着文化的展，一些畬族文人也借用汉字记音，形成手抄歌本。为了表达特定的含义，畬族在传抄歌本时还创造了许多土俗字，如：“分”（意为“给”）、“太”（意为“看”）、“甥”（意为“玩”）、“毛”（意为“物质”“东西”）等。

37.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6）

畬族歌谣传唱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无所不歌，俗不离歌。根据歌词的内容，我们大致可以将它区分为叙事歌、小说歌、杂歌和儿歌四种类型。

1. 叙事歌

叙事歌是畬族歌手对民族历史和社会事件以歌谣的形式进行叙述的口头艺术，可分为民族史诗和一般叙事歌两种类型。

（1）民族史诗。民族史诗反映的主要是本民族来源、斗争历史，歌颂祖先的英雄业绩，多由有名望的歌手或族长在祭祀时咏唱。畬族的民族史诗性的叙事歌有《高皇歌》《麟豹王歌》《古老歌》等。

《高皇歌》又名《盘瓠歌》《盘古歌》《龙麒王歌》《金龙歌》《龙皇歌》《盘瓠王歌》等，虽然各地的抄本名称不同，歌词有多有少，

但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这长达三四百句的七史诗，以朴素和真挚的感叙述了畬族始祖龙麒（盘瓠王）不平凡的来历和征番立功而娶下高辛皇帝三公主为妻，并功成身退，隐居凤凰山的故事；同时还叙述龙麒死后，畬族子孙受尽汉族地主、豪强欺压，被迫背井离乡，由广东潮州向福建兴化、连江、古田、罗源迁徙，再由闽东向浙江景宁、云和、泰顺、平阳、丽水迁徙的悲惨遭遇。在尾声中，要求族人将史诗“万古流传子孙唱”，铭记民族的历史，并希望畬族各姓子孙加强团结。《高皇歌》在畬族民间文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塑造了盘瓠的生动形象，成为中国古代图腾文化的典型，同时史诗叙述的历史经历，也成为研究畬族历史、畬汉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的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的材料，其曲折离奇的传说，更成为畬族民间文学的雏形。

《麟豹王歌》流传于闽东罗源境内畬族民间，原诗长达 400 行。《麟豹王歌》叙述的也是关于盘瓠的传说，但内容与《高皇歌》有很大的出入。在《麟豹王歌》中，高辛帝似乎成了一个反面人物：龙麒征番立功被招为驸马，但高辛皇帝并不愿将女儿嫁给他，最终龙麒为高辛帝所害。龙麒遇害后，三公主愤然出走，在山中将三子一女养大成人，此后世代生活在山上。

（2）一般叙事歌。在畬族歌谣中，讲理说事的一般叙事歌比较丰富。有描绘畬家“理想国”生活的《封金山》；有反映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末朝歌》《元朝十八帝》；有揭露道光年间人民遭受严重旱灾的困苦惨景，官府**、地主剥削的《救荒歌》；有叙述和歌颂太平军三度攻克浙江丽水的《长毛歌》；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传统民歌《封金山》。

《封金山》在畬乡传唱了百余年，称得上是畬族中最普及的一山歌，且很少嬗变，这在畬族众多的民歌中是极罕见的。这组山歌只有 32128 行，但在畬民中久唱不衰。《封金山》以清代康熙朝为背景，盼望康熙帝对汉族和南方各少数民族的宽容笼络政策付诸实施，使苦难深重的畬民找到一方理想的乐土“封金山”，以结束畬民长期以来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迁徙生活，并凭借畬族人民的勤

劳勇敢和开拓精神，把封金山建设成畚族人民休养生息的繁华之地。歌中唱道：

住落福建几多年，人马来多又无田，

蓝雷钟姓商量讲，一心乃念封金山。

封金山上好世界，蓝雷钟姓人丁齐，

住落金山开田地，开出田地做世界。

封金山上好造京，八十五里串心城，

十字路口造金殿，造出金殿九重墙。

封金山上好田场，三万七千串心洋，

新开田地无粮纳，冬来收转谷满仓。

封金山上是宝山，十里串心万里城，

方方两万七千里，山哈子孙住万年。

.....

封金山上树木长，杉树杂树满山长。

山水地盘十分好，年长月久采不光。

封金山上好世界，蓝雷钟姓人丁齐。

住落封金开田地，旺出子孙有大细。

《封金山》以铺张的描写，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一幅理想社会蓝图，反映了畬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追求幸福自由，向往没有剥削的美好生活的心声。

38.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7）

2. ***小说歌

畬族小说歌滥觞于清代，源于福建省霞浦县侯南镇白露坑村。最初村中一些能识字的畬族歌手将汉族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为本民族山歌口头唱本和手抄唱本，后逐渐在本民族流传的英雄人物事迹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生活、心理、语特点进行加工，由此形成小说歌。清末民初是小说歌的全盛阶段，歌手很多。现存手抄本和口头小说歌 130 本。小说歌作为长篇故事歌，是畬族民众创造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和文化载体。

畬族小说歌的基本特点：一是叙事性强，有故事节；二是有严谨的结构章法，每篇由众多的单组成，单的结构为四行，每行七字，类似汉语的“七绝”；三是运用多种技法对人物形象进行艺术加工；四是作者的署名被巧妙地隐藏在歌尾。小说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明快，音韵和谐，不用典故，不事夸张和粉饰，融叙事、咏物、抒为一体，朴实真切，因而得到了畬族民众的广泛认同。流传较广的小说歌有《高皇歌》《历期歌》《钟良弼》《白蛇传》《十贤歌》《钟景祺》《蓝佃玉》等。

《钟良弼》是在闽东、浙南畬族中广为流传的一本小说歌。歌中讲的是清嘉庆年间福鼎畬族童生钟良弼反抗民族歧视，争取科考权利，最终考中第 20 名秀才的真实故事：

五县童生来福宁 1，良弼一卷也起身，

都来府内去报考，遇着主考王万年。

万年串通监考官，毛布 2 良弼进场门：

“蓝雷钟李吴毛考，五姓人仔唔要忖。”

良弼听讲气愤愤，回转福鼎丹桥村，

就讲主考怪厉害，又请教习一大群。

又请教习一大群，良弼带去打场门，

场那打了来报卷，卷那报了又思忖。

卷那报了有智挨，五县童生有个呆 3，

告你考官毛道理，包你屁股布打歪。

万年见讲也性 4，连夜回转去做呈，

万年编出书四卷，四卷书内讲黑天。

良弼见讲气冲天，即时即刻也做呈，

府里一张递去了，又走省里去递呈。

府里又递一张呈，知府总是为百姓， 1

告状那毛银钱使，思量这状告难赢。

良弼忖起唔可躬 2，安心用开几担银，

告状那毛银钱使，唔会告的有功名。

良弼使钱告功名，童生听讲头惊眩，

个个都来摘名字，摘开一名百把银。

想来良弼大可躬，私下使开几多银，

起先家财卖开使，以后算来古有赚。

别个名字摘了边，一心要告王万年，

姓高文非施亦玉，姓梁一号请运名。

良弼明日起身行，一直去透福州城，

上司衙门去告状，福建省府去递呈。

良弼做得好呈词，告转武院衙门去，

姓李武院接呈看，“毛考蓝雷钟李吴。”

武院看呈笑暖暖，就骂万年这奴才，

天下毛布我姓考，我这武院哪处来？

看了呈词气愤愤，就调万年上堂问，

良弼万年来对审，万年心里就思忖。

良弼万年审一堂，万年话讲是横强，

毛话脱开三句讲：“他今 3 又是禽兽养。”

“他今又是禽兽养，全身生毛白茫茫，

天下毛让他来考，毛让他入贡院堂。”

武院心里又思忖，就调良弼上堂问，

齐人脱衫露肉看，良弼白他二三分。

万年无道告功名，武院当堂就性，

连打万年三十板，良弼去考有功名。

好个姓李武院官，良弼这次有威风，

二十四拜谢武院，又将万年逐出门。

回转福宁考秀才，福州另拨主考来，

扛转福宁来主考，武院书信寄落来。

武院吩咐武学台，位好良弼二兄弟，

良弼这科来考试，无论本领是好呆。

主考见讲就应承，良弼去考有功名，

好个福州李武院，武院做官会察。

五县童生上科场，良弼做得好文章，

39.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8）

文章进上主考看，良弼文章实高强。***

看了文章榜来，良弼这科中秀才，

嘉庆癸亥年科进，齐齐欢喜笑暖暖。

我郎造歌句句真，姓钟良弼告功名，

当先毛布山哈考，好个良弼打头阵。

造歌人仔白露坑，不出人名出地名，

借问歌士人 1 造？四十七都不磨岚。

小说歌有人物、有故事、有离奇曲折的节，题材广泛，节生动，深受畬族人民的喜爱。它不仅是畬族民间歌谣中的精髓，也堪称是畬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和闽东地区最具特色的艺术类别，在畬族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3. 杂歌

杂歌即传统山歌，是畬族民间歌谣中最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最富有生活趣的部分。这些传统山歌多为即兴编唱，形式自由，可长可短，讲究比兴，有浓郁的山野气息，感淳朴真挚，寓意深刻，抒了歌者的心声。根据其内容，可以分为诉苦歌、劳动歌、礼俗歌、歌、对歌等。

诉苦歌是畬族民众抒悲苦心的歌诗。历史上，畬族人民生活艰苦，深受剥削、欺凌和歧视，他们便编出众多的诉苦歌，抒心中的悲苦，控诉反动统治的罪行。著名的诉苦歌有《年年无收闹饥荒》《抓丁苦》《穷人痛苦歌》《血泪当饭菜》等。

劳动歌大多产生于劳动生产中，往往整歌描述某一生产劳动的全过程，感叹劳动的艰辛，兼寓生产知识于其中。劳动歌实际上也成为畬族民间进行生产教育的重要形式。《种田歌》《采茶歌》《播种歌》《种苧歌》《砍柴歌》《织布歌》等，都是畬族流传广泛的劳

动歌。

礼俗歌也叫风俗歌，是根据畬族习俗，在人生仪礼活动中编唱的山歌。根据仪礼场合的不同，有婚礼歌、丧葬歌、出门路径歌等。

歌则是畬族关于真挚淳朴爱的歌谣，在传统山歌中数量最多。这些歌或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感，或诉说相思的绪，或抗争包办婚姻，或表示纯真爱，反映了畬族人民纯真的爱观。

4. 儿歌

儿歌是畬族民间歌谣中最为想象大胆、活泼有趣的、充满奇趣意味的部分，反映的多是畬族儿童的生活、思想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或是对畬族儿童进行生产生活和社会知识启蒙。畬族儿歌语短小活泼，充满奇幻的想象。如流行于闽西畬族山村的《月光生毛》，就以月亮出嫁的奇妙想象，将社会各种职业进行了有趣的介绍，饶有趣味。

二、神话

畬族神话丰富多彩，涉及面广，曲折含蓄地反映了畬族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和与自然界的的关系，是畬族人民自然观的生动体现。

天地是怎么来的？人类来自哪里？日月星辰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等等，这些深奥的自然现象，民间难以给出科学的解释，但人们的好奇心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案，于是神话便成为民间解释自然现象的传统形式。如畬族神话《男造天，女造地》，就非常生动地解释了天、地、山川的来源。虽然这种解释显得荒诞不经，经不起现代科学的检验，但在知识贫乏的年代和乡村，人们对这种神话解释的认可度远比枯燥的“科学解释”要高，反映了畬族人民对大自然的独特理解。

射日神话在畬族中有多个版本。如福鼎畬乡的射日神话《太阳

和月亮》说：千万年前，天上有 11 个太阳，没日没夜地晒着，人们没饭吃，天天有很多人饿死。一天，来了一对英雄夫妇，看到这样下去世界将不成世界，就跑到山顶，老公拿起弓箭接连射落了 9 个太阳。正要挽箭再射，老婆一看差不多了，连忙拉了一下老公的手说：“莫射，莫射，留两个。”幸亏这一拉，箭射歪了，只擦去了第十个太阳的一层皮，吓得这个太阳全身都凉了，成了月亮¹。宁德流传的射日神话中太阳则只有 10 个，射日的主人公成了天神武弓；寿宁的射日神话中太阳则有 12 个，射日的主人公成了后羿。

神话《天眼重开》原文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大意是：传说很久以前，西天刮起狂风，乌云密布，把天空遮住，人间伸手不见五指。凤凰山有个青年叫勇囡，决心拨开乌云，重开天眼，但苦于没有办法，愁出了皱纹和白。有一天东边来了个老爷爷，告诉他最远的西方有座双龙山，两条九角旱龙在吐乌烟。老人还指点他在山上的凤凰殿得到双头宝剑，说完就变成凤凰飞走了。勇囡一直朝西前进，遇到一个老婆婆，听她诉说了杀龙的凶险，但仍表示无所畏惧。老婆婆赠予他增强体力的果实，赶路的草鞋和抵御妖气的腰带，同样也变成凤凰飞走了。勇囡来到双龙山，空中跌落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凤凰，勇囡不知如何相救，一只画眉鸟告诉他扯下自己的头来包扎。他这么做了，同时现自己的皱纹被扯平，头上重新长出了黑。凤凰的翅膀康复了，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叫妮囡。她用金簪变成一把双头宝锤，告诉勇囡她是凤凰山神的小女，特地下山帮助勇囡，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她所变幻。他们一起来到双龙山顶，用宝剑和宝锤杀死旱龙。但乌云还是没有消散，妮囡让勇囡解下腰带，两人骑着飞上天去，用宝剑和宝锤驱散乌云，出震耳的雷声和耀眼的闪电。后来他们在天上做了夫妻，永远为人类看守天眼。雷声、闪电和彩虹，就是他们的见证。²

40.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9）

这些神话充满奇思妙想，成为畬族民间文学中颇为精彩的部分。

三、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是民间相传的一种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地方风物、古迹等密切联系的口头故事。在民间传说中，故事的主人公一般有名有姓，其中有的是历史上知名的人物，事件生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有的还涉及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而人物活动或事件展的结果也常与某些历史、地理现象及社会风习相附会，因而往往给人以它是真实历史的错觉。畬族民间传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歌颂祖先开基创业、反抗侵略的功绩。

在畬族民间文学中，有关民族始祖盘瓠的神话传说异常地引人注目，这一题材的作品既有韵文体的民族史诗《盘古歌》和《麟豹王歌》，也有散文体的神话传说《高辛与龙王》和《三公主》等，这些作品讲述了畬族祖公龙麟因在争战中建立奇功而娶高辛皇帝的三公主为妻并繁衍出畬族后代的故事，在畬族地区特别是浙江省南部和福建省东部的畬族聚居区最为流行。各地盘瓠传说的讲述版本各不相同，故事长短也有差异，但大致节是相同的：传说上古时代，高辛皇帝掌管人间，皇后患耳疾三年，从中取出一条似蚕的虫子，放在盘子里三昼夜，竟变成一条周身五色斑斓的龙犬。高辛皇帝很喜爱这条龙犬，取名为“盘瓠”。一次，番王兵来犯，高辛王在无奈之时，张榜求将，并许诺凡能退敌者可娶三公主为妻，并可得皇位。盘瓠闻讯而去，将番王头颅咬下带回，并大败敌兵。高辛皇帝因盘瓠是只犬，不忍心把女儿嫁给它。有臣子献计：将盘瓠放在金钟内七昼夜，可使之变成人形。谁知只到第六天，皇后心急而打开了金钟，盘瓠只得了人身却没有使犬头变形。三公主为不使父皇失信，与盘瓠结了婚，生了三男一女。后来，三男分别姓了盘、蓝、雷，女儿姓钟。他们的后代，便是后世绝大多数人姓盘、蓝、雷、钟四种姓氏的畬族。

《畬族姓氏及世居山脚的传说》则讲述了畬族四大姓氏的来历和畬族为什么深居大山的原因。

传说在尧帝之前，高辛帝的时候，朝廷遭到了番邦的侵略，朝

中文武百官都无能抵敌，高辛帝出皇榜告急，始祖盘瓠，一举平定了番邦，立了大功后，高辛帝封他为“忠勇王”，并将三公主许配成亲。盘瓠王与三公主相亲相爱，生了三男一女，一一上朝奏请高辛帝赐姓。因长子是用珍贵的宝盘托奉上朝的，高辛帝见外孙后非常喜欢，就赐姓盘，名自能，后来封南阳郡“武骑侯”；次子是用珍贵的宝篮托奉上朝的，那日是万里晴空一片蓝天，高辛帝见二外孙后非常欢喜，就赐姓蓝，名光辉，后来封汝南郡“护国侯”；三子是用巨幅的彩绸包裹着抱上朝的，高辛帝见三外孙后非常欢喜，这时，天空正响一声雷，就赐姓雷，名巨祐，后来封冯翊郡“立国侯”；女儿赐名淑玉，后来招女婿赐姓钟，名志清，封颍川郡“国勇侯”。畚族盘、蓝、雷、钟四姓氏，传说是这样来的。

盘瓠王一家人赤胆忠心，并且勤劳勇敢，在安邦定国后，不愿在帝都王府里过那安闲的生活，他们经常在盘瓠王带领下，进山狩猎，消除兽灾。三公主提出把家搬到山里去，全家人一起去种地狩猎，自食其力。

盘瓠王向高辛帝表示他一家人要搬去山地的决心后，高辛帝也同意了，问：“天下东南西北角，你要想往哪角展？”盘瓠王说：“要上山狩猎，向三角展。”因“三角”与“山脚”同音，高辛帝听后便说：“好，你们就向山脚展吧。南方凤凰山是天下四只凤凰栖息的好地方，就到那里山脚下住吧！”于是，盘瓠王和三公主他们就迁到广东的凤凰山、会稽山和七贤洞一带居住下来。

以后，盘瓠王的子孙大展，在一次大迁移中，大部分到了福建，在福州、连江、罗源上岸，迁移到现今宁德地区各县定居下来，随后，又有部分向浙江、江西、安徽山区迁移定居。因长子盘姓一房人在坐船航行时遇风漂泊海外去了，所以今天畚族，主要是蓝、雷、钟三姓人。在几经迁徙和繁衍后代中，盘、蓝、雷、钟四姓人，又招女婿吴、李等姓的，世代同居，生活语风俗习惯一样，就是不改姓，所以至今畚族中，少数有吴、李等姓氏的。他们世代总是依山搭棚建房，在山脚或山腰居住，有利于开荒耕山或狩猎。直到现在，还是住在这些地方。

41.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10）

畬族民间传说还将民间风物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紧密联系起来。***比如关于三月三吃乌米饭的传说，在畬族民间就有很多种版本：一种版本说古时畬民与敌兵交战时，敌人常来抢米饭，畬民故意将米饭染黑，敌人怕中毒，不敢问津，畬民便安稳吃饭，有了气力，打败敌兵。第二种版本是说唐代畬族英雄雷万兴被关在牢房，他一顿能吃一斗米，母亲送来的饭却都被狱卒抢去，雷万兴想办法让母亲将米饭染黑，从此，狱卒再也不动乌饭。以后，雷万兴越狱，于农历三月初三战死沙场，族人每年以乌饭悼念他。第三种版本说畬族英雄雷万兴率领畬军抗击官兵，他们被围困在大山里，粮食断绝，以乌稔果充饥，为畬军渡过断粮关，并取得反围剿的胜利。雷万兴回军营吃尽鱼肉酒菜都感乏味，时值三月初三，他想吃乌稔果，就吩咐兵卒出营采撷。可是，这时乌稔尚未开花，那些兵卒只好采些乌稔叶子，有人出了个主意，将乌稔叶和糯米一起蒸煮，结果糯米饭呈现乌黑色，而且味道特佳，雷万兴吃了食欲大振，于是下令大量制作乌饭，以纪念抗敌胜利。从此制作乌饭衍成风俗，世代相袭。在这三个传说中，乌米饭被看成是与畬族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紧密相关的事物了。

四、民间故事

畬族的民间故事相当丰富。既有通过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反映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具有讽刺喜剧意味的生活故事，也有反映畬族人民智慧的人物故事；既有缠绵悱恻、悲戚哀怨的爱故事，也有精彩生动的幻想故事、童话、寓和笑话等。

《插花姑娘》流传于闽东、浙南一带。故事讲述了从前有一个畬族姑娘非常美丽，唱起山歌特别动听，她最爱把鲜花插在头上，因此百姓们都称她为“插花姑娘”。一个财主被她的美丽所吸引，起了非分之心，在万般无奈之下，姑娘镇静地妥善安排好父母生活之后，在前往财主家途中的悬崖上自尽。从此，姑娘跳崖的那座山

上花儿开得格外艳丽。据当地村民反映，这座山就在裕溪乡和象溪镇靖居口附近，在山顶上，至今留有插花殿，里面还有一幅插花娘娘图。插花姑娘的动人故事感人至深，在浙南象溪镇、裕溪乡、板桥乡一带代代相传。

畲族地区关于梁山伯的故事也有自己的版本。

我们畲族人的竹林，常常套种杉木，长得很快。盖房时，都是杉木做椽，毛竹做椽钉；杉木做家具，也要竹钉钉；杉木做水榱、水桶，就用毛竹做蔑箍。哪里有杉木，哪里也就有毛竹。杉木和毛竹怎么合得这么好呢？畲族人是这样讲的。

传说，梁山伯在杭州读书，和祝英台结拜义兄弟，日间同桌读书，夜间同床睡眠，可梁山伯就是不知道祝英台是女儿身。

三年后，他俩回家了。梁山伯到祝英台家中，才知道她是个千金小姐，又奇怪又欢喜，就向她求婚。可是，祝英台已被父亲许配给马家了。梁山伯心肝像刀割一样，气得血都吐出来了，回家不久，就这么气死了。

梁山伯死了，没几天，马家就来逼祝英台出嫁了。祝英台没办法，只好上轿，轿子经过梁山伯的墓地，她跳下轿，扑到墓前哭得很伤心，哭声传到天上，感动了神灵，突然“噼啪”一声，墓裂了！祝英台走进墓孔，奇怪啦！墓又合起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梁山伯和祝英台那座墓，左边长出一棵杉树，右边长出一株毛竹。杉木和毛竹长大了，叶连叶，枝连枝，笋壳尖和杉树叶一模一样。从这时起，杉木和毛竹栽在一起就长得青青绿绿。从此畲家人都讲杉木就是梁山伯变的，毛竹就是祝英台变的。

杉木和山伯，竹和祝，畲族语音是相同的。盖房时，杉木要留一根做“梁”，毛竹叫“祝”，用来做钉子，梁祝不分离；杉木做桶，毛竹就做蔑来箍，意思也是“梁祝”不分离。杉木做鼓身，竹就做

竹钉来钉，做成了鼓以后，不但不分离，而且能使鼓两头敲打的声音都是“懂（咚）、懂（咚）”，意思是“梁祝”懂得永不分离。¹

42.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11）

在闽东畬族地区，关于状师钟九公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²。***钟九公被畬族人敬称为“钟大佬”，是畬族民间中充满智慧的传奇人物，帮助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留下了许多千古传诵的故事。《麒麟山天子地》说的就是钟九公帮助麒麟山畬民制止知县乱占民地的故事，故事的大意是说，新来的知县听说麒麟山的风水好，就想把祖坟迁到麒麟山，选定吉日，强行动土挖穴，畬家村寨的乡民们坚决不肯。正在争执时，钟九公坐轿来了，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交给知县。那张纸条上写了 28 个字：

子时祖葬天子地，要出天子反江山。

如此县官留何用，满门抄斩万民安。

知县看后立刻跪下请求饶恕，并讲好愿罚 1000 两银子赔罪。从此知县再不敢欺压乡民。

《寡妇改嫁》则讲述了钟九公帮助寡妇实现改嫁愿望的故事。故事说，有个汉人寡妇，年轻时要改嫁，本家族长就是不肯依。到县衙门投诉，知县也判不准改嫁。后来这寡妇找到钟九公，哭哭啼啼求他写状子。钟九公看她年轻可怜，给她写了几个字，让寡妇拿着送到县衙。知县一看，纸条上写着：“民女二八亡夫，公公壮年失妻，夫兄年轻未娶，怎可共度时日？”知县觉得状书说得很有道理，当即判下：“准改嫁。”

蓝聪妹则是我国各族机智人物故事中，较为突出的劳动女性机智人物形象，其故事在浙江畬族地区十分流行。目前搜集整理出来的关于蓝聪妹的故事¹，就有《稻谷与稗子》《三间新房》《打官司》《没泥哪来的谷米》《拾“毡帽”》等。故事通过她在日常生活中与

财主老爷、县官、无赖们的较量，表现她的聪明、善良、富有同心和幽默。《没泥哪来的谷米》讲述了聪妹家由于家贫无米下炊，就让丈夫去向财主借五升米，她丈夫现米里有三分之一是谷，便向财主争辩说米里有谷，财主不阴不阳地说，有谷才有米，没谷哪来的米？谷米不是一样！聪明的聪妹立即回敬了财主，她让丈夫装了半畚斗泥作为五升米的债务还给财主。财主说，这全是泥，聪妹的丈夫说，有泥才有谷，有谷才有米，没泥哪来的谷米，泥米还不是一样！财主是哑巴吃黄连，气得两眼直。故事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聪妹对于财主诡辩的抗议，印证了古人说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训诫。

畲族的机智人物故事，目前搜集到的还很有限，而且其流传的区域也不是很广，但即使这些故事，也足以说明畲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和敢于反抗的精神。

第五节 民间工艺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民间工艺。在畲族民间，也曾经有着自己质朴多姿、生动活泼的民族工艺传统，如纺纱织布工艺、织花带工艺、缝纫和刺绣工艺、竹编草编工艺以及纸刻工艺等诸多形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扎根于畲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体现了畲族独特的民族风，是千百年来畲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然而随着外来文化的侵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民族民间艺术被挤到了主流文化的边缘外，正面临着失传和消亡的危险。

一、纺纱织布工艺

在物资缺乏的小农经济时代，衣、食、住、行一切都要畲族人民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解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大部分畲村妇女掌握了纺纱织麻工艺，以纺织苧麻土布等以补充布料供应的不足。在畲族聚居的村落，畲民所穿的土布、所用的布带、被面等，大多是畲家妇女用自备的土织布机进行纺织。纺织的原料包括土丝、土

棉、苧麻等，基本也是畲民自己生产。

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布的侵入，畲族民间的纺纱织布工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畲区与其他各民族地区一样，经济社会获得了巨大发展，物质极大地丰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手摇纺纱机彻底退出了畲民的生产领域，畲家男女再也不用穿着粗糙的自纺土布。但仍有少数村落还有流传土制织布机织布的工艺。

43. 第三章畲族的民间文化（12）

二、彩带编织工艺

彩带是畲族民间工艺的奇葩，被称为是畲族文化“活着的文物”。**根据彩带的图案内容、用途等，被分别称作“花带”“字带”“合手巾带”“花腰带”“围裙带”等。在畲族民间，编织彩带曾是每个畲族妇女都普遍掌握的工艺，畲族姑娘从五六岁开始，就要跟着母亲学习编织彩带。但随着畲民生活环境的逐步开放和汉族生活观念的影响，畲族民间擅长编织花带的民间艺人已逐渐减少，手工织带工艺如今已不再是畲族妇女普遍掌握的工艺。

手工编织彩带的工具简单，只要三条竹片牵好经线提好综，一头挂在门环、柱子或篱笆、树枝上，另一头拴在自己的腰身上就可以开工，上山放牛也能织。因此，编织彩带没有固定的场所，在房屋内外任何一个可以固定丝线的地方都可以进行。

早年编织彩带的材料多用自产的土蚕丝、土棉线等，编织前还要进行染色。现在则多改用机制的各色丝线，无须自行纺线及染色。编织彩带的经线有多种颜色，纬线则一般用白色，利用中间的黑经线挑织图案和文字。彩带所用花纹图案通常有“蝴蝶花”“水竹花”“十二生肖”“铜钱花”和“卐字花”等。以文字为图案的字带按中间黑经线的多少，分为“三双”“五双”“十三桁”“十九桁”“三十三桁”“五十五桁”等，以“五双”最多，“十三桁”最出名。过

去字带多编“百年好合”“五世其昌”“三元及第”“招财进宝”等吉利字句。许多妇女虽不识字，但能织出很工整的方块字。景宁畲族自治县渤海乡上寮村一个妇女织的“十七双字带”，一条带子上就有“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古长青、风调雨顺、风雨同舟、五湖四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48个工整的汉字，让人叹为观止。

彩带既是装饰艺术品，也是畲族生活中的实用物。畲家姑娘和妇女都喜欢把彩带束在腰上，或镶嵌在领边袖口作为装饰，甚至作为背负孩子的背篋带。在谈婚论嫁的年龄，姑娘还把自己所编织的彩带送给郎作为定之物。定亲时，不论男方送什么礼物，女方的回礼中必有一条姑娘自己编织的彩带。有一《带子歌》这样唱道：

一条带子斑叉斑，

丝线蓝边自己织，

送给你郎缚身上，

看到带子看到娘（姑娘自称）。

可以说，在畲族的传统社会中，时时处处都能看到彩带所展现的魅力。彩带织得是否精细，往往也成为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志。彩带的编织需要耐心和细心，同时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因此近几十年来，已经越来越少女孩愿意学习这门技艺，善于编织者更少。随着畲族地区旅游业的展，彩带这种畲族传统的民间工艺重新焕了生机，被开成挎包、围裙、腰带等多种体现畲族风和民族艺术的旅游纪念品，并深受世界各国、各地游客的喜爱。

三、缝纫及刺绣工艺

畲族传统服饰多以黑色、藏青色为主，红色服装一般是年轻女子新婚时所穿，其主要特色为多姿多彩的花边装饰。早期的花边装

饰都是用手工完成的，多由畲族妇女自行刺绣，也常常由一些擅长刺绣的缝纫师完成。因此，畲族成衣匠和汉族成衣匠不同，他们不但要精于缝纫，还必须兼精刺绣。畲族群众对成衣匠的缝纫水平高低的评价，常常是通过他的绣花水平来判断的。在畲族地区，一个技术娴熟的成衣匠，随手就能绣出各种漂亮的花样图案来，这些图案形式多样，如凤鸟图案、花卉图案以及几何图案等。但随着畲区的开放，时尚的流行，现在除了畲族老者和民族传统活动、民族文艺表演等特殊场合，已经很少有人穿着传统的畲族服装了。民族服装受到冷遇，兼精缝纫和刺绣的成衣匠也越来越少。

作为畲族民间工艺中的一朵奇葩，畲族民间刺绣有着自己独具的特色。畲族刺绣的绣品重厚实耐用，艺术上推崇温和、吉祥的图案，忌讳凶恶、残暴图像，讲究形象完整，忌讳残缺。艺术形象经概括、夸张、突出，有别于自然原型。

44. 第三章畲族的民间文化（13）

畲族刺绣中所用到的图案纹样包括自然纹、几何纹等。自然纹有梅花、牡丹花、莲花、桃花、菊花、竹、兰花等；几何纹则有锁同、卍字、云头、云勾、浮龙纹、山头、六耳、马牙纹、书宝、拈叶纹、柳条纹等多种。这些图案在纹样结构上，又有单独纹样、连续纹样、角隅纹样等几种。畲族刺绣在运用这些图案的过程中，常常加以变化，以适应不同绣品形状的需要，云纹、喜鹊、凤凰等，都是常用的变化素材。

畲族刺绣非常强调颜色的对比，用色多为原色类和第二次色类，灰调子用的很少，绣品显得鲜艳明快，反映了畲族人民独特的色彩审美趣。

畲族妇女传统服饰上的花边便是畲族民间刺绣工艺的代表作，这些缝在衣裳的袖口、领口、衣襟围上的美丽的装饰花边，绣有花鸟、虫鱼、人物、风云等各种图案花纹，色彩绚烂，十分美观。但这些花边绣品都十分费工，一般一件衣服就要花费 4~6 天时间。

四、竹编工艺

在畲区，竹编传统上是一门手工副业生产技术，只是因为其手艺精湛，产品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所以也可归入民间工艺之中。传统的竹编产品，如箩筐、篾席、提篮、簸箕、火笼、篾斗等，几乎都是日常生产生活所必需用到之物。这种极强的实用价值，使竹编工艺在畲区农村中普遍存在。

畲族山区盛产石竹、斑竹、金竹、雷公竹等多种竹子，为畲民进行竹编工艺品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精巧的竹编工艺品从材料准备、编织到染色、喷漆，需几十道工序。除日常生活用的箩筐、屏风、挂联、枕头、席子、椅子等外，畲族主编产品还包括许多造型生动、美观精巧、色彩鲜艳的筐、篮、水果盒等。如以鹅身为容体的鹅形筐，以回的曲颈为提梁，以乳白原色竹篾为羽毛，栩栩如生，美观实用。许多竹编工艺品已远销海外，深受人们的青睐。

斗笠堪称是畲族竹编工艺的一绝，其中又以霞浦畲族的斗笠做工最为精细，名气也最大。畲族斗笠外缘有两条边和三条边两种，斗笠上面有笠斗燕、顶、四路、三层檐、云头、燕嘴、虎牙、斗笠星等几种相间的花纹。编织斗笠的竹篾细度不到 0.1 厘米，一顶斗笠的上层篾有 220~240 条之多，做工十分精细。由于畲族斗笠花纹细巧，工艺精湛，造型优美，富有民族特色，已成为畲族妇女最喜爱的防雨遮阳工具和独特的装饰品之一。近年来，畲家斗笠还作为畲乡旅游市场上的民族工艺品，受到游客的喜爱和追捧。

第六节民间体育

畲族是一个山居农耕狩猎民族，有着光荣的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历史，素以民风剽悍著称。自唐代以来，畲族聚居区战火不断，饱受摧残。为免遭涂炭，抵抗暴虐，畲族人民很早就形成了尚武健身的浓厚风气，由此形成了畲族民间体育的基本底蕴。此外，畲族还结合生产和生活需要，展了多种多样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

体育形式。

一、畬族武术

畬族自古就有练拳习武的习惯，各村大都设馆习艺，农忙务农，农闲习武，练武之风颇盛。经过千百年的传承、提炼、加工，畬族民间流行的武术已经形成独具一格的民间武术。畬族武术有拳术、棍术、刀术、气功等，又以棍术和拳术最为有名。因地域和门派的不同，不同的畬族武术种类和派别又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和风格，在畬族乡村历经千百年而不衰。

1. 拳术

拳术是畬族中最著名的武术种类，广泛流传于畬族山村，也是畬族人民世代相传的群众性体育运动。畬族拳术有畬家拳、八井拳、蓝技拳、洪拳、连环拳等，都各有特点，习者众多。

畬家拳是畬族拳术中最具特点的拳种，流行于福建福安县的“武术之乡”金斗洋畬村。因其独具风格，在《中华武术文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据传，畬家拳与南少林武术有密切渊源。相传清朝雍正年间，泉州南少林因抗清遭到镇压，少林和尚铁珠、铁鞋、铁柄、铁板等被迫四处逃难。后来铁珠便流落福安金斗洋村，隐姓埋名，教授畬民练拳习武。被金斗洋畬民尊称为“雷大三十二公”的雷朝宝，便是铁珠和尚最优秀的徒弟之一。雷朝宝从小练就一身好拳脚，师从铁珠大师学艺之后，他便将祖传盘瓠拳术和南少林功夫熔为一炉，创造了一套集长拳短打和棍术于一体，兼具搏击和健身功用、风格独特的拳术——“金斗洋畬家拳”。

45.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14）

金斗洋畬家拳步稳势烈，力短猛，善用手法，防守门户严谨，

具有形威、力猛、马实、手狠的特点，其内容包含有“三角战”“四门”“五步子”“小六步”“大六步”“七步”“上半尺”“下半尺”等十余种套路，其中“三角战”是入门基础套路，练步（又称“练马”）是这个套路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畚家拳的基础，易学难精。***当地拳师常说：“要想功夫好，‘三战’里面找。”可见“三战”在畚家拳中的重要性。其余各个套路，尽管动作各异，招式多变，但都体现了南拳步稳势烈、力短猛、防守严谨和进攻多用指、掌法的特点。

畚家拳的动作、招式立足于实用，强调练拳需练功。畚家拳练功功法繁多，有“一竹功”“二竹功”“桩功”“竹把功”“三年功”“铁砂掌”“铁臂功”“避雷功”“眼功”“搬石磨”“推石珠”“耍石狮”和“玩石锁”等。其中“一竹功”是将一根粗毛竹架在两个三角架上，两个练功者在竹子上进行推手、格挡和拉拨等，以提高习艺者的平衡能力和桩马的稳定性。“一竹功”可结合生产劳动在房前屋后、田边地角进行模拟性的训练，对提高畚民适应环境的实战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当地有“畚民上田埂，十人难近身”的说法。

金斗洋畚家拳充分展示了畚族人民刚健尚武的性格特点，在畚族地区广泛流传，成了中国畚族拳术的一个代表，金斗洋也因拳师辈出而享誉八方。

八井拳是畚族拳术中的著名拳种，流行于福建省罗源县松山镇八井畚族村一带。明成化年间，八井村雷氏始祖雷安居、雷安和兄弟俩迁居吾洋（又称“牛洋”，现属八井村自然村之一），秉承祖传拳术而教后裔练武，从此代代相传。八井拳吸取了中华南少林（南拳）功夫精华，并将其融会成独特的、另成派系的拳术，名闻闽中、闽东和浙南。

八井拳经过畚族人民的千锤百炼，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攻防套路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动作短促有力、快捷凶猛，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拳师还有一手点穴的绝技。

八井拳的攻防套路有半龙虎、虎桩、五虎、七星、十八罗汉等。半龙虎是八井拳中最基本的套路，分为三箭、挖鞭（脾）、三碰、牵基、圆化、赴掌、牵马、掩耳、断桥、三垮、按手、十字共 12 个动作，每个动作基本上是三步一反复，做完一个动作后便大喝一声，称为“开声”；虎桩、五虎、七星、十八罗汉等套路，都是在半龙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提炼而成，动作多模仿各种动物，有时雄鹰展翅，有时猛虎下山。攻防兼备，连贯自如，步伐稳健，短促实用。

蓝技拳是明嘉靖年间广东大埔畲、汉义军领蓝松山所创，流传于闽南、粤东一带。蓝技拳的套路众多，有第四步、削竹、云眉、中拳等二十多种。脚手配合是蓝技拳的精华，攻击时以拳、掌、肘、臂、脚相结合，用手攻击上盘、脚攻击下盘，力道相反，有“无影脚”之称。蓝技拳具有马低腰活，手住力聚，脚来手到，能守善攻，硬如钢铁，软如糯糕的特点。在实战中强调来则欢迎，去则相送，有如四两拨千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洪拳是明末闽南畲族兄弟钟元道、钟元顺所创，流传于漳州一带。洪拳的特点是以站马、打木桩、冲拳、推掌根、切掌刀、甩手臂为主，手脚始终体现刚强之力，训练要求严格。洪拳在实战中手法运用灵活，多数防中带攻，上盘防守严密，不易受攻击，步法轻灵，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能进能退，能攻能守，克敌制胜。

连环拳相传为大相师所创，流行于浙南畲区。连环拳可区分为“拳花”和“棍花”两类。“拳花”包括四门拳、五步拳、七步拳、金子拳、拌子拳等套路。“棍花”则包括了四门棍、双头棍、交子棍、折花棍等路数。连环拳动作简洁、粗壮、刚猛、连贯，朴实无华，攻防兼备，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2. 棍术

历史上，游耕狩猎的畲族人深居大山之中，常常五六十里地找

不到一户人家，为了防山贼和野兽，畲族人几乎人人会几手防身功夫，最常用的就要数用门闩做兵器的畲族棍术了。畲族棍术就是这样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并在后来历代武装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加以提炼、完善，形成了今天比较系统的、充满民族特色的畲族民间武术运动形式。

46. 第三章畲族的民间文化（15）

其实，棍术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在畲族地区，“柱杖”、锄头、扁担等生产工具都是习武的器械，都可以纳入棍术的范畴。在畲族棍术中，“盘柴槌”（福鼎一带的畲族也称之为“打柴棒”）则是最著名的一种。根据器械的长短和功用不同，柴槌又可分为“丈八棍”和“齐眉棍”两种：“丈八棍”也叫“中拦”，长一丈二尺，由单人耍弄，有攻有拦；另一种叫“齐眉棍”（或称“盘柴槌”）长六尺（或四尺八寸），供两人对打。畲族棍术动作复杂多样，有双头槌、三步跳、四步半、七步、九步、猴子翻身、天观地测等。

二、时令性体育竞技

所谓时令性体育竞技，是指结合畲族的时令性节日开展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畲族的时令性体育竞技中，最著名的要数节日登高爬山竞赛。

登高爬山竞赛是畲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最引人入胜的运动项目之一。每逢春暖花开的三月三和秋高气爽的九月九，以及二月二、分龙节等节日，畲族山区都要举行登山。比赛地点一般选在畲族聚居点附近海拔 600 米以上的高山上。届时往往举寨倾村而出，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连过路的畲族客人都可以参加登山比赛。参加比赛的畲民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来到登山地点。一声鸟枪响后，比赛开始，最先到达山顶指定地点者为胜，被称为赴“蟠桃会”，可得到美酒、“仙桃”的奖赏。待参加者都登上山，一场有趣的盘歌就开始了，歌手各显身手，气氛十分活跃。

三、生产性体育竞技

所谓生产性体育竞技，就是结合户外劳动，利用生产工具开展的竞赛活动。在畲族地区，生产性体育竞技活动主要有赛海马、打枪担、操石礅等。

赛海马也叫“骑海马”，是福建闽东沿海地区的畲族、汉族经常进行的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海马”亦称“滑溜板”（长约1米、宽0.4米的木板，木板前面竖两个木把），本是畲族人的生产工具，用于海水退潮后在滩上“讨小海”。每当退潮时，人们骑上“海马”，一腿跪在海马上，一腿不停地在海滩上蹬，往来穿梭，疾走如飞。相传明嘉靖年间戚继光在闽抗倭时，倭寇常常在明军赶来时飞速逃走。戚继光便训练士兵驾驭“海马”的技术，并利用“海马”调集兵士和辎重，大败倭寇。倭患消除以后，“海马”演变成为一种军事训练工具，同时也是一种体育竞技工具。如今，赛海马已经成为沿海畲民十分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他们用“赛海马”比速度、比花样、比载重，个人赛、小组赛、村落团体赛，形式多样，场面惊险壮观，令人目不暇接。

打枪担是闽东、浙南畲族地区的一项体育运动。“枪担”是闽东和浙南畲族山村农民常见的劳动工具，把竹竿或木头两头削尖，用以挑柴草、农产品，其长短视劳动者身材而定。上山时，他们一边唱山歌，一边用刀敲击“枪担”。在“嗒嗒、嗒嗒”的节奏中，透出一股淳朴的山野劳动气息。打枪担吸收了畲拳畲棍中的拔、挑、架、劈等“对打”动作，融体育、舞蹈为一体，展示畲族青年劳动之余康乐活动的喜悦心。后经有关部门整理、加工和提炼，打枪担逐渐演变成畲族传统体育节目。

操石礅又称“滚石块”，是流行于景宁一带的畲族传统体育活动。所有石块，底部光滑，大小不等，大的数百斤，小的几斤、几十斤不等，以人力大小而定。操石礅的比赛主要有竞速和对抗。竞速，一般在石铺街道上，由两人或三人为一组进行。如两人一组，则由一人踩稳石块斜挺腰杆，称为“健杆”，另一人则在背后挽抱

其胸、臂，合力推动石礅向前；三人一组，则让一人为“健杆”仰面斜躺，伸腿挺腰，双脚踩石，另外借“健杆”力，将石礅快速向前推进，先推到目的地为胜利。对抗，由两边相向而动，使石礅互相碰撞，即“对礅”，石礅被撞到街道的一边为输。现在的操石礅比赛所用石礅，多改用圆柱形石块。

47.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16）

四、军事性体育竞技

军事性体育竞技，是指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体育竞技活动。在畬族的民间体育中，除武术外，打尺寸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军事性体育运动了。

打尺寸主要流行于闽东一带畬村山寨，多在正月十五、二月二、分龙节、九月九或农闲时节进行。打尺寸要选一个 30~50 米长的平坦宽广的场地，参加者至少两人，多则五六人。在活动场地一端画一个直径 1.5~2 米的圆圈，圈内站一人，称“主攻”，他右手持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棍，叫做“尺”，左手持一根筷子长短的小竹条，叫做“寸”。参加运动的其他人站在圈外。比赛开始时，“主攻”挥尺击寸的一端，使寸旋转着飞出去，圈外的人一起上去抢接“寸”。率先接到“寸”的人就算赢了一定的“尺寸”，可以顶替“主攻”。如果圈外没有人接住，其落点经丈量后，根据距离远近“主攻”赢得一定的“尺寸”，继续保持“主攻”的地位。未接住的竹条，圈外的人马上拣起向圈内投去，圈内人可以用手接住，也可以用木棍再将竹条击出去。若竹条未被圈内人接住或击出，则投者得胜，替换“主攻”。如此反复，在规定的时间内谁先得到规定的“尺寸”或所获的“尺寸”最多，便是这次“打尺寸”的胜者。

关于打尺寸的来历，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畬族英雄蓝奉高率领畬军在福建汀州抵抗官军的袭击。由于多数畬军是猎手出身，手执弓弩、竹箭，百百中，把官军杀得落花流水，后来官军开来大批援兵冲杀过来。蓝奉高见寡不敌众，便命令畬军渡

江撤退，自己一人断后。双方对打一阵，官军见他英勇过人，不敢逼近，便集中弓箭手一齐向蓝奉高射击。蓝奉高在奋力还击中，因用力过猛，把弓弦拉断了。紧急中，他一边挥舞手中的弓弦拨挡官军射来的乱箭，一边乘船后退。官军怕他勇猛，又不知对岸虚实，不敢过江，蓝奉高终于守住了汀州城。后来，畬族子孙为了缅怀蓝奉高机智、勇敢的英雄事迹，每逢节日或农闲时候，就围在空场上打“尺寸”。

在打尺寸活动中，“尺”代表的是断弓，“寸”代表的是乱箭。打尺寸运动显然是模仿和学习民族英雄蓝奉高以弓击乱箭的高超本领。

五、宗教性体育竞技

在中外体育竞技运动中，有不少原本只是民间宗教中的一些仪式活动，或者与宗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把这种体育竞技称之为宗教性体育竞技。在畬族传统的民间体育中，舞龙头和舞铃刀就属于宗教性的体育竞技。

每逢节日，福建省宁德地区的畬族同胞必有舞龙头活动。流传于八都的猴盾和飞鸾的南山一带，用以纪念民族图腾，祝福村寨平安、庄稼丰收、族人欢乐。舞龙头曾在第三届民运会上表演并获表演奖。

舞铃刀又叫舞铜铃、舞钢刀。流传在闽坑、八都一带山区畬村。有跑、跳、冲、刺、劈等动作，由驱鬼保平安仪式而来。传统习俗只许男畬民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理，摒弃了封建传统，吸收畬族妇女参加活动，成为一项活泼、生动的传统体育项目。曾在全国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表演。

第七节民间游戏

畬族虽身居大山，但在长期的历史展中，也创造了许多独特的

游戏娱乐活动，陪伴畬家子弟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如虎抓羊、猴抱蛋、冲关等，都是颇具特色的畬族民间游戏活动。

一、虎抓羊

虎抓羊是畬族地区盛行的儿童集体游戏。参加者一般需 10 人以上，以手拉成圆圈。推 1 人在圈中为“羊”，1 人在圈外为“虎”。“羊”可在圈内外自由跑动。拉圈为“栏”的人按节拍移动，跳跃，双手上下摆动。双手上举表示“栏”门开，“虎”可窜入“栏”内抓“羊”，“羊”破“栏”而逃，“栏”门保“羊”阻“虎”，迅即松手让“羊”顺利出逃，立即复原阻“虎”行动。场上“虎”追“羊”逃，“栏”门快速启闭，直到“羊”被“虎”抓住。罚唱山歌，或调换角色，重新活动。

48.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17）

二、猴抱蛋与“母鸡孵蛋”

猴抱蛋是福州地区畬族儿童的一种游戏。***有 3~10 人参加，划地为圈，内置 3 枚大卵石为“蛋”，一人为“母猴”居中护蛋，其他的人为小猴争着去抱“蛋”，谁抱到“蛋”即为胜者。在闽西畬村，相类似的游戏则称为“母鸡孵蛋”。游戏方式是，一人做“母鸡”，四肢着地俯趴着，身下放置数枚卵石为“鸡蛋”，其余参加游戏的人要想办法将“母鸡”身下的“蛋”偷走，但不能被“母鸡”的脚碰到，一旦被“母鸡”的脚碰到、踢到，偷“蛋”失败，则变换角色，失败的偷蛋者变成“孵蛋”的“母鸡”，而原来的“母鸡”则变成偷“蛋”者。如果“母鸡”身下的“蛋”被偷光了，但却没有抓住偷“蛋”者，则“母鸡”要接受一定的惩罚，如被同伴抓起四肢晃悠一阵、罚站、表演节目等，然后重新开始游戏。

三、冲关

冲关是过去闽西畬村儿童喜爱的游戏之一，尤其是在冬天气候

寒冷的时候，常通过这项游戏暖和身体。游戏的玩法是，参加者至少三人以上，分冲关者与守关者两组。找一个比较开阔的平地或道路，画出一个边长数米的方形区域为城市，在前后边线上画出宽约50厘米的“城墙”带，即为守关的关口。守关者一般为两人，守候在“城墙”带上，阻止冲关者闯入城中或冲出城外，但不得越出“城墙”范围；冲关者则人数不限，要想办法冲入城中，再由另一关从城中冲出城外，而不被守关者碰触到。一旦冲关者冲关成功或守关成功，则进行角色调换，冲关者成为守关者。人数较多时，城墙关口可画为“工”字形，第一关守关失败，前关的守关者可通过中间的城墙进入后关协助防守。

冲关不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绝好游戏，而且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它还起到了防寒抗冻的实际效果，是畲乡孩子们十分喜爱的运动之一。一到冬天，畲村的开阔地上，常常可以看到或三五个，或数十个畲家孩子在轻巧奔走的热闹的冲关场景。

四、打“黑猩”

打“黑猩”是福建永安青水畲族乡三房村巫坑畲族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节日游艺活动，距今已有540多年的历史。

打“黑猩”一般在新春佳节举行。届时畲族兄弟身着节日盛装，脚穿草鞋或光脚丫，腰扎红绸带，拿着铜锣、铁尺、双刀、双鞭、双钩、钢刀、剪刀、关刀、棍棒、长矛、金箍圈、大耙、狮鼓等十八般武器来到村头草坪，开始打“黑猩”。当畲公舞动蒲扇和仙草时，一人头戴“黑猩”傩面具装扮成“黑猩”，狰狞地向四处搜索，寻找猎物。勇敢的畲民手执兵器，一个一个地冲上去与其搏斗，直到最后胜利。周围的人跟着欢呼、呐喊，整个山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相传，历史上青水的原始岩洞中有一只青面獠牙、似狮非狮的怪兽，当地人称之为“黑猩”，它经常出没于山林和村寨之间，残害百姓，后来展到专吃童男童女。畲族先民忍无可忍，在族长的带领

下，携带十八般武器与“黑猩”在林中展开搏斗，终于杀死了“黑猩”。畬民们将“黑猩”的身子留在洞中，头却放入山涧，每逢村民聚集之时，则将该头取出狂舞，以庆胜利，并以此来避邪驱魔。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种傩面打“黑猩”之风。

第八节民间造型艺术

畬族民间曾经有过相当丰富的造型艺术，但许多技艺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消失了，目前仅有银器制作工艺、剪纸和木刻、竹器编织等少量造型艺术流传在民间，但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一、福安畬族银器制作工艺

畬族人民崇尚银饰、银器，无论是出生、婚丧嫁娶等人生重大日子、民族传统节日、盛事，还是日常生产生活，畬家人与银器、银饰都密不可分，其间蕴含着吉祥平安的美好祝福，由此形成了畬族历代对银器的制作极为重视，独特的工艺手法体现出银器的完美装饰效果。

福安银制品加工制作工艺，始于明朝，为福建银雕工艺的代表。是当地银矿产与畬族风俗结合的产物，其工序包括熔银、打坯、雕刻、防腐等。工艺严谨考究，传承有序。产品具有纯洁、创新、精细、动感的特点。当代工艺师林仕元研究改进了银雕工艺流程，使之更加完美。

49.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18）

在畬族银器制作中，以福安叶氏一脉的“珍华堂”银雕最为突出，已传承了 200 多年，对丰富完善畬族银器制作历史起到积极作用。***20 世纪 30 年代，“珍华堂”先辈叶三妹制作的“银蓝七层塔”被推荐参加英国伦敦银制工艺品赛，荣获银奖，这是中国银制品次享誉海外。

二、剪纸和木刻工艺

剪纸工艺实际上包含了剪纸（用剪刀剪）和刻纸（用刀凿刻）两项工艺技术，到民间多不区分。据说早在唐代，剪纸艺术就已在民间广为流传。畬族的民间剪纸工艺，应该是在和周围汉族的长期交往、互动过程中，不断学习来的。其剪纸造型简练、古朴，线条流畅，富于浓郁的装饰趣和民族特色。

畬族剪纸根据用途一般可以分为刺绣底图剪纸和风俗礼仪剪纸两大类。刺绣底图剪纸一般以原色纸张剪成，用于刺绣鞋、帽、烟袋、围裙、包袱等生活用品上花纹图案时的底图。内容多为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花鸟、走兽、人物、吉祥图案等，尤长于剪刻鸟、兽、人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风俗礼仪类剪纸则常见于宗教活动和人死后做功德时的道堂布置，由祭师自备摹本，用专门的刀凿刻出各式图案，分层悬挂于灵堂上方。此外，在传统的喜庆活动等社会交往中，也常能看到剪纸。如婚礼活动中，来往的礼物多要贴上红纸剪成的“囍”字、“？茭”或双“？茭”形图案的剪纸；在寿诞活动中，则多用团“寿”字图案的剪纸。由于剪纸工艺所具有的特殊用途，至今在畬族村落中仍不乏剪纸高手。

木刻工艺曾经是畬族民间木匠的基本手艺。在畬族民间，多用于装饰木制家具（如桌、椅、床等），亦有少量保留在木构建筑之中。目前木刻工艺已在畬族民间失传，但在乡间还散存着一定量的精美的木刻工艺装饰品，从所能看到的留存物来看，畬族木刻工艺技术相当精湛，图案有花、鸟、走兽、游鱼、人物、山川等，刻工细致，层次感、立体感强，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一些民间文艺组织或个人正以多种形式进行收藏。

第九节民间歌舞艺术

民间歌舞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示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畬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山歌是畬族人民最为钟爱的音乐形式，无论曲调、节奏还是旋律，都反映了鲜明

的民族风格。其群众性舞蹈虽多失传，但在民俗典礼仪式中，仍能看到优美的畬族舞蹈的影子。

一、民间音乐

畬族的民间音乐非常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畬族的民间音乐可以分为民歌（声乐）和器乐两大类。

1. 民歌

畬族民歌也叫“山歌”“歌”等。畬族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以歌代”，因此民歌堪称是畬族音乐的代表，是畬族音乐的主要部分。畬族民歌可分为“歌”和“诗”两类：歌主要用于群众性盘唱，如拦路、迎客、“做表姐”等，强调旋律，重于修饰；诗则用于指定性的演唱，如婚仪中的闹洞房、行酒令、喷床、传花、送房令，葬仪中的“喝龙”，巫术道场中的“人神对话”等，演唱接近口语，节拍、句式、曲式自由。通常意义上，畬族民歌仅指“歌”这一部分。

由于畬族在历史上不断迁徙，分布的空间不断扩大。畬族民歌也受当地汉族的影响，在展中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闽浙调、罗连调、顺昌调和华漳调不同形态的四大音调区。¹

（1）闽浙调

闽浙调是广泛流行于闽东、浙南、浙西这一畬族最大聚居区的民歌音调，为五声音阶商调式，音高走向为“do、la、sol、mi、re”，旋律进行以宫音到羽音的六度大跳，徵音到宫音的五度大跳，而后迂回下行级进至主音为特征，一字一音，自由节拍。

闽浙调又可以区分为福宁调、霞浦排歌调、福鼎调、景宁调等各具特色的更小区域内流行的音调。福宁调主要流行于闽东福安、宁德、柘荣、周宁、霞浦、福鼎、闽北邵武、浙南泰顺、文昌、遂

昌富阳等地，其特点是音域向两头扩展有节奏相对固定，将一句中的七字歌词四三开，而后在三字间或三字末添一衬字，成平分的四音节，为起承转合的四句一段体。也有节拍无定，衬字添加相对自由，变化重复的平行式双句一段体。霞浦排歌调主要流行于闽东霞浦，浙江遂昌、平阳、丽水也有类似的旋法。其特点是大量加入衬词，导致一字一音均衡律动的破坏和歌唱性的增强并使词曲结构产生了特殊的不同步现象，曲式结构为单句变化体，每段由五乐句组成。福鼎调主要流行于闽东福鼎、浙江丽水、平阳、青田、泰顺、遂昌、武义、衢县、兰溪等地。其基本特点为句出现羽音的自由延长，句末以“sol、mi、re”收尾，词曲同步，为变化重复的平行式双句一段体。景宁调流行于浙南景宁、云和、浙西建德等地，其特点是省略了闽浙调音列中最主要的宫商音，落音于角，其旋法、结构与浙江化的福鼎调没有明显区别。

50.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19）

（2）罗连调

流行于闽东罗源、连江、福州及宁德飞鸾等地，属于五声音阶宫调式，音高走向为“sol、mi、re、do”，曲调多级进、小回绕以及四度、五度上行跳进，节奏始于拉长、紧煞，再接以平稳的一字一拍进行。***由两个独立的乐句构成，“羽音”仅作装饰性经过音出现，曲调清新动听。

（3）顺昌调

流行于闽北顺昌地区，属五音阶徵调式，音高走向为“mi、高音 re、do、中音 la、sol”，每句构成一个波浪型曲调线状。一字一拍，字字均以均衡连续短音唱出，除第三句紧接第四句外，第一、二、四句句末均出现长音，为起承转合四句一段体。闽北的建瓯，浙南的文成、云和、瑞安及浙西的桐庐的音调与此类似。

（4）华漳调

流行于闽南华安、漳平，闽北的建阳、光泽，浙江丽水、桐庐，安徽宁国等地，为四声徵调式，音高走向为“re、do、la、sol”，切分节奏。

除上述四大基本音调外，畬族民歌还有在个别地区流行的音调，如龙泉调、罗源调、古田调、南平调、永泰调、诏安调、潮州调等。畬族民歌的基本调式多样，但不同调型之间在以调式骨干音为基础的音高走向上，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各调式在节奏、节拍、旋法、曲式结构上，联系也非常密切。

虽然在一定聚居区内的畬族仅用一至两种基本音调，但在具体的演唱场合，却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变唱手法，增强演唱的表现力。如在畬族最重要的各种形式盘歌中，就常常采用改变节奏、落音、音列、移调、复调等多种不同的变唱手法。复调也叫“双音”“跟唱”“双条落”，是闽东宁德七都、八都、九都及霞浦等地畬族所擅长的一种二声部民歌，被我国著名音乐家郑小瑛誉为我国民歌中一颗“稀有的明珠”。

在实践中，畬民演唱民歌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其演唱方法可分为三种：一为假声，二为真声，三为真假声结合。假声唱法最具民族特色，被畬族民间所崇尚，认为“假声唱的是内音，音又高又能够开音转音”“清楚、透亮、省力，又传得远，一冲出来就有调调，叫人听了感到痛快”¹。真声被称作“平讲”，畬民认为真声是带着声调的“念讲”，而不是“唱”。因此在畬族社会中，根据不同的场合，真假声的使用就有差别。在“做表姐”、拦路盘歌、“难为迎亲伯”等场合，以吸引异性、娱乐性、增添热闹气氛为目的，歌声要好听，富有魅力，就必须用假声，或巧妙地运用真假声结合来演唱；而平常的传歌、哭嫁、哭丧、祭祖等场合，以传承“歌”、宣泄绪、通灵显圣为目的，则强调真实，不加修饰，故采用“不叫唱”的真声为主。

2. 器乐

畲族的器乐包括鼓角乐、鼓吹乐和锣鼓乐三类，各自有自己的演奏场合。

（1）鼓角乐

鼓角乐是畲族巫师在祈雨、祭祖、请神、驱邪等巫术道场中演奏的器乐。鼓角乐的乐器包括龙角、三音锣、铃刀、法铃和法鼓等。

龙角是用自然弯曲的软质松木制成，形似羚羊角，长 56~65 厘米。龙角中空无指孔，通过气流的震动来音，音高的变化主要靠口形和用气的大小来控制。龙角是畲族巫术道场中的圣物，它那略加游移的五度、四度音程的往返跳进、富有进击力的节奏和空旷辽远的音色，对扑朔迷离而具有威慑力的宗教氛围，起到了很好的渲染作用。

三音锣是三面大小不一的铜锣，也叫“三音”。每面锣都有一个固定的音高，分别出“董”“丁”“冬”三种不同的声音，是畲族巫师歌舞的重要伴奏乐器。

铃刀则是由五块铜板、一个铜圈串于梨形的粗铜线上与铜柄刀相连而得名，用于巫术道场和祭祖音乐中。演奏时摇晃铃刀、铜板相击而出“嚓嚓”声。

法铃和法鼓也是巫术道场不可或缺的道具和乐器。法铃以铜铸造，柄上刻有山字状的矛一支，摇晃而出“叮、叮”声；法鼓则以杉木为围，两端蒙以皮革，鼓径 36 厘米，高 38 厘米，鼓上多画有八卦图和煞字，用以威震服法。

51. 第三章畲族的民间文化（20）

此外，木鱼、大钹、小钹等也是畲族鼓角乐中的常规乐器。***

（2）鼓吹乐

鼓吹乐多用于婚丧喜庆场合，其演奏团体叫“吹班”“鼓手班”“十班”，因人数不同，“吹班”又有“大吹”（8人以上）和“小吹”（多为4人）之别。乐手在闽西畬族地区被称为“吹鼓手”“唢哩满”。

鼓吹乐的乐器有唢呐、二胡、京胡、竹笛、鼓、大小锣、木鱼等，演奏形式分为行奏和堂奏两种。行奏是在迎亲、送葬等场合中在行进中演奏；堂奏则是在室内的婚礼仪式、宴席前后、丧葬吊唁等过程中坐着演奏。畬族村落中“吹班”十分普遍，且有历代传承，在福安坂中洋坪畬村，“全村34户中有20余户都擅长此业”¹。所奏曲目多根据场合不同有所区别，常见的曲目有《总司令》《十月怀胎》《阳关三叠》等，多从汉族艺人那里学来。

（3）锣鼓乐

锣鼓乐主要用于歌舞中的伴奏，其乐器主要有鼓、钹、锣、钟4种，鼓和钹起着主导旋律的作用，锣和钟主要表现节奏。以闽西畬村的舞龙灯为例，行进中锣鼓乐的基本调为“咚—锵—咚、咚、锵—”，节奏比较舒缓；舞蹈中的基本调则变为“咚锵咚锵咚咚锵”，节奏显得紧密急促。

除鼓角乐、鼓吹乐、锣鼓乐外，山居的畬民在长期上山劳作的过程中，还就地取材，掌握了以叶为笛，自娱自乐的本领。叶笛多用柔韧性较好的嫩叶，放在唇中，通过吹气振动而声，通过嘴唇和气息的变化来控制音调变化。音色清脆嘹亮，宛如山中的百灵鸟，十分婉转动听。

二、民间舞蹈

畬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传统舞蹈与祭祀活动、婚丧节庆、生产劳动有密切联系，习俗性舞蹈和祭祀性舞蹈成为畬族传统舞蹈

的源头。直至明代，邝露在《赤雅》中对畬族祭祖时的舞蹈场景还做过专门记载。清代以来，畬族民间艺人还把畬族舞蹈场面绘制在祖图上，刺绣在特色鲜明的服饰上。但随着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加剧，畬族被迫四散迁徙，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传统舞蹈也难以得到广泛流传与展，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少见它们的踪影。以至于畬族被误认为是“没有舞蹈的民族”。

然而，畬族社会中并不缺乏传统舞蹈的元素。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经过文化部门的调查、掘、整理，陆续现了不少蕴藏于畬族巫师法事中的传统舞蹈，这些舞蹈既有祭祀时纪念祖先的，也有驱鬼祈福的；既有传师学师、丧葬安灵的，也有表现生产劳动和自然抗争的，内容十分丰富。其基本的动作风格特点是“踏、步、蹲”，不仅表演手势、蹲腿、独脚、抖肩、翻滚、旋转等舞技，而且造型独特，技术精湛，具有稳健、庄重、典雅、温馨、灵活多彩等风格。

1. 祭祀舞

祭祀舞是畬族祭祀祖先、神灵时所跳的舞蹈。盘瓠是畬族传统的始祖，从唐代开始畬民就有祭祀盘瓠的习俗。而每逢祭祀盘瓠都要跳“日月舞”“龙头舞”“龙伞舞”和“迎祖舞”等。“日月舞”，表现盘瓠开天辟地、造日月照人间的神话，男女演员各 4 人，每人左右两手分执道具日（红）月（白）模型，同声齐唱，“左手拿日太阳现，右手拿月照凡间；天上日月车车转，十二时辰分得正”。伴着锣、鼓、钹节拍，两手转动日月模型，左右穿梭，翩翩起舞。

“龙头舞”，表现祖先龙麒因帮助高辛帝平息外族侵犯有功被招为驸马的故事。跳舞队伍中有的捧祖图、有的举龙杖、有的举龙头。龙杖由房长擎举，龙头（4 个）由男女各 2 人相对而立，用两手合举，举上举下反复数次，以示崇敬。队形有原地跳动、行进姿势、左右穿插等。“龙伞舞”配合龙头行进，有跳跃动作，左右穿梭比较自由，随着有板有眼的锣声鼓点，边舞蹈边唱《盘瓠歌》。“迎祖舞”，表现对盘瓠王祖先的怀念。参与者手举各色布绸制的三角旗和弩、刀、牛角号等道具，舞时有箫、笛、唢呐等乐器伴奏，舞步比较自由，间以三步一回头式的动作，表示对祖先的怀念和无限敬

仰的心。

52.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21）

“铃刀舞”取材于汉族《陈靖姑》故事中的一段，经衍化而成。陈靖姑是唐代福州下渡人，年轻时因避婚往闾山学法三年，学得一身好本事，能驱妖除魔解除百姓灾难。“铃刀舞”主要在祭祖、迎祖或祈雨时跳，畬族巫师表演时，每人手执铃刀，奏板各一，铃刀刀柄有一串钱，铜钱的响声起着节拍的作用，用单肩和手、脚快速抖动，时左时右，舞姿摇曳柔美。

2. 驱邪祈福舞

驱邪祈福舞是在迎神驱鬼、祈福仪式中所跳的舞蹈。如“祈福舞”“奶娘催罡”等，都属于驱邪祈福的舞蹈。

“祈福舞”流传于闽东畬乡，是巫师表演的迎神、驱鬼、祈福的祭祀舞蹈。“祈福舞”是男扮女装的独舞，由巫师“奶娘”（即陈靖姑）于厅堂“行罡”表演，道具有草席、魔蛇、令牌、龙角、铃刀等。舞蹈分为“打案出厅”、抽兵马“行罡”“行九洲出山”三段，表现了驱鬼、求神、消灾添福的法事过程，意为消灾祈福心愿。

“奶娘催罡”也叫“奶娘踩罡”，是闽东畬族巫师进行驱鬼镇妖活动中的一段祭祀舞蹈，分净坛、请神、踩罡三个章节，通过日常生活节和生产活动的若干画面，塑造陈十四娘（又称奶娘，即民间传说中的妇幼保护神——陈靖姑）这个驱妖镇魔的女神形象。舞蹈主要道具号角和铃刀，配上三音锣为主的音乐伴奏，时而号角长鸣，时而铃刀点地，营造出声威震天、镇魔驱鬼的肃穆氛围。其舞步以“步罡踏斗”为核心，通过行罡步法达到驱魔赶鬼、求雨祈福、护佑平安等目的。这段舞蹈体现了浓重的畬族舞蹈及其音乐风格，奇特的舞步和舞蹈音乐，蕴含了诸多原始神秘色彩。“奶娘催罡”舞蹈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已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丧礼舞

畲族丧礼常伴有舞蹈。据史书记载，畲族“人死刳木纳尸其中，少长群相击钟，主丧者盘旋四舞”“击饶吹角，跳舞达旦”。闽东畲族丧礼舞多姿多彩，仅为死者超度亡灵，法师就要跳“造水洗坛”“造坛”和“造井”等十多种舞蹈。“造水洗坛舞”，法师身穿青袍，右手持摇铃，左手掌朝上，手指呈三足鼎立状，中间托一杯清水，法师绕大厅四周，口中念念有词，以忽蹲忽站的动作，随着缓急的铃声或慢或快地行进。同时将杯中的清水（俗称“神水”）洒向大厅的每个角落，表示洗坛、驱除邪气。“造坛舞”，意为为死者造房建屋的舞蹈，法师右手持摇铃，左手持“奏板”，手舞足蹈，法师以其细腻的舞蹈来表现造房的整个过程，整个舞蹈的动作变幻无常，造型优美。“造井舞”，法师左手擎竹枝神幡，右手持铃刀。舞蹈以足踏“九宫”（即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宫、六乾、七兑、八艮、九离）的反复动作，左右两手轮换一上一下，不断翻动，左右两脚一前一后屈蹲而行，整个身体随着手脚的动作和弯转，犹如抡镐刨土、掘地造井，舞姿刚健自然，节奏清新明快。浙南畲族为死者超度亡灵，要跳“统兵舞”，舞者6人，均身强力壮，身着单衣，腰扎红带，手持龙角神刀，动作威武激烈，语粗犷，声色俱厉，有跳有唱，伴装搜查暗藏的“阴兵”，将其驱赶出家门，以保丧家平安。总之，畲族丧礼舞，多表现对亲人的追思和告慰死者的亡灵，或驱除邪气，祈祷子孙平安。

“耙槽舞”则是贵州畲族独有的一种丧葬舞蹈，集祭祀、娱乐为一体。一般只用在去世老人（36岁以上）的葬礼上。活动时间为死者下葬的头一天傍晚至下葬（当地叫“上山”）之前。耙槽舞因代代相传而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序和节拍。其程序主要分为祭祖、跳舞和结束三部分，参加人员仅限男六七名。开始跳舞前，先由一位巫师（当地称“道师”）进行祭祖。在跳舞的场坝边上燃香三炷，烧纸三张，口中念念有词，其大意是“列祖列宗，某某人已去世，即将跟随你们而去，现在我们按传统习俗为他（她）跳耙槽舞，把他（她）送到你们身边……”然后，将一个生鸡蛋放入耙槽

内，由巫师执棒将其连壳冲烂（当地人认为如不冲烂鸡蛋，则对跳舞者不利，鸡蛋在当地往往被当做“收蛊”“喊魂”等必备之物），最后将粑槽翻扑于地，跳舞开始。粑槽舞的分工为击木鼓、铜鼓各一人（多为老者），冲粑槽跳舞为4人（多为青壮年），必须在木鼓的指挥下进行，而打击木鼓有一套固定节拍，大多以口诀的形式代代相传，时而击鼓面，时而击鼓身，击鼓面时，跳舞者用木棍冲击粑槽底部；击鼓身时，跳舞者用木棍击打自己左或右跳舞者的木棍，往往有跟不上节拍的被同伴用木棍打在身上，引来旁观者的一阵哄笑。整个舞蹈分为上下各12小节，在每一节终了时，要按其节次绕粑槽转圈，同时以棍相击。舞到酣处，只见棍棒翻飞，鼓声粑槽声震天，舞者大汗淋漓，甚为壮观。通常跳完一次需要一个半小时，所以一般体力不支或手脚不灵活者往往望而却步。跳舞一直要延续至深夜，有时甚至到天明，在送亡人“上山”前还需再跳一次。最后一次跳完，舞者需合力将粑槽翻回来，然后齐声说道：“公（太）得去了。”意为死者已带着祝愿随祖先而去。这时，死者方可被抬去下葬，整个过程结束。

53.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22）

4. ***生产劳动舞

畬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作了许多反映生产劳动的传统舞蹈，比较著名的有“猎步舞”和“栽竹舞”。“猎步舞”也叫“踏步舞”，舞蹈时由4个男子扮演猎手，他们身穿畬族传统服装，整个舞蹈自始至终随着锣鼓点不断变换节奏，表现了畬族祖先狩猎时与野兽勇敢搏斗的景，富有生活气息。“栽竹舞”是反映畬族种竹和用竹造纸过程的舞蹈。表演者按锣、鼓、钹的打击节奏，边舞边唱。舞步以“小跳步”和“踏步蹲”为基本步伐，手脚同时顺着左右进退的韵律不断转圈，动作轻快明朗。歌词叙述栽竹、砍竹、浸竹、烈浆，直至制成纸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反映着畬民劳动的艰辛和洋溢着喜悦的心。

第十节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承和表述，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畬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几个省份出现，为我国东南山区的开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畬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畬族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项目被列入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其中畬族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有3个（其中一项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分属福建、浙江两省。



2008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 510 项，畬族入选 4 项，浙江、福建各有两项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



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各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规、条例的要求，从 2005 年开始，福建、浙江等省陆续公布了几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些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许多畬族文化遗产被列入其中。

1. 福建畬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5 年 10 月 31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霞浦畬族小说歌、闽东畬族婚俗等 101 个民族民间艺术项目被列入名单，受到重点保护。其中畬族文化遗产有 7 项，这些文化遗产分别是：

霞浦畬族小说歌（宁德），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

福建畬族民歌（宁德畬族二声部山歌“双音”、宁德畬族歌），民间音乐类；

宁德畬族奶娘催罡巫舞（宁德），民间舞蹈类；

福安银器制作工艺（宁德），民间手工技艺类；

闽东畬族婚俗（宁德），人生礼俗类；

宁德畬族三月三节俗（宁德），岁时节令类；

福鼎双华畬族二月二歌会（宁德），是与上述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54. 第三章畬族的民间文化（23）

2007 年 8 月 28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畬族山歌等共计 98 项入选。其中属于畬族文化遗产的有 5 项，分别是：畬族山歌（福州），民间音乐类；八井拳（福州），杂技与竞技类；畬族苎布织染缝纫技艺（福州），传统手工技艺类（30 项）；畬族传统医药（福州），传统医药类；畬族传统服饰（福州），民俗类。

2009 年 5 月 31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 82 个民族民间艺术项目被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宁德市霞浦县畬族武术（盘柴槌）入选。

同时公布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扩展项目名单共 6 项，其中畬族文化遗产有 3 项，分别是：漳州市华安县畬族民歌（华安畬家民歌），传统音乐类；南平市延平区畬族民歌（岭炳洋畬歌），传统音乐类；福鼎市畬族歌会，民俗类。

2. 浙江畬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5 年 5 月 27 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4 个民族民间艺术项目列入重点保护名录。其中属于畬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2 项，分别是：畬族民歌（景宁畬族自治县），民间音乐；景宁畬族祭祀仪式（景宁畬族自治县），民俗风类。

2007 年 5 月，浙江省政府公布了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共计 10 大类 225 项。其中畬族的文化遗产有 7 项，分别是：畬族叙事歌（松阳县），民间文学类；畬族民歌（建德市），民间音乐类；问凳（景宁畬族自治县），杂技类；畬族彩带编织技艺（景宁畬族自治县），传统手工技艺类；畬族医药（丽水市），传统医药类；畬族三月三（景宁畬族自治县、武义县），民俗类；畬族婚俗（景宁畬族自治县），民俗类。

2009 年 6 月 23 日，浙江省政府公布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又有共计 246 项民族民间艺术项目受到保护，其中畬族项目 6 项：畬语（景宁畬族自治县），民间文学类；赶野猪（景宁畬族自治县），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操石礲（景宁畬族自治县），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畬族服饰（景宁畬族自治县），民俗类；抢猪节（景宁畬族自治县），民俗类；畬族婚俗（泰顺县、龙游县），民俗类。

此外，还有泰顺县、云和县的畬族民歌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

3. 安徽省畬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 年 5 月公布的安徽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两项畬族非物质文化项目被列入保护。它们分别是：云梯畬族民歌（宁国市），传统音乐类；畬族婚嫁习俗（宁国市），民俗类。

4. 广东省畬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6 年 6 月 18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潮州的畬族招兵节被列为民俗类保护项目。

5. 贵州省畬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 年 5 月 29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麻江县的畬族凤凰装被列为民俗类保护项目。

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有效保护畬族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推出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名录外，畬族聚居的市（县）也纷纷行动起来，制订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目前，在浙江、福建等省的畬族聚居县（市），都陆续制定了各项制度和措施，认真贯彻国家和省政府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見，并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各自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如畬族人口聚居最多的福建省宁德市，已经将宁德畬族歌、福安畬族银器制作等 10 个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景宁畬族自治县自 2006 年 6 月公布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以来，先后审核并公布了 4 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共 83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列为保护对象，其中畬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超过 1/3。

与国家级、省级和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相配合，各级政府还批准建立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同时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各省、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规定，认定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公布和传承人的认定，为畬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55.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1）

由于长期杂居相处，畬族的社会文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相当明显。***在一些方面与汉族差别不大，如亲属的称谓制度和祠堂的

组织结构，就与当地的汉人十分接近。但在另一些方面，畬族社会文化仍体现出较明显的民族特色，如祭祖仪式、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独特的“谱名”与“法名”、对同族人的心理认同、特色浓郁的婚俗、特殊的节日与禁忌风俗等，都向我们昭示了一个民族深层的群体记忆。

第一节传统社会组织

在长期的杂居互动中，畬族的社会组织深受周围汉族，特别是客家人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有浓厚的宗族与血缘意识，有很强的社会伦理观念。在这种社会观念的影响下，祠堂（宗族）和“房”构成了畬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

一、祠堂

祠堂也叫宗祠，它的基本含义有两点：一是指特定的建筑，是供奉、祭祀共同祖先和具有共同祖先的人群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因常用祖先留下的老房子作为这种特殊的场所，因此许多地方祠堂也叫“老屋”；二是指特定的人群，即由具有共同祖先的同聚落父系血亲所构成的宗族群体。作为祠堂建筑的和作为有共同祖先的人群所组成的宗族，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由于共有的祠堂是宗族最显著的标志，因此在畬族社会中，一般用祠堂指代宗族，同一宗族的人也就是同一祠堂的人。

畬族的祠堂传统上设有族长一人，由辈分最高、年纪较大、办事公正、有一定威信的老人担任。族长按习惯作法主持或负责处理族内和族外的各种社会纠纷，负责管理族内公共事务，如收缴族租，掌管族账，执行族规，给晚辈分排辈分，主持修谱事宜和祭祖活动等。自清末以来，由于畬族居住分散，族长无法兼顾各村人的事务，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已没有多大的号召力。因此，又出现了地方性的“自然领袖”，这些“自然领袖”虽无明确的职责，但一般都是有能力、有威望、办事公正、能服众的人。本族内部的事务，有一部分已由“自然领袖”代理了，如举凡和外族打官司、内部生纠

纷、兄弟分家等都请“自然领袖”来评理或调解。无形中族长和“自然领袖”有了分工，如非涉及整个祠堂利益的事，一般都交由“自然领袖”处理，但族长及族中长辈，仍颇受族人尊敬。

祠堂拥有宗族公产，如田地、山林等，其经营收入主要供祭祀之用。但在举村、举族办学的地方，也多有划出部分族产收入，用以延请塾师和族中子弟考学。有些宗族甚至还专门设立奖励基金，奖励学有所成的族中子弟。

在畬族地区，各姓宗族都有一担堪称畬族神器的竹箱。一个竹箱里放置的是香炉、红布袋（内放木制神像头）等，另一个则放置祖图画像（也叫“长联”）。轮到哪家祭祖，就挑竹箱到其家，供祭祖之用。祭祖时堂上挂起祖图，供人观赏，祖先香炉则有木板垫衬，置于祖图前，以受香火。

祖杖是畬族的宗族象征。每个祠堂都有一支“祖杖”，亦称“盘瓠杖”“龙头”。此杖用树根一支雕琢而成，长约 60 厘米，端雕有似龙头的盘瓠头像。“祖杖”通身涂以朱漆，杖饰以金箔，上系若干代表该族人丁的红色布条，布条数视该族人丁多少而定，一根布条代表一个丁口，在举行成丁仪式时系上。“祖杖”平时由各支宗房长珍藏，在举行祭祖活动时，将它放置在香炉右侧，供人祭拜。每逢宗房中生重大事件，族长也要出示“祖杖”，向后辈儿孙进行教诲，并处理争端。

族谱是畬族祠堂共同体存在的文字形式，也是畬族民间“敬宗收族”的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畬族民间各宗族都非常重视对族谱的修订，多由族长亲自主持。族谱的内容包括盘瓠传说、本族源流世系、族籍登记、先贤礼赞、界址墓图以及族规家训之类，各地族谱大同小异。

宗族最重要的活动是每年的祭祖活动，传统上一般在冬至和清明各祭祀一次，有的则在端午节或中秋节进行。畬族祭祖活动的仪式相对简单，由主持祭祀的族长宣布，然后鸣放鞭炮，悬挂祖图，

向祖宗三叩头。祭毕，上了族谱的人在祠堂里聚餐。席位的安排是：老辈上辈坐席，男人坐上位，妇女坐下位。没上族谱的人不得聚餐。餐后每人可分到两块约有四两重的猪肉。

56.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2）

二、“房”

“房”也叫“宗房”“房头”，是祠堂的下设组织，仍按血缘的亲疏组成。一般来说，宗族始祖有几个儿子，便可以拆分为几房。因此，“房”实际上就是宗族之下同一支脉的男系血亲的聚合。同一支脉的人为一房，称为“共房”“介寮”（即一家人的意思），同房的人一般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同一血缘关系亲属居住的自然村。根据各房始祖在兄弟中的排行，这些“房”又以“大房”“二房”“三房”等相称。为了彰示这种血亲关系，有的“房”在族谱之下，还修有房谱。

祠堂的组织基本上是不变动的，房是可以变动的，为了分别近亲，老房内亦可分有新房，新房包括若干代无定例，视人数繁衍多寡而定。当人丁展到比较多时，为方便辨别血缘亲疏，由血缘关系较近的人另组新房。

当某一姓人从当地迁出到新的地方居住后，如人口繁衍不多，或在新地方居住的年代不长，一般是不另立祠堂的，仍然作为一个“房”的组织迁出，与原迁出地的祠堂保持联系，无论祭祖还是修房谱，都得到原迁出地的祠堂办理。如果迁出后人丁兴旺，支派繁衍，在新地方居住的年代又很久远，则可以从原迁出地的祠堂中分出一支谱牒来，另立宗谱，另建祠堂。以后这一支的人就不必再向原迁出地的祠堂祭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就越来越疏远了。但一些人丁兴旺的房，在不脱离宗族祠堂的同时，也设有房的“老屋”，作为祭祀同“房”祖先神灵的场所。

过去，畬族的祠堂和房组织具有很大的势力，它是维系畬族社

会正常运转的关键。但从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由于推行保甲制度，使畲族内部祠堂组织的族长制度逐渐失去原有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畲族传统的祠堂和“房”等民间社会组织与汉族地区一样，作为封建残余被限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族“祠堂”和房族势力更受到沉重打击，一些祠堂老屋被充公，许多宗族的族谱、家谱被付之一炬，畲族人之间的祠堂关系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一定反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建设成为整个国家的中心。宗族联谊不仅有利于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寻根问祖、回乡投资，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宗族活动重新获得政府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20 世纪末以来，畲族的祠堂又重新活跃起来，成为民族和宗族进行联谊和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组织力量。

三、禁山会与路会

在畲族聚居的地区，除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外，还有专门性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禁山会和路会。

禁山会是畲族为保护山林而自成立的民间性社会组织。畲族居住地区油茶山比较多，对油茶的管理上普遍建立此会。每年油茶采摘前，即开会研究确定，并规定油茶采摘时间，不许提前，一般要在霜降前 3 天，禁止私自采摘。每户派人轮流看山，每天早晚都站在山坡高处瞭望看护。同时，禁山会还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制定违反禁约的处理办法等。

路会是畲族以修路为宗旨的一种民间社会组织。浙南一带的路会一般由各村崇尚慈善事业的人自行组织，合资置少量不动产。路会的参会会员（俗称“会脚”，内有石工、泥工）聚会必须自带修路工具，供给伙食，不工钱。如逢大面积塌方则集中力量数天修路，直到竣工。闽西山区畲族的路会则比较松散，当现出村进寨的道路

毁坏或被茅草阻塞时，村中热心公益事业、有威望的老人便会出面组织，全村居民大都会群起响应，自带锄头、刀具，铲除路边的茅草，清理崩落路面的乱石、泥土和杂物，填好毁坏的路面，使道路重新畅通，方便村民出行。活动时间多为农闲时节。

第二节 家庭礼仪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畬族地区，家庭是构成宗族（祠堂）和“房”的基本细胞。畬族家庭一般以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为主，家庭成员的分工比较明确，男女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父母长辈受到尊重，舅父在家庭纠纷的处理上具有较高的地位。

57. 第四章 畬族的社会文化（3）

一、家庭形态

家庭形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从家庭的人数和代际数量来看，可以把家庭区分为大家庭和小家庭；从家庭分子继嗣传承的角度，可以分为父系家庭、母系家庭和双系家庭；从新家庭建立后随居方的选择来看，可以分为从夫居家庭、从妻居家庭和独立居住（也叫“新居制”）家庭；按照家庭代际层次、已婚夫妇对数及其亲属关系状况，则一般可以区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三种基本形式和其他变异形式（比如配偶离异、死亡等残缺家庭）。

在畬族社会中，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的基本单位。家庭以由双亲及子女组成的主干家庭为主，但也有部分与已婚子女同住的。畬族民间谚语说：“树大分丫，儿大分家。”明显地体现畬族人的家庭观。因此，畬族社会中数代同居的家庭较少，三代同居的多独子户。女子婚后从夫居，所生孩子从父姓。兄弟娶妻或生男育女后家庭人口展较多时就分家，其中也有因妯娌不和、婆媳不睦而分家的。若家庭人口不多，兄弟和睦，原则上不分家；若兄弟不和，不论人口多寡都分家。父母在世时分家，父母留产业，

有的将父母分开，各跟一个儿子；有的父母自己住在一起，生活由各个儿子共同赡养。

二、家庭分工

家庭既是社会的消费单位，也是社会的生产单位。在家庭中以谁为家长，如何进行家庭生活生产的合理分工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特征。

畬族是一个父系社会，虽然畬族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家庭中基本上以男性为家长。但如果夫死子幼，则主妇可以继任家长，待儿子长大成人后，再将家长的位置让给儿子。家长的主要职责对内是管理家庭的经济收支，筹划生活的需要，安排农事生产的分工；对外则全权代表家庭处理对外事务。家长的意见家庭成员一般都得尊重和服从。

畬族男女都参加劳动，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多岁的老人，都参加农业生产。男女之间有着一定的分工：一般犁田、耙田、播种、打猎、烧炭、打场、茶叶加工等重活由男子来做；妇女负责拔秧、除草、收割、采茶、砍柴、饲养家禽家畜、纺苧线、织苧布及煮饭、做菜等家务劳动。锄草、收割、挑谷、舂米等都是男女共同操作的。特别是畬族妇女一向有爱好劳动的习惯，不但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而且终年参加田间劳动，“耕耨佃田，咸藉其力”¹，是农业生产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向高山夺地，筑成了层层梯田，耕、织、樵、采，无不插手。一般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能挑百来斤的担子，妇女的劳动时间比男子长。妇女即使在妊娠之中，肩负百余斤，走数十里路，也一点不觉得费力，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在社会交往中，畬族家庭中也存在一定的分工。一般亲友的孩子出生、做满月、周岁、结婚等人生礼仪，多由妇女出面祝贺；对亲友受伤、病痛等不幸事故，也多由妇女出面慰问；在亲人去世时，哭丧的任务也由妇女承担，但抬棺、请巫师等事，则由男人解决；在婚姻缔结中，议亲、定亲和迎亲等重大事项，也由家族中男人做

主。

三、财产的继承与分配

畬族的财产分配主要以男性为主，妇女无论已婚还是未婚都没有财产继承权。但在某些地区的畬族中，女子和男子一样享有财产继承权。畬族家庭人丁单薄或有女无子者可招赘，赘婿一般都得改从妻家姓，才能继承财产。畬族一般为父系小家庭。分家时先把山地、田场、家产评比，然后按照儿子的数量进行平均分配。分配财产时，如果父母健在，一般都留有父母的“养老田”，“养老田”在父母死后作为公产，以备轮流祭祀之用。如果长子已经生子，则分配财产时，要专门给长孙分一份，称作“长孙田”，一般不得超过财产的1/10，是长孙读书用的。如果长子尚未生育，则分财产时长子可以适当多得一些，但最多不得超过其他兄弟的一倍。

58.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4）

畬族分家一般由父母主持，舅父、族长、“自然领袖”和亲房长辈都有权参加并表意见。在进行财产处理和赡养关系确定时，舅父的意见受到普遍的重视，多数会被采纳。

四、妇女的家庭地位

一般来说，畬族妇女的家庭地位要比汉族高。尽管家长在家庭内外事务中具有决定权，但凡是涉及家庭的重大事宜，妇女有权过问，有时妇女可以直接参与决断。虐待妻子的家庭暴力事件，在畬族社会中极少生。当家的妇女，尤其是大家庭中的女性长辈，对家中的大小事都有举足轻重的权和决定权。有些畬族村落的女子享有继承权，招赘的女子与其兄弟平等分享家产。丈夫过世后，妻子有权支配先夫的财产，并可自主招夫入赘。

“做娘家头”是畬族地区比较普遍的传统习俗。在闽东、闽西、浙南一带的畬族地区，女儿出嫁后如受夫家虐待，可回娘家哭诉。

娘家便组织亲房叔伯、母舅等数十人到女婿家理论，直到女婿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重犯为止。“做娘家头”所生的路费，要由女婿家承担，并可任意烹食女婿家的鸡、鸭、鹅、猪等家禽家畜，其他人无权干涉。“做娘家头”对女婿家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畲族地区很少生虐待妇女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娘家头”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庭调解方式，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妇女权益的作用。

但因受周边环境的影响，畲族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也不少见。很多地方的畲族女性，不论婚否，都没有继承权。儒家思想对畲族地区的影响也比较深入，不少畲村制定的家规、族规，都对畲族女性进行了严格的束缚。如闽东大林村《钟氏族谱》内的《家范》就说：“闺门之内，肃若朝廷，家道清白，实始于此。二南之化，本于正家，正家之道，先于妇人。”福安柄东山《雷氏族谱》则要求妇女“出作入息，以安本业，并要勤俭治家，及敬奉舅姑”。有些畲村寡妇再嫁时，会受到亡夫亲属的百般刁难等。

五、舅父的特殊地位

所谓“天上雷公，地上舅公”，在畲族家庭中，舅父有着特殊的地位。在畲族社会中，甥辈出生必须先向舅父报喜，舅父要比其他亲戚多备贺礼。在外甥的“满月酒”宴席上，舅父未入座，其他人不得入座；甥辈的婚姻大事，舅父有权过问。外甥结婚，夫妇应向舅父跪拜。婚礼宴席中，舅父之席为席，舅父坐位，称为“坐大位”。舅父入席，其他宾客方可入席，舅父离席，则鸣炮散宴席。在酒宴过程中，新婚夫妇一般不向父母敬酒，但一定要向舅父敬双杯酒。外甥女出嫁前，要先到舅父家“做表姐”，出嫁时，舅母要为外甥女穿袄着裙戴凤冠，并由舅父抱上花轿。甥辈夫妻失和，一般也要请舅父出面调解。

外甥分家时，舅父是当然的参与者，有时甚至出面主持。外甥犯事，舅父有权管教和体罚，外甥不能顶撞，如忤逆父母，还必须向舅父下跪认错。母亲过世时，外甥需火速向舅父报丧，在舅父到

来看过之前，不得入殓盖棺，否则就要“闹丧”，甚至报官处理；舅父赶来吊丧，外甥需下跪迎接，丧事的安排要得到舅父的认可。

上述种种况，充分体现了舅权在畲族社会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第三节交往礼仪

畲族是个讲究社会礼仪的民族，在畲族社会中，尊老爱幼，讲究礼节是最基本的社交习俗。具体来说，畲族的社会交往礼仪涉及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举凡待客、送礼、走亲访友等，都十分注重细节，重义，轻物利。

一、待客礼仪

畲族群众热好客，不论来客路途远近或亲疏与否，常常是一家来客，邻居乃至整个宗族的男女老少都热招呼 and 接待。

以茶待客是畲族人基本的待客之道。有客人到门，都要先敬茶，一般要喝两道。有一种说法：“喝一碗茶是无茶。”还有说法：“一碗苦，两碗补，三碗洗洗嘴。”客人只要接过主人的茶，就必须喝第二碗。如果客人口很渴，可以事先说明，直至喝满意为止。若来者是女客，主人还要摆上瓜子、花生、炒豆等零食。

59. 第四章畲族的社会文化（5）

饮茶毕，主人常备上好酒好菜为来客接风洗尘。对于贵宾，一般要宰鸡相待。款待客人时，主人的同宗亲人或邻居常主动上门同主人一起陪客人饮酒。如果事先不知道，临时登门碰上，就要主动上前向客人打招呼表示欢迎，并主动入席陪伴。如遇急事要走，也要上前提酒壶为自己和客人各斟一杯酒，然后自己举杯先饮，再劝客人，饮完再加说明，方可离去。否则，不但客人会认为没礼貌，而且也会引来主人不畅快。畲族的规矩是陪客饮酒的人越多，说明

主人所在乡村兴旺、亲族团结。陪客饮酒时，依据客人酒量，不强劝酒。

畬族自古有唱山歌接待来客的风俗。见村里有来客，村民亦不约而至，唱山歌欢迎，尤其青年人特别活跃。唱歌会客仪式，先由主人唱有关欢迎客人到来的山歌，即称“开歌头”。“歌头”开过，便是你来我往的赛歌。赛歌忌只唱到半夜，因此多唱到天亮方休。赛歌不仅比歌唱数量，而且也比歌的内容。赛歌时，一般唱流传山歌，也有不少是临场挥，随编随唱。最有趣的是唱谜歌。先唱者唱谜面，而回唱者须答谜底，答不出谜底的，算为输歌。如主人输歌，客人便唱无肚才之类歌，嘲笑对方；若是客人输歌，主人亦唱同类歌嘲笑对方。年轻人赛歌尤为活泼，赢的一方用小竹枝打输的一方，或用锅底灰抹对方的脸，引哄堂大笑，增加热闹气氛。赛歌时不论如何恶作剧，均被视为亲密友善，从不被误解生气。

二、礼尚往来

畬族社会中，强调礼尚往来，大凡遇到婚丧喜庆、起房乔迁、寿诞生育、考学高中等民俗事件，都免不了随俗送礼，以示关心、关注，密切友、亲。畬族民间称之为“人世故”。

传统上，畬族社会交往中的送礼多以实物为主，注重应景、实用。一般婚庆、乔迁场合，送礼多为布匹、家居用品，所送布匹上贴用红纸书写的吉利语，如“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花开并蒂”“万代基业”“华堂生辉”等，并注明送礼缘由和送礼者的姓名，悬挂在厅堂两壁，民间也称之为“幛子”。一场事做下来，主人收到的幛子越多，厅堂挂得越满，主人就越觉得体面；寿诞则除“幛子”外，还送贴有“寿”字剪纸的鸡蛋、面条，较亲近的亲属还送一只大公鸡；看望病人和产妇，也多用公鸡、鸡蛋、冰糖等礼物进行慰问；一家子弟考学高中，亲友也多会送红包祝贺。

鸡蛋和家禽家畜是畬族送礼时常用的礼物。送鸡蛋时，一般都用5个、9个或12个，忌用双数或7数。收礼时，一般不能全收，

必退还送礼者一部分，俗称“有来有回”。一般采用收 5 退 2，收 9 退 4，收 12 退 3 的原则。公鸡是最珍贵的礼物，闽西畬族风俗则用阉鸡为礼，多在重要场合的近亲中馈赠，如出嫁的女儿给父母拜寿、近亲病重或上体受伤等。如遇这些重要场合，家中又没有饲养公鸡，则一般也可以以兔子代替。家禽家畜中可用来作礼物的，也只有鸡和兔，鸭、狗之类，俗不用为礼。

对于患病、生育期间亲友的慰问或祝贺，畬族民间多在病初愈、产妇出月之后，设宴表示感谢。由于这种宴席相对比较简单，所请也多为女客，闽西一带的畬民称之为“请食茶”。闽西北三明一带畬族的茶宴确有擂茶相待，但在长汀、上杭一带的畬族中，茶宴实质上就是比较简单的酒宴，而非真的请亲友到家中喝茶。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展，畬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有改善，社会交往中所用礼物也多用红包代替实物，钱数 30 元、50 元、60 元、100 元、120 元、200 元、300 元、500 元不等，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有区别。但也有数人凑钱送较大的家用电器，如冰箱、微波炉、电视等作为礼物的。

第四节 亲属称谓

所谓亲属称谓，是指具有血统与婚姻连锁关系的亲属之间的称谓。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亲属制度，即便是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也是如此。与此相对应，每个民族也就有与其特定的亲属制度相对应的亲属间的称谓规则，这就是亲属称谓制度。在畬族地区，亲属间的称谓实际上可区分为两个系统：书面亲属称谓系统和口语亲属称谓系统。这两个系统的亲属称谓适用场合、称谓用语各不相同，但却相辅相成。

60. 第四章 畬族的社会文化（6）

一、书面亲属称谓系统

书面亲属称谓是一种正式的亲属称谓，一般只在正式场合的书面使用，如书写请柬、书信、“幛子”、讣告等文本时，一般采用书面亲属称谓。***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引荐场合，也多用书面语，如“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堂姐”等。

畚族的书面亲属称谓与汉族基本相同。按照汉族的亲属制度，亲属系统一般可以区分为宗亲（指同祖同宗的亲属）、外亲（指女系血统的亲属）、妻亲（专指丈夫与妻子各自亲属）三类。亲属称谓也根据不同的亲属类别进行区分。实际上，这些类别又可以进行更细的划分，如宗亲中，可分为直系宗亲、旁系宗亲、近亲与远亲等，分辨起来是比较困难的。这些称谓大致按长辈、平辈、晚辈简列如下。

1. 长辈亲属称谓

祖：（王父、祖父）父之父。（王母、祖母）父之母。（曾祖父、母）祖之父、母。（高祖父、母）曾祖之父、母。（上五世即从本位起，上及父、祖、曾祖、高祖）。

世父（伯父）：父之兄。

叔父：父之弟。

世母（伯母）：世父之妻。

叔母（婶）：叔父之妻。

姑（姑母）：父之姊妹。

姑父：姑之夫。

从祖祖父（伯祖父、叔祖父）：父之伯叔。

从祖祖母（伯祖母、叔祖母）：父之伯母、叔母。

从祖父（堂伯、堂叔）：父之从兄弟。

从祖母（堂伯母、堂叔母）：从祖父之妻。

族曾祖父（族曾王父）：祖父的伯叔。

族曾王母：祖父的伯叔之妻。

族祖父（族祖王父）：族曾祖父之子。

族父：族祖父之子。

外祖父（外王父）：母之父。

外祖母（外王母）：母之母。

外曾王父：外祖父之父。

外曾王母：外祖父之母。

舅（舅父）：母之兄弟。

舅母（妯子）：舅之妻。

从母（姨母、姨）：母之姊妹。

姨父：姨母之夫。

外舅（岳父、岳丈、丈人、泰山、岳翁）：妻之父。

外姑（岳母、丈母、泰水）：妻之母。

舅（璋、公）：夫之父。

姑（婆）：夫之母。

姑璋、舅姑：夫之父母（俗称公婆）。

2. 平辈亲属称谓

嫂：兄之妻。

弟妇：弟之妇。

族兄弟：族父之子。

私姊：妹之夫。

中表（姑表）：父之姊妹之子女。

从母兄弟、从母姊妹（姑表兄弟姊妹、姨表兄弟姊妹）：母之兄弟姊妹的子女。

中表（姨表）：姨之子女。

姨（姨子）：妻之姊妹。

伯叔（大伯、大叔子）：夫之兄弟。

小姑子：夫之妹。

娣妇：夫之弟妇。

姒姆：夫之嫂。

娣姒、妯娌：古之弟妇与嫂的简称。

娅、连襟（襟兄、襟弟）、两乔两婿互称。

3. 晚辈亲属称谓

曾孙：孙之子。

玄孙：曾孙之子。

来孙：玄孙之子。（下五世指从本位起，下主立孙）

从子（侄）：兄弟之子。

从女（侄女）：兄弟之女。

从孙：兄弟之孙。

甥（外甥）：姊妹之子。

女婿（子婿、婿）：女之夫。

妻侄：妻之兄弟之子。

畬族是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在长期与汉族杂居相处的过程中，逐渐通用汉字汉文，作为书面语的亲属称谓，也就基本照搬汉族现成的这套亲属称谓系统。

二、口语亲属称谓系统

口语亲属称谓是现实生活中对亲属关系的口头表达，或者说是亲属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称呼。口语亲属称谓不如书面亲属称

谓正式，但更为亲切、随和。

在畲族地区，在长辈、平辈和晚辈中，口语称谓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一般晚辈忌讳直呼长辈姓名，平辈晚辈则不限。

闽东、浙南、闽南等地的畲族，一般直系长辈的称谓多冠以“阿”字头，如父亲称“阿爷”，母亲称“阿娘”，祖父称“阿翁”，祖母称“阿驾”。闽西与客家杂居的畲族一般通称祖父为“爹”（da）、父亲为“爷”（ya），母亲为“奶”（nen），但在实际生活中对父母的具体称呼五花八门，如按父亲在兄弟中的排行，称为伯伯、二叔、三叔，或简称为“伯”“二”“三”，以此类推，如父亲是其兄弟中的老幺，则称为满叔或满，也有称“爸”“长”（chang）等等；对母亲的口头称谓也同样如此，有称“奶”的，有称“嫂”的，有称“妈”的，也有称“姑”的等，甚至还有直呼母亲的名字和绰号的¹。

61. 第四章畲族的社会文化（7）

旁系长辈的称谓则通常依长幼次序称呼，如大伯、三婶等。对外亲的长辈，根据外嫁姐妹生育状况，称谓有差别。生育前一般称姐妹的公公婆婆为亲家、亲家母，生育后则随外甥称呼为“爹”（da 爷爷）、“驾”或“嬷”（奶奶）。其他外亲长辈的称谓也同样出现变化，生育前随外嫁姐妹称呼，生育后则随外甥称呼。妻亲的况与外亲类似，虽本人对岳父母仍随妻子称爸、妈，但家人随小孩的出生对亲家的称谓就出现了差异，改随小孩称公爹（外公）、阿驾（外婆）。

直系平辈按长幼区分，称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但对兄弟也常常直呼其名。旁系平辈也有用大哥、二哥、大嫂、二嫂相称的，但主要以乳名相称。妻亲的平辈在小孩出生前后有明显区别，如妻之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在小孩出生前一般直呼其名，或跟妻子称大哥、二哥、三妹、大嫂，小孩出生后则改随小孩称舅舅、舅妈、姨、姨夫等。丈夫提到妻子时多称“我的布娘”，实际上“布娘”是对

妇女的统称，就像汉族妇女称自己的丈夫为“我的男人”一样。

由上可见，孩子的出生对畬族社会口语亲属称谓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晚辈的称呼，则不管宗亲、外亲还是妻亲，一般都直呼其乳名或使用昵称。

第五节 诞生习俗

诞生习俗也叫诞生仪礼，是人生的第一大礼，在人生诸礼仪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从所包含的内容来看，诞生仪礼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长的持续过程，包括孕育期和诞生期的所有习俗。具体而，畬族的诞生仪礼包括求子习俗、孕期习俗、分娩习俗、诞生后习俗等。

一、求子习俗

畬家民间对香火的承接十分重视。一个妇女如果婚后多年不能生育，那么她在家庭和社会上就会受到种种歧视。因此，一般妇女婚后两三年没有生育，就会通过各种办法求子。

在畬族与客家杂居的闽、粤、赣交界地区，送子观音和吉祥菩萨是当地人们普遍信奉的生育神，而尤其以吉祥菩萨的信奉最为典型。在闽西的许多民间寺庙里，都供有一尊神秘的童子神像，俗称“吉祥菩萨”“吉祥哥”“招弟哥”。神像多用木头雕刻，部分泥塑，为一童子造型，高一尺许，头上扎了两个古人称为“总角”的小髻，红扑扑的脸膛，显得一脸福相。吉祥菩萨多挎布包，立于主佛之侧，或供在香案之上，有的**，有的穿鲜红或鹅黄小儿对襟衣衫，下着开裆裤，“雀雀”露在外。进香求子的妇女在母亲或婆婆指挥下往往是先朝拜大菩萨，如观音、弥勒，然后走到吉祥菩萨跟前，虔诚地礼拜，一边手抚吉祥菩萨的下体，一边念念有词道：“招弟哥，招弟哥，唔（不）爱（要）在冷庵冷庙坐，家有高床滑席暖被窝，快快到我肚里坐，带你归去做阿哥。”有极虔诚者，还悄悄在吉祥菩萨的“雀雀”上刮下一些粉末，小心翼翼用红纸包好，带回家选吉日冲服，据说就可怀孕得子。¹

闽东一带的畬族妇女，还有在八月十五中秋之夜偷摘别人家的瓠瓜求子的习俗。被偷人家现多报以一阵笑骂，不以为窃。当地畬族认为，妇女吃了这种瓠瓜就容易怀孕。

二、孕期习俗

畬族称妇女怀孕为“带身”“有身上”。怀孕妇女照常参加生产劳动，但会受到家人照顾，一般不干重活。畬族习俗中对孕期妇女有许多行动上的约束，如：要回避红白喜事场合，否则会“冲喜”和“犯煞”，对胎儿不利；忌看傀儡戏和不三不四的神鬼雕像，以免导致胎儿五官不正或四肢“软骨”；不能抚摸别人的婴幼儿，否则会使婴幼儿得病；忌吃兔肉、看兔子，忌吃牛肉、狗肉、鳖肉、蛙肉、田螺肉等，认为这些东西有“秽气”，吃后容易导致婴儿育不良，易得兔唇（豁嘴）、驼背等毛病；孕妇忌从秤、扁担、犁或牛绳上跨过，认为这些用具都为“千斤坠”，容易出现晚产；忌用海碗，否则婴儿容易变成阔嘴巴；忌坐门槛、布袋，忌看血，忌酿酒，忌正对裁缝裁衣；等等。

62.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8）

为了使胎儿育良好，有孕妇的畬家还常到寺庙庵堂（以临水宫奶娘庙和妈祖庙为多）进香祈愿，保佑孕妇能顺利生产。如能遂愿，家人就会带上丰盛的供品到佛前还愿。闽东一带的畬族认为猪肚具有安胎的作用，因此在怀孕七八个月时，娘家要送上几个猪肚，为怀孕的女儿安胎。

在预产期前一段时间，娘家要送一只公鸡、若干鸡蛋、红糖、几套婴儿衣服等礼物，给孕妇催生。闽西一带畬族村落，娘家还要在女儿临产前熬制女儿坐月子时吃的“姜糖”——一种用生姜粉、红糖、猪油熬制的传统产妇坐月子时常备补血食物。

三、分娩习俗

畲族妇女都在婆家分娩，如意外生产在娘家，则认为不吉。产房即孕妇原来的住房。旧俗分娩时坐在矮板凳上，俗称“坐盘”，待孩子出生后，婆婆或接生婆才进屋帮忙。

畲族民间认为分娩的血污“污秽不洁”，一定要避开祖宗或神灵的所在之地，否则就会冲撞神明，造成家道不振或家人不吉等灾难。在分娩时，任何男人，包括丈夫都不能进入产房，否则身沾“秽气”，一个月内都不得敬神拜佛。

过去，在产妇分娩时，要点燃一支干茅草或破纸伞，照遍产房的每一个角落，以驱赶躲藏在这里的“污物煞气”。同时还用产妇的旧裤子，钉在产房的门楣上，阻挡邪神进入，以保母子平安。如遇产妇难产，则要请巫师到家“催生”，如不幸难产而死，则还要请巫师“拔伤”、超度，并将妇婴的尸体埋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以免其鬼魂伤人。

孩子产出后，如胎盘没出来，则要将脐带绑在木屐上，待它自然脱落。断脐一般用竹片而不用剪刀，因新生儿性别不同，所用竹片略有差异：男婴用毛笔杆破开的竹片割断脐带，女婴则用吹火筒破开的竹片断脐。断脐后用烟灰止血，用苕麻片缚脐。男女断脐带竹刀的差异，体现了畲族对男女婴儿的不同期望：希望男孩长大后能兴文兴业，考学高中；希望女孩长大后能长于家务，理事旺家。

婴儿落地后，要用松针和石菖蒲熬汤给母婴洗浴。给婴儿洗浴时有一定的顺序：先“开天门”（洗双目），后“点龙鼻”（洗鼻子），再“开龙嘴”（洗嘴巴），随后再从头部洗到胸部、四肢、臀部。洗完后，将婴儿以生父（男婴）或生母（女婴）的旧衣服包裹，抱上床与生母同眠。

现在畲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畲族孕妇多到县城医院或乡镇卫生院分娩。偶有居家分娩的，各种传统的神秘习俗也多有简化。

四、“坐月”习俗

妇女产后一个月为“坐月”。坐月期间，产妇卧室门前要悬挂仙人掌、竹弓、锯子、符篆等，以辟邪秽。产妇一日三餐外加下午点心一餐，都在卧室就餐，其饮食起居有着诸多的禁忌，如：产后最初两三天忌食肉类、油类及生冷食物（包括水果）；煮饭菜要用红糖，忌用盐；忌吃鸭肉、鸭蛋等。红糖和鸡蛋是畲族妇女坐月子期间的主要营养品，因此民间至今还有亲友向产妇送红糖和鸡蛋的习俗。闽西一带的畲族还以红糖和干姜末熬成“姜糖”，作为产妇坐月期间的常备营养食物。

畲族民间对头胎普遍十分重视，无论生男还是生女，婴儿出生当天，孩子的父亲都要置办酒、肉、面条、鸡蛋等礼物到岳父家“报生”。岳父家则要回赠香葱、酸醋、三粒小石子、一只鸡、一壶酒、一套婴儿衣服和若干鸡蛋，民间称为“送诞”。香葱和酸醋与“千孙”谐音，预祝女儿女婿“百子千孙”；石子寓意结实平安，常用于小儿镇惊。

习惯上，畲族兄弟姐妹都要给生孩子的姐妹送上一只公鸡的习俗，有些关系较近的亲友也送，俗称“做门头”“送生母”或“门头鸡”。送“门头鸡”时，要在大门口用稻草、松枝等点上一堆篝火，所送的公鸡等跨火而过，消除邪气之后，才能拿进产妇家中。这既是一种除秽的习俗，同时也是一种祝愿，希望姐妹家日子能红红火火。

坐月子期间，畲族民间还要进行“洗三旦”“满月”等庆贺仪式。“洗三旦”也叫“三朝”，在婴儿出生后第三天所举行，届时舅舅家要送红鸡蛋、十全果为婴儿祝福。有些地方要给婴儿沐浴，谓之“洗三”。“洗三”时多由小儿生父或产妇的婆婆到山涧边采回石菖蒲（闽东一带也称“香镜草”）熬汤，由奶奶或接生婆为婴儿洗澡，以清除秽气污浊。一些地方的畲族还认为，“洗三”时如果没有洗干净，留下了胎膜等物，小孩长大就容易得头皮屑和鳞屑病，

因此“洗三”都格外的细致耐心。

63.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9）

闽东、浙南一带的畬族在“洗三旦”时，要煮“蛋面”向亲友邻居报喜，亲友邻居则以鸡蛋、大米或挂面等回赠，名为“送幼粮”。***接生婆在替婴儿洗完澡后，还要先用黄连水、再用糖水给婴儿抹嘴，以祝福婴儿先苦后甜，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

“满月”是婴儿分娩大约一个月（男婴 30 天，女婴 29 天）后所举行的庆贺仪式。这时产妇身体基本恢复，婴儿也比较适应了离开母亲之后新的生存环境，称为“做满月”。许多地方做满月都要庄重地为小孩第一次剃头，俗称“去胎毛”。理师傅剃完胎毛，手拿染红的熟鸡蛋在婴儿头上滚三圈，口念祝词：“红蛋圆你头，你长大后起大寮，做大官，捏紧大拳头。”并祝婴儿头光脸滑，不生疮不长疔。东家则请理师傅吃“蛋酒”，并向围观的小孩分“剃头蛋”。满月这天，亲友邻里都会携带礼物前来祝贺，礼物多是鞋帽、衣裳、披肩、肚兜、背带、长命锁、银手镯之类的婴儿用品。凡馈赠的礼物，除贵重物品外，多取双数。主人则置午宴款待亲友。

在满月之前，婴儿仅吃母乳或替代奶粉，但不沾荤腥。满月之后，则可以逐渐给婴儿喂食肉汤、肉末做的米糊等增加营养，俗称开荤。

五、“周晬”习俗

“周晬”也叫“周岁”“抓周”“抓晬”，是在小孩周岁生日时举行的一个庆贺仪式。届时要置办酒菜，做糍粑等食物，邀请亲朋好友。畬族婴儿做“周岁”，母舅、外婆要送衣帽鞋袜一套，其他亲友也送一件衣服或鞋袜为礼。畬族民间歌谣唱道：

细仔生日又一岁，做糍杀鸡来做晬；

去喊母舅来食酒，上好裙衫做过来。

唱的就是小孩做“周岁”的事。

与许多汉族地方的习俗一样，畬族“周晬”活动最重要的一项仪式是“抓周”，以检验小孩天赋和卜测未来的前途。周岁这天，父母将婴儿梳洗干净，穿上新衣，抱到厅堂之上。这时厅堂上摆有一个大簸箕，里面放入杆秤、毛笔、算盘、剪刀、剃刀等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把婴儿放入簸箕，婴儿一把抓住什么，就表示婴儿长大后的职业趋向是什么。如抓住剪刀，长大后可能适合做裁缝；抓住杆秤，长大后适合做生意；抓住算盘，长大后就是账房先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会计）；抓住毛笔，那就表示必以文为业，学有所成等。在畬民的心目中，子女识文断字有文化是有出息的表现，因此都想方设法引导孩子去抓毛笔、算盘之类。如果婴儿能一把抓住毛笔不放，就会引来围观亲友的一片赞叹，父母也引以为傲。

“抓周”测验属于占卜一类，本不可靠，但作为一种仪式或娱乐方式，反映出的却是家长和长辈望子成龙的心。同时对有些父母来说，可能会根据“抓周”的职业预测对孩子进行有意识的培养，最终使抓周的预测变成现实，也是理之中的事。

六、生日

生日即诞生纪念日，可以看成是诞生习俗的延伸。在畬族地区，孩子周岁之后，每年到生日都要给孩子煮两个荷包蛋和一碗长寿面（闽东一带多用线面），以祝福孩子太太平平、长命百岁。有些地方（如闽南、闽东）的畬族村落还有给“做十六岁”的习俗，以解除“七娘妈”的庇护，表示孩子已经成人。因此，十六岁生日实际上成为这些地方畬族子弟的成年仪式。

所谓“三十而立”。畬民对30岁以后的整数生日也比较看重，称为“大生日”¹。届时，所有姐妹和子女都会为其送礼祝寿。传统上，寿礼多为公鸡或一套衣服，现在多改为送钱为礼。60岁、80

岁大寿是所有大生日中最隆重的，除红包、礼物拜寿外，外嫁的女儿还要为父母准备一套寿衣。外嫁女儿为父母“大寿”做的寿衣平时不能穿戴，必须妥善保存，专为父母过世入殓时穿戴。

第六节取名习俗

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符号，常常相随人的一生。在有些地方，名字的好坏甚至被认为会影响到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因此，取名是一件严肃的事，民间对此一向十分慎重。在畲族中，一般每个人都有三个名字，即乳名、本名和谱名。每个人名字的获取，都有自己特定的习俗，不可随意为之。

64. 第四章畲族的社会文化（10）

一、乳名

乳名也叫“喊名”“小名”，一般在孩子出生之前，父母或爷爷、奶奶都会预先想好一个喜欢的名字，并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作为婴儿的乳名。这些乳名多代表长辈的某种愿望，如希望男孩有大志、有前途，则取名为“北京”“广州”“南京”“福州”等；如希望女孩秀外慧中，生活幸福，多取名为“秀秀”“甜甜”“金花”“银花”等。虽然父母与爷爷、奶奶一样，具有给婴儿命名的权利，但一般爷爷奶奶所取的名字都会被接受。有时父母和爷爷、奶奶各自对自己所取的名字感觉不错，又互不相让时，也有导致孩子出现多个乳名的况。有时孩子出生后尚未想好叫什么名字时，也常常用“细妹”“阿弟”“阿妹”等爱称称呼，久而久之，这种爱称也就成了孩子的乳名。

畲家认为“浅水难藏蛟龙”，对于八字太好的子女，取名要越贱越好，否则不易成活。如“路亭”“流民”一类，都是常见的贱名。对于体弱多病的子女，则还要进行拜寄，认“谊父”“谊母”，以求“脱运”。拜寄所认的“谊父”“谊母”，可以是人，如村中孤老、儿女齐全者；可以是神，如观音、临水夫人、妈祖；也可以是

孩子“五行”中所缺的自然物，如一条河、一棵树、一块石头。拜寄给人，要举行认“谊父谊母”仪式，并由“谊父”“谊母”重新取名。祈求于临水奶娘宫庙，则取名都冠“奶”字，如“奶福”“奶寿”“奶生”等；祈求于寺庵，则有佛家取名，多用“佛”字，如“佛荣”“佛德”“佛光”等；拜寄给自然物，则取与自然物相关的名字，如“水生”“树生”“石头”“溪水”“河水”“火长”“土生”“金生”“木生”“樟树”等，都是畲族中常见的名字。所以，在畲族地区，乳名重名现象十分普遍。

二、本名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到了要上户口或上学的年龄，父母就要给孩子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即所谓的“本名”“正名”“学名”“大名”“字名”，也是一个人走上社会之后的正式名字。畲族谚语有云：“有子不会讨（取）名。”原因是一般的畲民文化程度低，难以给自己的子女取好听、好记又合规则的好名字。因此，一般由族中有见识的长辈按辈分取学名。

学名也叫“大名”，是畲族人在正式场合的规范性名字。按照畲族祠堂的命名规则，每个人的名字都必须与宗族的辈分相合，即名字中的一个字为同辈人所共有，这个字已通过前人排行确定，不可更改，这就是所谓的“辈字”。取本名本质上只是取一个字，这个字是某人真正的名，名与辈字的配合，就构成了一个正式的字名。

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大名一般为三个字（含姓氏，笔者注），其中第二个字是在家谱中早已定好的，同一宗族的相同辈分的人使用同一个字作为姓名的第二个字，这样同族人们的辈分关系在大命中体现得严整有序，听名即知。”¹ 这里所说的姓名中的第二个字，实际上是大名中除姓氏外的第一个字，也就是所谓的“辈字”。然而，对于辈字在大名中的具体位置，实际上各地是有差异的。辈字为姓名中的第二个字并非铁律，如众所周知的鲁迅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辈字就是第三个字。而在畲族的一些宗族中，这种辈字的安排甚至还体现出严格的昭穆制度的规则，即父子的辈

字在不同位置，而爷孙的辈字则同一位置。以闽西南岭畲村钟姓宗族为例，第十五世到十九世的辈字分别为“书”“如”“昌”“佰”“文”，根据族内的取名规则，第十五世为“钟某书”，第十六世为“钟如某”，第十七世为“钟某昌”，第十八世为“钟佰某”，第十九世为“钟某文”。这种邻代相错，隔代相同的辈字位置安排，受汉族昭穆制度规则的影响十分明显。

“名”字的选取很有讲究。一般要通过小孩出生的年月日时所对应的天干地支，算出其八字五行的旺、缺，所缺的五行就是取“名”用字的方向，即要用“名”弥补八字中五行的不足。如某人辈字为“如”字，八字中五行缺水，则其名字可取为“如清”“如冰”“如雨”“如汉”“如水”等，因为“清”“冰”“雨”“汉”等都含有“水”，可以补其五行之不足。

65. 第四章畲族的社会文化（11）

女子的名字则比较随意，一般乳名与本名一致或相似。如乳名叫“秀秀”的女孩，大名也叫“秀秀”，或略加修改，叫“金秀”“银秀”之类。

除乳名、本名外，据家藏清代、民国时期的宗谱反映，当时畲族男性还有字、号，但随着社会的变迁，有字号者已经越来越少。

三、谱名

过去，畲族还有使用“谱名”的习俗。畲族谱名也有辈字行次，各姓畲族的排行辈字有所差别。蓝姓按世（代）排列以“大、小、百、千、万、念”6字为行次；雷姓以“大、小、百、千、万”5字为行次，少“念”字；钟姓以“大、小、百、千、念”5字为行次，少“万”字。每世（代）仅用一字作周而复始的循环使用，以此作为辈分长幼的标示。谱名的具体排定，是根据一个人在本宗族中的辈分及族内同世代男女的多少来确定的。传统上，以宗族祠堂为单位，每20年族长要召集各房族房长或族中长辈排行一次。排

行时，先将本祠堂 20 年内出生的男女的年、月、日、时登记起来，由族长和族中长辈数人进行研究，将登记的人按辈分和出生前后进行排序，一个人的行次字加上同辈中的排第顺序，就构成了一个人的谱名。如蓝姓某男，同世行次为“念”，他在同辈中排第 36 位，谱名便为“念三十六郎”。谱名排定后，还要将它写进族谱。畬族的谱名排行带有神秘性，只有族长和参加排行工作的几位前辈才知道，晚辈对自身讳字行第不得而知，仅在祭祖或重修宗谱时开启才能看到。

畬族的谱名只用于去世后灵堂牌位、坟墓碑文等处，日常生活中不用谱名。因此，某人逝世时，亲属要向族长索取谱名；对于外嫁女人，生前做“寿材”（棺木）需要“名行”与“暗行”时，她的兄弟向族长索要，族长将其行第写明用红纸封好。待举行酒宴时，外甥再将红纸包安置在棺木内，俗称“讨位”。红纸包要待棺木主人逝世时才能启封。女性生前若是未做棺木，死后，外甥要跪在舅舅面前为母亲“讨位”。

四、法名

畬族宗谱内部分人丁还有“奏名”，又称“醮名”，俗称“法名”。法名获得者为 16 岁时传法“入录”“度身”，即学师传师的人。男性奏名都冠以“法”字，名如“法勤”“法勇”“法明”等；女性奏名一般配以“婆神”字样，名如“淑妃婆神”“明妹婆神”等。

第七节婚姻习俗

畬族恋爱婚姻比较自由，青年男女在公开场合认识后，往往以歌传，以歌为媒，互赠信物，私订终身后，方才告知父母，托媒说亲。闽东、浙南一带畬族有“女有十八难，男有二十难”之说，女忌十八出嫁，男忌二十成亲。从整个婚姻的缔结过程来看，与汉族传统的六礼约略相似，但其内容却颇具自身特色。我们大致可以将畬族的婚姻过程分为定亲、迎亲、娶亲和做“女婿”几个阶段。

一、定亲

畲族相亲一般也由媒人牵线，先由男青年到女家“探布娘”，如女方对男方满意，则煮点心以示同意，若男方也对女方中意，则吃下点心，否则不吃。双方都满意时，便互换礼物，俗称“小定”。几天后，女方由母亲陪同到男方家“探人家”，以试探男方家境。这时男方要热接待，并在女方临走前送上礼物，女方若中意则收下礼物，否则拒收并退回“小定”。

受周围汉族的影响，不少畲村订婚前也有“合八字”的习俗。男女双方若八字相合，婚事可成，否则告吹。合完八字，就是订婚，订婚也叫“大定”，其习俗与汉族相同，主要是最后商定聘礼和嫁妆的数目。经过订婚，姑娘要将平常两鬓夹着的银簪去掉一边，以示“名花有主”，男女双方家庭则以亲戚往来，并互以“亲家”相称。

订婚之后是“送日子”，即确定迎娶的具体日子和时辰。结婚日期一般在冬季，男方请“先生”选好良辰吉日，及时通知女方家。女方再找信得过的“先生”复核审查，认为日子可行，即可定下来，否则要重新择日。送日子之后，男方开始砌灶、布置洞房，准备迎亲；女方家则要筹办嫁妆，为女儿出嫁做准备。喜日前一个月，女婿须亲自挑担女方办酒席时所需的糯米，女方回一个“拦腰”（即腰扎围裙）。

66. 第四章畲族的社会文化（12）

“做表姐”是畲族婚礼过程中颇具特色的习俗。母舅姑娘都要请将在当年出嫁的姑娘到家“做表姐”，届时村中的男性唱歌好手便以“表弟”的身份与表姐盘歌对唱。“做表姐”实际上是对姑娘学歌成绩的一次检阅。

“哭嫁”是畲族传统的风俗。出嫁前两三天，行将出嫁的女儿都要以歌代，哭诉与爹娘及亲友的离愁别绪，以示对娘家的留恋。

吉日的前一天，女方家请来六亲九眷、左邻右舍吃喜酒，非常热闹。酒宴一般摆两餐，中餐为女方宴请，叫“落脚酒”，晚餐是男方宴请，叫“请大酒”。若富裕人家要对歌两夜，则前一天为“落脚酒”，第二天叫“请大酒”。

新娘出嫁前夜，还要在中堂摆起香案，备三牲福礼，恭请祖公神明，称为“降祖公礼”。由女家长辈搀扶行将出嫁的姑娘在香案前拜别祖公，并祷告姑娘出嫁地址，祈求神明保佑新娘上路平安。有的畲村“降祖公礼”在迎亲人马到后进行。

有的畲村新娘在离开娘家前，还要吃“千斤饭”。大家在桌子上放两把筷子，一碗饭，新娘一手拿一把筷子，交叉着递给站在身后的哥哥，哥哥接过筷子，从新娘腋下将筷子放回桌上。新娘接着低头衔三口饭，将其吐在桌上的手帕中，由哥哥收起放在新娘的口袋里，让她带到夫家去。据说，这三口娘家饭，年年能养一头千斤的大肥猪，所以叫“千斤饭”。

二、迎亲

吉日一到，男方就会派出队伍到女方家迎娶新娘，俗称“迎亲”。迎亲队伍一般6人或8人，许多畲村至今保留有迎亲对歌的古俗，因此其中必定要有能善歌者。迎亲队伍到女方大门时，有一个热闹的场面，叫“拦路”，也叫“拦门”。媒人放三只双响鞭炮，报讯迎亲队伍来到，女方在门内也放两只鞭炮，表示做好迎接。女方阿姨舅母姑嫂拿着杉枝刺拦在门前，表示夜里要对歌。赤郎作出回应，并用右手把杉刺折下三枝向路边上抛，再折一支抛路下，递过一个红包（也叫“接礼包”），姨母姑嫂就拿掉杉枝刺放行。此时要放大量鞭炮。现在演示时，拦路时光对歌一段，不然罚酒三碗。

进屋之后，女方亲友即端上热水请迎亲者洗脚换鞋，俗称“脱鞋礼”。中午时分，女方家要摆下“落脚酒”宴请迎亲的客人。迎亲队伍坐在酒宴的席，媒人坐席中的“大位”，新娘的母舅则到席

斟酒作陪。

盛行花轿抬亲的闽东、浙南一带，还有女方姑嫂姐妹和同村姑娘戏耍、难为“行郎”（迎亲队伍中的抬轿者和抬嫁妆者）的习俗。通过与行郎对歌，故意以种种借口留住出阁的姐妹，行郎则要以种种理由说服她们，让花轿顺利出村。畲家认为，没有戏耍行郎是村中的姑娘没本事。临上轿前，要请内亲或村中好命妇人给新娘梳妆，将新娘原来环状的姑娘式改梳成已婚妇女“凤凰头”。梳妆时，新娘要拼命挣脱，以示不愿出嫁。上轿前，不少畲村还保留有新娘脚不沾地，踩着米筛向祖公点头礼别的古俗。礼别祖公之后，由一位父母双双都健在的姑娘打伞递给新娘，新娘接过“开伞红包”，接过伞遮住头动身起步。在中堂前要进两步，退三步再开始走，畲语叫“留风水”。新娘上轿时，大小鞭炮齐响，新娘还要边撒米谷边唱《撒谷歌》。闽东一带还有“拦旗”仪式，即以一张桌子挡住出村路口，花轿要经过，需先付上“拦旗红包”。“拦旗”所得的收入，一般用作村里的公益开支。一路上，逢溪过桥时，新娘都要抛撒五谷和一只染红的鸡蛋，以敬神明，俗称“过溪蛋”。

闽西一带山区的畲族，多盛行“背新娘”习俗。背新娘者多为新娘的叔伯兄弟，但与新娘属相“相冲”者，不能担此重任。“起嫁”时间多在午夜，吉时一到，迎亲队伍赶紧背起新娘出门。当新娘出大门时，娘家人赶紧从门口往屋里扫上几把，留住财运、家运，否则认为运气会被新娘带走。途中山路崎岖难行，多要数人轮流背新娘。路途较远时，可请新娘走几段，新娘可趁机索要“行路费”。

67. 第四章畲族的社会文化（13）

三、娶亲

新娘进村，以鞭炮相迎。村中孕妇、服丧者、属相与新娘不合者，都要回避，旧俗公婆也要回避。闽东、闽北一些畲村的传统习俗，新娘进村时，男方亲属和宾客要先躲藏起来，女方送亲者则有一人手执柴片敲击门槛呼喊：“绝人种啦？送人种来咯！”这时家人

才口呼“啦！啦！”一拥而出。有些畲村还有“请凤凰”仪式，即有两位父母健在、儿女双全的“好命”接娘请新娘下轿；有的畲村则新娘抛洒五谷和下轿蛋后，由一老一少两位伴娘搀扶出轿。新娘下轿之后，要脚踏米筛步入厅堂。

拜堂是畲族婚礼中最隆重的仪式，在打扮一新、供有祖图、祖牌的中堂举行。中堂照壁有大红双喜，横眉书“凤凰到此”，左右书“安邦定国功建前朝帝赏高辛亲敕赐，驸马金卿名传后裔皇子王孙免差徭”。行拜堂礼时，有些地方新娘在拜堂前要先进厨房小坐一会儿，再转回中堂行礼；有些地方则先把新娘接进洞房，再转回中堂行礼。拜堂时，按畲族风俗，新郎须向天地、祖宗排位行三跪九叩礼，而新娘则以花手绢掩面，只略弯腰揖“万福”而已。新娘不跪据说是为了显示其女始祖三公主的尊贵。浙西南的风俗，则是夫妻双双先拜天地，再拜祖宗，但夫妻不对拜，也不拜父母。

闽东畲族婚礼中还有“传代”仪式，颇具民族特点。拜堂完毕，由新郎家的两位年长妇女把两个红布袋放在地面上，让新娘踏过，再把踏过的布袋放到另一个布袋的前面，两个布袋交相传递，一直把新娘送入洞房。“传袋”即“传代”，隐喻新娘到此传宗接代，反映了畲族人民对新婚夫妇的良好祝愿。此外，闽东一带畲族还有闹洞房、猜歌习俗；闽西、浙西南一带则大多不闹洞房。

婚礼当天，新郎家要大摆宴席，宴请贺喜的亲友。婚宴席位的安排很有讲究，以厅左第一桌为席，俗称“阿舅桌”，专请母舅及尊贵宾客。母舅未入席，其他人不得开筷，母舅离席，即鸣散席炮，其他人也要跟着离席。酒过三巡，新娘被搀扶出厅认客。新娘向每位来宾敬红枣糖茶，送嫁嫂在后边唱《敬茶歌》，每个被敬茶的宾客须送红包压在茶盅里，俗称“百家银”，此钱为日后子孙打造饰。母舅的压茶盅红包金额还要逢9，如9元、19元、29元等，以祝新婚夫妇百年好合，子孙长久，俗称“九节茶”。在畲族婚宴中，常常是一巡酒菜一巡歌，热闹非常。

四、做女婿

完婚后，新婚夫妇第一次回女方家和第一个年节回女方家，俗称“做女婿”，闽西一些畬族村落也叫“做婿龙”。做女婿实际上包括两个环节，即“回门”与“做新客”。

1. 回门

新婚夫妇婚后第二天（也有在第三天或第七天的）要带上喜饼、面条等礼物“回门”，这些礼物岳家亲房需每家一份。这是新婚后新郎次见岳父岳母，所以也叫“做头客”，实际上是新郎上门认女方亲戚的一种仪式。回门住岳父家的时间一般是双数，即两天或四天，第七天去的则要住7天。广东南雄的习俗则是当天去当天回。

新婚夫妇回门时，一般要找村中善歌善酒的男青年做“伴衬”。一些畬村里的年轻人会在路口拦住新郎新娘要他们对歌，新郎不会唱可请“伴衬”代唱。新婚夫妇进村，岳父家必定在大门口放鞭炮迎接，鞭炮不响不能进门。有的畬村还在大门口放一盆火，新婚夫妇，需跨火而过，岳父岳母在旁边祝祷“好好好，火般红，火般”。进门后，新郎需谦让到厅堂右边入座，以示自己是小辈，并准备好给小辈的红包，由岳母统一分。

回门期间，新婚夫妇要拜访女方各家亲邻，以认识女方亲戚。岳父家及亲邻必设宴款待，俗称“新婿酒”。新婿为小，席间女方亲友敬酒，新郎不能推辞，实在不胜酒力，可让“伴衬”代喝。席间还要行酒令、猜拳等，常令新郎和“伴衬”大醉而归。

当新郎携新娘离开岳父家时，岳父家及其亲邻必放鞭炮相送，“伴衬”以歌代，表示感谢。回门后，夫妻双双开始劳动生产。

68.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14）

2. 做新客

新婚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新婚夫妇要回岳家拜年，俗称“做新客”“做新婿”。***娘家亲房各户要请“新客酒”，宴请小夫妻，并给一个红包，俗称“割韭菜”。有的还回赠一团黄金糍，俗称“捉猪仔”。

闽东霞浦一带的畲族习俗，在婚后第一个端午节前夕，女婿务必给岳家送黄瓜鱼（大黄鱼）或猪肉，岳家则在端午节前一天，给女儿女婿各送一套衣衫，纸扇若干把，菅粽四斗米的量，节饼百来块，供新娘为村里小孩“记节”。女婿要以红包答谢岳家。

在畲族村落，如今还一直保留着古朴的婚嫁习俗，淳朴的畲族人民互敬互爱、和睦共处，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编织着美好的生活。

第八节 丧葬习俗

畲族习俗一般以 50 岁以上因老病而死者为寿终正寝，讳“死”，而称“老了”“过世了”“回去了”。畲族历史上曾经盛行过火葬，现行土葬。土葬又有“二次葬”（也称“拾骨葬”）、一次完成的棺木土葬和停棺拾骨土葬三种形式。丧事的处理过程大致有奔丧、入殓、超度、出殡和“做七”等程序。

一、报丧与奔丧

按畲族习俗，老人咽气后，亲人要往他（她）嘴里放一粒冰糖或少许酒，以烤熟的鸡蛋封他（她）的嘴。并派人向亲友通报死讯，俗称“报丧”。父死，孝子向亲房叔伯家报丧；母死，要风雨无阻先到娘舅家报丧，请娘舅来吊唁，才能及时入殓。报丧者须反穿衣服，到娘舅家时跪在门外泣诉噩耗。闽东一带报丧时多不声张，报丧者只需将雨伞靠于中堂厅壁上，主人便知噩耗。故平时做客只能将雨伞置于门外，而不能放在中堂。

死者娘家人进村时，要放鞭炮通知，孝子孝孙要按长幼次序在门外跪迎母舅等吊唁尊亲。广东凤凰山畲族则还要一手持香，一手

敬酒，并通过对歌向母舅“讨位”（即母亲在娘家家族中的排行，父死则向族长讨大位。今则多无此俗），以便安置灵位。

孝子唱：

孙跪落娘家前，无限悲痛泪涟涟；

双手把定娘家盏，行位报我要超荐。

娘家吊唁者（一般是娘舅）唱答：

今日娘家是我来，接过儿孙酒一杯；

你母行次第 x 位，你今礼数做得对。

对歌之后，吊唁者扶起丧家人，接过香火，进明堂把香插进香炉。孝子这时要给娘舅端水洗脚，并请娘舅喝茶、吃点心，称之为“吃娘家茶”。稍后的饭桌上，孝子还必须手捧上放两杯酒的盘子，跪着唱哭歌劝母舅喝酒，称为“劝娘家”。

外嫁女子接到讣告后，便身穿麻布孝服，带着“煞尾礼”（灵前供奉的鸡）一路哭唱丧歌回娘家奔丧。丧歌有代代相传的，也有即兴编成的，充满着对过世父母的哀思和追忆。到娘家后，她们还要在灵前整日整夜地哭唱，直到丧下葬为止。其哭声之悲切，令人闻之落泪。

二、“买水”浴尸与入殓

奔丧的亲人到后，孝子要到河边烧纸“买水”给死者沐浴。取水时有男女之别，死者为男，取顺流的水；死者为女，则取逆流的水。取回的水在炉上稍微加热后，给死者剃头（女的则梳髻）、沐浴。沐浴多是象征性的用沾湿的白布在死者的胸前、背后揩几下。沐浴后给死者穿上新制的寿衣、寿鞋，女性还要将出嫁时的嫁衣穿

在最外面，头上戴着凤冠。梳洗穿戴完毕，将死者从卧房移至后厅的灵床上。

浴尸停当，经族长（死者为男）或母舅（死者为女）许可，并连最远的亲戚都赶到后，才能装殓入棺。棺材内多有放纸灰包，茶叶和米糠，或在棺底铺木炭，并置一谷壳填充的枕头。装殓时间应避开“重丧日”（春寅、夏未、秋戌、冬丑）和“三丧日”（春甲乙戊、夏丙丁己、秋庚辛戌、冬壬癸巳）。女人死则要娘舅验看后才能封棺。

死者入殓后要搭灵台以供亲友吊唁。一般是将棺材停放厅堂一侧，外以土布或蚊帐遮挡，帐外放置一张桌子，上摆供品和香炉。供品多为一只鸡，一碗饭，米饭上直插一双筷子。因为此习俗，所以畬族人家平时非常忌讳将筷子插在米饭上。此外，许多畬族地区还请阴阳道士为死者扎纸糊的房子，称为“灵屋”。灵屋内放置纸糊的灶、桌、床等死者阴间使用的居家用品，有些还画上供死者阴间使唤的丫头等。

69.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15）

三、哭丧

丧礼中，畬族风俗盛行以歌代哭。***在灵堂哭唱的，除死者的子女、媳妇等直系亲属外，族中近亲的女客也参与其中，少则数人，多则几十人，她们素装打扮，以哭歌表达对死者的缅怀和哀思。其声之悲，其之切，令人不忍闻听。

过去死者亲属和哭丧者都必须披麻戴孝，现在多作简化。如闽西畬区不少村中，只有直系亲属头戴白布巾，腰束白布条，反穿衣服即可；近亲也只需反穿衣服；一般的宗族内亲属及来吊唁者只需穿颜色较暗的素服，避免穿得过于艳丽就可以了。

四、超度与出殡

请法师为死者超度亡灵是畬族丧礼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畬族人认为，不举行超度仪式，死者的亡魂就会停留在家中，酿成鬼魅，滋扰家人和邻里。因此，超度仪式一般都做得相当隆重。如果死者学过法，则子孙还要为他（她）举行隆重的“做功德”活动。

出殡时以松木或毛竹抬棺，抬棺者 4~8 人。时辰一到，众人齐声呐喊，迅速抬起棺木，往墓地而去。儿媳挑着装香炉和灯盏的担子，走在最前面；孝子手执孝杖，身穿孝服，扶棺而行；孝女、女客则披麻戴孝，哭唱着丧歌紧随其后；孙子数人则拿着线钱一路扔去，俗称“引路”。送葬队伍途中可歇息，但不能回头向来路张望。棺木入土为安后，其他人可除去孝服，以一小块白布或白线缝在身上代替，孝子的孝服则至少得穿戴 7 天。

五、“做七”

“做七”是畬族传统的悼念死者的活动。时间从老人死后算起，每过 7 天为“一七”，共要经过“七七”49 天。老人死后 7 日为“头七”，孝男不脱孝服，孝女、孝媳扎白头绳，丧夫要扎绿绳子。“头七”期间不能刮锅，以后每逢 7 日的头一天晚上，都要在厅堂的“神桌”上放一杯茶、一碗饭。孝男要点香到门口“接七”（即喊死者名字，请他回家过“七日”），出嫁的女儿也要在“七日”回娘家“哭七”。“六七”的祭祀酒菜由孝女提供，并宴请亲属，没有女儿者“六七”不供。到第 49 天为“满七”，以好酒好菜供奉，然后“开孝”。对于自杀、难产等非正常死亡，要将其尸埋在看不到村中烟火的偏僻之处，否则认为村中还会出现横死的人。同时，家人要延请巫师作法，为亡人灵魂解脱病魔，以免传染给后人，俗称“拔伤”。

第九节 节庆习俗

节庆习俗包括岁时节日习俗和家族、家庭庆贺仪式习俗等内容，而主要又以节日习俗为主。在长期杂居相处的过程中，畬族的节庆习俗与当地汉族的节庆习俗已基本融为一体，但在节庆的具体

形式和内容上，仍保留了不少具有自身鲜明民族特色的内容。大致来说，畬族的岁时节庆呈现出三个基本的特点：一是与祖先崇拜和民族历史相关；二是体现出传统的农耕、狩猎社会特征；三是受到当地汉族的岁时节日风俗的影响明显。根据畬族节庆的缘起、内容和庆祝形式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宗教性节日、生产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娱乐性节日和时令性节日几类。

一、宗教性节日

畬族的传统节日几乎都离不开宗教祭祀活动。宗教性节日则必须是源于宗教信仰，或以宗教信仰作为节日活动的主要目的。在畬族中，这类节日主要有奶娘节、猎神节、林公大王节、四月半、八月半、元帅节、谷神节等。

奶娘节。“奶娘”即“临水夫人”陈靖姑。传说陈靖姑在正月十四这一天出生，因此闽东的畬民在这一天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是为奶娘节。奶娘节这天，供奉奶娘神像的畬民都要准备三牲果品，进行祭祀。并每隔一两年，到古田临水宫拜祭一次。

猎神节。这一节日的起源与畬族早年的狩猎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狩猎是一种不稳定而且具有风险的生产活动，其过程和结果常常超出人们的控制。畬民认为，冥冥之中有某种神灵在影响着狩猎成果的好坏，这个神灵就是猎神。因此，畬族猎人都对猎神崇敬有加，以便在出猎时能得到猎神的庇护，有个好收成。广东九莲山一带的畬村，多在村口建有石室，内设祭坛，供奉打猎大王神牌。并在每年农历二月春分日，举行隆重的猎神节，届时成年男丁要备三牲供品献祭。祭礼由族长主持，当上香、敬酒、献祭品等仪式之后，族长通常还要诵唱祭文，祭文曰：“伏以上上大王，上上娘娘，历代始大高曾祖，福佑后世子孙，五谷丰登，不受灾荒，六畜兴旺，不受瘟病，人口康宁，百姓其昌，早上出去一百个，晚上回来五十双。”福建福安、霞浦交界地一带的畬村则多在重阳节祭猎神，认为那一天是猎神九帅爷的生日，届时村民要抬九帅爷神像游村过户，享受香火。

70.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16）

林公大王节。是闽东宁德、福安一带畬民的节日，在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举行。当日，各畬村村民在村头鸣铙放炮，敲锣打鼓，并备好供品到林公大王庙烧香祭拜，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平安。

四月半。在每年四月初十到十五举行，以十五日为正日。闽西南岭畬族村四月半的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的祭祖节日。节日期间，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妇女们忙着烧灰、做“黄果”，男人则采办各种节日必备用品（如香烛、鞭炮、食品等）。节日期间，村里的青壮年便抬着数尊村庙中供奉的神像游遍全村，一路鸣铙放炮，锣鼓开道。村民则在家门口放一张供桌，摆上香案、供品（只能是素的），当抬着神像的游行队伍经过时，便点燃香烛、鞭炮请神。同时村民还请来法师、戏班在村庙、祠堂里做道场，演傀儡戏、“大人戏”（闽西畬族、客家对汉剧、越剧等真人扮演的戏剧的俗称），以求诸神保佑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节日里也是畬村探亲访友的好日子，俗称“吃黄果”“看大戏”。节日期间，忌吃动物的肉和油脂，要斋戒 3~5 日，以示虔诚。四月十六为开斋日，家家置备了鸡、鸭、鱼肉等丰盛的节日食品，尽享用。

八月半。闽西畬族祭祀祖先的节日，各地畬民多有蒸千层糕祭祖的习俗。闽西南岭村一带畬族八月半的隆重程度与四月半相当，节期也是以十五为正日，上延 2~5 日。八月半的节俗与四月半也大致相同，做“黄果”、吃素食、游神、祭神、演戏剧、访亲友等。外迁的“梓叔”（同宗族人的互称）于此节回乡祭祖。稍有不同的是，四月半祭祖的目的是为保佑农事顺利，八月半则是为保佑人畜平安。因为祭祖，这一带的“八月节”（即中秋节）便推至八月十六，八月节饮食也相当丰盛，但无吃月饼的习俗。八月十五也是闽东畬族的秋祭日，要蒸千层糕祭祖。据说吃了八月十五偷来的瓠瓜容易怀孕，因此当地尚未生育的妇女常在这天夜里外出，偷摘别人地里的瓠瓜，主人现一阵笑骂，不以为盗。

元帅节。元帅即田都元帅，又名田公元帅、昊天帝子。田都元帅俗名雷海青，唐代人，据传其母苏氏，一日感天上翼宿入怀，未婚生子。其父认为有辱门风，怒弃婴儿于野外，被一鰥夫抱养。有一天，外祖父路经鰥夫家门，见小孩直呼外公，于是领回抚养。雷海青少年俊秀，擅长音律歌舞，被唐玄宗召入宫廷当乐师。安史之乱，叛军攻入长安，海青被俘，安禄山命其献艺，不从，被凌迟处死。死后被玉帝封为风火院元帅，助张天师驱除疫鬼。玄宗逃入四川时，雷海青曾三次显灵护驾，呼风唤雨助阵大败叛军，其雷部神将大旗当时被云遮住只看见“田”字，官兵感其灵验，称为“九天三田都元帅”，也称“会乐天尊”“歌舞菩萨”。唐玄宗封梨园总管，唐肃宗封太常寺，宋高宗封大元帅，梨园弟子尊奉为“田都元帅”。闽东畲族祭祀“田公元帅”的节日，于农历八月二十三日举行。节日当天，要杀一只大公鸡，连同其他祭品一起祭祀田公元帅，祭毕全家分食供品，并喝“元帅酒”壮胆驱邪。

谷神节。闽东一带畲村的节日，在每年秋收后举行。一年劳作之后，谷物归仓，家家备供品祭谷神，以谢神灵的护佑。同时，全家杀鸡宰鸭，置备丰盛的晚餐，庆祝一年主要农事的顺利结束。霞浦一带的畲村，青年男女还扮成“谷神”“谷娘”“谷仙子”，举行歌舞狂欢，喜庆丰年。

二、生产性节日

畲族的生产性节日主要有牛歇节、晒伏节、尝新节、抢猪节等。

牛歇节。是畲族农耕文化在民俗上的典型反映，节期为农历四月初八。每年的这一天，畲民都要起大早将牛牵到山上吃水露草，据说吃了这一天的“玉露仙草”，耕牛会长得更壮实。牛歇节期间，耕牛会受到解缰卸犁休息一日的优厚待遇，并严禁鞭打耕牛。主人还会将牛牵到水边，以竹制的牛梳刷牛身，以鸡蛋泡酒灌喂耕牛，以米粥或番薯丝粥等精细饲料喂牛，以慰劳牛的辛勤劳作。喂牛时，一些地方还由牧童唱牛歌：“牛角生来扁扁势，肩上负着千斤犁，耕牛做饭给人吃，四月初八歇一时。”这天，家家都要“起牛栏”，

将牛圈里的粪便、烂草等清理干净，重新铺上干草，让牛好好歇息。福建福安穆云乡一带的畬族青年男女还要在这一天到海拔近千米的牛池坪对歌取乐。

71.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17）

晒伏节。***在不少地方的畬族观念里，晒伏节是载入族谱的节日。相传农历六月初六是龙王晒鳞日，凡在这一天晒过的东西，都不会长虫、霉。因此，每到这一天，畬家人都会把家里的衣服、棉被、鞋子、书籍、歌本、契约，乃至饰、箱笼等拿出来晾晒。畬族有句俗语：“六月六，狗洗浴。”凡养狗之家，还要在这一天将狗牵到溪流中给狗洗澡，至少也要用水将狗身淋湿，举行象征性的洗澡。

尝新节。也是畬族常见的节日，节期一般在秋收开镰之际，具体日期因各地地势、稻谷成熟时间不同而有差异。按闽东畬族的传统，多在中秋节前后择吉日开镰，并以初镰稻谷碾米煮饭，先盛三碗用竹筛端到晾台上祭天地，再盛三碗分别置于左右神堂和炉灶上，供祭地方神、祖先神和灶神。祭毕，请亲邻一起吃新饭，并由本家长辈先动筷，以示尊老。所谓“多一人尝多一人粮”，尝新时，客人请得越多越好。饭毕，要再盛一碗饭放在桌子上，称为“剩仓”。闽西一带的畬族多在开镰前“尝新”，到田间采回一些成熟的稻穗，放在锅里煮熟后供祭天地和祖先，以向它们报告丰收的消息。之后各家杀鸡宰鸭，全家进行丰盛的会餐，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忙劳动。因此，尝新节在这里具有农忙动员的意义。

抢猪节。是浙西南、闽东一带部分畬村的传统节日，以景宁大际乡的畬族抢猪节最具特色。传说过去大际乡畬民养猪总养不大，所以很少有养猪的人家。到明代有一个名叫文成南田的客人赶着七七四十九头小猪到大际做生意，谁知走遍九村十三坝，直到太阳偏西还是无人问津。他只好怏怏地赶着小猪从彭村到西坑底村。途经马氏仙宫时，一头小猪突然跑进了大羊畈，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贩猪客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小猪，想到自己劳累了一整天，不仅没有

一点收获，反而赔上了一头小猪，不由得在田埂上大哭起来。满田的农夫都很同他，大家商量了一下，便决定买下他的小猪，以此来帮助他解决困难。就这样不到一个时辰，剩下的 48 头小猪就被抢购得一干二净。这一年全大际乡七堡人家养的猪，一头头长得又肥又大，人们不禁感到又惊又喜，便奔走相贺。因为当初那头小猪是在马氏仙宫旁边走失的，人们便认为这是马氏娘娘显灵来帮助大际人了，为了感谢马氏娘娘，大家便议定每年的秋收节选出黄道吉日作为抢猪节。抢猪节没有固定的日期，一般都在丹桂飘香的时节。等到那一天，要请来戏班演出，全乡七堡旌旗遮日，锣鼓喧天，去时思寺接神（传说中马氏娘娘的妹子）做客看戏。整个抢猪节要持续七天。在第七天晚上演出结束后，迎神头要把专为宫里养的猪抬去，单等卯时一到，就杀猪为马氏姐妹庆功。而在各个村里戏一散，人们就回家里，把猪杀掉洗净后，绑在一个可以由两个人抬着走的木架上。吃过夜点后养猪人家都支起耳朵细心聆听，单等庙中杀猪时的第一声尖叫，全村的年轻力壮者便立即抬起猪，好似离弦之箭，从四面八方奔向马氏仙宫。最先抬到宫门的猪，被称之为猪，可以摆在宫的正门口。后来到达的便依先后次序排放，待七堡八村的猪全都到齐后，各村推选出来的董事们便开始评猪，他们评出本次抢猪节最大的猪和最小的猪，同时还要确定最先到达的猪。三猪确定后，人们便鸣放鞭炮，为三猪披红挂彩。后生们便抬起神像，鸣炮奏乐送神回寺。吹唱班还须吹吹打打地把三猪送回猪的主人家中。其余的猪就各自抬回家中。

三、纪念性节日

畲族的纪念性节日是指畲族祖先和某个历史人物的节日，有蓝公节、祖宗福、天串日、三月三、招兵节等。

蓝公节。是闽东古田县富达村畲族蓝姓村民的祭祖日，日期为正月初四。传说蓝应潮之父蓝文卿曾为唐朝节度使，晚年隐居侯官东流境雪峰下，舍家业入雪峰寺。其子蓝应潮迁居古田富达村，成为该村蓝姓开基祖。每年正月初四，该村蓝姓畲族村民便抬出蓝应潮神像，进行巡游公祭，并演戏酬神。直到正月十五再将塑像抬回

“蓝公殿”祖祠内供奉。

72.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18）

祖宗福。***宁德雷东、丹斗钟姓畬族特有的祭祖祈福日，在每年的正月初六举行，祭祀他们在汀州的先祖“助国尊王”——钟友文。节日这天，各家于清晨寅时，在家中厅堂摆荤、素供品，以供祖先享用。

天串日。是畬族人民纪念女娲的节日。据说正月二十日为女娲的生日，畬村家家要做糍粑帮女娲“补天”，俗称“补天穿”。天串日畬民一般不下田劳动，以糍粑为食。有的畬村在吃糍粑前还要举行简单的仪式：用一小块糍粑抛向屋顶，象征补天；再把一小块糍粑扔向地面，象征补地。畬民所做的糍粑类型多样，按其不同的吃法可分为糖水糍（把新鲜的热糍粑直接沾着糖水吃）、“屑糍”（先把花生、大豆放入锅中，炒熟、炒香后磨成粉，再把新鲜的热糍粑裹上一层这样的花生、大豆粉，吃起来香糯可口而不黏手）、煎炸糍（把放了几日后变硬、变干的糍粑放进油锅中或煎或炸或烤，别具风味）；按其原料可分为纯糯糍、苧叶糍和“白头婆”（也叫春菊草）做成的糍粑，颜色暗绿如绿霉，黏而不腻，常吃能消食化积。此外，畬家小女孩多在天串日穿耳洞、上耳环。

三月三。也叫“乌饭节”，是畬族人民纪念祖先的传统节日。节日里，家家要蒸乌米饭吃，并以之馈赠亲友。关于三月三吃乌米饭的来历，有着许多传说，大都与畬族的民族英雄雷万兴有关。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传说是：唐朝时，畬族英雄雷万兴被关进牢里，他母亲送来的饭菜常被狱卒抢去吃，雷万兴想法让他母亲将饭染黑，狱卒怕中毒不敢吃，他才免得被饿死狱中。后来雷万兴出狱，率领畬民高举反抗旗帜，战死沙场。后人为纪念他，便在他牺牲的日子吃乌米饭以示悼念。

招兵节。是广东凤凰山区一带畬族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大雪至冬至之间择吉日举行，5年举行一次。关于招兵节的由来有这

样一个传说：相传当年盘瓠王往番邦取番王头时，被番兵追到海边，在神兵神将的帮助下才安然脱险。畬民为了纪念祖先，感谢神兵神将，便每隔三五年举行一次招兵节，向他们献祭。节日活动一般延续三天三夜。节日期间，举行招兵活动的公厅里要搭一木台，台上饰各种兵马令旗；同时摆设神坛、香炉，并将祖图悬挂于神坛前。祭祖仪式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本族师公则口中念念有词，敲打着道具翩翩起舞。一时锣鼓喧天，号角齐鸣，十分热闹。外村的亲友也多会在节日期间进村探亲访友，畬家男女老少则身着盛装，置备美酒佳肴，祭拜祖先神灵，宴请各路宾客。

四、娱乐性节日

畬族的娱乐性节日有春节、会亲节、重阳节以及各种歌会等。

春节也叫做年、过年，是畬族人民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畬族旧“五日年”，即正月初一至初五，现在节期则大大延长。春节期间，家家贴春联、人人穿新衣，互相串门、拜年道喜，置办三牲厚礼祭祖。其中探亲访友、社交娱乐已成为畬民春节活动的主要内容。

畬民向来十分重视过春节，每年从农历十月开始，就准备糯米酿制“过年酒”。到十二月二十四为“除尘日”，家家户户都要进行大扫除，打扫灶台烟囱，洗刷家具，清除屋内外垃圾。据说这一天还是灶神回天庭汇报的日子，因此各家在打扫完灶台烟囱后，还要备“五果”（糖、花生、豆、栗子、橘子）祭灶神，希望灶神向天庭汇报时多说主人的好话。闽西、粤东一带，十二月二十五开始为“入年驾”，表示已进入年关，要尽量避免与人吵嘴、争斗。

除夕日，畬家人总是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中堂、大门等处要贴春联，粮仓、猪牛圈、坛坛罐罐、桌椅板凳等也要“上红”（贴红纸封条），以祝仓盈库满、人寿年丰。传统上，畬家大年三十还要做年糕，作为春节待客送礼的常备之物。闽西山区一带的畬族有提早吃年夜饭（甚至提早到下午三四点）的习俗，谓之“年三十夜赶饱”。除夕之夜要“守岁”，小孩环坐炉火旁由长辈教唱祖公

歌。子时一到，家家争相鸣炮“接春”，以求吉利。

73.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19）

大年初一全家都要早起，穿新装，吃长寿面、黄金糍，见面都互道新年祝福。***未成年的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辈要给压岁钱。闽西畬族还有“拜年讨喜”的习俗，孩子们一大早便起床，穿上新衣，带着塑料袋或其他袋子，欢天喜地、成群结队地到各家各户去拜年，主人则给每个人几个糖果或一把炒豆、瓜子之类的零食作为礼物。下午，家家备好三牲福礼、茶酒香烛，到厅堂、老屋、祠堂祭祖。

正月初二至初五为拜年时间，女儿、女婿多于这段时间回娘家拜年，新婚的夫妇也于这段时间上门“做新人”“做新婿”。闽东一带，正月初二还有“赶山铳”仪式，畬村青壮年男子要带上猎犬上山开铳，报祝猎神，但在正月初五以前不捕杀猎物。

旧俗正月初五为“出年驾”，意为新年节日已过，生活重新恢复正常。闽西、广东的畬族正月初一至初四忌扫地，到初五时要进行大扫除。广东畬族还在初五进行“送年”仪式，家长领着小孩一边清扫，一边喊：“各物祖公，年驾已开，今日送你归天位。有桥莫涉水，有路莫搭船，伙伴相随。快去！快去！快去！”然后众人齐呼“送年”，洒扫完毕，全家团聚喝糖茶，预祝年年有余。

过年期间，畬家村寨还举行对歌、“打尺寸”、登山比赛等活动，直到过了元宵节，春节活动才算结束。

会亲节。是福建福鼎县双华乡一带畬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举行。据双华畬村族谱记载，双华一带畬族的祖先原居浙江苍南的浦门和甘溪。清朝初年，顺治帝为了肃清明朝的残余势力，在东南沿海下了一道迁界令，于是双华一带畬民祖先被迫迁到福鼎来。后来由于子孙繁衍，族支日众，双华难以为生，不少族裔便逐渐外迁，散处浙南、闽东各地。为使族裔有团聚之日，

便定每年春耕前的二月初二为“会亲节”，至今已有二百余年。一直以来，每到会亲节期间，浙南、闽东数县的畲族男女，都会云集双华，探亲访友，互致问候，举行盛大的赛歌会。入夜，人们成群结队地提着各种灯笼在各个畲村鱼贯穿行，宛如一条条金色的长龙在村中游弋。锣鼓声、鞭炮声、通宵达旦的对歌声使夜空下的畲村沸腾了起来，而五光十色的焰火、彻夜不眠的灯光，更是将日新月异的畲族山村打扮得分外美丽。此外，福建福安、霞浦，浙南一带的畲村，也都有各姓畲族在二月初二进行各种定点聚会，举办歌会，以歌会友的习俗。

重阳节与汉族民俗相似，畲族也有在农历九月初九过重阳的习俗。每到重阳节，畲民家家户户都要蒸制“重阳糕”、红糖糕，祭祀、食用，节日的菜肴也比较丰盛。闽东一带的畲族青年男女还在重阳节这一天成群结队去爬山登高，举行定点的对歌会。

歌会。畲族是个爱唱歌的民族，各地不同时期的歌会数不胜数。除会亲节、重阳节等外，比较重要的歌会还有大年初一至初五的福建霞浦县崇儒乡古龙岩“五日年”歌会；六月初一福建福安白云山的“六月一”歌会；七月初七福建福鼎硐门畲族乡瑞云村的盘歌会、寿宁武曲乡白岩山的“七月七”歌会；七月初九福建福安松罗山、目连山、樟家山、溪尾里林洋和康厝风洋村的多处歌会等。

第十节 禁忌习俗

在畲族的社会生活中，尽管各地对禁忌事务的对象有所不同，对禁忌的重视程度也有差异，但涉及禁忌的事项都非常普遍。可以说，几乎在畲族生产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禁忌况。

一、宗教禁忌

忌在祭祀时胡乱语。

忌用手指对佛像指指点点，认为这是对神明的不敬。

除大年三十晚上外，其他时间忌看“流年”（根据一个人的生辰八字编排的预测命运之书，按年排列，从做“流年”那一年开始，每一年的命运以两句批语总结，一直到命中注定要死那一年为止）。

闽东一带忌女性代表家庭在坛前烧香秉烛与朝拜，忌以鸭子为供品，忌在神宫庙观、石母、树王面前便溺。

74.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20）

妇女临盆要避开神灵和祖先所在之地，否则会冲撞神灵，给家庭和子女带来灾难。***

农历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忌挑粪，忌做污秽事。

除夕要扫地，正月初一至初四忌扫地，否则认为运气会被扫掉；正月初一忌钱从手中流出，还债、购物、借钱应避开这一天，否则会断送一年的财运。

为老人预备的棺木，平时不能开启，否则不吉。

老人过世，属相相冲的子、孙、媳不能去送葬；出殡时，棺木忌碰触家门两旁。

二、生产禁忌

畬族生产禁忌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正月初一、初五、初九忌挑粪；正月二十忌下田劳动。畬族俗语：“正月二十做田土，不够补天穿”，认为是日下田，会导致连天大雨。

三月初三忌下田，下田会断水路，导致天旱。

潮汐时分忌播稻种，秧田忌在水田出水处先播。

“封龙日”忌执铁器，四月初八忌水牛下地犁田，立秋日忌巡田。

立夏、夏至、冬至忌用牛，教牛干活时人忌笑。

清明节及八月初一忌挑尿桶，忌锄田，否则会大旱。

立秋日忌到田间走动，否则会惊动禾苗，对收成不利。俗语云：“人歇昼，禾歇秋。”

广东石鼓坪畲族忌在农历七月二十四和白露两天上山采茶，否则茶叶会长虫。

不到 18 岁的人不能栽种竹子，否则不利于生儿育女。

栽种棕树要垫石块，否则人心不安。

自家的种子未落土，忌把种子送人，否则对自己的作物生长不利。

割稻前忌用手摸镰刀口。

酿酒时，忌在酒缸附近吃橘子。

孵鸡、鸭时，忌在附近劈竹、挖土及大声喧哗。

午后忌播种，下种时忌吃东西。

闽东一带的畲族，忌在农历初二、初八、十四、二十、二十六开窝出售鸡雏。忌在农历初六、十二、十八、二十四、三十出售猪

仔。

进山打猎时忌在路上大声喧哗。

三、服饰禁忌

闽东一带，农历正月十五以前忌在公开场合晾晒衣服，否则养不好鸡，会被老鹰叼走。

平时忌讳反面穿衣服，否则会使父母折寿。

在立春后的第五个卯日，忌到河里洗衣服，也不能晾晒衣物。

传统上，逢年过节、出门做客忌穿白色服装。喜事送礼忌用白布。

中堂正中忌晒衣服。

正月初五、初九忌在露天旷地上晒衣服。

男裤、男衣忌与女裤一起晾晒。

妇女的裤子特别是内裤晾在过道高处及楼上，人忌从衣裤下穿过。

妇女的内衣裤忌讳在公开场合晾晒。

上有父母长辈，忌戴白色帽子。

四、饮食禁忌

旧俗忌吃狗肉、蛇肉。部分畲族地区至今忌在 18 岁以前吃狗肉。

忌在炉灶中及室内炖煮蛇肉，否则会引来蜈蚣。

服了中药忌吃萝卜、蔬菜，服了田七忌吃姜。

小孩忌吃鸡爪、猪尾巴，否则写字手会抖；忌吃鱼卵，否则不善算术。

孕妇忌吃兔肉、狗肉、鳖肉、牛肉、田螺肉等，否则胎儿会育不良，出现兔唇、驼背等畸形现象。

闽东一带畲族产妇忌吃鸭子、鸭蛋，因为有“七月半鸭不知死期”之说。

吃饭时忌不扶饭碗，忌用筷子敲打饭桌、饭碗，否则会沦为“讨食客”（乞丐）。

盛饭时，忌在饭甑中间挖起，而应先盛周边的米饭。

忌用筷子打小孩，忌用筷子打猫。

不管大人小孩，忌坐或躺在饭桌上。

忌用单只手捧茶、酒招待来客，否则视为无礼。

酒桌忌空碗，即使不会喝酒，也得倒一点酒“养碗”。

上别人家做客时，忌把盘中食物吃光，应有所剩余。

闽西一带习俗，正月做客时，忌吃鸡、鸭肉盘中的鸡头、鸭头。初上酒席，忌端起酒杯就喝，而应侧身洒一些酒在地上祭桌神后再喝，否则会“犯酒神”，易喝醉。

闽东习俗，客人未离开时，忌把碗筷通通收走，至少应留下三副碗筷在桌子上，否则便被认为是赶客人走。

75. 第四章畬族的社会文化（21）

五、语禁忌

忌直呼长辈的名字，更忌使用长辈的绰号。

忌称畬民为“畬客”“畬客婆”，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

老人去世忌说“死”，而应婉称“过世”“老了”等。

大年三十、大年初一（尤其是清早）忌说短、没、死、坏等不吉利的字眼，否则对全家一年的运气不利。

在子女出行前，忌恶语相骂，否则不吉。

六、生育禁忌

有关孕妇的禁忌：忌看傀儡戏及不三不四的鬼神雕像，否则胎儿会五官不正或四肢软骨；忌抱襁褓中的小孩，否则会使小孩生病；忌参加婚礼，否则会“冲喜”，使新婚夫妇将来不和睦；忌到丧葬场合，否则会“犯煞”，导致怪胎或难产；忌从秤、扁担、犁耙或牛缰绳等物上跨过，否则会晚产；忌触摸“寿木”（棺材），否则易使胎儿夭折；忌用海碗，否则婴儿会成“阔嘴巴”；忌坐门槛和布袋；忌看血；忌酿酒；孕妇卧房忌钉钉子或乱翻动，担心受惊，动了胎气；孕妇忌摘水果，据说摘了果树不结果；忌正对裁缝师傅裁衣等。

有关小孩的禁忌：忌在“红纱日”和“白虎日”出门做客。出麻疹时，忌吃猪油、猪肉，忌刮锅，忌上厕所。认为刮锅会刮断“麻

根”，使麻疹出不尽；小孩麻疹后数十天忌吃芥菜。未满月的孩子忌见生人。“坐月”时产妇和孩子的衣裤不得见阳光。

七、交际禁忌

正月初七出门，初八忌归来。俗称“七出八不归”。

新娘第一次回娘家住宿天数忌单数。

忌以手帕赠人，忌拾路遗毛巾。

闽东一带，有赠送礼物忌单数的习俗；在闽西一带，则只忌讳在婚礼中送单数的礼物，日常中并不忌讳送单数，而且习惯送三、五、九之数，意为“三元及第”“五子登科”“久久长”，是吉祥之数。

76.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1）

畬族的民间信仰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既包括历史遗存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以及预测占卜，也包括后来从汉族地区传入的道教、佛教等。***复杂多元的畬族信仰体系既深刻地影响着畬族的民间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又受畬族的民间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畬族特色鲜明的信仰文化。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背景下，畬族的信仰文化广泛地融入畬族的经济生活、节庆习俗、人生礼仪、社区环境以及诸多民俗生活之中，生动地反映了畬族独特的社会展历程。

第一节宗教信仰

畬族是个多元信仰的民族，盘瓠崇拜、祖先崇拜、道教、佛教、自然神崇拜等各种信仰，在畬族社会中同时存在。而盘瓠崇拜和祖先崇拜则是畬族最原始、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民间信仰，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盘瓠崇拜

盘瓠崇拜是畬族中最典型，也最具民族特色的民间信仰。在畬族社会中，盘瓠传说世代相承，广为流传。虽然传说内容在闽、浙、粤、赣、皖等省略有差异，但基本节是相同的。盘瓠也叫“忠勇王”，闽东、浙南畬族还称作“龙麒”“盘护”“高皇”，皖南畬族还称作“龙猛”，粤东畬族则称“护王”“盘大护”“盘古大王”等。各地盘瓠的原型构成有龙犬、鱼龙、龙与麒麟等诸多说法。

关于盘瓠传说，畬族内最权威的文字资料是置于畬家诸姓谱牒之端的《敕书》，密藏于族内的《重建盘瓠祠铁书》《广东盘皇铭志》《开山公据》《抚瑶券牒》等也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还有，畬族史诗《高皇歌》也世代传诵着这个传说。

关于盘瓠传说的实物材料是珍藏于畬家祠堂的祖图和祖杖。祖图又称“开基祖图”“太公图”“永远图记”“长联”，今藏于闽东、浙南、粤东的祖图多为清代物品，以麻布、土布为底，多为条状横幅长卷，平图勾勒，浓墨重彩。画面配有文字说明，图文并茂，以盘瓠传说为依托，展示畬族历史展、社会生产、文化习俗等。以浙江景宁畬族自治县的祖图为例，整幅祖图分为上下两联，每联长 665 厘米，宽 34 厘米，用古老的土布彩色绘制，画工精细，所绘 170 个人物，叙述传说中畬族源的神话，带有浓厚的图腾崇拜色彩。祖图自右而左排列，有 25 个画面，其内容具体如下。

1。十皇佛。2。高辛帝像，两旁宦官侍立。3。太医医治国母耳疾。4。高辛帝细看，以盘盛之，饲以黑饭，变成“龙麒”。5。番王兴兵犯边，高辛帝坐朝出榜，谓有能取其头者，必妻之以女。龙麒收榜见万岁。6。高辛帝送龙麒过海。7。番王左右兵将林立，酒醉睡床，龙麒斩番王级。8。番兵追赶龙麒，为云雾阻隔。9。龙麒献番王级，百官聚会，帝视大喜。10。帝赐龙麒锦服，忧闷不乐。假妆一女为公主妻之，龙麒不可，牵住三公主衣。11。龙麒盖钟约定七日，至第六日，公主恐其冻饿，启钟视之，已变人身。12。帝

赐三女配龙麒，与公主行合婚礼。13。龙麒携眷赴高堂，鼓乐喧天。14。宫内迎新妇、新郎到，洞房花烛，百官备礼恭迎。15。龙麒挈妻入山，大会七贤洞。16。龙麒养三男一女。17。高辛帝御赐姓氏。受恩已毕，开掘仑山，供膳老幼，并无租税。18。龙麒闾山学法。19。龙麒同三子游山打猎。20。龙麒坠岩丧身，三子找寻。21。合家眷属送龙麒灵柩归山，灵柩下装四轮，以牛拖之，妻子相哭而送。22。抢主回家。23。归主岩前山，此山右似游龙，左如飞凤。24。岩前华屋。25。一家朝奏团圆。

广东潮安县凤南区山梨村的“雷氏祖图”长卷则分为 16 段 34 节。闽东畬族祖图形式上又有所差异。但各地畬族祖图的内容基本一致。畬族祖图与《高皇歌》互为印证，畬族人民视为族宝，是研究畬族族源、历史和文化的珍贵文物。

祖杖又称龙杖、法杖，是畬族人家显示远祖权威的象征物。祖图、祖杖平时秘藏不露，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展示出来。

77.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2）

畬族的盘瓠崇拜中的“盘瓠”，又有“盘护”“盘古”等。***盘瓠究竟是什么？传统的说法认为，盘瓠就是犬。这不仅在《后汉书·南蛮传》《搜神记》等汉文古籍中有记载，同为具有盘瓠崇拜的苗族、瑶族民间，也把盘瓠看做是神犬，各地珍藏的早期畬族祖图也明白无误地把盘瓠画成犬的形象。因此，盘瓠崇拜实际上是犬崇拜。但近年来一些畬族学者认为，盘瓠是龙麒而非犬，畬族祖杖（也称龙头祖杖）就是龙麒的象征，认为犬崇拜是汉族文人的误导和对畬族的污蔑。其实，犬崇拜在山地狩猎民族中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在畬族祖图和畬族来源传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畬族祖先向以耕山狩猎为生，因此出现犬崇拜并没有什么问题。而龙麒作为行云布雨的“龙”的形象，则是农耕民族的崇拜对象。畬族盘瓠崇拜逐渐由犬向龙麒的转变，实际上正是畬族的生产方式由耕猎型向农耕型转变的反映。

二、祖先崇拜

畬族社会强调慎终追远，不忘祖先。对祖先的崇拜和信仰，是畬族信仰文化最基本的内容。在畬族人心目中，祖先是庇荫后人的善神，享受莫大的尊崇。严格来说，盘瓠崇拜也可以看成是畬族祖先崇拜的一种变化形式，或者本身就可以看做是祖先崇拜。

在畬族社会中，祖先崇拜可以从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把敬祖宗列为族规条例的要内容，且相信祖宗有灵，能庇佑福荫子孙，以至将祖先视为保护神，虔加敬奉。二是祠堂作为祖先英灵聚会、享受香火祭祀之地，也是畬族最为神圣的地方，族中大事都要在祠堂中举行，以让祖先知晓，同时每年要在祠堂进行隆重的祭祖活动。三是为了让祖先在阴间过上好日子，从而更好地庇护在世的子孙后代，畬族民间普遍都十分重视对祖先坟墓（阴宅）的营造。一般在先人死后先进行简单的埋葬，初次埋葬虽然也有选择墓地，但比较简单，仅以死者的生肖来确定安葬的有利方位，将死者埋葬在临近村落的山坡上。初次葬三五年后，死者的遗体彻底腐化，将死者的骨殖捡起，用一陶罐安置，再请“地理先生”（阴阳师）选择一处风水宝地，进行隆重的二次葬。在许多畬族乡村，“起屋（盖新房）、造地、生儿子”被认为是人生中的三件大事，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出息的标志，可见畬族人对安置祖先亡灵的重视程度。四是每到逢年过节，家中都要置办酒、肉、时果和节日食品等各类贡品，向祖先的英灵献祭。五是家中有喜幸之事，如做生意赚钱了、子女考上大学、在危险的事故或灾难中得以幸免，等等，畬族都视之为“祖上有灵”，认为是受到了祖先的庇护，都要到祖先的神位前献祭和祷告。

畬族祖先受到尊崇，然而许多地方畬族的祖先崇拜是有条件的。如果家中长时间不走运，或者频繁遭受灾难，一些畬民就会认为是祖先“没目”，没有庇护他们。再加上风水先生之凿凿说是其某位祖先的墓地风水妨碍了家运，则常常引自掘祖坟的事，并从此不再祭祀这位祖先。

三、世俗神灵信仰

畬族民间信仰体系非常复杂，呈现出典型的多元性。¹除了上述氏族神灵之外，还有诸多的世俗神灵。这些世俗神灵大致由六个方面构成。

1. 神圣化的族内英雄与历史传说人物

畬族信仰的一些世俗神灵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些人曾有过番茄业绩，生前受村民拥戴，死后被奉为神灵，不仅为本村本姓所膜拜，而且成了灵威弥漫一隅的地域性神灵，并为当地族内人所共同祭祀。如闽东福安金斗洋的“雷氏三十二公”雷朝宝，生于清康熙年间，武林高手，时人称为“豹子师傅”。

有些世俗神灵则是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因其高尚的品行或超凡的力量为族人所神往，族人以此立庙祭祀，寄托某种心愿，寻求某种庇护。如浙西南插花娘传说而形成的神灵“插花娘”。著名的畬家传说人物还有雷海清、雷万春等世俗神灵。

2. 职业性神灵

长期的狩猎生活形成畬家的猎神崇拜。粤东现存“游山仙子”“打猎大王”庙宇；闽东畬族猎神有雷万春、吴三么等。占主导地位的农耕经济的影响下，畬村产生了农神。如粤东、闽西畬族供奉“田头伯爷”“开山伯公”神农等，还有畬家戏班的戏神雷海清（即“田都元帅”）。

78.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3）

3. 自然神

畬家自然神与农耕生活最为密切，如谷神、谷娘、谷仙子、种子仙、稻秧仙、青稻仙、黄稻仙等，这些自然神在部分地方有自己

的小庙和祭坛，大多数地方则依附于畲村附近的巨型或奇形怪状的岩石或树木。由于这些物体形态迥异，便演化出精灵化的传说，并作为神灵供奉。而实际上，在畲村，这些巨石、大树、奇石、怪树本身就是作为神灵加以崇拜的。

在畲族民众看来，这些神化了的自然物具有显著的通灵作用，威力强大，能给予他们有效的保护。畲家生儿育女，一旦这些五行缺“金”“木”“水”的年幼子女体弱多病，便常请这些“石母”“树神”“河神”庇佑，将自己的子女托付于这些自然神祇，将某块巨石、某棵树、某条溪流拜作孩子的母亲，并将子女的名字冠以“石”字、“树”字或“水”字，如“石贵”“石禄”“石子”“树生”“树”“松树”“樟树”“水生”“溪水”“河水”等，认为认了这些自然之母后，孩子就可以健康地成长。

4. 汉族社区渗入的民间俗神

畲汉长期杂居，由于受汉族宗教文化的影响，畲家供奉灶神，畲村供奉土地神现象已十分普遍。如江西畲族供奉土地公、银主公，每家厅堂供奉牌位，是“天地君亲师位”。由于地域的差别，亚文化圈的不同，各地汉族地区渗入畲村的民间俗神也不尽相同。

在畲族地区影响最大的汉族民间俗神当数妈祖和临水夫人。妈祖原名林默，北宋福建莆田县湄州屿人，传说她生于建隆元年（960年），卒于雍熙四年（987年），年仅27岁。林默生前懂医术，识潮音，习水性，洞晓天文气象，能预天气变化。她一生矢志不嫁，专以行善济世为己任，在惊涛骇浪中拯救过许多渔舟商船。她死后，仍魂系海天，每每在海船危难之际，化身为红衣女子飞临现场，为遇难商旅除厄解难。妈祖离世后，海船上就逐渐地普遍供奉妈祖神像，以祈求航行平安顺利。乡人也感其生前治病救人的恩惠，于同年在湄州岛上建庙祀之，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湄州妈祖庙。此后，在封建帝王的推崇下¹，人们为了缅怀这位勇敢善良的女性，到处立庙祭祀她。据《世界妈祖庙大全》提供的最新数字，目前全世界已有妈祖庙近5000座，信奉者近2亿人。妈祖信仰不仅遍及中国的

各个省份和港、澳、台地区，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朝鲜，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挪威，丹麦，法国，加拿大，美国檀香山、旧金山，墨西哥，巴西，新西兰以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

临水夫人，俗名陈靖姑，也写作陈静妈、陈进妈、陈贞姑，唐末五代时福州下渡人（一说古田人）。传说她与林纱娘、李三娘义结金兰，并一起赴闾山学法，师承许旌阳真人。三姊妹得道之后，合称三奶夫人。长大后陈靖姑嫁与刘杞为妻，据说在她怀孕几个月后，古田遭受到很严重的旱灾，为了解救百姓的苦难，她自愿堕胎来专门祈祷求雨。神被感动了，就下了雨，人们对她非常感激。但她却因为劳累过度，24岁时就死去了。临终前，她表示希望死后能当神仙，来拯救难产的妇女。后来人们在她殉难之处建立的临水宫（即龙源庙、顺懿宫），成为海内外公认的纪念这位妇女儿童保护神的“祖殿”“母宫”。陈靖姑生前与死后尊称极多，比如临水夫人、顺懿夫人、慈济夫人、顺天圣母、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助生娘娘……民间则习惯地称之为陈夫人、陈太后临水奶（奶，方中就是母亲的意思）、娘奶、夫人奶、大奶夫人等。因为陈靖姑善于“医病、除妖、扶危、解厄、救产、保胎、送子、决疑”，护国佑民，功德无量，所以不仅在古田，就是在闽江流域、福州地区乃至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台湾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也都广为传诵和崇拜。在古田和福州，有关临水夫人的民间传说也十分丰富。

历史上，畲族辗转迁徙于闽南、闽东等妈祖与临水夫人信仰的源地之间，与当地汉族长期互动、交往，其信仰文化也深受影响。至今在畲族社会中，妈祖和临水夫人都有着广泛的信众。闽东、浙南畲族民间道教与临水夫人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畲族传统的宗教舞蹈奶娘催罡、传师学师、铃刀舞、祈福舞等，都深刻地反映了临水夫人在闽东、浙南畲族民间信仰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而闽西、闽南畲族乡村数量巨大的天后宫，则彰显了妈祖在当地信众的普遍性。尽管闽东、浙南也有崇信妈祖的畲民，临水夫人在闽西、闽南也不乏信众。但总体来说，福建中南部以南地区的畲族多信妈祖、东北部以北地区的畲族多信临水夫人的格局是比较清楚的。

79.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4）

闽西、赣南畬族供奉土地的典型形式是“伯公”信仰，这种在客家地区盛行的民间信仰在畬族地区也十分流行。在有些畬村，一个村中的伯公神坛就多达十余处，可见伯公信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伯公也叫“社官”“社公”“福主”“公王”等，是混合了土地神、祖先神、自然神等多种神祇为一体的特殊神灵，虽然伯公在神祇社会地位低，但它为人守土，乐善好施，所以在畬族、客家传统社会中却是个极有权威的神灵。在闽西、赣南、粤东一带有“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宰牛杀羊，问过公王”等民谚，可见伯公在畬族与客家人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此外，畬族许多喜庆娱乐活动，如舞龙灯、“犁春牛”等，也都要从祭祀伯公神坛开始。

5. 世俗化的道释诸教尊神

畬族信奉的道教诸神主要有“三清”“三官大帝”“真武帝”“玉皇大帝”“财神爷”“紫微大帝”等。道教活动在畬族民间主要通过巫师的法事活动来表现。尽管道教在畬族民间十分活跃，但畬村却很少设道观，也极少有道教诸神的造像，仅于神堂神龛或房屋的中堂上设感应灵台，以文字标示。¹

佛教在畬族社会中也有相当的影响。观音菩萨受到畬家普遍膜拜，不仅供奉于寺庙，也供奉于家中，甚至供奉于祠堂之内。其他，如如来佛、弥勒佛、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也是畬家信仰中常见的神灵。

然而有趣的是，畬族村寨不仅没有道观，连独立营建的佛寺也少见。众教合一、多神一庙倒是常见现象。以闽西南岭畬族村的天后宫为例，庙虽名为“天后宫”，实际上除了妈祖，还供奉了如来、观世音、文殊、地藏、普贤、弥勒等佛教诸神菩萨和关帝、伏羲等人神，甚至还有土地、五谷仙等自然神。这种众神一庙的现象，生

动地体现了畬族宗教信仰祈福求吉的功利性特征。

6. 鬼魂幽灵

畬村流传厉鬼有五通鬼、天吊鬼、伤亡鬼等。在很多畬族乡村，都专设有祭祀厉鬼的场所，称为“厉坛”。畬民认为，厉鬼如果得不到祭献，就会四处游荡，祸害别人。因此在清明节扫墓时，也将厉坛纳入其中。在祭祖活动中，也要专门为厉鬼进行献祭，以保宗族人畜平安。

总之，畬族宗教信仰是以氏族神灵与世俗神灵相结合为崇拜对象的多神崇拜。

四、畬族巫师

畬族巫师是畬族宗教活动的操作者，在畬族的宗教信仰中，畬巫扮演了沟通阴阳两界的使者角色，在人与神之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畬族聚居的村落大多都有巫师。

大凡巫师都有法门之别，粤东畬族巫师受法于茅山，茅山为道教名山，位于江苏句市境，茅山上清派是道教重要派别。闽、浙畬族巫师主要受法于闾山。闽、浙畬巫认为，他们不仅有闾山之术，还兼得茅山之术，即集闾、茅之大成。

闽东畬族中流行一句谚语：“山哈（畬族自称）做生，华老（畬族称汉族）做死。”意思是畬族请巫师主要是为现世利益，汉族请巫师则多是为死人超度。据说畬族巫师的法门来自闾山和茅山，法力无比，因此畬巫都藏有两颗法印，一为闾山印，另一为茅山印。畬巫在清醮法事中有一段经文表达了对所持法术的自信：“承请闾茅众师公，头戴花冠身着红；行符咒水游天下，杜灾降福纳凡民；请上师公为教主，证明清醮保安康。”不论是道师还是巫师，闽东的正一派道士多为父子传继，有的甚至还形成家族规模，只有少数纳徒承宗。

畚巫在法事前要行罡步法，据说因奶娘（陈靖姑）的罡步最有法力，所以畚巫就行奶娘罡步。这种罡步模拟传说的陈靖姑事迹以及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刚柔相济，姿势优美，塑造陈靖姑（也叫陈十四娘，闽东一带多称为陈奶娘）的女神形象。整个过程还配以法器悠扬的具有畚歌韵味的伴奏，的确富有地方艺术特色。在法事进行过程中畚巫还要配以多种不同的手势，称为“雷诀”，据说不同的“雷诀”具有不同的法力，无意中这些手势也成了难得的舞姿。

80. 第五章畚族的信仰文化（5）

第二节宗教活动

畚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点，其宗教活动也十分复杂。***祭祖是畚族最隆重、最虔诚、最普遍的信仰活动，其祭祖活动可分为家祭、墓祭和祠祭。其他宗教活动则有做醮（也叫“打醮”）、修谱祭、做福、下惊等。

一、祭祖

家祭。是畚民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祭祖仪式。畚族居住比较分散，加上崇山峻岭阻隔，各村寨的具体祭祀仪式因地制宜。一般是逢年过节，每月的初一、十五，分别焚香点烛敬奉祖先。每年的正月十五以及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为祭祖三大节，福建宁德市福鼎畚族改八月十五为十二月十五作为最大畚族祭祖节，另外还有独特的“三月三”染乌米饭祭祀祖先活动。

祭礼在家中厅堂设案祭供，挂祖图，立祖杖，除始祖外，也祭祀本姓祖先。家祭代数一般为三代，祭祖时全家人均要参拜，仪式须由学过祭祖的人主持。祭过祖的人，要把取得“法名”、做醮日期写在红布条上，结扎在祖杖上，表明是有身份的人，可主持祭祖活动，作为孝子为父治丧，否则要去请祭过祖的人来主持（民国后“做醮”祭已不多见）。祭祖时，先进香敬酒，一拜天地，二拜祖

先，唱《高皇歌》。畬族家祭是祭祖最常见与普及的一种形式。祭祀频繁，礼仪简单，是畬族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逢年过节、农猎活动、婚嫁喜庆祭祖外，还在每年“三月三”等特定的节日祭祀祖先。

墓祭。每年清明节，畬族也有上山扫墓习俗。各家各户带上香、酒、纸钱、糕点、猪肉或鸡肉等供品到祖坟前，焚香祭奠，墓祭仪式比较简单，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

在闽西的一些畬族山区，墓祭则分为春祭和秋祭两次进行，一般以“房”为单位。本“房”祖先能够识别的墓地，都要派人祭祀并除草。墓祭的祭品除香、纸、酒、肉外，还有专用祭祀的寿桃米粿（用寿桃型模板压制的米粉糕点，也有做成鱼型的）。过去扫墓时还有用搓成长条形的米粉压在墓碑上喂乌鸦的习俗，当地风俗认为乌鸦叫就会死人，因此要给乌鸦喂食，这样乌鸦就不会乱叫了。

墓祭时，除到祖先的墓前祭祀外，闽西畬族还多祭祀“厉坛”。“厉坛”是各个时期无名尸的集中安葬地，这些尸多为战争时的死难者。祭祀这些冤死的鬼魂，据说可以使它们少出来作祟，以免贻害乡民。

祠祭。畬族比较看重祠堂合族祭祀典礼。祠祭分春秋两祭，或一年一祭，礼仪隆重、热烈。祭礼由族长或本族名望最高的人主持。祭日前一天，要整扫祠堂，陈设器皿，洗涤用具，备办牲礼供品。供品备好后，祭日子时，放铙一响，大家做准备。丑时，铙炮一响，每家每户成年男子手捧香烛供品前往祠堂致祭，女性不参祭，只在旁观看，进祠堂门时要半跪蹲行进，将香烛祭品排列供桌上，然后退站两旁。黎明时，开炮三响，祭典正式开始，法师设坛请天神安位，迎组图、祖杖、族谱入祠，悬图、置杖、开谱，叫请祖安位。这时鼓乐鞭炮齐鸣，由族长领唱《祖源歌》，边歌边跳祭祖舞，气氛热烈欢快。接着瞻仰组图，宣读祭文，而后按辈分先后向祖先礼拜。祠祭完毕后，举行隆重的迎祖活动。迎祖队伍由锣鼓队、彩旗队、龙头队、刀枪队、舞蹈队组成。出游时，锣鼓开道，彩旗招展，

一路歌舞、放鞭炮，跳龙头舞、迎祖舞。其舞蹈中有三步一回头的动作，表示后代对祖先的怀念与崇敬。出游的目的是祈求祖先神灵赐福全村，五谷丰登，人丁兴旺。迎祖队伍所经之处，家家户户出门焚香朝拜，感谢神福降临。大道小道走遍后，迎祖队伍才返回祠堂。有的地方祭祀仪式长达两三天，法师代各户读“疏文”祈福，还要带参祭者跳“独角舞”“铃刀舞”，最后行谢神、送神、封谱之礼。礼毕，各家各户的户主（或代表者）带走自家香烛供品以半跪蹲方式退出，将供品摆在家中祖龕上。接着参祭者聚宴一堂，祭祖仪式才告终止。

二、修谱祭

81.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6）

修谱祭俗称封谱、祭谱，是宗谱编修完竣时的祭祖活动。***宋末至明清，畬族各姓迁散各地，为了方便寻找宗亲，认祖归宗，各姓各支系的畬民都撰修宗谱。宗谱修好后，要举行隆重的祭谱仪式，然后才能正式刊行。

宗谱也叫族谱，是畬族民间最为重要的宗族文献，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寻根问祖、建立世系的根本依据。畬族的族谱与汉族的族谱基本相同，内容多包括序列、宗族源流、族规家训、仕宦录、五服图、名人肖像、祖祠祖坟图、献诗赞词、名人传略、排行字头、支系行第表和本支族丁口的姓名、生卒年月、文化程度、嫁娶迁居况、墓地朝向及有关文件，既可追溯史源又像户口册。与汉族族谱不同的是，畬族族谱的行第序列中，男子要空第一位，女子要空第二位，供早逝或遗漏者列席。各支系创谱后过几十年又要续修。

修谱和祭谱由支族族长或能力强、威望高的男子主持，祭谱则由族长全权代表。祭谱即向祖宗神灵报告本支族的人丁展况，且要对天（在野外）或在公房献祭。

祭谱仪式由师公进行。祭品除香茗酒果蔬菜外，还要全猪全羊全鸡（前两者生献）。简约者请师公一人，在村边平旷之地设祭。先朝天请祖神、立香烛、念经引渡，再边读宗人行第，边在上下代血缘直系宗人之间划一红线，表示各宗各房血缘子孙的延续关系，然后送神纳钱结束。接祖、报第、送祖之时，均由族长伴跪。

隆重的祭谱仪式无异于一场功德道场，要汇集各房分布各地的代表参加。正堂设天神、道教诸神和地藏、土地、社庙神等灵位，供三牲祭祀。大门边朝外设祖宗神灵位，设茗酒十二盅、三牲果饌八件及全猪全羊。猪涮净去内脏平架于大梯上，头架以磨架，肩和尾留一撮毛，旁置以猪血、内脏和屠刀，猪鼻、猪血和内脏均点上明香。另一侧是涮净的公羊，平置于高凳上，肩、尾也留有毛，余略同。同时鸡、肉也置于桌上。正堂两侧置地府十殿王，大门两侧置门神灵位，门外一侧另设一三牲灵位，以供无名小鬼。开始时在正堂净坛接神安位、诵经。再朝野外请接本支系祖宗神，安于灵位，献祭诵经。再在正堂请神为先祖诵经唱书超度。师公翩翩起舞唱诵，余者奏乐鸣金和唱。然后又到祖神灵台前唱诵报牒，禀报本支族主要先祖神灵，宣读族谱高辈分者行第，并烧毁一部族谱（余谱置于正堂灵位桌上），再请神用羹饭，然后送祖宗神、烧纸钱银箱，撤除祭品。最后还要“坐门山”、施蛊，送神结束。法事进行期间只稍歇几次，自早晨开始直至翌日凌晨，功德周全，族人乐惠。

据说，行此隆重而繁冗的祭谱仪式，是为了使祖宗神灵宽恕修谱中可能出现的缺漏，护佑族人兴旺达。数百年来，一直延续至今。

三、“醺明祭”

“醺明祭”也称为“传师学师”“度身”“学师”。每个畲民都希望通过主持“传师学师”的祭祖仪式，继承先祖的意志和力量，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勇士。按传统风俗，畲家子女年届十六，必将通过一种特殊的祭祀仪式，由家庭成员“人录”“度身”转为宗教成员，仪式称为“奏名传法”，俗称“序头”。《景宁县志》载，畲族“时而祭祖，则号为醺明，其属相贺，能举祭者得戴巾以为荣”。

醮明祭“奏名传法”仪式仅限于男性，经过仪式，取上法名的人，称为“红身”人，未经仪式的则称“白身”人。学师以传代为荣，没有传代者称为“断头师”。学师者先着红衫，俗称“赤老鼠”。如果其子女已学师，则其人改着青衣。《遂昌县志》载：“每一姓始祖刻龙头杖为之子孙祭祖供杖罗拜之，祭有三次者称‘进士’。”在学师过程中由 11 人主办，其中任“西王母”的女性必须是夫家上代已有人当过此职，并有儿孙者，年龄一般为 40 岁以上。学师者之妻也可任“西王母”。学过师的男子和仪式中任“西王母”的女子，生前受人尊重，死后倍加荣耀，当他们过世时，生者要为他们做“阴功德”，时间长者三天三夜，短者一个昼夜。没有学师者，死后功德可做可不做，做功德的，则称为“白身功德”。

82.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7）

学师“做醮”多在家中举行，日期由祭师挑选。仪式举行前，家人要从自己同姓同支的“祖祠”挑回“祖担”，叫“游祖”。“祖担”是两个竹编的箱子，装着祖图、祖杖、祖簿、香炉、龙角、龙刀、铃钟等物件。家人把这些东西一一摆在堂屋香桌上。仪式由法师主持，法师用念唱、歌舞方式，叙述始祖学艺的艰难历程，唱罢，引弟子三拜天地、始祖、本师公（学师前辈），接着参牒，取法名。法师还要传授头冠、衣衫、剑刀、号角、笏板、锣、鼓给弟子，要进行洗坛、置坛、坐坛、传度、折坛、生筵一系列仪式。仪式依祖传经文《卷头本》规定程序共 60 个台本，须三天三夜完成。凡是学师者都用红布条写上学师者法名和学师日期系于祖杖上。

四、做福

做福是畬族社会中常见的一种祭祀祈福活动。一年四季都有进行，不同时期做福的目的也有差异：正月初一至初四日，主要是祈求一年四季平安；农历二月初一（或初二），为春福，祈求春耕顺利、五谷丰登；立夏日为夏福，庆祝麦子收成，这一天有吃面条和夏饼的习俗；端午节前后（或农历五月三十日）晚稻番薯都已栽插，

为保苗福，求保护庄稼免遭病虫害、兽灾、旱灾等，以祈求禾苗茁壮成长；白露日为白露福，答谢神明保佑秋粮进仓；除夕为完满福，答谢神明庇佑并庆祝一年的农事活动顺利。

五、“下惊”与“送鬼”

传统上，畬族社会巫术十分流行，“下惊”和“送鬼”便是畬族民间巫术两种主要的残存形式。

“下惊”是小孩受到意外惊吓时，畬族民间用于安抚小孩的灵魂、驱除恐惧的巫术。畬族民间认为，人是**与魂魄的结合，一旦受到惊吓，魂魄不宁，就会引各种疾病。特别是小孩的魂魄，极易受到惊吓。因此，畬族民间很重视对受惊吓的孩子进行“下惊”，并根据受惊吓的不同场合和程度，有多种“下惊”的具体方式：一般的惊吓，如大的声响、跌倒等，一般只需抱起孩子，亲吻一下孩子的额头，口念“吓”吐一口唾沫，连亲三次、吐三口唾沫，并念叨：“我某某（小孩的乳名）不吓，口水吓”即可，称之为“哈吓糗”；对程度比较重的惊吓，如意外从高处坠落或摔落河中，则除了“哈吓糗”外，还要铲一铲灶里的木灰，一块截砖或石头，扔在出事地点，并念“某某不要吓啊，三魂七魄回本身啊”之类的咒语；如果小孩受惊吓后出现了烧等症状，则要吃“惊米”，施术方法是将一杯米用一手帕包住，置于孩子睡觉的枕下一段时间，然后请懂巫术的人在神案上点起三炷香，口念咒语，将手帕包着的米杯在香火上转三圈，然后打开手帕，这时可以看到几粒米在颤动。这几粒米就是“惊米”，据说孩子将这几粒米吃下，惊吓的症状就会消除。

畬族民间多信鬼神，大凡小孩突然感冒烧或呕吐，多认为碰到邪神鬼怪，要“送鬼”治病。一般根据小孩白天外出的方向，通过看老皇历确定所碰到的是什么邪神鬼怪，然后置办一些香烛酒菜送鬼；如果病较重，则请畬家巫师（多为女性）“问神”，以确定所撞着的鬼神及鬼神作弄小孩的原因，并根据巫师的指点进行“送鬼”。巫师“问神”的结果，多说是本族新近去世亲属的鬼魂缺衣少钱，或看到自己的子孙很可爱，忍不住摸了他（她）一下。只要按巫师

的指点，给这些先人的鬼魂送去纸衣、纸钱和酒菜，小孩的病即可痊愈。“送鬼”的程序一般是入夜后将香、纸包放在病童的枕下，半夜时将香纸取出，点燃香烛，并对所犯鬼神进行祷告，然后引香烛及祭祀用的纸衣、纸钱、酒肉、碗筷，送到村外置于路旁即可。祷词大意是“某某（死者的名字），你现在已经升天做神了，人神有别，子子孙孙你要保佑他啊，可看不可摸……”之类。

虽然“下惊”“送鬼”等巫事活动显得神秘、荒诞，但活动本身的目的是出于对子女的爱护，充分体现了父母对生病子女的担心和真切的关爱。在医学技术不断展，畬族乡村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改善的今天，“下惊”“送鬼”的做法虽不可取，但其所折射出的人伦、人性与浓浓亲，仍是值得称道的。

83.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8）

第三节哲学思想

历史上，畬族是一个山居耕猎民族，长期受到民族歧视。这种独特的生存环境，在畬族的思想意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在民族歧视的年代，无论畬民是否有理，他们在与汉族人的诉讼中都难有获胜的希望，使得畬族民间对衙门不信任，形成了“冤死不告官”的思想意识。但凡出现各种纠纷，尽可能私下解决。尽管目前关于畬族的哲学思想还没有学者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但我们仍可以从其日常生活和神话故事中略窥一二。

一、思想特征

1. 敬畏自然

作为一个深居大山的民族，无论山耕还是狩猎、采集，畬族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都离不开大自然的赐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畬族民众深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强大力量和对他们的重要意义，这也使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敬畏自然、善待

自然的思想意识。

大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在威力巨大的自然面前，人的作为是极其有限的。人们应该顺应大自然，善待大自然，合理地利用自然赋予的资源，而不是强力强为，这样才能够获得大自然的赐福，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这种思想意识在畲族社会十分普遍，而且在生产生活中多有体现。

以畲族民居为例。畲族在宅基地的选择过程中有着非常强的风水观念，认为没有“风水”的地方就不能做“屋场”。所谓风水之地，就是山环水绕、藏风纳气、阳气充足之所。好的“屋场”至少符合这样三条标准：一是要有风有水。空气流通，水源充足。二是要“避煞”。“屋场”需要避的所谓“煞”主要有：“山煞”“风煞”和“溪煞”。三是要阳光充足。“煞”是风水术和民间信仰中的特定用语，也是风水理论中最被“唯物论”者所攻讦的一个方面。然而只要深入分析，我们就会现，风水理论中神秘的“煞”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它所指的不过是一种潜在的隐患和危险。如陡峭的山坡之下被认为是“山煞”很重的地方，避开这个地方建房其实是避免了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带来的隐患；北风呼啸、风速过快之地是为“风煞”所在，避开这些地方建房，可以避免频繁的风寒疾病；直冲溪涧、河流来向的地方是“溪煞”大的地方，因此应避免选择直挡溪涧之地和河流拐弯的弓背处做“屋场”，以免山洪冲击和河水掏空地基的隐患。揭开风水的神秘面纱，我们就会现，风水其实不过是民间选择安全、舒适的人居环境的一门神秘化了的勘测技术，有其科学、合理、实用的一面。从畲族住宅风水的“避煞”原则，我们也可以略窥畲族社会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深层思想意识。

畲族山民对野生动物的态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传统上，畲民狩猎只为生计，或者因为野生动物糟蹋庄稼才不得已将它射杀，很少有把猎物当做商品的，因此他们狩猎也相当有限度，同时多有奉行“不见血的猎物不能吃”的规则。对于主动上门或被其他动物追赶误进村庄的野生动物，畲民采取的是放归山林的做法。当地畲

族风俗认为，猎杀上门求助的野生动物要遭天谴，至少会大病三年，甚至家遭横祸、人死财伤。畬民潜意识里对大自然敬畏之显现无疑，同时也对动物多样性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族群与宗族意识浓厚

畬族是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唐代以来，逐渐从闽、粤、赣交界地区向闽东、闽北、浙南、浙西南、粤东、赣东北和湖南、贵州等地山区迁移，交错散处在汉族居住区。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民族排挤和歧视，使得畬族形成了浓厚的宗族意识和族群意识，并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族群与宗族的凝聚力。

畬族社会中，同姓畬民无论亲疏远近，只要是同辈，都按年龄，以兄弟姐妹相称；长辈俱称“叔伯”；外迁的宗亲则称为“梓叔”。畬民认为，尽管亲疏不一，但同宗族的兄弟叔伯都是亲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可以求助，也是会给予你帮助的人。因此，畬族对族中的兄弟叔伯和外迁的“梓叔”，都保持着一份特殊的感，生活中遇到婚丧喜庆、建房高中等事，都要上前相助，而不收取分毫的报酬。

84.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9）

不仅同姓宗亲，即使是“蓝、雷、钟”三个不同姓氏，畬族群众也认为本为一家人，因而视为同宗。福安畬族村落所藏的清代“蓝、雷、钟”三姓宗谱中，都有“盘、蓝、雷、钟”四姓血脉相承的图表。福安市范坑乡洋坑《汝南蓝氏宗谱》记载“顾我盘、蓝、雷、钟四姓大宗祠肇基于广东凤凰山，与南京一脉相连，建祠之地即吾祖旧址也”，祠内四姓始祖并列封牌位。畬族谚语说：“山哈，山哈，不是同宗就是叔伯。”可见畬族根深蒂固的族群意识。至今在畬家村寨，对到访的客人，如确认是同族兄弟叔伯，整个村寨都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确认是否同族，一般要用特殊的隐语来对答，称为“认亲”。如“你是订角还是耳盖？”即是问是姓蓝还是姓雷。如果能够以歌盘答，则有一见如故之感，全村寨都以好酒好

肉招待。

祭祖是畬族加强族群与宗族意识的重要民俗活动。通过每年祭祖的拜祖图、唱颂祖先事迹、民族迁徙历史等活动，畬民的“盘瓠子孙”意识和宗族血缘观念被不断的提醒和强化。而正是这种强烈的族群与血缘观念，支撑着分散杂聚在汉族地区的畬族人民，经过千百年的时间，仍能保持与汉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特征。

3. 乐天顺命

无论福建、浙江、广东还是江西、安徽、湖南、贵州，畬族分布区基本都地处大山，山多地少，交通不便，生产条件普遍比较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畬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早已养成了苦中作乐的精神性格，乐天顺命成了畬族民族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千百年来，畬族世代安居于艰苦的山区环境，但他们从不自怨自艾，习惯以歌代、以歌娱乐，充分体现了畬族人民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进畬乡山区，就可以听到畬族山民婉转嘹亮的山歌对答，而一到三月三、中秋、重阳等歌会时节，畬乡更成为歌的海洋。生长在这样一个四季歌声不绝的环境中，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似乎成了畬族人与生俱来的品质。

然而，宿命论思想在畬族社会中也相当普遍。这种宿命论思想的形成，与畬族的历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自唐代以来，畬族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虽然畬族先民曾掀起了连绵不绝的反抗斗争，但始终没有改变受压迫、受歧视的地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这 1000 多年的历史命运，不可能不在畬族族群中留下深刻的记忆。畬族民间普遍存在的“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种看似颓废的宿命思想，实际上深刻反映了畬族人民对无力改变自己生存环境所产生的那种无奈乃至绝望的绪。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顺天应命的宿命论思想，又成为畬族人民在安居于艰苦的生存环境还

能乐观开朗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神话传说里的人本思想

畬族的神话传说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涉及到天地的起源、祖先的传说、民族的历史、英雄人物的事迹、地方风物的传说等。这些神话传说在畬族乡村流传久远，通过一代代畬族人的传承与不断加工，故事节生动、内容丰富、富于哲学思考，体现了畬族人民在特定环境下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世界。这里仅就畬族神话传说中的人本思想作一介绍。

畬族长期生活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偏僻山区，并深受剥削和歧视。这使得畬族对艰辛的生活有着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对底层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畬族的神话传说中，这种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篇章比比皆是，展现了浓厚的人本思想。

《钟庄扮太子》¹讲述的是有胆识、有气节，敢于跟豪强官府作对、为民族争气、为百姓伸冤雪恨的杰出人物钟庄的事迹：相传清代福鼎有个畬族书生叫钟庄，聪明好学，又写得一手好字，但因他是畬民，官府不准他参加科举考试，他便结交一班义士好汉闯荡江湖，专和官府富豪作对。有时插刀留柬，教训贪官污吏；有时假冒达官显宦，出入官场，替穷苦百姓伸冤。有一次，他假扮微服私访的太子，骗得福宁府知府把他迎到府衙，当做真的太子伺候。当他吟出“东家夺地伤人命，西垄山头筑大坟，北半斜时成密议，南衙枉法受千金”这四句诗，揭露其贪赃枉法包庇命案的罪行时，吓得知府跪地求饶，赶紧缉拿杀人真凶。平雪冤案后，钟庄就佯装要到别处微服私访，不必护送，如走漏消息，唯知府是问。过了几天，知府知晓是假太子，可是钟庄他们早已不知去向了。

85.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10）

射日神话《太阳和月亮》《十个太阳传说》¹等，可说是《后羿射日》的畬族版本。故事通过英雄猎手（或天神）射落9个（或8

个)太阳,只剩下现在的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的传说,表面上看是解答太阳和月亮的来历,但射太阳的原因是过多的太阳使得大地干枯、百姓饿死,因此英雄(或天神)射落太阳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解民于倒悬。畬族射日神话实质上是个民生话题,充满着人文主义的关怀。

《天眼重开》《状师钟九公》《蓝聪妹的故事》等诸多优秀的传说故事,所讲述的主人公或为人民的福祉不畏牺牲,或机智勇敢、惩治恶霸豪绅,为百姓伸张正义,都体现了明显的民本思想。

三、道德观

1932年何子星在《畬民问题》一文中,将畬民的道德观念归纳为十大特征:1.互助,2.事群,3.简朴,4.忠顺,5.信义,6.谦让,7.忍耐,8.和平,9.勤劳,10.刻苦。并认为“他们具有这十种德性,诚然是一种优良的民族”²。虽然这种归纳未必完全准确,但毫无疑问,何子星是对畬族道德观进行全面考察、深入归纳,并给予充分肯定的第一人。他一改过去史籍将畬民与“蛮僚”“盗贼”“寇”“刁民”等相提并论的做法,使人们对畬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畬族是形成于闽、粤、赣边的土著民族还是由外迁入的外来民族,目前学术界仍无定论。但畬族与汉族,特别是与客家的关系密切则是公认的。著名的客家学者房学嘉先生甚至认为,客家的来源应该是分布于闽、粤、赣交界处的土著(主要是畬族先民)与来自中原的汉人的融合,而土著则是客家形成中的主体。¹尽管房学嘉的观点受到许多正统客家学者的诟病,但其特别关注到族群间文化交融的主张,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由于畬汉文化在唐代以来的长期互动,畬族文化在深刻影响汉文化(特别是客家)的同时,也深受客家文化的影响。反映在道德观上,畬族与客家就存在着许多的相似点,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一些特色。结合前人的研究,畬族的基本道德观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

点。

1. 在社会生活中，推崇勤劳简朴

畲族地区多为山区，生产条件简陋，环境恶劣，生存困难。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畲民养成了勤劳生产，简朴生活的传统美德。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畲民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在林木阴翳的大山里，开山辟地，治坡为田，创造了“燔土为肥”的山地耕作技术。他们的勤劳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能形容的，用畲族俗语来说叫“两头不见天”²。畲族认为勤劳才能有好日子，对勤劳的畲民多有溢美之词，称之为“狠”。畲村“狠”的夫妇常常成为全村人的楷模，并受到普遍的尊敬。过去由于物资有限，畲民生活相当简朴，常常“番薯丝吃到老”。尽管现在畲区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勤劳、简朴、节约的生活态度，仍受畲民的推崇。

2. 在社会交往中，强调互助谦让

在畲族社会中，帮助有需要的人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互助可以说是畲族村落普遍的良好习惯。举凡婚丧喜庆，建房造地，邻里亲友都会主动上前帮忙，主人只需管饭，而无需给付报酬。对生活困难的宗族亲友，相互接济是十分正常的事。甚至对外来的行乞之人，生活困难的畲民也常常出手大方，将家中仅有的食物与他们分享。在畲族社会中，互助谦让还是写进族谱的基本道德要求。互助和谦让，是畲族“敦亲睦邻”的基本要求。

3. 在社会事务中，提倡“修阴功”

所谓“修阴功”，指的是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畲族居偏远山区，极少引起官府的关注，其社会公共事业也难以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畲族乡村已经习惯了举村寨、宗族之力，解决村寨的公共需要，举凡修桥铺路、建庙结庵、办塾起亭、施醮修谱等，畲民大都踊跃出钱出力，热心其间。畲民认为，这些公益事业都是有利于大家的，参与这些事业是有“阴功”（阴德）的，子孙后代都可以得

到福报。而不愿承担责任的人将会被全村寨人瞧不起。

86. 第五章畲族的信仰文化（11）

4. 在宗族生活中，要求尊老爱幼

畲族社会有相当明确的伦理观念，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强调“父慈子孝”，要求尊老爱幼。因此在畲族村寨，家庭和睦，人际和谐，秩序井然。老人在畲族社会中受到特别的尊敬，许多地方的族谱都明文规定：子孙有忤逆不孝者，送宗族祠堂议处，甚至“墨削其名”¹。因此孝敬老人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德行，从孩子懂事时起，父母就要教子女注意行礼貌，给爷爷奶奶夹好菜好肉等，并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作为长辈，对晚辈也关爱有加。尊老爱幼的道德观，使畲族从家庭到宗族、村寨，都形成了和谐有序、其乐融融、温馨融洽的良好氛围。

四、生命观

长期山地农耕狩猎的艰辛生活，使畲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观。畲族认为，生命是平等的，也是宝贵的，应该得到尊重。因此，畲民对获得生命的诞生礼仪十分重视，有着种种的庆贺仪式和规定；对为生命凋零而举办的丧礼，更是十分隆重。前述畲族神话、传说、故事中所体现出的人本思想，也深刻地体现了畲族独特的生命观。

实际上，畲族的生命观不仅是对人而的，对动物的生命同样充满敬意。畲民认为只有通过劳动（打猎）所取得的猎物，才能作为食物享用，否则就不能随意剥夺这些动物的生命。如前所述，对进村避难的野生动物，畲民就采取放生的做法，充分尊重和珍视它们的生命。如果非得捕捉非狩猎所得的野生动物，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祷告，以解除造成的“孽业”。闽西畲族捕捉意外得到的穿山甲时的祷告仪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穿山甲也叫“鲛鲤”，现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畲族山区，穿山甲曾经是十分常见的野生动

物，进村出寨的山路上，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它们路过的身影。你只要一跺脚，这胆小的生灵就会卷成一团，一动不动地躺在路上。只要找根藤蔓或绳子，往中间一串，提上就可以带走。然而，在闽西畲族山区，要带走这只穿山甲还得做番祷告，祷词说：“鲮鲤，鲤鲮，前世欠我豆腐钱，今天带你回去做本钱！”祷告完，才能带着鲮鲤离去。

尽管抓鲮鲤的祷词有些牵强，对于上辈子它是否真欠我的豆腐钱也无法辨别真假，但对到手的猎物还要进行祷告的简单仪式，却充分体现了畲民对世间生命的尊重。

五、生态观

长期居住山区，结茅为庐、耕山为业、射猎为生的畲族人民，对自然生态的重要意义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大山是他们的家园，森林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因此，在充分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同时，畲族人民也很重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

在畲族山区，就地取材，以竹、木、土、石为材料的畲族民居总是依山傍水，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传统的畲族虽刀耕火种，但实际上他们也并非漫山放火，而是有目的地选择地块进行耕种，并定期抛荒，加上山区树木繁殖快，实际上这种刀耕火种对环境的破坏并不明显。定居之后，畲族开垦山地多选择在地势平缓的坡地或沟谷，并在沟谷和坡地两边留出护坡，以供来年“溜火粪”之用，对护坡上生长的树木也多加保护。

畲族以柴草为炊，但他们多到离村数里之外的多林地带砍伐薪柴，对村庄附近的山林则严加保护。为了避免部分村民贪图便利，砍伐村庄附近的树木，许多畲村还请畲族巫师对这些林木歃血下咒，使这些树木成为有神灵保护的“神树”。因此，在畲族山村，我们总能看到村前村后树木成林的优美景致。

畲民笃信风水。为了有一个好的居住风水，除了择地选址外，

畚民还习惯在房前屋后、水口风口种竹、植树，既方便了日常的竹木使用，又大大美化了居家环境。因此，神秘的风水观念，实际上成了畚民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精神动力。

第四节预测与占卜

民间预测多根据已经生的某件事和某种现象，预知未来一段时间即将会生事。占卜则无需已知前提，通过特定的巫事活动，预知某人在某件事上将来的趋势或状态。因长期与汉族杂居相处，畚族的预测与占卜习俗与周边的汉族相似，其内容涉及婚姻、生育、求学、生意、出行、气象、一生运道等，凡生活中期望知道的事，都可以利用预测和占卜的方式来预知。虽然畚族社会中的预测和占卜具有其神秘、荒诞的一面，但作为生产经验的总结，也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一面。

87. 第五章畚族的信仰文化（12）

在婚姻中，男女双方是否合适婚配，畚族既有预测的方法，也有占卜的方法进行确定。预测的具体方法主要是民间属相相克相冲的信仰，认为属相相克的双方不宜婚配，否则婚姻将遭遇不幸。不仅男女双方的属相不能相克，女子的属相还不能与未来的公公、婆婆的属相相克，否则必伤一方。各地相生相冲的规则有所区别，但一般都遵循几个基本的规则，如：逢六必相冲（男女的年龄不能相差六岁）、一山不容二虎（男女双方不能够同属虎，或男方及其父母有一人属虎时，女方不能属虎）、鸡猴不到头（男女双方分属鸡和猴，不宜谈婚论嫁）、白马怕青牛（属马属牛的男女不宜婚配），等等。占卜的方法有将女方的八字置于男方祖先牌位下 24 小时，以观察是否有异兆，看是否有公鸡半夜打鸣、母鸡啼叫、地动等现象，如一切正常，则认为适宜婚配，婚后会家庭和睦、夫妻恩爱。畚村属相预测婚姻的习俗显然深受周围汉族风俗的影响。

有些畚族山村还用自制木卦占卜。木卦有两块，每块分阴、阳两面，占卜的结果分胜卦（两阳）、笑卦（一阴一阳）、阴卦（两阴）

三种况。占卜时，先将男女双方的况在祖宗神位前向祖宗告知，希望祖宗明示，然后将卦在香火上绕三圈，将木卦抛下。胜卦为相宜，阴卦为不宜，笑卦则祖先也没法确定，得看男女双方自己的况。这种简易的卜卦方式也常用在卜问生意、出行、外出亲人的归期等诸多事项上。

生男生女的预测在畲族山区也很流行。中西部“酸儿辣女”的预测方法，在畲族地区并不被认同，因为畲民普遍不嗜好吃辣。畲族预测生男生女的方法主要看孕妇肚子的形状和呕吐况。一般认为，如果孕妇的肚子滚圆的，多是女孩；肚子尖尖的，多为男孩。干呕厉害的，多为男孩；风平浪静，不吐酸水的，多为女孩。

在山地农耕狩猎等农事活动中，对天气的预测非常重要，因此畲族关于天气预测的方法也很多，除蚂蚁搬家、蜻蜓低飞、长虫（蛇）卧路等大家熟知的预测方式外，各地还有自己独特的预测方法。如闽西畲族有“做秋淋”的说法，即立秋这天一定要下雨，即使几滴也行，否则就要干旱一段时间，所谓“立秋无雨到月尾”。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畲民还学会了观察云彩及其动向预测天气况的方法，如“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的民谚，在畲族中对应的是“朝霞雨，晚霞晴”；闽西长汀上杭交界一带的畲民则有“云上和田，蓑衣斗笠无闲；云下白沙，蓑衣斗笠不用拿”的民谚。和田在长汀境内，位于当地的北部；白沙在上杭境内，位于当地的南部。民谚利用北上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干冷气流的不同特性，来预知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不仅有其气象科学的依据，而且预测的结果也极为准确。

在畲族地区，一生运道的预知主要有八字和“流年”两种方式。八字主要是根据一个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所对应的天干地支及天干地支所包含的五行的旺衰况，来推断一个人一生祸福荣辱的基本趋向；流年则是在八字的基础上，参照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四命八柱等，对人的一生的运程进行逐年推算，并以两句偈语进行批注的命运预测术。流年做好后，一般要妥善保管，只有在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取出查看。虽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流年测命的习俗有

些荒诞，但它对吉凶祸福的预测，特别是凶祸灾难等危险况的预测，对于父母注意未成年儿童的安全，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第五节 族徽与标志

所谓族徽标志，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象征物。说到族徽、标志，不能不提到民族图腾。“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图腾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原始民族对自然的无知则是图腾产生的基础。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生过亲缘关系，于是这种动物或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同时它也被用来作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例如中国古代的商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和标志。因此在某个意义上，图腾崇拜与其说是对动物、植物的崇拜，还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崇拜更准确些。

88. 第五章 畬族的信仰文化（13）

从人类学研究的资料来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然而关于畬族的图腾，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畬族和苗族、瑶族一样，以盘瓠为图腾，如著名的畬族研究专家施联朱教授就认为“在世界各民族中，以盘瓠为图腾的崇拜的有十几个民族之多”“畬族人民对这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崇拜，坚持保存，以表示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以区别其他民族，用以巩固本民族内部的感和团结。”¹ 甚至还有人从盘瓠崇拜衍生出葫芦是畬族标志的观点²。但也有学者（尤其是一些畬族学者）提出犬（盘瓠原型）不是畬族的图腾崇拜对象，犬图腾是汉族文人强加到畬族身上的。³ 然而我们应该承认，在畬族民间，关于盘瓠的神话传说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他们还把盘瓠的传说请人画成图册，谓之祖图，祭祖时供瞻仰祭拜，在亲缘上体现了典型的图腾信仰特征。这种亲缘关系的想象和形成，与畬族先民“耕山为业，狩猎为生”的山地耕猎生活是分不开的。犬是狩猎为业的畬族

先民的主要助手，也是社会生产中最重要工具之一，“当时畬族祖先精神上视犬为维系氏族生存的圣灵、亲密朋友，因而犬顺理成章地成为畬族的图腾崇拜对象”¹。这个推论还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仅仅与这个民族存在着一种想象的亲缘关系是不够的。作为图腾，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标志”，就是说它还要起到某种标志作用。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并以物质的形式来展现，如图腾柱、族徽等。这些物化的图腾时时彰显着民族的独特个性。就这点来说，盘瓠作为畬族严格意义上的图腾是不够完备的。尽管祖图可以作为彰显畬族民族特性的实物标志，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除了祭祖期间可以供族人祭拜外，祖图都是秘不示人的。除了祖图，在畬族中实在找不到其他的以盘瓠为原型的物化标志（祖杖是龙的形象，而非犬，不能算作盘瓠图腾的象征物）。畬族祖图的这种隐秘性与图腾彰显个性特点的功能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也难以构成畬族显著的民族标志。因此，盘瓠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图腾。

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注意到的，各路学者都在大谈畬族的“盘瓠崇拜”，却“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畬族的另一个崇拜物——凤凰。”²实际上，同样深受畬族崇拜的凤凰，确实具备了比盘瓠更为完整的图腾意义。在畬族传说中，其最早的女始祖是高辛皇帝的三公主，而凤凰正是帝王家族女性的象征。因此，从传说故事的脉络来看，凤凰图腾与畬族之间自然存在着亲缘关系。而就作为民族标志的意义来说，与盘瓠仅有祖图隐秘的表现形式不同，凤凰的形象在畬族社会中是很常见的，这在畬族妇女的服饰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畬族妇女的式叫“凤凰头”，髻叫“凤头髻”，结婚时还要戴“凤冠”，衣饰花纹叫“凤挑”，花鞋上有“凤尾纹”，全身装束叫“凤凰装”。而在日常民事活动中，每逢喜庆，畬民总是庄重地在居屋正厅的壁上或梁上贴上“凤凰来仪”“凤凰至此”的字条或“凤凰朝阳”的图画。畬族的祖居地叫“凤凰山”，畬族还有自己独特的茶艺叫“凤凰茶”，等等。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凤凰图腾的崇拜在畬族民间的普遍性，说明畬族人民已将自己的精神、信仰与凤凰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了。凤凰已成为畬族的明显象征，只要看

到妇女穿的凤凰装，就知道她是畬族。对畬族而，凤凰图腾比盘瓠图腾显然更加具备了明确的民族标志意义。

实际上，畬族以凤凰作为图腾和标志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不少学者认为，畬族的民族起源与越人有着直接的关系¹，即使认为畬族源于“武陵蛮”“古闽人”“东夷”的学者，也不否认畬族与越人的深厚渊源。而浙江绍兴出土一战国时古越人的铜质房屋模型中，其屋顶立一图腾柱，柱顶塑一大尾鸪。越人的这个大尾鸪，不正是畬族凤凰图腾的最早原型么？

89. 第五章畬族的信仰文化（14）

从现有文献来看，并未现古代畬族使用过明确的族徽。***今人有用凤凰、牡丹图案为畬族族徽，虽还没有得到畬族人民的普遍认同，但从以图腾为标志的角度看，这个族徽的设计还是比较准确的。

如果说用凤凰作为畬族族徽还有所争议的话，以龙头祖杖作为畬族的族标则基本没有什么异议。龙头祖杖也称“师爷杖”“师杖”，是一根杖刻着龙头（或犬）的木杖，它是畬族图腾崇拜的重要象征。据说畬族先祖盘瓠频繁有功，高辛帝赐封他为“忠勇王”，并将三公主赐婚与他，同时还御赐一根赤金的龙头杖。为了纪念祖先的功绩，“山哈”人根据传说中的模样仿制了一条龙头杖，代代相传，只在祭祖时，才把龙头杖供在祭坛上，平时不能动的。每到祭祖传师学师时，都有模仿始祖盘瓠当年学法的内容。在司祭人的引导下，学师者进行坐龙坛，过九重山、五岳山，最后打仗、求乞、返回家园等一系列的象征仪式。通过这种模拟仪式，意味着学师者体验了始祖的经历，传承了始祖的意志品质。举行仪式后，学师者要取一个法名，然后将法名和这次学师祭祖日期书写于一根红布条上，并将红布条系于龙杖（祖杖）上，称“聚头”，表示学师者加入了盘瓠世系群体。这种红布条系祖杖的形式，后来成为闽东、浙南以某处宗族为单位参与畬民会馆的标示。可见它在畬族人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龙头祖杖因此也与祖图、族谱一起，被称为“畬族三宝”。

正因为龙头祖杖在畬族民族意识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规划和建设中华畬族宫时，设计者便将一根高达十几米、金灿灿的龙头祖杖模型耸立在宫殿前，作为畬族的民族象征和标志。这一设计得到了畬族同胞的一致好评，因为在畬族中，再没有比龙头祖杖更合适作为民族认同标志的象征物了。

90. 第六章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1）

畬族长期偏居中国东南山区，不为外界所熟知。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展中，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仍然是十分卓著的。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辛勤开拓，使东南部的茫茫山区变成沃野千里；他们殚精竭虑，为台湾的统一和祖国的领土完整倾尽心力；他们面对不同时期倭寇的侵略，敢于英勇抵抗，为祖国的独立和尊严洒尽鲜血；他们面对白色恐怖，不畏牺牲，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献出了无数宝贵的生命。如今，畬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继续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不断努力。

第一节积极开祖国东南山区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畬族就一直聚居和辗转迁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等省的广大山区，为祖国东南山区的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辟荒东南山区

在闽、粤、赣交界的汀、漳、潮一带，是畬族最早的聚居区。早在陈政、陈元光父子经略漳州之前，大量的畬族先民就已经在这里以耕、猎为业。唐代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说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可耕乃火田之余”，当地畬族先民“所事者搜猎为生”。可见当时畬族先民的农业生产主要是耕火田，即“刀耕火种”之田，这种“火田”多是缺乏水源的山坡旱地，至今仍遍布闽、粤、赣交

界的山区。由于耕作技术粗放，作物产量较低，加上畲族居住在野兽出没、莽林丛生的山区，因而狩猎采集经济仍比较发达。狩猎不仅可以消除野兽对庄稼和人畜的危害，还可以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直至明清之际，狩猎仍是畲族人民从事的一项重要副业。

唐在漳、汀设置州县之后，制定了客观上有利于展当地经济生产的措施，如实行辟地治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等政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展，加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王审知治闽期间，继续采取开垦荒地，扩种农产品，展手工业，开辟海港，展通商贸易等措施，进一步加快了畲族地区经济生产的展。在畲族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在“闽国”时期，畲汉两族人民一起含辛茹苦地披荆斩棘、辟土植谷的传说。

畲族在开东南山区的过程中，深受汉族地主豪强的欺凌。《景宁县志》记载：“畲客多居山中……彼所垦之地，垦熟即为汉人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辟之。然刀耕火种之所得，未能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自活，十九务农。”正因为深受欺凌，所以畲民不得不隐遁在人迹罕至的大山中耕山为业，在条件最艰苦的环境下开辟山田，成为东南山区整治梯田的能手。

明清时期，畲族经过不断的辗转迁徙，在闽东、浙南等地区成为当地的一支垦荒大军，所到之处，尽力耕耘。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有水源的地方，辟为梯田；仰赖天雨的山坡，辟为旱地。《龙游县志》说：“畲民勤播植，傍山结茅，男女均事力穡。”《永春县志》也说：“畲民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他们对闽东、浙南山区的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景宁，“（畲民）佃耕以活，邑之陇亩，其所治者半”¹；在云和，“云邑荒田多赖开垦”。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畲族在我国东南山区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创立的不朽业绩。

二、改良和推广农作物品种

畬族人民在长期的山地开过程中，利用当地的环境条件，不断总结经验，培育、改良农作物品种，并为许多优良作物品种在东南山区的推广种植作出了贡献。

早在南宋以前，粤东一代的畬族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稜禾的种植技术。南宋人王象之这样记述说：“菱禾，不知种之所自出。植干自熟，粒粒粗粳，间有糯。亦可酿，但风味不醇。此本山客輦所种，今居民往往取其种而蒔之。”¹山客輦是畬族的别称，至今大多数地方的畬族仍自称山客（哈），可见在南宋时期，畬民的稜禾种植技术开始传到汉族地区。这种稜禾不仅只在梅州，闽粤赣交界的畬族居住的山区看来都有种植，尤其是闽西的汀州一带种植得相当普遍，到清代俨然成了当地的重要特产。杨澜在《临汀汇考》说：“汀人……又有稜米，又名畬米。畬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²由于稜禾不仅“实大且长，味甘香”³，品质优良，而且耐旱易种，便于管理，所以很快为当地汉人引进培植，并迅速传到其他地区的汉人中。如福州的“晏稜”、莆田的“白稜稻”、漳州的“畬稻”，其实都是稜禾的别称，是各地汉族村民向畬民“乞其种”培植成的⁴。

91. 第六章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2）

畬族先民不仅培植成功适合灌溉不便的山区种植的稜禾，而且在与周边汉人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改良和增加农作物品种，为推广大量优良农作物的种植作出了贡献。***如到明清时期，赣南、闽西畬族地区种植的稻谷就有七八种，闽东、闽北、浙南种植的稻谷品种也非常丰富。宋代以来，各地畬民还广泛利用“火田”“火地”种植番薯等杂粮，由于番薯易于栽种，加上畬区土质、气候适宜，番薯的产量很高，成为畬族山民不可或缺的主粮。畬家俗谚说“番薯丝食到老”，就生动地体现了番薯在畬民日常饮食中的重要地位。

畬族人民还根据山区的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经济作物相当达，如香菇、茶叶、蓝靛、苧麻等，都是畬区的重要经济作

物。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素有“菇乡”之称，也是我国著名的香菇生产源地之一。明清时期，畲区生产的香菇已经运销全国各地，成为畲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福建菁”在明清时期更是名闻全国，其染色为“天下最”，而种植蓝靛者大多是畲民。这些被称为“菁民”的畲族山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¹，他们在深山种菁和从事蓝靛的加工生产所搭的寮场，被称为“菁寮”。当时的“菁寮”遍布闽西、闽南、闽东各地，一度成为畲民聚居区的代名词。茶叶也是畲乡传统的经济作物，浙江畲民种制的“惠明茶”品质优良，畅销各地，颇负盛名；广东畲民种植的“洪輦茶”、建畲民种制的“武夷岩茶”、坦洋功夫茶等也行销远近，深受欢迎。

三、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在与周边汉族的交往、互动中，畲族人民不断吸取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经验，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如逐渐改变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方式），代之以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改变过去靠天吃饭的“雷打田”为人工灌溉的梯田；等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畲族独特的土壤改良技术和作物套种技术，则较好地体现了畲族农业生产技术达到的高度。

畲民新开垦的田地，多属于生荒地，土质贫瘠，作物产量低。为了改造生荒地为熟地，变瘦田为肥田，勤劳的畲族人民采取了种种改良土壤的办法，如利用草木灰、“石粪”（石灰）肥田，开春时将鲜嫩的树叶埋入土中沤烂成肥等等，说明畲族人民在耕作技术、改良土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畲族人民经年累月的辛勤开，闽、浙、赣、粤等东南数省山区的可耕面积迅速扩大，为山区农业生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畲族人民“燔土为肥”，改良土壤的技术，至今仍在闽、粤、浙、赣山区的畲、汉民间广为应用²。

作物的套种技术则可能源于山区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多地产出生活所需的

农产品，畬族人民不得不见缝插针，很早就开始尝试在山地中进行多种作物的混合种植，并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山地套种技术，大大缓解了畬族山区垦种土地紧张的问题，使单位面积的土地供养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常见的套种形式有水果（如金橘）、茶叶下套种地瓜、萝卜、玉米，水果、茶叶树下套种辣椒、薯、芋、豆、姜、茄子等多种农作物，这种套种技术至今在畬族山区仍十分普遍。

总之，畬族人民长期聚居、迁徙于东南数省，对闽、浙、粤、赣、粤、徽、湘、黔等省山区的开和当地山区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在畬族人民的开拓下，东南数省的茫茫山区变成了千里沃野，人迹罕至之处变成了炊烟缭绕的村落，极大地推动了闽、浙、粤、赣等省山区经济的展。他们不愧是东南山区的开拓者和先行者。

第二节 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畬族人民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畬族人民不畏牺牲，功不可没，涌现了如“破肚将军”蓝理等英雄人物；二是在台湾统一之后，为开台湾，畬族人民尽心尽力，出现了“治台名将”蓝廷珍、“筹台宗匠”蓝鼎元等著名人物；三是近年来，通过宗族联谊的方式，积极推动闽台、陆台民间交往，以自己的方式为台湾最终回归祖国做出努力。

92. 第六章 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3）

一、为统一台湾作贡献

清顺治三年（1646 年），南明王朝在东南沿海已无回旋之地，郑成功深感形势紧迫，“附近无可措足，唯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于是郑成

功作出“亲征”台湾的重大决策。

1661 年农历二月，郑成功率领众将士在金门“祭江”，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其中不少军士便是闽东、闽北和漳厦一带的畲民。四月初一，郑成功的舰队利用海潮，避开荷兰守军的火力，经鹿耳门在禾寮港、北线尾顺利登陆。在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的支持下，经过 10 个月的战斗，毙伤荷军 1600 多人。1662 年农历二月初一，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签字投降，荷军交出了所有城堡、武器、物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 900 名荷兰军民。最后由揆一率领，乘船撤离台湾。至此，荷兰侵略者在台湾 38 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宝岛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事斗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成功尝试。通过这一斗争，驱逐了荷兰殖民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收复台湾不久，民族英雄郑成功不幸病逝，其子郑经继位，继续治理台湾，与大陆上的清王朝分庭抗礼。康熙帝多次招抚不成，便下决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681 年，长期主政台湾的郑经去世。郑经死后，郑氏家族因诸子争位内部矛盾激化。清政府也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能够腾出手时间来考虑平台的问题，康熙帝决定起用施琅攻台。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水兵 2 万余人，大型战船 300 余艘，中小战船 230 余艘，从福建铜山（今东山）海域扬帆起程，一路乘风破浪，锋芒直指台湾的战略前哨澎湖列岛。在攻台的关键性战役澎湖海战中，受命为征台前部先锋的漳浦畲族人蓝理大显神威，率 7 艘战船冲入刘国轩统帅的台守军战舰群中，共击沉、焚毁郑氏船只 14 艘，焚杀郑氏官兵 2000 余人。蓝理在此次战役中被炮弹弹片击伤腹部，肠子流出腹外，但蓝理把肠子塞进腹内，用衣布裹紧，仍带伤奋勇冲杀，其神勇令守军将士胆寒，很快败退。施琅闻捷报大喜，奏疏蓝理功。

数日后，施琅的舰船遭到郑军舰队的围攻，蓝理率兵前去救援，郑军远望清军舰队的风蓬上绣着“蓝理”二字，心胆俱破，一触即溃，蓝理下令追击，乘势收复了澎湖列岛。八月，清军平定台湾。蓝理因战功显赫，被授予参将，加左都督。

蓝理拖肠血战的事迹也深受康熙帝的赞赏，先后授蓝理为河北宣化府总兵官，挂镇朔将军印，任浙江督军、定海总兵等职。康熙曾多次向王公大臣介绍蓝理澎湖血战的事迹，并将蓝理引荐给皇太后，称其为“破肚将军”。从此，蓝理“破肚将军”的名号闻名全国。

蓝理不仅在康熙统一台湾的战斗中战功卓著，还为新疆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新疆准噶尔部叛乱，清廷派兵征讨，蓝理以总兵衔，在都统穆尔赛麾下协理北路军务。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平叛功成，蓝理以年老奏请致仕。翌年卒于北京，享年71岁。

为表彰蓝理的功绩，康熙先后两次为蓝理题写御书榜文：“所向无敌”和“勇壮简易”，并赐蓝理花翎、冠服。在当时，能受此殊荣的非满族官员并不多见。

二、为开台湾尽心尽力

由于大量山地未开，土番民化未开，统一后的台湾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困局，以至于一些清朝官员提出了把土番居住的山地划为“弃土”的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蓝廷珍、蓝鼎元挺身而出，对台湾的治理和开拓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远见的建议与措施，对台湾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蓝廷珍出身于福建漳浦农村，少年时因不甘困守穷乡，投奔时任定海总兵蓝理的麾下。因屡立战功，被擢升为澎湖副将，不久又授予南澳镇总兵之职。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天，台湾朱一贵起兵，占据府治，被推为“中兴王”，一时“全台俱陷”。闽浙总督满

保急调南澳总兵蓝廷珍入台镇压。蓝廷珍统领水陆大军，从鹿耳门登陆，采取“止歼渠魁，余勿问”的分化战术，经过七天激战，平定叛乱。

93. 第六章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4）

平台后，蓝廷珍奉命继续留台，署理提督职务，前后有三年之久。面对闽浙总督满保等人以山地土番难治为由，把山地划为“弃土”，下檄文划界迁民、禁止出入的做法，蓝廷珍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莫如添兵设防，广听开垦，地利尽，人力齐，鸢鸣狗吠相闻，而彻乎山中，虽有盗贼，将无捕逃之藪。何必因噎废食，乃为全身远害哉？”谈到“划沿山之界，禁出入”的弊端，蓝廷珍更是感慨陈词，呼吁不可随便抛弃台湾一寸土地。他说：“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糠谷之利甲天下。过此再四五十年，连内山山后野番不到之境，皆将为良田美宅，万万不可遏抑。”表现了他在事关中国领土问题上独到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从政能力。最终，满保采纳了蓝廷珍的建议，取消了划界迁民的计划。

为了改变清初台湾地方治安混乱状况，蓝廷珍实行保甲制度，加强乡政建设；实行团练制度，加强防务建设。蓝廷珍还亲自组织开垦荒地，展生产。有很多来自漳浦的移民，从“漳浦寮”出来帮助蓝廷珍安定社会，展农业，对台湾早期的开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率领官兵开垦了“蓝兴堡”，也就是现在的台中县太平乡、大雅乡、鸟日乡和台中市区一带，成为台湾开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军垦之一。他还听从其族弟蓝鼎元建议，采取加强汉族和居住在高山上的少数民族的团结，完善台湾防务，鼓励垦殖，展生产等一系列“理番”政策，这些政策被历代治台者引以为法，影响极为深远。

雍正元年（1723年），蓝廷珍因平台治台功勋卓著，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加左都督。雍正七年（1729年），蓝廷珍病逝于任所，被赠太子少保。

蓝鼎元是另一个为治理台湾贡献颇多的畬族贤达。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蓝鼎元随族兄蓝廷珍征讨台湾，为治理台湾出谋划策。在蓝廷珍署理台湾期间，蓝鼎元撰《平台纪略》一卷，详细陈述了治理台湾的十九条措施，其中“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等尤为切中治台时务，见解独到，为历来治台官吏所重视。蓝鼎元也因之被称为“筹台宗匠”。

蓝鼎元与其族兄一道，大力反对将山区划为“弃土”的不智之举，呼吁台湾山地万万不可抛弃，特别强调山地之重要。他说：“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冠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他还提出增设县制的设想：北路地方辽阔，自昔空虚，分诸罗县地为二，在半线以上另置一县，拟名“彰化”；淡水地势重要，人口日增，置淡水厅。蓝鼎元的意见，经蓝廷珍上呈，多被朝廷采纳。雍正元年（1723年），台湾增设彰化县、淡水厅和澎湖厅。

面对统一后的台湾性别失衡，男多女少、青壮年难以成家的严重社会问题，蓝鼎元对清政府禁止移民携眷赴台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在《论台湾事宜书》《东征集》中，他列举了移民“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一庄有家室者百不得一”等大量严酷的事实，提出了“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去台湾居者，许县呈给照赴内地搬去，文武汛口不得留难”的建议，以改变当时台湾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状况。在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下，雍正九年（1731年）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

正是在蓝廷珍、蓝鼎元等一批开明官吏的治理下，台湾的经济逐渐展，社会日益繁荣起来。

三、为和平统一作贡献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大批畬家子弟奔赴抗战前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介石率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台湾由此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悬置至今。一湾浅浅的海峡，像一道深深的伤口，时时刺激着两岸人民的团圆梦。

94. 第六章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5）

据闽东族谱资料记载，唐景福元年，盘、蓝、雷、钟四姓 360 余口，跟随王审知从海道来闽，在连江马鼻登岸，后徙居罗源，再由罗源迁居闽东的宁德等地。在大陆畬族同胞口头中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当年盘、蓝、雷、钟四姓族人分乘 4 艘船随王审知北上福州，途遇大风，“盘”姓大哥的船被吹散，不知所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福建几乎没有盘姓畬族同胞的历史事实。

与闽东畬族从闽南、闽西一带迁徙过来一样，台湾盘、蓝、雷、钟四姓同胞主要也是清代的时候从闽南、闽西一带迁徙过去的。迁徙的原因比较复杂。清代初年，闽南漳州地区蓝姓畬族人，他们加入了大清水师，随施琅将军收复台湾，其中涌现出了著名的水师将领蓝理、蓝廷珍、蓝元枚等人。另外，古代闽南、闽西的客家人与福佬人都有宗族械斗的陋俗，处于这两地的畬族村也自然而然地深受其害，有的村落势必会卷入这种宗族斗争。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闽南、闽西的畬族聚落往往都是集结着数千人，这种聚落格局在闽东、闽北是极少的。宗族械斗的后果使部分畬族人被迫离开故土，消灾避难。如咸丰年间，闽南安溪善坛村在一夜间数十个年轻人抛妻弃子，逃亡海外，其中就有一部分人流落台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迫于生计或 20 世纪 40 年代末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迁台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盘、蓝、雷、钟四姓宗亲曾天各一方，没有往来。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与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始合作研究闽台族群问题，打破了两岸民族文化交流的坚冰。漳州开展了多次蓝鼎元学术研讨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记者钟俊升，遵照祖辈的遗愿来到闽南寻根问祖，他

到了安溪善坛村才知道自己是畬族人。钟俊升作为第一个深入大陆乡村采访的台湾记者，又意外知道了自己的民族宗源，这个消息曾在闽台产生巨大的新闻效应。此后，外迁台澎金马各地的盘、蓝、雷、钟各姓畬族通过族谱对接，不断到大陆开展寻根问祖的活动。

2008年9月19日上午，罗源县霍口畬族乡福湖村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唱起动听畬歌，迎接20位寻祖恳亲的盘姓台胞。畬族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但长期以来，罗源畬族唯独缺少盘姓族人。这里的乡亲只知道有一支盘姓畬族外迁，但定居何处却不得而知。寻找盘姓兄弟归家认祖，四姓兄弟团圆，成了一代又一代罗源畬族人的最大心愿。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在闽投资的台商张环城了解这个情况，经过他牵线搭桥，两岸穿梭对祖谱，畬族失散千年盘大哥终于在台找到了。几经接触，2008年9月19日，这批盘姓台湾同胞来罗源寻亲，成为1949年以来例两岸少数民族的族谱对接认祖归宗大团圆。

2009年12月8日，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族谱对接恳亲会在漳州举行。国家民委、省民宗厅、漳州市的领导，与两岸近200位少数民族同胞共同参加了族谱对接、宗亲座谈、参观祭拜、项目对接等活动。近年来，漳州市相继组织人员赴台港澳、浙江和福建宁德等地开展族谱对接工作。目前，已对接上的从漳州迁移外地的畬族后裔人口有50多万人，其中台湾5.6万人。各地畬族同胞查清了祖籍脉源，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台湾退役海军少将蓝成龙，通过族谱对接获知老祖宗来自漳浦后专程赶来寻根，他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通过近年来的族谱对接，漳州作为畬族重要祖居地、台湾畬族重要源地得到各地族亲普遍认同。

虽然外迁港澳台的盘、蓝、雷、钟各姓同胞的族属尚未得到正式的认可，但通过族谱对接和寻根、寻亲活动，各姓宗亲畅叙亲，大大加强了联系和沟通，进一步印证了闽台一家亲、陆台骨肉相连的客观事实。这些民间的宗亲交流活动，对于促进两岸的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英勇抵抗日本侵略

畬族散布在闽、粤、赣、浙一带，远离陆路边疆，在海上交通不太达的年代，受到外国侵略和骚扰的机会较少。这使得与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比，历史上畬族地区的反侵略斗争显得相对较少。然而，在这貌似世外桃源的海域边陲，自明代以来，也曾遭受过数次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在每一次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斗争中，畬族人民都英勇无畏，积极参与，尤其是在两次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畬族人民冲锋在前，洒尽热血，表现了一个英雄民族的丹心铁血，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95. 第六章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6）

一、奋勇抗击倭寇

中国遭受倭寇之患始于元末明初。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各路诸侯割据混战，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勾结日本人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但由于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倭寇并没有给中国沿海造成太大影响。然而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海防松弛，倭寇危害越来越严重。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倭患，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与倭寇作战。

在实战过程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缺乏训练，作战不力，多次向朝廷提出练兵建议，最终得到批准。于是戚继光深入民间，招募兵勇。深受倭患之苦的汉、畬百姓积极响应，很快建立了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 3000 新军。这支军队经过严格训练，成为熟悉军纪、法度，熟练手中兵器，能够奋勇作战的队伍。戚继光还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改造了队列体制，创造了鸳鸯阵法，使长短兵器配合作战，用火器、弓箭掩护，在抗倭作战中挥了巨大威胁力。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后来经过扩编，“戚家军”总兵力达 6000 多人，其中就有不少畬族子弟。

“戚家军”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台州战役中，经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戚家军”十三战十三捷，斩杀真倭三千余人，基本扫清浙江倭寇；福建之役，总兵力六千，经横屿、牛田、林墩三战，斩真倭五千余人；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平海卫、仙游、王仓坪、蔡丕岭四战，共斩杀真倭两万余人，福建倭寇被一扫而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配合，歼灭了广东的倭寇和海盗吴平。至此，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展生产。

在历时十余年的抗倭斗争中，畬家子弟不仅在戚继光、俞大猷率领的抗倭队伍中浴血奋战，效命疆场，为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民间，畬族人民也不畏强暴，殊死抵抗倭寇的侵略。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劫掠福建福安等地，与当地畬族、汉族人民一同奋起抗击，给倭寇以重大杀伤。虽然最后福安城陷，全城被杀男女达3000多人，被掳700多人，跳城坠岩死者无数，造成“己未惨案”，但畬族和汉族人民一道，在抗倭的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畬族人民在抗倭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横屿大捷中挥重要作用的“土撬”（也叫“滑泥板”“海马”）。横屿岛在宁德漳湾村东十华里，涨潮时是一座孤岛，落潮时与漳湾泥滩相连，岛上居民以打鱼为生。倭寇自在浙江受到戚继光打击后，大批转掠福建，其中2000多倭寇就盘踞在横屿岛，横屿岛成了倭寇的重要巢穴。由于地形险要，水复杂，在戚继光入闽之前，曾有游姓将军三次攻打横屿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戚继光到达漳湾后，仔细侦查地形和水，准备攻打横屿岛上的倭寇巢穴，无意中现了当地畬、汉人民用以落潮时讨小海的“土撬”，可以在泥泞的海滩上穿梭自如，戚继光喜出望外。戚继光从当地畬、汉人民那借到了一批“土撬”，并请畬、汉渔民帮助训练了一支熟练使用“土撬”的快速突击队。在之后攻占横屿岛的战斗中，这支突击队驾着“土撬”在海滩上纵横驰骋，杀得倭

寇魂飞胆丧，为横屿岛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当地的畬、汉人民还通过“骑海马”比赛，来纪念当年的抗倭事迹。

二、踊跃参军抗日，保家卫国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日渐强大，随之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不断膨胀，开始将魔掌伸向邻邦朝鲜半岛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残酷杀戮台湾同胞。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并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由于不希望日本在战争中获益过多，俄、法、德出面干涉。清政府虽收回辽东半岛，但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赔偿金）。战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开始跻身列强行列。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日俄战争。战后，日本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将俄国在中国东北大连、旅顺的统治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经营南满铁路，开始侵入中国东北。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向德国宣战，并迫使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还得到在中国修路、开矿等许多权利，日本侵略步伐加快了。1931年，日军炮轰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中国东北地区沦入日军之手。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并迫使中方代表签署《塘沽协定》，规定中**队撤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为日军打开通向华北的大门。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蚕食和侵占中国的土地。

96. 第六章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7）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反击。事后，中国**通电全国，号召团结抗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七七事变”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从此形成两个战场——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主要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是为正面战场；在日占区，**领导的人民武装开辟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

全面抗战爆后，畬族再次进了不畏流血牺牲的抗战精神，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无论是畬族较为集中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还是分散杂居的安徽、湖南、贵州，都有成千上万的畬家子弟应征入伍，自觉投入神圣的抗战事业，血洒疆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闽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地，畬族人民为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壮大立下了卓越的功勋。1929年7月，在红四军一纵队的帮助下，才溪暴动成功，当地的畬族人民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踊跃参加扩大红军生产支前运动。畬族农民雷标三因秉公办事，积极肯干，深得民心，被选为上杭县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苏区的历史上，作为闽西畬族主要聚居区的上杭县有大批的畬族子弟踊跃参加红军，为保卫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又有大量的畬族子弟随军远征。今天在上杭县汀江河畔辟为博物馆的临江楼陈列室中的107位走过浴血长征路的战士中，有8位是畬族。这8位畬族子弟，后来有两位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少将蓝庭辉（上杭芦丰人）、共和国少将雷钦（上杭才溪人），他们都在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立过赫赫战功。

闽东、浙南是畬族主要聚居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畬族地区成为党和红军的可靠的根据地，1937年底，闽东、浙南畬族地区在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推动下，也出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许多优秀畬族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畬族地区普遍成立。1938年闽东、浙南的新四军奉命北上抗日，仅在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中就有畬族指战员218人。

抗战爆后，在贵州麻江也有不少畬族（即“东家人”）子弟以各种方式应征入伍，奔赴抗战最前线。麻江县杏山镇六堡村的赵方平兄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¹。当时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派兵，有钱人家派到壮丁的，可以出钱向穷人家买人丁顶替。因为家里穷，赵方平的大哥赵通帮就是这样顶替别人离家当兵，参

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忻口保卫战等战役，后来在湖北的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二哥赵老贵也是替人当兵，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千里赴缅甸抗日，至今杳无音讯。1943年，由于抗战的需要，蒋介石电令贵州省政府两个月内完成扩修黄平旧州机场任务，年仅15岁的赵方平成了麻江4500名修建机场民工的一员。次年春，赵方平也和两个哥哥一样替人当兵，随军到云南，参加了著名的松山战役。战事结束，旋即随部队转战广西、湖南，并一路北上，收复失地，直至抗战胜利。1947年1月在吉林省德惠县与东北野战军作战中被俘，经学习改造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转到地方工作，直到退休。

此外，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的著名抗战将领，国民革命军中将钟彬，也与畲族有着莫大的关系。钟彬将军的先祖提龄公为汀州钟姓始祖钟全慕之后2，而闽西上杭、长汀等县的钟全慕后裔多已恢复畲族身份。钟彬是广东兴宁人，早年就读龙田高等小学、兴宁中学、广东省立公路工程学校测量科。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军校入伍生区队副队长、排长、连长、第20师营长，后入陆军大学深造。1931年任第87师团长，1933年任第36师参谋长，1934年起任第108旅旅长、第36师副师长兼安卢师管区司令、中央军校第二总队总队长，1937年5月任陆军少将。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88师师长、中央军校汉中分校主任、71军军长、青年军第203师师长、青年军第9军军长等职，曾指挥部队参加过著名的淞沪会战和松山战役。在淞沪会战中，钟彬作为张治中所率87师259旅参谋长参战。庙行一战，259旅与教导总队、261旅、61师两个团相互配合，对突入之敌形成三面夹击，毙伤日军逾两千，使日军主力仓皇败退，被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国民政府在嘉勉电中也称：“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¹在松山战役第一阶段，钟彬指挥71军担任主攻。由于日军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用一个工兵连队和1670多名强征民夫花了近一年施工，并有火力配备完整的近2000日军把守，松山阵地工事十分坚固。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

个月以上。”另据日方《缅甸作战》中称：“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在炮击、轰炸都难以损毁松山日军工事的情况下，71军经过近一个月的浴血鏖战，以伤亡近1700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近600人，攻下了日军竹子坡、腊勐街、阴登山等几个重要的支撑点，为后来何绍周、李弥攻占松山提供了经验，也创造了条件。

97. 第六章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8）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畬族子弟前仆后继，浴血疆场，但他们大多默默无闻，成为伟大抗战中的军中马前卒。然而正是包括畬族在内的各民族千千万万这样默默无闻的马前卒，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用鲜血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节浴血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 multi-ethnic 国家。”由于畬族散处于中国革命较早的东南数省，因而成为参加革命斗争较早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过程中，畬族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闽西、赣南、粤东、闽东、浙南等地的畬族人民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他们忠于革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一道，在中国**领导下，进行长期艰巨而曲折的革命斗争。大革命时期，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运中就有畬族民众参加，与广东相邻的闽西、赣南的畬族地区也有畬族青年加入**，参加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等广大的畬族地区都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纷纷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武装政权。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中，写下畬族革命的壮丽篇章。

在赣南，永丰、青原、乐安等畬族散居区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五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东固、龙冈等畬乡

遍布着革命据点村，许多畬族家庭和当地客家人一样，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子女踊跃参加红军的况非常普遍。由于地理位置处于永丰、吉水、兴国、泰和几县的边区，土地革命时期，还以吉安县的东固为中心，形成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革命武装割据。东固地区是**军事思想祥地之一。前三次反“围剿”的战斗都是在这一地域打响，并获得全面的胜利。**曾七上东固山，都是在这里筹划、准备、指挥前三次反“围剿”战斗，第一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和东固军民共庆胜利，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前又和东固军民一起召开了誓师大会。黄洋界战斗，**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诗兴大，留下了两“渔家傲”词，纪念、歌颂这两次战斗。**说东固是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它为“东井冈”，可见畬乡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展和壮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闽西，畬族人民也和当地汉族人民一道，不畏牺牲，踊跃参加革命。1929~1934年，仅上杭县参加红军和外出参加革命工作的有15254人，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烈士的近6000名，其中畬族就有438人¹。畬乡芦丰的丰济村天后宫是上杭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1926年）。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芦丰儿女踊跃参军参战，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全乡共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有350人（其中畬族烈士100人），从这里走出了畬族将军蓝庭辉和后来成为福建省副省长的蓝荣玉等革命先辈。畬族人口众多的才溪乡曾被评为福建省第一模范区、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在当时仅有1.6万人的小山乡，就有3762人参加红军，占当时全乡总人口的20%和青壮年男子（16~55周岁）的80%。其中1192人牺牲在疆场，畬族烈士就有上百人，才溪乡也因此被誉为“烈士之乡”。在1955年授衔时，才溪有9个军级干部、18个师级干部，共10个将军（包括畬族将军雷钦），于是又有了“九军十八师”“将军之乡”的美誉。

闽东、浙南都是革命老根据地，有着悠久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闽东畬族聚居的2346个自然村中，有70%的村庄都属于苏区或游击队活动区，有109个是革命基点村。早在1926年这里就有了党

的组织和零星革命武装。1931~1932年，邓子恢、陶铸等同志都曾到这里指导过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到1933年“霍童暴动”以后，才进入了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1934年2月，召开了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马立峰为主席的闽东苏维埃政府，正式建立闽东苏区。不久，又成立了闽东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闽东临时特委。9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闽东苏区建立刚一个月，就因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叛变而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闽东党组织和红军独撑危局，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实行合作抗日，才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在南方三年最残酷的游击战争中，闽东人民特别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畬族，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保护了党组织和红军。谈到闽东畬族对革命的贡献，曾在闽东打游击的叶飞同志曾经这样总结道：“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畬族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死亡的威胁，金钱的诱惑，都不能使他们出卖红军，出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闽东有畬族革命烈士496人¹，抗日阵亡畬族将士15人，占闽东全区已评烈士总数7292人的7%（畬族人口仅占全区人口的5%），并涌现出杰出的畬族干部钟大湖等人。新中国成立后，闽东有厅级以上畬族干部14人，处级70多人，科级300余人。他们为畬族文化的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景宁解放前就建立畬村党支部54个，为革命牺牲的畬族烈士有94名²。革命根据地的畬族人民为革命捐躯，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总之，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畬族人民都不畏牺牲，踊跃参加革命，为缔造共和国洒尽热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98.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1）

要简洁、准确地概括畬族的精神气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汉文史书、方志、笔记中，涉及畬族精神气质的文献不少，但多

是一些零星的评论，而且夹杂着明显的民族偏见，对畬族往往以“盗”“贼”“蛮”“奸”相称。1932年何子星表的《畬民问题》一文，较系统地对畬族的精神气质作了总结，认为畬族的道德观念具有以下十大特征：互助，事群，简朴，忠顺，信义，谦让，忍耐，和平，勤劳和刻苦。“他们具有这十种德性，诚然是一种优良的民族”¹。何子星关于畬民“德性”的研究，大概可以看成是最早对畬族精神气质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王道的《畬族民族性格刍议》，则是近年少见的对畬族精神气质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认为“畬族性格中最鲜明的、最突出的特质是‘坚韧、淳朴和洒脱’的品格”²。郭志超等则认为，忠勇精神是畬族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³。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的调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畬族的精神气质归纳为：淳朴谦和的自然天性、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百折不挠的抗争意识、敦亲睦邻的团结观念、忠勇爱国的朴素怀。

第一节 淳朴谦和的自然天性

畬族是一个酷爱和平、与人无争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一向秉持着与人为善、淳朴谦和的自然天性。如非受到难以忍受的欺压和歧视，畬族总是乐于与人和平相处。曾任漳州知府的刘克庄就比较中肯地指出，畬民之所以揭竿而起，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豪强地主过度的剥削，所谓“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期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这种“超经济”的盘剥，使得畬民苦不堪。面对豪强的盘剥，畬民还无处投诉，“畬人不堪，诉于郡，弗省”，在忍无可忍的况下，无助的畬民“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所以刘克庄也不得不承认：“夫致盗必有由，余前所谓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是也”“每祸事必有所激，非其本心。”¹

关于畬族淳朴善良、谦和友善的自然天性，历代文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并在史料中留下了许多记载。如清初范绍质《瑶民纪略》说，畬民“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各食其力亦无阂墙御侮之事。其风朴陋，大率畏葸而多惧，望见衣冠人至，其家辄惊窜。入市贸布

易丝，率俯不敢睥睨，亦有老死不入城廓者，噫嘻是殆。所谓山野自足，与世无求，与人无争者欤”²。道光《建阳县志》也说：“自汉元封迄今凡二千年，犹淳淳闷闷，有太古遗风。性甚驯，不至如楚粤之僮瑶好乱喜杀，以自戕种类，大祇食贫作苦。闻见囿于深山穷谷之中，虽与汉人交接历有年所，仍安朴陋，不稍染浇诈之习。”³ 光绪《福安县志》也同样记载说：“畬民……性多淳朴。”

畬族的淳朴谦和的民风还表现在他们遵规守纪的行动上。由于长期受到歧视与排斥，加上经济贫困，畬民在诉讼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畬民很怕见汉官，在生活中总是谨小慎微，避免与汉人冲突，以免引来无妄的官司纠纷。即使偶有争执，也多是邀请亲族长辈，从事和解。畬族同治《景宁县志》就说：“畬民……畏官法，鲜犯科。”¹²⁰ 世纪30年代王虞辅在浙南平阳畬区调查是这样评价畬民的循规蹈矩：“畬民秉性，诚实浑厚，与汉人交易，分文必偿，与人约，必实践，其待宾客，切实淳厚，则无虚伪之客套。商店以其不失约，不短欠，认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好佃农。”²

民国年间，史图博以一个西方人类学者的眼光，通过对景宁敕木山畬族的调查，对畬族淳朴、谦和的民风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畬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某些汉人说成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怕得归因于以下事实：有人认为畬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候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某些人把他们叫做畬客或畬客牯，或把妇女叫做畬客婆时，畬民格外生气。于是他们开始骂人了，也许终于动起武来了。”³

99.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2）

正因为畬族拥有这种淳朴谦和，为人称道的民族特性，清朝的学者杨澜才对畬族大加赞赏，称畬民“盖在各省诸苗中最驯良者矣。***”⁴

畬族淳朴谦和的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家族

教育分不开的。自隋唐以来，大量汉人迁居畬族地区；畬族北迁定居以后，又杂居于汉人之中。这种畬汉混居的局面，使畬族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教化，待人接物推崇温、良、恭、俭、让，并使之代代相传，成为畬族家教的重要内容。畬族各姓宗谱都有“家范”“祖训”等内容，将体现儒家道德思想的族规作为子孙后代必须遵循的为人处世准则。如福安市穆云畬族乡溪塔畬村蓝氏宗谱的《家范十条》是这样规定的：“一尊祖宗，二孝父母，三和兄弟，四睦宗族，五务农业，六崇节俭，七善治家，八戒赌博，九息争讼，十严闺训。”又如宁德蕉城金涵畬族乡亭坪畬村雷氏宗谱的《家训》有十六条：“敦孝悌，笃家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离异端，**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窝逃，完钱粮，护团结，解仇忿。”再如漳浦县浦南钟氏族谱的《祖训十二款》：“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务，勤俭当为；族谊当敦，嫁娶当慎；教子当严，远族当亲；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祭扫坟墓，室藏谱牒。”

这些“家范”“家训”和“祖训”，追求的是和谐、宁静的人生境界，保证了畬民永葆淳朴善良的本色。正是在这样良好的家庭、家族教育下，畬族人民“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也不好奇，更不唯利是图，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¹”

第二节 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

畬族先民最迟在隋唐时期，就已聚居在闽、粤、赣交界处广袤的山区。闽、粤、赣交界带千山万壑、交通闭塞、环境险恶，但顽强的畬族先民们却不畏艰辛、披荆斩棘，拓荒、游耕于崇山峻岭之间。正是这种险恶的环境，锻炼了畬族先民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

唐垂拱二年（686年）在漳州设立郡治后，掌握了大量先进农耕技术的北方汉人不断迁入畬族聚居区，他们占据山间河谷平地，用犁、锄将地势开阔之处开垦成永久稳定的良田，给还处于刀耕火

种条件下的畬族先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他们向尚未开垦的密林深处分散，从此开始了近千年的民族迁徙历程。长期锻炼出来的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帮助畬族人民在千年的艰难迁徙路途中，不断战胜艰难险阻，开拓前行，成为祖国东南山区卓越的开拓者。

表面看，畬族先民在汉族移民的压力下远徙他乡，与那些“流离以就食者”或“因穷困转徙于外”²的流民无异。然而事实上，畬族的迁徙与流民的迁徙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不同：流民的迁徙大多是向城镇流动，常常不反对向城镇富户、达官贵人低头乞食，甚至以能成为富户达官的食客为荣；畬族的迁徙则是举族“往青山而去”，一开始就以拓荒者的身份，在人迹罕至的山间开疆辟土，拓野千里，在最难以生存的环境下，以自己的辛劳和汗水获取生活所需。畬民这种坚韧耐劳和不事权贵的气节，给周边汉族居民和文人墨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许多学者的著作中，都对畬民的坚韧耐劳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清嘉庆年间的丽水教谕屠本仁在《畬客三十韵》中，对畬民坚韧耐劳、辛勤耕耘的场景做了这样的描绘，畬民“攀陟重岩艰，依栖穷谷僻；斫畬刀耕举，烧畬火种墟……开垦有畸零，树艺无空隙。舆丁及担夫，余力耐劳剧。笞辱等人奴，谋食不遑惜”¹。《景宁县志》也记载，景宁畬民“耕作而外，凡羊肠萦透之中，或舁扛页或负担汗流，相属者率皆是民也”²。

与同时代汉族女性被封建男权束缚，普遍将脚裹成畸形的“三寸金莲”而足不出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畬族女性远离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的浸染，加上生存的压力，她们没有条件端坐闺阁，而要承担甚至比男人更繁重的劳动，因而她们的坚韧耐劳更让文人学者钦敬不已，并留下了许多关于畬族妇女劳动生活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畬族“女子不缠足……常批蓑戴笠，跣足负耒，日与男子同耕种。生子逾月，服农事如常日，只哺儿一次”³，或“三五女负薪，鬻市两脚赤”⁴，或“析薪荷畚，旅层崖如平地……种山为业，夫妇皆作。生子坠地，浴泉间不避风日”⁵。更有甚者，“生子三日即强负至田畔，悬于树，躬耒耜不懈”⁶。畬族妇女的这种超乎寻常的勤劳，赢得了族内外的普遍尊敬，这大概也是畬族妇女

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原因之一。

100.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3）

20 世纪 20 年代末，辛勤劳作的景宁畬族女性也给在敕木山做调查的德国学者史图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族调查记》中写道，畬族的“妇女们特别勤劳。***她们维修工具，干绝大部分农活，甚至必须到树林里去砍柴，挑极重的柴火担子”¹，而大约同时代的浙南平阳畬民“无论男女，黎明即起，早饭后即携其工具或背其婴孩赴田间工作，或入山砍柴、采茶、挑担、拔草。妇女之耐劳，尤胜男子”²。

畬族妇女因勤劳坚韧的秉性，使其成为生产领域中举足轻重的社会角色，这大大改变了畬族妇女的地位。尽管畬族与汉族均属父系继嗣体系，但与某些汉族农村重男轻女、招赘受歧视的习俗不同，畬族社会极少有“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观念，上门女婿也同样受到尊重。这种男女平等的良好观念，不仅有利于我国农村家庭赡养关系的维持，更有利于我国人口性别比例的平衡以及社会、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我国人口的健康展。

千百年来，畬族人民虽然在辗转迁徙中过着“火笼当棉袄，火篾当灯草，辣椒当油炒，番薯丝吃到老”的艰辛生活，但他们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和勤奋耐劳的优秀品格并没有被多舛的命运、艰辛的岁月所磨蚀。正是畬族男女的共同劳作、辛勤拓荒，将我国东南山区的莽莽丛林、荒岭僻野化为山间秀陌、茶园粮仓，为祖国东南山区的经济、社会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遂昌县志》说：“吾乡佃作黎，强半属畬客……岩栖亘茅舍，火耕鬲秀陌。”³《处州府志》收录宋云会云和杂咏，“佃田多是盘瓠种，雨过夫妻尽把犁”，宋云会注“夫妻并耕云邑，荒田多赖开垦”⁴。《景宁县志》也说畬民：“佃耕之以活，邑之陇亩，其治者半。”⁵ 这些汉人史志典籍中的记载，鲜明地展示了畬族开祖国东南山区所立功勋，也是对畬族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所作的最好注释。

第三节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

艰苦险恶的生存环境，长期艰辛贫困的生活，不仅造就了畬族人民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也造就了畬族人民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这种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已经成为畬族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畬族世代劳作于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处于封建正统儒家文化辐射的边缘，一些豪绅恶吏还在民族歧视的观念下，极力阻挠畬族子弟读儒经、考科举。在这种环境下，畬族人民自然更容易受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濡染，因而与汉人相比，他们少了几分儒家的内敛和矜持，多了几分道家、佛家的奔放与洒脱。这种洒脱、达观，深深地蕴涵在畬族浩瀚的山歌以及丰厚的民俗文化之中。

畬族是个善歌的民族，畬乡堪称“歌的海洋”。畬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以歌代、以歌叙事、以歌兴教、以歌为文、以歌抒、以歌志的歌咏风俗，俗不离歌。畬歌包罗万象，大凡生产生活的各个场合，都可以通过歌声来传达。具体来说，有日常生活习俗中的来客对歌、拦路对歌、擂台对歌、“做表姐”对歌、喜庆做客对歌、歌节歌会对歌等引歌、盘歌类，有种田、放牛、拾柴、采茶、种苎等劳动歌类，有《高皇歌》《封金山》《长毛歌》《打酒员》《钟良弼》《解放歌》等叙事、时政歌类，有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生命仪式歌类，有男女爱慕相思、离别互诉衷肠等歌类以及为人处事、人生礼仪等生活教化歌类，等等。浩瀚的山歌，是畬族人民达观洒脱的生活态度的最好明证。在近千年延续的歌声中，畬族人民淡忘了生活的艰辛和痛苦，看到了明天的美好和希望。

畬族的洒脱与乐观也鲜明地体现在无处不在的民俗生活之中，时时展现出畬族人民特有的洒脱、乐观与幽默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在婚礼民俗中，更将这种幽默、乐观的民族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汉族地区，婚丧嫁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强调应吉、应礼，一切按程序铺开，彬彬有礼而公式化，气氛显得较沉闷。畬族的婚嫁民俗虽然也有自己的程序礼节，但畬族人在热闹、正式的婚礼仪式中仍不忘幽默。道光年间的《建阳县志》就曾经记载过福建建阳地

区畬民的婚礼：“及期，婿前导，新妇裹红帕于，衣蓝色衣，张雨伞，徒步随之，女父殿其后，若拥护然。至婿家，亲宾已先匿，庭无一人，新妇必先詈之曰：‘汝家绝人种耶？’众始出应之曰：‘正赖汝来接人种耳’。”¹ 新娘进门这等隆重的场合也可以变得如此诙谐，畬族人民的洒脱与乐观的性格可谓是深入骨髓了。至于在嫁娶途中以歌取乐，则在各地畬族风俗中随处可见，如，浙江建德县的畬民“新妇出阁与新郎同持一伞，步行至乾宅，沿途唱歌取乐”¹，浙江龙游县的畬民“若婚嫁则极简略也，至期男往迎，与女步行至其家，夫妇且行且歌，亲友往送者，互相答和，出门时必同持一伞盖之”²。沈作乾在丽水的调查资料，更对歌声缭绕的畬族婚礼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写道，畬民“婚礼很简单，吉期，新郎穿新衣，步行到岳家亲迎，岳家必用酒饭款待，但就席的时候，桌上并没有一点东西，必要等新郎一一指名而歌。如要筷，则唱《筷歌》，要酒，则唱《酒歌》……有一物，则有一物之歌，其歌甚简，仅三数句而已。新郎唱着，司厨的人和着，其那所要的东西就应声而出，叫做‘调新郎’。席毕，新郎和新妇交拜成礼，然后……（悬）祖像于堂中，大家围着歌拜。拜毕，辞别舅姑，郎妇步行而归。……途中，新郎唱结婚歌，新妇和之。到了婿家，谒翁姑，庙见毕，婚礼即算完毕”³。

101.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4）

这种欢歌笑语伴随婚礼的风俗，在闽东一带的畬族中得到更为尽地演绎。***在闽东，新郎不直接前往女家迎亲，而由精通礼仪、能善歌的“亲家伯”代表男家前往迎娶，随行协助“亲家伯”的“行郎”也必须善于对歌。在整个婚礼过程中，戏弄“亲家伯”、拦路盘歌、嫁女酒、长夜对歌等环节，都要“比肚才”，以歌唱和，歌声不断。“亲家伯”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也是一个被戏弄的对象，在对歌过程中戏弄“亲家伯”的喧哗嬉闹的场面层出不穷，畬族人的大度、率真、开朗的性格显露无遗。长夜对歌是在出嫁当日，“嫁女酒”之后，女方请来善歌的姑娘与“行郎”对歌。有的对歌从嫁女酒酒席中途就开始，边唱边吃，酒席吃完接着对唱。唱的歌有《娶亲歌》《嫁女歌》《采茶歌》《结成双》《恩爱夫妻》等。对歌一般为

一夜，有时也连唱两夜。两夜的对歌一般第一夜唱《上东来望》《路径歌》《十条起》等，第二夜则唱《娶亲歌》《嫁女歌》《字歌》《柴名花名歌》等。对歌所唱既有固定的传统歌，也可以兴之所至，随编随唱。对歌至深夜，客人吃完点心，就到了新娘该起行的时间，男家“亲家伯”就要唱《催亲歌》，催促女家尽快安排新娘出门。

总之，在畲族人的婚俗中，歌声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对歌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豁达、洒脱、充满乐观主义的畲族人民，就这样把婚礼活动演绎成了歌声此起彼伏，充满欢声笑语的动人的歌剧，显示了畲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态度。

此外，不仅在婚丧喜庆场合，即使在艰苦的劳动中，畲族人民也不忘把歌声带到田间地头。《景宁县志》说：畲族人民“其出而作，男女必偕，皆负耒负薪于青嶂绿野间，倚歌相和”¹。以歌为乐，苦中作乐，正鲜明地体现了畲族人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

歌声是畲族人民欢乐的源泉，畲族人民把唱歌当成世代相传的一项基本技能，正如畲族歌谣所唱：“歌是山哈好文章，不会唱歌断学堂”“祖公代代无田分，留下歌分子孙，歌是山哈传家宝，千古万年世上传。”由于畲族人民对歌唱的独特喜好，对畲族而，唱山歌、对歌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民俗，他们在热烈、浓厚的赛歌、竞歌的文化氛围中，变得日益成熟、睿智，族群内部感愈加融洽、凝聚，也能给“番薯丝吃到老”那种单调、艰辛的生活增添几分色彩，注入几分快乐。更重要的是使畲族人能够在山歌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在族群资源劣势下，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使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²

第四节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

畲族是一个淳朴谦和的民族，但绝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由于他们对掠夺和压迫的反抗，历代文献中也留下了不少关于畲族民风剽悍的记载。例如：明代《惠州府志》认为广东畲民“喜仇杀，轻死急之，则易动”³；同治《广东通志》说“畲，岭海随在皆有

之……衣服语渐同齐民，然性甚狡黠，每田熟报税，与里胥为奸，里胥亦依凭之。”⁴；光绪初年的《江西通志》也引述过去的文献说，“当五岭最东为交广襟喉，地多瘴，与畬人杂居，颇受其害……畬人附居，多射猎为食，傲很无偿，尚谲诈喜争斗”¹；等等。尽管史志中的这些描述明显带着特定的阶级与民族立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畬族先民面对历代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和当地豪强的欺凌的那种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精神。

如前所述，畬族至少在隋唐之际，就已经聚居在闽、粤、赣交界的广袤区域内。自唐代陈政、陈元光入闽开漳之后，大量内地汉人流入畬族聚居区，畬族先民由此风流云散，开始了漫长的辗转迁徙历程。至清代中后期，畬族的大致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期间他们所遭遇的剥削、压迫和歧视，是难以想象的。面对经济、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畬族人民毫不犹豫地奋起抗争。从唐代至明清，畬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以畬族人民为主或有畬族人民参与的大大小的武装起义有数十起之多，较有影响的就有十余起。

102.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5）

唐总章二年（669年），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军入闽，当唐王朝封建政权的触角伸向畬族先民聚居区这片莽莽群山时，畬族先民栖息地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为保卫乡土，以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及其后继者等为代表的畬族起义军与唐朝军队间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对抗，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起义失败。

南宋末年，由于地主豪强的超经济剥削，畬族不堪重负。景定二年（1261年），在漳、汀一带的畬民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群盗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危矣”，后朝廷采取“会合剿捕”与“入畬招谕”剿抚并举的方针，诱使漳浦“南畬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民”，才把这次起义逐渐平息下去。

元代畬族的抗元斗争更是不胜枚举，著名的有陈吊眼、许夫人、黄华、钟明亮等人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陈吊眼、许夫人曾率起义军协助张世杰围攻泉州南宋叛将蒲寿庚，并两度攻克漳州。黄华在至元十五年（1278 年）十一月率众起义，“聚党三万，扰建宁，号头陀军”，但在元军的利诱下一度被招降。至元十九年（1282 年），黄华重新举起反元复宋大旗，队伍迅速壮大到 10 万人，与元军转战于闽、浙、赣边的广袤山区，元朝调集了浙西、江淮、福建三路大军合围，激战一年多，才把黄华义军镇压下去。钟明亮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冬在福建汀州动起义，汀州一带畬、汉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义军，起义队伍很快展到 10 万人，转战于闽、浙、赣三省边界地区，“声摇数郡，江（西）、闽、广交病焉”¹，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钟明亮病逝，起义才趋于失败。不少学者曾以为畬族的抗元起义与汉人的“抗元复宋”志趣相同，其实不然。在南宋时期，畬族人民就举行过多次反抗斗争，在南宋灭亡后绝没有复宋的道理。畬族人民抗元，更多的应该归因为元朝统治的暴虐和官吏的盘剥无度，时任闽海道按察使的王恽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²

明代各地畬族起义也相当频繁，如洪武十八年（1385 年）和成化十四年（1478 年），钟子仁、钟三领导的闽西上杭畬民起义。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蓝松三领导的粤东大埔、程乡畬民起义等等，其中又以正德年间谢志珊、蓝天凤为的畬汉人民起义规模最大。谢志珊、蓝天凤“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统宝印画像”“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³。他们在正德十一年（1516 年）以横水、左溪、桶岗为中心动起义，并迅速在下新地、稳下、义安等地设营寨 80 余处，转战湘、赣，纵横千里，声震朝廷。明朝廷任命王守仁为南赣巡抚，节制赣、粤、闽、湘四省八府的兵力，经过血腥镇压，这次起义才被平息下去。为防范畬民再度造反，王守仁上奏朝廷设立崇义县治，县衙就在横水镇。赣南畬族或外逃闽、浙，或隐瞒族性依附汉姓，此后赣南各县的史志中便很少有关于畬族的记载了。

在长期的斗争中，畬汉人民相互协作，增强了交流。各代统治者也在平息起义后，逐渐采取措施，减轻贫困畬区的税负。到清代特别是康熙以后，由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日渐展，畬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渐趋缓和，统治者对畬族的看法也大有改观。如康熙《平和县志》就说：“旧志论曰：獠性固多悍疾。然居山寂处，自安化外，苟抚驭得人，亦可无事。”可见畬民也并非桀骜不驯、喜欢无理取闹的，关系处理得当，畬族也乐于和平相处。这一说法在康熙年间任兴国知县的张尚瑗所编撰的《潞水志林》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太平乡崇贤里，有山民户。国初兵燹，土旷人稀，流遗争集。闽、广之侨户，自为党类，势遂张。来自郴、连间者，相率摈而孤之，号为山野子，其人多为雷、蓝、毕三姓，占耕其土，自为婚姻，不敢出里巷。既久，力农蓄积，属籍输赋。邑人之狡者，笼其田于己籍中。而蚀其盈羡，遇有逋粮，辄归之山民。官欲为清厘，不可得也。……又二十余年，予因编册审丁，广为劝谕，按户核其诡寄，重惩之。三阅月，始就厘正，削去山民之名，与土著一体。有名之丁，悉造庭听唱，鱼贯扑踊。盖迩年，来其人固益驯习晓畅，就其初特为奸民所愚，岂真狃狃野鹿哉！予之术非有加於黄君，不过踵而行之，但黄君著《治兴异迹》，作《山民图》，圜目馐舌，出入必挟刀，妇稚皆能搏生，与予所见大有迥庭焉。”¹ 这里的畬民已经看不到剽悍、暴逆的影子，但仍经常被狡诈的“邑人”（汉人）欺负。

103.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6）

事实上，只要生存环境得到改善，能够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畬族人民是愿意安居乐业的，他们并非如一些汉族文人所说的“喜杀好讼、野蛮狡猾”之徒。对此，曾对畬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的王阳明也有所认识，他说：“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² 刘克庄也认为畬民起义是因为“每祸事必有所激，非其本心。”³

但是在清朝直至民国时期，畬族所受到的各种歧视和排斥也是相当严重的。自从闽、浙、赣交界区域流徙之后，畬族便散布在闽东、闽北、浙南等地，与汉族交错杂居。由于特殊的身份，与当地

汉人迥异的服饰、民俗，畬族移民便经常受到当地汉人的歧视、排斥，甚至欺压。前述张尚瑗“邑人之狡者，笼其（畬民）田于己籍中。而蚀其盈羨，遇有逋粮，辄归之山民（畬民）”的记述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面对所受到的民族歧视和欺压，畬民一方面顺应形势，通过改变服饰等方式尽可能融入当地社会中；另一方面，则对不公平的民族歧视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争取教育和科考权的斗争。

明末清初以来，由于与汉人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一些畬族乡民也开始逐渐请汉族塾师教授子弟，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然而在闽东、浙南等畬族民族特征比较明显的地区，把持科举考试的汉族官吏经常排斥畬族考生，禁止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嘉庆年间，闽东不满这种民族歧视的畬族学子钟良弼便通过诉讼，层层上告，最终打赢了官司，赢得科举考试的权利，并最终考取功名，成为畬乡第一个秀才。畬族争取科考权利的曲折故事，后来被畬族文人编成《钟良弼》广为传唱。

20 世纪 50 年代畬族民族识别调查的成果《浙江景宁县东衙村畬民况调查》中记载：“光绪八年（1882 年），旧处州府会考时，东衙村畬民蓝培开、蓝炳瑞、蓝廷福三人应试，马箭、步箭皆中取，但是景宁县汉族的武童生 20 余人说他们是‘小姓人’，不能考试，致蓝培开等未被录取而回。几天以后，蓝培开等召集了本民族 20 余人到处州府去打景宁县的汉族童生，当时有从丽水县乡下挑柴到城里卖的畬民也来助战，童生被打伤者十余人，后来经过调解，清朝政府才允许畬民投考。”¹钟良弼等人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这种局部地区的胜利看来并没有完全改变畬族人民在科举考试中被歧视的局面。

畬族反对民族歧视，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事实说明，畬族虽然在入清后逐渐放弃了军事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畬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的丢失，而只是一种策略的转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形势的变化，采取了新的抗争形式而已。从暴力抗争转向合法斗争，体现了畬族的文明与进步。

第五节敦亲睦邻的团结观念

由于长期在东南数省的广袤山区与汉族杂居相处，对于人数相对处于弱势的畬族来说，这种地理和社会的环境都是相当特殊与不利的。从地理环境来看，畬族居住在大山之中，交通不便，猛兽横行，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从社会环境来看，在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压迫制度下，畬民与汉人难以平等地开和拥有土地，“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畬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种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¹。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给畬族先民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应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畬族人民很早就形成了崇尚团结的良好观念，所谓“山哈山哈，不是亲房就是叔伯”，通过敦亲睦邻凝聚人心，以团体的力量应对险恶的环境。明万历《漳州府志》说畬族“其与土人交，有所不合，詈殴讼理。一人讼众人同之，一山讼则众山同之，土人莫敢与敌”²。后郭造卿的《防闽山寇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清乾隆《龙岩州志》等，也都有大致相似的引述。尽管这些记载带有明显的歧视意味，但也的确反映了当时畬民团结一心的精神意识。

104.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7）

对畬族来说，敦亲睦邻的团结精神不仅是在险恶环境下生存的行为要求，也是写进族谱的行为规范。在畬族各姓氏的族谱、家谱中，都将敦亲睦邻列入族规家训，作为族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不仅如此，许多畬族族谱还立有族规家法，对违背敦亲睦邻要求的行为进行惩罚。如清光绪福安甘棠田螺园村《雷氏宗谱》的族规就规定：“族中无论支派亲疏，若有家贫而罹患难死伤者，须体祖宗之心，共相资助。族中虽有亲疏而以祖宗视之，均同一体，纵有忌嫌，应听族中处理，不许恃强逞凶而致伤讼控，违者攻之。”³

浙南、闽西等地的畬族族谱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而一些畬族村的族规则被村规所代替，这些村规中的敦亲睦邻的要求，实际上反映的也是宗族的意识和要求。

由于畬族普遍重视敦亲睦邻意识的培养，所以畬族族内和睦、互助、团结的氛围十分浓厚。这种氛围使曾领略畬族风的汉族文人也大受感染，清初的范绍质就曾赞叹汀州的畬民“无阂墙御侮之事，其性愿恣，其风朴陋”⁴。意思是说畬族社会中很少有族亲兄弟失和争斗的事，他们秉性善良诚实，民风淳朴。

难能可贵的是，畬族这种敦亲睦邻的淳朴民风得到很好的延续，在畬族村寨中至今时时处处还能感受到这种淳朴古风的影子。尤其在互助救助、日常交往、纠纷处理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畬族社会中，每当族中有人盖房建屋，或遇婚丧嫁娶等大事时，大都举族相助，族内各家都要出工出力，帮助当事家庭解决问题。当事家庭一般只为前来帮忙的亲友提供饮食，而不论报酬。而当族亲、邻里遭遇困难需要帮助时，畬民也大都能慷慨解囊，倾力相助，所借款项无论多少，只还本钱不计利息，无偿捐助的况也十分常见。这种宗族亲邻间的互助、救助，在现有条件下大大减轻了解决困难的成本，也大大提高了畬族人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了亲邻间的联系和感，促进了团结。

在日常交往中，畬族人民十分讲究谊。宗亲、友邻不论谁家生孩子、考上大学、遭灾生病等等，都要送上点礼物，表达祝贺或慰问之意，虽然礼物多是数个鸡蛋、1斤冰糖、2斤面条之类的平常之物，重礼也不过1只公鸡，就经济价值来说并不高，但“礼轻意重”，重在表达一种关切之，增进亲邻之间的密切关系。过去，许多畬族村寨还保留着一种互惠式的交往风俗，不论谁家杀猪宰牛，都要给近邻和亲友送上一斤半斤的肉或一份肉汤，以免经济贫困、买不起肉的亲邻家的老人、小孩因吃不上肉而嘴馋难过。这种良好的风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部分畬族山村仍有遗存。

在宗族内或邻里间生纠纷时，不论纠纷大小，一般都在族内解决，极少移送官府。按照畬族的习惯，出现纠纷时由族中长者和德高望重、有威望、处事公正且与当事人没有关联者数人出面调解，与族规、家训相关的纠纷按族规、家训的规定处理，其他纠纷按理和习惯进行处理。纠纷调解强调“以和为贵”，同时顾及公平公正。由于这种纠纷调解的方式是以协商为基础的，既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照顾到当事人各方的面子问题，同时还不伤和气，因而绝大多数的调解都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畬族社会敦亲睦邻、友爱团结的温场面，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畬族地区做社会调查的国内外学者都深有感触。德国学者史图博说：“我们在畬民那里逗留期间，对于他们的性格得到一个极好的印象。他们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也不好奇，更不唯利是图。”¹ 许蟠云等人在浙江平阳畬族乡村调查中也现：“畬民平日相处，亲爱异常，无论蓝、雷、钟、李均亲如骨肉，不拘熟识与否，相爱若家人。”²

畬族敦亲睦邻的观念和风俗，无疑对畬族族群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有效地帮助畬族人民在漫长的艰难生活中抵御了各种风险和困难，并最终促成了畬族社会和谐、互助、团结、充满温馨的社会氛围。因此对畬族而，敦亲睦邻的观念和风俗是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的，它构成了畬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畬族敦亲睦邻的传统美德必将跨越民族与时代，为建设和谐、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社会的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105.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8）

第六节忠勇爱国的朴素怀

忠勇爱国是畬族精神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忠勇爱国的朴素怀，在畬族世代相传的盘瓠传说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盘瓠

是畬族传说中的英雄，相传高辛帝时，犬戎来犯，满朝文官武将束手无策，只有盘瓠挺身而出，他翻山越海，智取番王级，消除边患。盘瓠因此也被封为“忠勇王”。长期以来，盘瓠的传说成了畬族人民汲取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不竭源泉，在畬族乡村广为传颂。也许盘瓠只是一个传说，但盘瓠渗透着“忠”和“勇”的人格特征，在长期的历史展中逐步地演化成了畬族人民深层的内在品质。正如一个学者所说：“源于畬民观念中的民族始祖忠勇王的精神是畬民引以为豪的性格取向，‘忠’和‘勇’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永恒的人格魅力，并且成为畬族民族性格的基本因子。”畬族人民还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拓展忠、勇的内涵，“‘忠’就是忠诚，忠于畬族，忠于华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勇’就是勇敢，勇于吃苦，勇于拼搏，勇于胜利”。因此，“一部畬族的展史，可以说就是充满忠勇精神的编年史”。

自唐代登上汉文史籍的舞台，畬族就以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士形象出现。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黄连洞蛮等，这些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形象，正是畬族鲜明民族性格的体现。宋末元初开始，直至元朝末年，畬族人民掀起了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反抗元贵族统治的武装斗争，成为闽、粤两省抗元斗争的主力，其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令元军闻之胆寒。1645年南下的清军进入闽、浙等省。清军屠杀立威的暴行，激起了东南各省强烈反抗，各地群众纷纷组织军队保卫家乡。福安进士刘中藻在闽、浙交界地区“取芘寮、菁寮诸种人（主体为畬民），练之为卒”，“聚众万人”，英勇抗击清军。这支义军转战闽、浙，曾经一度收复庆元、泰顺、寿宁、福安、宁德、古田、罗源等7县。清顺治六年（1649年），刘中藻所率畬汉义军在福安县城被十余万清兵包围，“树栅列寨，困围四月，孤城食尽，外援陡绝”。城破后刘中藻在龟山吞金自杀，其部属一道殉难者“为之死计九千七百余入”¹。上演了畬族历史上悲惨壮烈的一幕。

明嘉靖年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倭患严重，贪暴成性的倭寇多次侵扰浙南、闽东、闽南等地。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初三晚，倭寇向福安县城进犯，知县李尚德闻报，一面“急督民兵守

牌”，一面令“召畬人协战”²。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畬汉并肩共御外侮、抗击倭寇的最早记载。1937年抗日战争爆后，闽东、浙南、闽西、赣南等地畬区畬族子弟纷纷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浴血疆场，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畬族是较早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少数民族之一，闽西、赣南、闽东、浙南、粤东等地的畬族人民都积极参加中国**领导的武装斗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畬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与汉族人民一道，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革命斗争，在艰苦卓绝的反“围剿”、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次战争中，畬族人民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作为闽西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的上杭县，牺牲的畬族革命烈士就有438人¹；浙南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畬族烈士有145人；在闽东，2300多个畬族聚居的自然村中，70%以上属于革命基点村，为革命牺牲的畬族烈士达479人。曾在闽东打游击，得到过畬族人民大力帮助的叶飞将军对畬族人民的贡献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他说：“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畬族群众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在山上依靠畬族群众掩护，才能够坚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畬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用自己的鲜血，为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突出地体现了畬族人民忠勇爱国的民族性格和敢于牺牲的可贵精神。

106.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9）

畬族人民曾经为台湾的统一立过卓越的功勋，涌现了号称“蓝氏三杰”的平台、治台蓝理、蓝廷珍、蓝鼎元等著名人物。***由于种种原因，台湾、大陆在1949年后再次分离。为了促进两岸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两岸的盘、蓝、雷、钟等各姓的畬族人民，通过对谱、寻根、联谊等方式，不断推动两岸民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为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作出贡献，在新的时期继续演绎着忠勇爱国的朴素怀。

第八章畬族的文化遗产

畬族的文化遗产是指畬族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展。历史上，畬族主要通过传身教进行文化遗产，讲古、祭祖、歌、社会生产等都是常见的文化遗产方式，承担着畬族民族文化延续的重任。近现代以来，随着民族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展，民族文学创作逐渐繁荣，民族艺术不断推陈出新，民族社团活动日渐活跃，畬族的文化遗产也呈现出新的气象，并在传承中不断展。

第一节民族教育展

教育是人们知识和技能传承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各民族的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广义上，畬族的民族教育可以区分为民间教育和正规教育两部分。民间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私塾教育，正规教育即学堂教育、学校教育。传统上，畬族教育以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为主，而歌教育则是畬族民间教育中最有特色的内容。私塾教育则是近代畬族乡村的新鲜事物，因是民间自筹自办，大多数况下，只有家庭较宽裕的畬族子弟才能享受到私塾教育。因此，私塾教育带有较明显的民办贵族学校的色彩。但私塾教育毕竟使畬族乡村第一次有了较为正规的文化教育，对培养畬族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畬族的民间教育，我们已经在第三章第一节作了介绍，本节仅介绍畬族地区正规的学校教育展况。

一、民国时期的畬族乡村学校教育

畬族乡村的正规教育出现的很晚。直到民国时期，畬族乡村才开始兴办正规学校。1912年，浙江遂昌办起了后江明德小学。1917年，又先后兴办后垄万嵩小学和苔竹坑定观小学，这是在畬族聚居区兴办的第一批小学。1932年11月，在县长黄强“劝畬民子弟入学”的倡导下，景宁县拨款55块银圆借惠明寺办学，招收畬族学生27人，其中女生7人。这是最早招收畬族女子入学的学校。¹

在闽东，最早的是民国 19 年（1930 年），英国教会在霞浦畬族聚居村茶岗的教堂办的“圣义小学”，招生 30 名，不收学费。1936~1948 年，福鼎县先后在桥亭、才堡、佳阳、佳山、浮柳、梅溪、嵌窑、油坑等畬族聚居乡村办过国民学校。这些学校的寿命不一，时间长的几年，短的只有几个月。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桥亭、才堡的两所学校还在勉强继续办学。²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他地方如闽北、闽西、闽南、赣南等地部分畬族乡村也开办了学校。特别是赣南、闽西，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将展教育作为苏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明确规定：“革命政权以保证工农劳动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展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实行，并保证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展新的社会力量。”闽西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就在 1930 年 3 月 25 日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里明确规定：“各区乡应普遍开办高级初级劳动学校，招收男女学生读书，除膳费外一律免费；六岁以上及十四岁以下之男女应入学校读书，父母不得阻止。”苏维埃政府的义务教育政策，开创了文化教育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先河，使赣南、闽西包括畬族乡村在内的广大地区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展。1929 年，**在古田苏家坡畬族村协助村民创办的“平民小学”，就是当时苏区畬族教育的一个缩影。

107.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10）

但在整个民国时期，畬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还是相当十分落后。红军退出苏区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后，一度红火的苏区畬族教育也重新陷入停滞、倒退的状态。正如畬歌所唱“踏遍青山无学堂，村村不见读书郎”，畬族乡村所办的学校奇少量奇缺，常常方圆十数里乃至数十里才有一所学校，小孩上学十分不便。同时学校时办时停，加上畬族村民经济极为困难，无力供子女上学，因而畬族子弟

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文盲的比例非常高。

二、新中国的畬族乡村学校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畬族聚居区相继办起了学校，畬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受教育权利才真正得以实现。

在初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各畬族分布省区的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的民族政策，大力扶助少数民族经济，并为展少数民族教育，采取诸多优惠政策，如为畬族聚居乡村拨专款盖校舍，对畬族学生实行减免学杂费，调派汉族教师去民族小学任教等。同时，在畬族聚居区进行教育改革，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在畬族山村兴办小学。同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将畬族乡村原有的私塾、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小学，畬族地区的初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 1952 年，福安畬族乡村的初级小学就由 1951 年的 1 所增至 13 所，招收学生 700 多人，设立了 17 个班级，并规定畬族子女上公立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尽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畬族地区教育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仍呈现出展的趋势。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如今闽、浙、赣、粤、皖等省的畬族乡村已经形成了普通小学、民族小学、中心小学民族班、民族教学点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初等教育办学机构，建成了一批师资、校舍、设备等办学条件都较好的民族小学。据统计，目前以畬族为主的民族小学达 1800 多所，儿童入学率平均在 95%以上¹。这些学校在提高畬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培养畬族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民族小学还根据畬族地区特点，采取为远离学校的学生提供食宿条件、推广畬语和普通话的双语教育、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等措施，积极减轻畬族人民负担，激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中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畬族子弟很少有人能进中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畬族乡村普通小学、民族小学的兴办和展，畬族子弟上中学成为可能。除了普通中学外，闽、浙两省还在畬族聚居区创办了一批民族中学或者在办学条件较好的中学设立

民族初中班或民族高中班。1958 年秋，在福安县城关创办了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也是全国第一所畬族聚居区的民族中学——宁德市民族中学（原名“福建省福安民族中学”，1969 年更名为“福安专区民族中学”，1971 年定名为“福建省宁德地区民族中学”，2001 年因宁德撤地设市，改名为“宁德市民族中学”），隶属福安县教育局管理。当年就向闽东地区招生 97 名，其中各县保送的畬族学生 78 人，占 80.41%。1960 年该校改由省教育厅管理，招生范围扩大到福安、闽侯、南平和福州 5 个地市、县。1964 年，民族中学又划归福安专署教育局管理，主要招收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 50 多年艰辛的办学历程和建设中，宁德市民族中学为畬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今的宁德市民族中学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全国 20 所重点民族中学之一。除宁德民族中学外，面向畬族的民族中学还有福建省的福安民族中学（成立于 1999 年，前身为坂中中学）、福鼎民族中学（创办于 1987 年）、福州民族中学（创办于 1992 年）等 15 所民族中学，浙江省的景宁畬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创建于 1986 年）、龙泉市民族中学（1994 年由八都中学和竹洋畬族乡中学合并而成）、武义县金穗民族中学（创建于 2001 年）等近 20 所民族中学，江西省的 8 所和广东、安徽各 1 所民族中学或民族学校。这些民族中学或民族学校的创立和展，为畬族地区的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108.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11）

在职业教育方面。1952 年，浙江省在云和县南郊瓦窑设立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后迁到畬族人口最多的丽水市，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展，目前已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一所民族中等师范学校，每年从丽水、温州、金华、衢州、杭州等 5 个地（市）的 20 多个县（市）招收畬、回、满等少数民族学生。50 多年来，为全省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了 2000 多名教学、管理人才，为展畬族地区基础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挥了积极作用。2000 年，浙江少数民族师范学校与松阳师范学校一起并入丽水师范专科学校。此外，畬族地区还结合开农村经济和脱贫致富的需要，兴办职业中学，设置各种专业，培养各种急需的技术人才。如福建福安民族职业中学设置农村家庭经

营、服装缝纫与编织、木工制作、民用建筑等专业，上杭芦丰民族乡职业中学设置缝纫、电工、制茶等专业。各地民族职业中学，培养大批实用技术人员，为展畬族农村经济，使畬族人民迅速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作出了贡献。

在高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每年都招收相当部分的畬族学生进入预科或本科学习外，福建省的农林大学、厦门大学、医科大学、师范大学、福州大学和浙江的部分高校，如温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都曾举办民族预科班，招收省内少数民族（主要是畬族）学生入学。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畬族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每年都有大批的畬族青年才俊走出校园，为祖国的繁荣和各族人民的幸福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三、新时期畬族乡村的成人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了改变畬族乡村落后的文化面貌，各地依托当地中小学举办了大量的扫盲班，开展成人识字教育，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 1987 年，霞浦县有 70 个扫盲班，学员 1283 人，扫盲面积 70% 以上，全县 30 个畬族乡村有 25 个达到国家规定的扫盲标准，全县 15~40 岁的畬族人（11527 人）有 88.9% 脱盲。在扫盲教育的基础上，各地畬族乡村纷纷开展科学技术教育，办起了一批文化技术班，对农民进行粮、茶、林、果的栽培和畜牧医等农业科学技术的培训。到 1990 年，仅福安 3 个畬族乡就有农民初等技术学校 5 所，学员 1177 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 3 所，学员 495 人。这些成人教育的开展，为提高畬族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促进科技兴农，进而提高畬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民族文学创作

畬族文学可分为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作家文学两部分，它们都是畬族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民间文学创作

畬族的民间文学形式众多，有神话、传说、故事、歌、谚语等，作品也十分丰富。在畬族民间文学中，有关民族始祖盘瓠的神话作品尤为引人注目，这一题材的作品既有韵文体的神话古歌《盘古歌》和《麟豹王歌》，也有散文体的神话《高辛与龙王》和《三公主》等，这些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的作品，讲述了畬族祖公龙麟因在争战中建立奇功而娶高辛皇帝的三公主为妻，并繁衍出畬族后代的故事。畬族民间传说的代表性作品，有《阿郎和媛莲》《天眼重开》《黄藤镯和毛竹筒》等。而流传于畬族地区的民间故事《卖炭》《石牛》《拾元宝》等，则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道德观念。这些故事性极强的作品以及谚语、俗语、谜语等长期流传于畬族民间，其创作年代和作者大多已无从考证，可看做是畬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畬族人民耳熟能详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等，大多通过相关机构的学者、文人搜集整理，已经汇编成册或结集出版，成为祖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宝藏。

在畬族民间文学创作中，最典型的要数小说歌和民歌的创作。

1. 小说歌创作

109.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12）

小说歌是畬族民间文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源于福建省霞浦县侯南镇白露坑村。白露坑是畬族人口最为密集和文化积淀最为丰富的区域，最初村中一些能识字的畬族歌手将汉族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为本民族山歌口头唱本和手抄唱本，后逐渐在本民族流传的英雄人物事迹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生活、心理、语特点创作了一些作品，如《高皇歌》《历期歌》《钟良弼》《白蛇传》《十贤歌》《钟景祺》《蓝佃玉》等，于是形成小说歌。小说歌作为长篇故事歌，是畬族民众创造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和文化载体。

小说歌的出现，结束了畬族民间文学无文本的历史，在畬族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畬族文化展中一个进步性的产物，成为中华民族又一朵鲜艳的文化奇葩。其中，白露坑小说歌在畬族文化中占有独特地位，是畬族歌谣中的精髓，成为整个畬族的文化遗产，因而它作为一个民族文化进步的标志性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

清末民国初是小说歌创作的全盛阶段，白露坑村的钟学吉、雷德朵、钟学算等杰出歌手，将小说歌的整理和创作推向高峰。其中，又以钟学吉最为突出。

钟学吉别名钟陈吉，学名钟春贵。清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霞浦县四十六七都白虎村（今溪南镇白露坑村），在清末民国初曾被誉为一代畬族“歌王”。白露坑是畬族长连抄本正歌（主要是小说歌）的祥地，这对钟学吉有良好的影响。光绪四年（1878年），钟学吉设私塾课堂，他结合教学需要，编写了大量知识性歌谣，其中《花名歌》《鸟名歌》《十贤歌》《十女歌》《十字歌》《起书堂》《大读书》等在塾馆内外广为流传；而根据畬族民间传说改编的叙事史诗《高辛氏》，在好多场合被用以替代《盘瓠王歌》。他依据汉族小说、曲艺、故事改编的小说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超过其先辈和同辈歌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福宁山民会馆在霞浦县城建立。1919年，会馆迁入城内，从此成为畬族民间公益团体与公共活动中心场所。钟学吉作为福宁山民会馆的创建者之一，经常活动其间，结识不少畬族各阶层人士，大大丰富其以小说歌为主体的畬族长篇叙事歌的创作。他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把畬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他所撰写的《诸葛亮》《孟姜女》《唐伯虎》《末朝歌》《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小说歌，通过会馆往来的宗人大量传抄，在畬族社区广泛流传，以至当时出现了“有山哈人（畬民）的所在，就有钟学吉的歌”之说。他还率先根据畬族历史上反对民族歧视的真人真事编成小说歌《钟良弼》，鼓舞当时闽、浙畬族人民反抗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在畬

族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钟学吉晚年所撰写的小说歌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空前的高度，其作品至今仍在闽、浙畬族地区广为流传。钟学吉为弘扬畬族民族文化和畬汉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省、县有关部门，多次派员深入掘、整理钟学吉传世作品百余篇。《中国大百科全书·畬族文学》以及《畬族简史》《畬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均对其创作的《末朝歌》、《蓝佃玉》（亦称《九节金龙鞭》）、《钟良弼》等优秀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现存畬族小说歌的手抄本和口头小说歌有 130 本。健在的歌王传人钟昌尧既唱歌、传歌，也搜集民歌，他搜集到的 160 多段 100 多万字的畬族歌曲，已整理出了包括小说歌在内的 500 多。2006 年，畬族小说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小说歌的传承人正日益减少，而小说歌的创作则已基本停止，相关的抢救、保护工作亟待展开。

2. 民歌创作

民歌也叫“山歌”“杂歌”，在畬族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畬族人民常以歌代，沟通感；以歌论事，惩恶扬善；以歌传知，斗睿斗智，形成一套上山劳动、接待来客、婚丧喜事的对歌习俗。因此，学歌、唱歌是畬族传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年男女的必备技能。

110.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13）

畬族民歌尽管流传有不少手抄歌本，有些场合如宗教法事场合，也主要演唱流传下来的民歌，但多数况下，畬族歌手要在既定调式（各地调式有差异，大致有福宁调、福鼎调、霞浦调、罗连调、丽水调、景宁调、龙泉调、文成调等几种不同调式）下进行歌的即兴创作。***与小说歌等先创作、后传唱不同的是，畬族民歌的创作与演唱是同步进行的，创作过程即演唱过程，而且这种创作多是

在对歌的情况下快速完成，有相当的难度，因而将对歌也称为“比肚才”。

畬族民歌的创作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体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

上山劳动，单人时往往根据心，自编自唱，以歌驱寂寞。过去畬族地区山上常有人对歌，所以畬族民歌也称为山歌。在一些畬族地区，村上来了客人，对歌成了必备的待客程序。来客对歌，一般对一整夜，没有即兴创作的本领是难以过关的。

在畬族婚俗中，对歌的场面也最为热闹。无论娶亲还是嫁女，村落中的青年男女，都会在这时一展歌喉和“比肚才”。尤其是男方来娶亲的赤郎、行郎，会被女方村里的青年男女多次拦路盘歌，如不能应答如流，将会受到对方的讥笑。

而“盘诗会”（赛歌会）则更是展现歌才的地方。畬族各地定期的歌会很多，如每年农历四月“封龙节”福安苏堤和霞浦目连山的歌会，六月初一福安白云山的歌会，七月初七福安社口白岩山歌会，八月十五中秋节福安、宁德畬族歌会，九月初九重阳节霞浦城关歌会、木莲山歌会，等等。每逢节日，畬族男女都会赴会盘歌，不少青年通过对歌建立感，结成幸福伴侣。

总之，畬族民歌是畬族人民在生产生活斗争中创作的口头文学，是畬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畬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畬族青年男女外出就业，畬族民歌的演唱和创作都受到重要的影响，许多畬族男女青年已经离畬族民歌越来越远。2006年，畬族民歌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何传承畬族民歌和开展民歌创作，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作家文学创作

作家文学是畬族文学花园中的一个新生事物，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作家文学的出现，标志着畬族文学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新中国“百花齐放”文艺政策的指引下，畬族作家文学从无到有，逐渐展起来。虽然目前畬族作家队伍的人数不多，但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肯定，展现了不俗的实力和潜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畬族作家主要有以下几位¹。

雷荣（1935～），男，畬族，浙江遂昌人。浙江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编辑。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众研究会理事，浙江省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联谊会常务理事。在新闻专业实践中，作了诸多的探索，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和开拓进取精神，其经验被选入《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撰有《电视竞争与对策》等论文，电视受众调研成果获全国三等奖。编著的作品有《钱江追溯录》《蓦然回》《改革之路》等。

吕奎文（1936～2009年），男，畬族，广东梅州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残疾人文学培训班开拓者。历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专教师，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多次荣获广东省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广东省师德建设先进个人等称号，是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吕奎文一生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尤以写报告文学、小说见长。著有《小说创作论》《小小说创作技巧》（合作），长篇报告文学有《中国少年之星》《炽热的童心》《苦作背后的欢乐》《人生你好》以及与他人合作的《春满花都》《从平凡中崛起》《白云无尽时》等，译著小说有《小偷》（〔美〕凯·安·波特著）、《迈克尔和人的后娘》（〔加〕莫利·卡拉汉著）、《特莉莎的婚礼》（〔英〕威廉·特里奥著）、《周末侣》（〔英〕威廉·特里奥著）等。《小小说创作技巧》（合作）获中国写作学会届优秀科研成果奖，长篇报告文学集《人生你好》获广州市文学红棉奖二等奖。

111.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14）

钟琼奎（1941~），男，畬族，福建武平人。曾任福建建宁县教育局副局长、文化局局长、县文联主席。现任福建省建宁县文化局主任科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等。先后在《民间文学》《故事林》（福建）等 22 家报刊表民间文学作品 45 篇 7 万多字，民间故事《张际亮妙计换金壶》荣获三明市 1985~1986 年度优秀民间文学奖。搜集整理民间故事 110 篇，谚语 300 多条，民歌民谣 100 多。1988 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集成志书编纂贡献奖”称号，1991 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先进工作者。近 20 年，已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福建文学》等近 100 家报刊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1000 余篇（、章）。出版《莲乡草》《绿色的流韵》《晴川碧草》《山灵流碧》四部诗集。诗歌《端午泪》《雨季》曾分别获得全国届“屈原杯”、福建省“海山杯”诗歌大奖赛二、三等奖。

雷风行（1944~），男，笔名田雨、风云，畬族，福建宁化人。历任人民铁道报社文艺部、经济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旅客报》总编辑、高级编辑。1990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郭沫若的少年时代》《片叶集》《群星从这里升起》《姓名与人生》《中国名家读书法》《解读名人姓名》《跨越春秋》，长篇报告文学有《史丰收数字传奇》《伟人与中国铁路》《陆平与刘居英兄弟传奇》《青藏铁路通到拉萨》《詹天佑之路》等 20 多部。《名人和他们的老师》为 1985 年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向红领巾读书活动推荐的图书，《谜语趣话》为全国总工会全国职工读书自学活动推荐书目。长篇报告文学《神州大动脉》获全国第六届铁路文学奖。

雷德和（1957~），男，畬族，福建古田人。先后在《青年作家》《民族文学》上表中短篇小说 26 篇，出版短篇小说集《夜闯卑库山》。其中短篇小说《永远吃香的人》（与姚更青合作）获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短篇小说《兰槽》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卷》，短篇小说《公道人》《大横山惊魂》《粗旺村纪事》《永远吃香的人》《兰槽》被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牧田英二编选的《中

国边境文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一书翻译介绍,《兰糟》更被全文翻译编入。近年创作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陈靖姑》,已通过审阅,即将投拍。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领导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称他为“畬族第一位小说家”。

钟一林(1964~),笔名山哈,男,畬族,浙江丽水人。1982年起从事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文学体裁的创作,2009年9月,就读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少数民族作家班)。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江南一怪》,散文摄影集《青藏风》,电视宣传片《援手》等60余万字。作品曾获司法部第一、第二、第四届“金剑文化工程”文学奖、艺术奖等。散文《花事》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诗刊》社、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政府举办的2010年届“子文学奖”优秀奖,散文《鲁院诗歌》获由**青海省常委宣传部、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文艺报社主办,青海省文联承办的第一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团结征文一等奖。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钟红英(1974~),女,畬族,福建上杭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艺术评论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现为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学术部副主任,文学创作二级(副高)。近年来在《文艺报》《民族文学》《中国民族报》《福建艺术》《福建文学》《厦门文学》《福建日报》等国家、省市级报纸杂志上表反映宋省予、郭风、舒婷、谢钦铭、郑怀兴等福建当代文艺名家系列散文10余万字;表文学评论《福建文学理论与批评展六十年》《几多欢喜几多愁——福建儿童文学展概述》《试论杨少衡小说创作的民间意向》《一条流动的文学之河——〈闽西文学史话〉述评》约15万字。参与编撰的《福建省·文化艺术志》获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其创作的《宋省予图传》于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获福建省第22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112.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15)

钟怡音（1978~），女，笔名粲然，畬族，福建厦门人。橄榄树文学月刊的编辑。表小说数十万字，小说散见《人民文学》《小说界》《上海文学》等报刊，出版小说集《季节盛大》（时代文艺出版社）等。获第四届《福建文学》“初出茅庐”征文大奖赛最佳新人奖。《南方周末》评论文章称《季节盛大》“具有奇观性的灿烂炫目的小说，介于魔界和人界之间”。2003 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提名中同慕容雪村、狼小京、王文华、西门等一起被列为最被看好的网络作家。

尽管畬族作家的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反响也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畬族文学创作目前表现出“一少、二散、三缺”现象。“一少”指畬族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少；“二散”指畬族整体形成不了创作核心，作家本身没有创作方向；“三缺”指畬族缺少品牌作家，缺少表作品的阵地，缺少培训和指导。面对这种状况，畬族作家还需不断努力，并大力培养文学新人。相信假以时日，畬族作家文学一定可以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

第三节 民族艺术创新

畬族历史悠久，畬族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魅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随着社会展，在强势主流文化的推动和渗透下，畬族文化结构也在生变化，部分传统畬族文化内容渐渐消失。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畬族民间艺术，也面临着重重危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次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畬族文化调研，对畬族文化进行保护、继承和展，促进了畬族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特别是 20 世纪末以来，畬族民间文化艺术在既体现本民族的基本特色，又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兄弟民族文化的长处，既植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不被传统所束缚的基础上，努力解放思想，将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在民族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畬族民间文化艺术重新焕了生机。

一、畬族民歌音乐的创新

畲族民歌（也称为“山歌”），是畲族人民传统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根基扎实、内容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畲族人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艺术，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份优秀的民间文化精粹。过去，畲族山区处处飘歌，他们以歌会友，以歌传，以歌代，以歌表意。无论是婚丧节庆，还是待客会友，都唱歌、对歌。形成了叙事歌、风俗歌、时政歌、劳动歌、歌、时令歌、小说歌、革命歌、儿歌、杂歌、祭祀礼仪歌与识理斗智歌等多种不同场合演唱的民歌类型和独唱、对唱、重唱和齐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并巧妙地运用“假声”和“平讲”的演唱技巧，创造了被称为我国民歌中的“稀有明珠”的二声部重唱——“双条落”。可见，民歌在畲族民族文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生活的压力和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现在已经很少有年轻人会唱传统山歌了，健在的老年歌手也是寥寥无几，畲族民歌音乐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抢救珍贵的畲族民歌音乐，除了通过一些学者深入社区进行畲族民歌艺术的调查、记录、整理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畲族地区的地方文化、教育部门（机构）、文艺团体也加入到抢救队伍中来，他们通过机制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传承形式上，改变过去畲族民歌在田间地头、婚丧节庆场合耳濡目染和向族内歌手学习的传统传承形式，将畲族山歌引进民族小学、民族中学的课堂，作为音乐课和地课的重要内容，并组织畲族民歌演唱兴趣小组，培养了一批畲族民歌的传承队伍。

在演唱形式上，改变过去单调的清唱形式，将民歌的演唱与音乐、舞蹈等结合起来，并将畲族民歌搬上文艺舞台，使畲族民歌的表演更富有吸引力。

在演唱方法上，在保留原有特色唱法的基础上，大胆引入一些通俗唱法或说唱形式进行演绎，使畲族民歌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113.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16）

在歌内容上，与时俱进，在传统流传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创作了一批反映畬族人民美好生活的优秀作品。***

在歌会组织上，畬族聚居区的地方政府部门将弘扬畬族民歌音乐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期组织各种“赛歌会”“盘诗会”，如各地畬族的三月三歌会，福安、霞浦的四月“封龙节”歌会，福安六月初一的白云山歌会，七月初七的白岩山歌会，宁德城乡的八月中秋盘歌等等。这些歌会的举办，为畬族民歌的传承、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平台。

总之，通过传承创新，包括演唱形式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和组织创新，畬族民歌重新焕了活力和艺术魅力，为我国民间文艺的繁荣和展作出了贡献。

二、畬族歌舞创新

畬族的民歌、舞蹈多是独立表演的。畬族民歌的演唱既不用音乐伴奏，也无需动作，完全是清唱。至于畬族舞蹈，在日常生活中更是难得一见，“由于畬族舞蹈在历史上主要蕴藏在祭祀活动中，以至于曾经有人认为畬族没有民间舞蹈”¹。只有在巫师做道场、祭祀等宗教仪式场合中，我们才能偶得一见畬族民间舞蹈的影子。在部分巫术仪式中，甚至还能看到歌、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表演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有关部门和学者、专家、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依附在宗教祭祀仪式中的畬族民族舞蹈被逐渐地掘出来，成为畬族民间艺术中的一朵亮丽奇葩，如《奶娘催罡》《祭祖长舞》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随着畬族民间文化的进一步掘，一批以畬族的生产、生活、民俗活动为原型的民族舞蹈，如祭祀舞、婚礼舞、祈福舞、生产劳动舞等被开

出来，大大丰富了畲族的民族舞蹈内容。这些具有表演性和参与性的民族舞蹈，作为畲乡风旅游的娱乐性节目，受到了游客的喜爱。

近年来，畲区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实践，将畲族传统的山歌、音乐、舞蹈结合起来，推陈出新，创作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歌舞剧作品，并将它们搬上舞台，受到了畲族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欢迎。由浙江省丽水地区文化局组织编导的四幕畲族风歌舞剧《畲山风》和鹰潭市艺术团创作演出的畲族山歌戏《七彩畲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畲山风》是由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组织创作的一部大型的畲族风歌舞剧，用歌舞诗的形式，再现了畲族的图腾崇拜、祭祖场景、婚丧习俗及服饰、民歌、劳动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充满了浓郁的畲族风韵味。全剧分为“冬祭”“春歌”“夏恋”和“秋嫁”四幕，第一次完整地用畲族人民独特的音乐语和肢体语，将山野的清风与江南的诗韵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畲族人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未来、奋向上的民族个性和精神。正如畲族学者雷阵鸣所说：“《畲山风》的成功，关键在于它的新。”这种“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意新。使人一看便知是“畲族的”，其主体内容与多种民俗事象统一，包孕了畲族风俗的方方面面，而不显得臃肿与杂沓。二是结构新。各幕之间没有相对固定的节，也无贯连到底的人物形象，但是它分而不散，统而可析，既突出各幕主体事件又一气贯成。三是形式新。既体现了综合化、多样化的功能，又突出了生活化、艺术化的特色。四是导向新。把优秀传统民俗风与现代审美观相结合，不仅使畲族人民看了感到亲切，其他观众同样感到美的享受。¹《畲山风》1996年开始酝酿，1998年组织编排，在“’98浙江景宁畲乡风节”上次公开演出，而后晋京演出又获得北京文艺界的一致好评，并作为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献礼剧目受到肯定。1999年《畲山风》获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经对剧本、舞蹈、服装、道具、背景的再修改和完善，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获演出金奖和创作金奖。正是不断的创新，使《畲山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14. 第七章畲族的精神气质（17）

《七彩畲乡》则直接取材于生活，它反映了鹰潭樟坪畲族乡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歌颂了以党支部书记蓝山为代表的畲族新一代青年热爱家乡，带领农民群众奋图强、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七彩畲乡》在创作过程中，从音乐、舞蹈到演员表演和化妆造型等都从畲歌、畲舞等畲族艺术中汲取营养，在形式上独树一帜，以畲乡山歌为载体，将歌、舞、剧熔于一炉，表现了浓郁的畲族风。

《七彩畲乡》在艺术特色方面突出地域性、抒情性和歌舞性，在艺术氛围中体现民族气息、乡土气息和现代气息，在艺术手法上，以传统为根基，以创新为灵魂，充分运用现代高科技声、光、电等辅助手段，使舞台光彩夺目、绚丽多彩。全剧洋溢着新时代、新生活的气息，充分展示了畲、苗两个少数民族的人美、人性美、风美、画面美、歌舞美、服饰美，给观众带来了美的感受。《七彩畲乡》创编于2008年，2009年初在江西省文化厅主办的“相约春天——2009新春优秀剧目展演”中次公开演出，便获得领导和观众的极高评价。2010年6月5日，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在北京向大型畲族山歌戏《七彩畲乡》颁了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金孔雀”综合大奖及艺术策划、优秀编剧、优秀导演等10个单项奖，以表彰其取得的艺术成就，成为江西省第一次荣获全国性综合大奖的少数民族题材戏剧。2010年7月，在宁夏银川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中，《七彩畲乡》以其富有时代特色的主题、浓郁的地域风、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形式、异彩纷呈的舞台效果深深地吸引了观众，赢得评委们的高度赞誉。喜获综合金奖，并荣获优秀编辑、优秀导演、优秀音乐设计、优秀舞美设计、优秀灯光设计、优秀服装设计、优秀编舞和三个优秀表演等全部奖项，成为唯一囊括全部奖项的团队。

三、畲族民间工艺的创新

在畲族民间，曾经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族工艺传统，它们质朴多姿、活泼生动且世代相传。然而随着社会的展和文化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民族民间艺术被挤到了主流文化的边缘，有的甚至逐渐失传。至近代，畲族民间工艺美术中的许多形式已不复存在，只保留

了纺纱织布工艺、织花带工艺、缝纫和刺绣工艺、竹编草编工艺以及纸刻工艺等少数工艺形式，木刻工艺、金属饰品工艺等古老的工艺装饰形式，在畬族民间也还有残存。这些古老的民间工艺，是千百年来畬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扎根于畬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仅体现着畬族社会的风土人，也传承着畬族的文化与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展，科技的进步和物资的日渐丰富，许多传统的工艺被机器生产所取代，民间工艺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如纺纱织布工艺，由于我国纺织工业的展，20 世纪 70 年代后就已经没有畬民用手摇纺纱机纺线，也没有人再穿着自纺土布。20 世纪 80 年代后，除了少数偏僻山区，畬族山民也基本不再编织草鞋，而改穿胶鞋了。如何使畬族的传统民间工艺在市场和科技的冲击下突围而出，得以传承和展，是各级文化部门面临的一个难题。

从目前的经验来看，包括畬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民间工艺要想突破困境，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国家政策。这一点，我国的民族文化保护政策和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经为民间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二是走创新之路。在现代科技和市场的压力下，民间文化要想求得生存的空间，只有面对现实，不断创新，才能有出路。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近年来畬族民间工艺在抢救、掘、创新的道路上艰难摸索，通过培养传人、创新工艺、拓展功能、政策扶持等多种手段，使一些民间工艺重新焕了生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畬族银饰工艺的重生，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畬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十分崇尚银器，其蕴涵着吉祥平安的美好祝福。无论是婚丧嫁娶等人生重大日子和民族传统节日、盛事，还是日常生产生活，畬家人都与银器密不可分，畬族银器工艺技术已成为了畬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从事畬族银器制作的匠人越来越少，畬族银器工艺技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使畬族银器工艺技术能够得以传承下去，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抢

救力度：一方面大力加强工艺技术的培养，使畬族银器工艺技术后继有人；另一方面加大技术与革新，使畬族银器工艺技术和产品能够推陈出新，适应市场的需要。著名的福安珍华堂在这方面贡献尤为突出，为了培养后备人才，珍华堂与当地职业技术学校开办银雕班，培养畬族传统银饰技术传承人。目前，第一期 18 名学员已学成毕业，悉数进入珍华堂，第二期在读，第三期专门针对畬族银饰的银雕班开课在即。为了加强科研力度，研出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2009 年 9 月 27 日，宁德市畬族银器工艺技术研究所在珍华堂银楼揭牌成立，成为全省唯一的一家“畬族银器技术研究所”。注重人才培养和科研投入，使珍华堂在民间纯银工艺上处于领跑地位，被评为福建省珠宝饰业著名品牌，名声越来越响亮。2006 年 6 月，以珍华堂为代表的福安银雕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07 年 7 月，珍华堂作品“龙腾五洲”获福建省第二届民间艺术珍品展金奖。2008 年 6 月，董事长林仕元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福安银器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此外，一些畬族银饰工艺企业还尝试制定产品标准，如景宁畬族自治县畬山凤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就在景宁县质监局的积极帮助和指导下，制定了个畬族银饰产品标准，并通过专家和标准化评审员审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依法给予备案，使之作为该产品组织生产、流通、使用等各方面的准则和依据，使企业摆脱了无标准生产的困境，结束了该产品无标准生产的历史，对促进传统畬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展，产生了积极意义。

115.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18）

此外，近年来，畬族的彩带编织工艺也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契机下，确定了遗产的传承人，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培养彩带编织工艺人才，使畬族传统彩带工艺逐渐摆脱了失传的危险。

第四节民族社团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前，畬族民间主要以宗族为单位，开展规模不大

的区域性民族民俗活动。但这些宗族性的组织组织性不强，活动主要以宗族祭祀、歌会等为主。近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畬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觉醒，其标志是仙游县的畬民会馆和霞浦的福宁山民会馆的先后成立。这些畬族民间社团的成立，对于畬族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畬族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畬族民族成分的认定和各地畬族群众民族身份的恢复，畬族民间文化逐渐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展。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环境，带来了畬族文化的振兴和繁荣，各地畬族民族文化社团从市、县一级的歌舞团、艺术团、文化研究所，到乡、村、中小学的艺术团体、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这些民族社团在各自的领域频繁开展民族歌舞的创编、排练、演出，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展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使畬族传统文化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挖掘、整理和创新，也通过这些文化团体的宣传，使畬族传统文化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正是这些活跃的畬族民族社团，使畬族文化不仅逐渐为国人所熟知，近年来还频繁亮相国际舞台，引起世界的关注。

从目前的况来看，畬族民族社团种类齐全、层次多样，事实上已成为宣传畬族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畬族民族社团主要有宁德市畬族歌舞团、浙江畬族民间艺术团等。

一、福宁山民（三明）会馆

明清时期，畬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且深入。但畬族人因其传统的民族服饰绚丽独特，在和汉人的交往中常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歧视，并时常引民间冲突。这种因文化差异引的民间冲突，终于引起了官府的重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建按察使司在处理福宁府畬、汉纠纷时认为，畬族与众不同的装束是导致矛盾纠纷的原因，因而出“向山民劝改装束”的告示，并将告示到福宁府，通知各地山民代表陆续前来领取。当时霞浦县城里没有畬族专门的客栈，代表多感不便，因而钟学吉、蓝文蔚等人倡议集资建馆。

第二年在霞浦西门外教场头，买下四扇瓦房一座，依照告示中“山民”之谓，并仿照当时颇为盛行的“会馆”之称，名为福宁山民会馆。

民国2年（1913年），福宁山民会馆（后改称福宁三明会馆）经过整顿，成为闽东、浙南等畲族主要聚居区的同族性团体。民国8年（1919年），福宁三明会馆迁至当时县城中心地带“北社乘驹后境”（今松城旗下街3号），馆址为硬山顶穿斗式砖木结构，由山门、前座、后座等组成，总面积683平方米。馆舍经修缮后，前座大厅作为祭祖及重要议事聚会之所，中厅设神龛，安放木雕涂金“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两侧壁间大书：“盘、蓝、雷”“钟、李、吴”姓氏，大门上榜书“福宁三明会馆”。前座、后座共二十多间房子作为住房、客房，接待畲族宗人免费住宿。此后，会馆成为各地畲族祭祖、联宗、议事等活动的中心场所。据悉，这是全国唯一跨省、地的畲族公益团体，也是闽、浙、赣畲族民众联合组建的公益组织。

福宁三明会馆内设董事会，闽东、浙南十余县各有一名董事，除董事律师蓝文蔚长期驻馆外，其他董事不定期轮流驻馆，义务服务。服务项目包括对内调节族内纠纷，对外维护本民族权益，代畲民写诉状、打官司等。作为畲族人的接待处，福宁三明会馆提供免费住宿，自办伙食，解决了往来畲民的膳宿问题；作为畲民联谊会，福宁三明会馆为闽东、浙南诸县畲民沟通信息、商议事务（如兴学、建祠、铺路、赈灾等）提供了便利。福宁三明会馆事实上还成为畲族文化的传播中心，年近花甲的“畲族歌王”钟学吉被公举为董事后，经常住馆，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地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把畲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而各处来的畲族宗人则利用住馆之便，大量转抄，使钟学吉创作的“歌”迅速传播，以至出现了“有山哈人（畲民）的所在，就有钟学吉的歌”之说。福宁三明会馆为畲族文化的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16. 第七章畲族的精神气质（19）

福宁三明会馆自成立后经历了鼎盛的三十年，1927年一度中断

活动，1946 年重兴会馆，被官方注册认定为“苗夷民族”之公益团体。***新中国成立后，福宁三明会馆活动逐渐终止。作为畬族民间公益性团体和多职能的活动场所，福宁三明会馆在存续的 50 多年时间里，为闽东、浙南畬民争取了许多合法权益。如民国初年，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废科举、兴学堂，但畬族子弟上学却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生不准畬族学生入学的事件。泰顺畬民经人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胜利打赢了这场官司。因影响所及，景宁畬民入学官司亦获胜诉。畬族子弟入学问题的解决，使福宁三明会馆的声望也随之名扬闽、浙畬区。

二、宁德市畬族歌舞团

宁德市畬族歌舞团成立于 1988 年，是全国唯一以畬族命名的民族歌舞团体。现有演职员 80 名，其中副高职称 3 名，中级职称 24 名，初级职称占 20%，全团 60%的演员毕业于艺术院校。成立 20 年来，畬族歌舞团精心编排了大型畬族歌舞《太姥畬家》和大型舞蹈诗《蓝色家园》《多彩的山海》《五彩山哈》等一批优秀节目，先后赴广州、昆明、北京、上海参加了“广东欢乐节”“中国第三届艺术节”“北京金秋民族婚俗展演”“全国 56 个民族音乐舞蹈展演”和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展播及全国届 cctv 电视舞蹈大赛。2001 年 9 月，该团与省歌舞剧院联合创作演出的大型歌舞《山哈·雅美》参加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荣获创作金奖、表演银奖。该团作品《赤髀横裙》在 2004 年第六届全国专业舞蹈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同时，畬族歌舞团多次出访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展演。1997 年春节期间，畬族歌舞团应邀赴澳门进行艺术展演，获得媒体和观众的好评。1997 年下半年和 1998 年春节，畬族歌舞团两次应邀出访了新加坡，畬族文艺作为文明的使者，在东南亚地区播下了友谊的种子。2002 年应邀参加“香港福建节”的演出活动，以畬族独特的风歌舞，博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2010 年 9 月 9 日~13 日，畬族歌舞团作为宁德市文化交流代表应邀组团

前往新加坡参加福清会馆立馆 100 周年庆典演出活动，通过充满闽东文化特色和风土人的歌舞节目，向海外华侨展现了宁德市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新加坡政府官员、民众、我驻新使领馆及华人华侨的高度评价。

1995 年，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被授予“宁德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2001 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三、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

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是景宁畲族自治县财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隶属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下属事业单位。该团由景宁县民族文化工作队改制而来，成立于 1984 年底。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文化队伍建设。

艺术团成立以来，深入挖掘原生态畲族民间艺术，精心创编一个个充满浓郁畲族风的优秀作品，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该团表演的节目在国家级、省市级文艺汇演、比赛中频频获奖，如 2001 年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该团参演的歌舞剧《三戏赤郎》获得一等奖。1999 年风歌舞剧《畲山风》获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1 年经对剧本、舞蹈、服装、道具、背景的再修改和完善，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获演出金奖和创作金奖。此外，《火车进畲寨》《彩带歌》《畲寨夏夜》《木柏灵刀舞》等分别获得省级多种奖项。该团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群众文化先进集体”“民族团结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为弘扬畲族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畲族艺术团不仅先后到国内 20 多个大中小城市参加演出，还携带畲族的歌舞精品，不断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畲族文化。1994 年，畲族民间艺术团代表浙江省赴日本参加福井国际艺术节，演出了《灵刀舞》《畲山听樵》等节目，使畲族文艺次走向世界。2010 年 6 月，艺术团随丽水市经

贸访问团赴台湾南投县，进行为期一周的演出和文化交流，为台湾的同胞们献上一台极具畬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千年山哈》。《千年山哈》汇集了畬族文化内涵的山歌舞蹈艺术，展示了畬族灿烂的服装服饰、宗教仪式、劳动生活、婚俗礼仪等，表现出畬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劳动人民坚毅的民族性格，受到了当地媒体和观众的高度评价。

117.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20）

四、宁德市闽东畬族文化研究所

宁德市闽东畬族文化研究所原为宁德师专于 2006 年 5 月成立的畬族文化研究所，2009 年 9 月，在宁德师专畬族文化研究所基础上，**宁德市委批准成立宁德市畬族文化研究所，成为国内家地市一级的畬族文化研究所。***宁德市畬族文化研究所的成立，进一步整合优化了宁德市畬族文化研究队伍，一方面聘请了中央民族大学施联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等国内畬族研究的知名专家作为学术指导与顾问，同时也吸纳了钟雷兴、蓝炯熹、蓝兴贵、蓝秀珍、蓝新华等畬族同胞参与指导和学术研究，搭建了闽东畬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

畬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以来，大力加强对畬族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推进畬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2007 年，赵峰副教授主持的《闽东畬族语研究》被列入省教育厅社科 a 类课题。2008 年，伊漪教授主持的《畬族文化与现代文明》被列入省教育厅社科规划课题。2009 年，林校生教授主持的《闽东文化品牌战略研究》被列入福建省社科重点课题立项。同时研究所还编辑出版和表了一批研究畬族的学术论著和论文，将闽东畬族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展，畬族文化研究所已经成为专职与兼职结合，集多学科专家学者为一体的畬族研究专业学术团队，正逐渐成为整合、优化闽东地区畬族文化资源的重要平台，成为密切联系畬

族人民、学习传统畬族文化的桥梁和纽带，激畬族人民建设家乡的热以及推进环三都澳区域展、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简称海西）建设的有效载体。

五、信丰畬族艺术团

信丰畬族艺术团是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安西镇田垌畬族村于2008年组建的一个村级民族艺术团，也是江西省个畬族艺术团，后改为信丰县畬族艺术团。信丰畬族艺术团成立以来，创作和演出了富有民族风的《马灯舞》《跣足娘》《筷子舞》《畬山茶歌》等一批优秀节目，展示了畬族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友善的精神品格。在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里，信丰畬族艺术团表现得十分活跃，频繁在信丰县及周边县市的乡镇和民族村落进行巡回演出，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当地媒体和群众的好评。艺术团还多次配合信丰县的经贸活动，到山西、河南等地进行宣传演出，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118. 第九章畬族的族际交往（1）

从汉文史料和畬族世代相传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知道畬族先民原先主要聚居在闽、粤、赣交界一带的山区。***在唐以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由于南迁中原汉人的挤压，畬族通过漫长的迁徙，辗转散布在东南各省广大山区，与汉族的客家、福佬、吴越各民系以及瑶族、苗族等各个族群产生了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既有对抗也有合作，但合作是主流。正是在这种以合作为主流的族际交往中，畬族与各民族人民不断地相互交流、学习，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并在共同反抗封建上层和外族侵略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谊。

第一节商贸交往

自隋唐以来，畬族长期居住在山区，依山结庐，耕山为业，射猎为生，生活所需大都依靠自己生产，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贫困

生活，商业经济极不达。即使偶尔需要一些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如铁制农具、生活用具，也多用以物易物的形式，与周边汉族进行交换。因此，在畲族聚居的村落内部，很少有定时、定点的集市贸易，一般都到邻近的集镇进行必要的商品交换。畲族地区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直到明清时期仍然存在。如顾炎武就曾经记述说，偏远畲村“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长短为验”¹；魏蓝也说清代浙西南畲区“凡物以人换物者，即以高价与之，畲客亦不肯售。畲妇持鸡至城市，换人旧衣服，或挑番薯、芋头、萝卜之属，与人换鞋”²。可见畲族地区的商品贸易十分落后，这与当时畲族地区文化教育不达、生产力水平低、畲民经济生活极端困难是密切相关的。

但从清代以后，由于与周边汉人的交往日渐密切，畲族地区的生产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畲民劳动生产所获的产品也逐渐丰富，一些多余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便进入集市，成为贸易商品，如畲民所制竹器、所酿蜂蜜，“所畜有鱼豕鸡鹜，皆鬻于市”¹。更多的畲族山民则是“负薪鬻于市”²，“易币以购各种棉纱布匹等杂货归焉”³。这些表明，这个时期畲族地区的经济有所展，畲民已经比较频繁地介入贸易市场，商品意识大有提高。但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直到清代中期，畲族内部尚没有出现专门从事贸易营生的商人。

由于畲民多以耕猎为生，平时手头很少有现金，购买能力比较差，因此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不得不向商家赊账。而在畲族地区开设杂货店的汉族商人也乐于向畲民赊销货物，“予取予求”。因为尽管赊销可能造成一定的资金回笼困难，但对畲民的赊欠，汉族商人是要计算利息的，一到农产品登场，就要本利还清，分文不欠，因此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虽然这种赊欠贷款的贸易方式带有高利贷的意味，但它的确给一时手头拮据的畲民带来了许多方便，因而颇受畲民欢迎。而通晓畲语的汉族商人，在畲族地区也很受畲民的尊敬。⁴

到清代中后期，在一些土特产品生产数量较大的畲族地区，开始逐渐形成专业市场，并逐渐出现了专门从事土特产贸易的畲族商

人。如在著名的“处州茯苓”的主要产地、我国香菇生产源地之一、素有“菇乡”之称的浙江景宁，据传所产香菇早在明初即为贡品，到清代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增加，景宁香菇远销华东、华南，其中就有不少畲民开始专门从事香菇贸易；而在闽东畲区，畲民村寨所产的茶叶也开始大量外销，宁德八都猴墩畲村则是当时闽东茶叶外销的门户之一，从事茶叶贸易的畲族商人为数不少，该村著名的茶庄就有雷氏“振昌号”、雷氏“泰盛号”等。这些茶庄每年收、售的茶叶数量相当大，仅收的头春茶就多达 700 担，主要销往闽中、闽北一带汉族地区，获利颇丰。由于茶叶贸易的兴盛，猴墩一时成为商旅辐辏之地，各种商业、服务业也得到展和繁荣，屠宰店、杂货店、豆腐店、酒店、糕饼店、客栈等相继开设，生意十分兴隆。其中不少店铺就是畲民所开设。而在浙江平阳莒溪，清同治年间，族人钟瑞凤由莒溪迁往桥墩，以“货值起家”，操“醃酱盐梅之事”，由于钟瑞凤在经营生意中交易公平，童叟无欺，在畲、汉乡邻中都颇有声望。

119. 第九章畲族的族际交往（2）

到民国时期，畲族商人不仅在乡间从事贸易，一些殷实的畲族人家还将商铺开进了城市。***如 1929 年浙西南的蓝姓畲族人就在云和县城先创办了该县最早的糕饼店“聚芳斋”，品质之优，令人称道。1931 年，云和的六家蓝姓畲族在青田县西门外开设“陆同春”木行，资金雄厚，交易公平，业务遍及浙西南诸县，在青田县木行中屈一指。这一时期，畲族乡村还出现了贩卖米酒、耕牛、山羊等的专业户，他们在农业劳动之余，通过商业经营赚取少量的利润弥补生活所需，一些人也由此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商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和计划经济的施行，在城乡经营商业的畲族商人也逐渐退出商业领域，畲村所需的商品、货物主要通过供销社和代销点供应。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畲村才重新出现私人开办的杂货店、代销店，但多不成规模，仅勉强维持生计。但一些具有经营才能的畲族才俊开始兴办企业、经营商业，有些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民

族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展身手。

总之，尽管商贸经营在畬族传统文化中并不占特别突出的地位，但对畬、汉民族交融来说，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商业贸易，密切了畬族与汉族的交往，在贸易往来中，畬、汉人民进一步加强了接触和交流，同时也增进了理解和沟通。

第二节 族际往来

就目前已知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来看，至迟在隋唐之际，畬族已经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汀、漳、赣、潮一带。经过十多个世纪的辗转迁徙，如今已经广泛分布在福建全省各地、浙南、浙西南、赣南、赣东北、粤东等地的广大山区。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畬族与客家人、福佬人、兴化人、江浙人等汉族民系和瑶族族群都有过接触，尤其与客家人、福佬人、江浙人关系最为密切，并在文化上有与这些族群逐渐融合的趋势。

一、畬族与客家民系的往来

客家民系又称“棚民民系”“程乡民系”“嘉应民系”“流民”，是中国汉族十大民系之一，主要集中分布在粤东、闽西、赣南等地区，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台湾、海南等省区的客家人也不在少数。客家民系讲的是汉语客家方，又称“客家话”“棚民话”“嘉应话”等。关于客家民系的起源，主要有中原说、土著说等不同说法。客家中原说以罗香林等人为代表，是客家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¹；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但大致来说，都承认中原移民是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客家中原移民始于何时，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秦统一中国后，曾先后派兵“南征百越”和“南戍五岭”，两批南下的 100

多万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批客家人；有人认为汉唐时期的中原移民才是最早的客家先民；有人则主张客家人源于唐末黄巢起义导致的大批中原难民移民；还有人认为从两宋开始，中原汉民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到达梅州，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等等。

但不管哪种说法，基本都认可闽、粤、赣三省交界的赣南、闽西、粤东一带，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核心区域。而这一区域，恰恰也是史书上所能看到的畬族最早的活动区域。从隋唐出现记载到明清大规模陆续外迁，畬族与客家先民在这一区域共同生活了近千年的时间，畬族与客家人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之密切，甚至已到了难分彼此的地步。

至少在闽、粤、赣交界区，畬族与客家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是全方位的，从经济生产到所操持的语，从婚姻嫁娶到文化风俗，都进行了全面的互动。其结果，导致今天畬族近 95%的人口操持一种与汉语客家方接近的语。在风俗习惯上，畬族、家人也没有了根本的区别；在经济生产上，山区的客家人秉承了畬族的“燔土为肥”的山地农耕技术；在生活中，畬族和客家人通婚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在文化方面，畬族也逐渐接受了客家人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同时畬族文化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客家人。

120. 第九章畬族的族际交往（3）

在这种民族融合的况下，到民国时期，留居闽、粤、赣地带的畬族便基本被视同为客家人了。而明清时期迁往福建各地、浙南一带的畬族，也带有明显的畬、客两个族群文化融合的影子，甚至被称为“畬客家人”了。如 1905 年浙江云和人魏兰所写的《畬客风俗》就说：“畬客见官长，自称畬民。而土人皆呼其为畬客，或称为客家人，或称为畬客人，或称为畬家人。然对面称呼，讳称畬字，并讳称客字。必曰尔边人，我边人。”¹ 显然那时当地人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畬民，哪些是客家人了。

二、畬族与福佬的关系

福佬又称为“河洛”“合佬”“鹤佬”“学佬”，福佬是广东一带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对讲“福建佬”的简称。实际上福佬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福佬指的是讲闽南话的闽南人，人口主要分布在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福建龙岩的漳平、新罗，广东的汕头、潮州等地以及台湾的闽南语人群；广义的福佬人则凡讲闽语族各方的人群都属于福佬人，包括闽南人、兴化人、闽东人、闽北人、龙岩人在内，其分布范围遍及除闽西几个纯客县外的所有县市以及台湾的闽语人群分布区，浙南、粤东的部分地方。“合佬”“鹤佬”“学佬”实际上是“河洛”（ho-lo）不同方音，而在闽西一带的客家民间，则不论闽南语、闽东语还是粤语，都称为“学佬话”，讲这种话的人统称之为“学佬”（ho-lo）。在这里，我们用的是广义的福佬概念。

福佬民系遍及福建各地以及浙南、粤东地区，而这一地区也正是畬族散布的区域。从唐代开始，特别是明清以后，畬族从闽、粤、赣交界区大量向外迁徙，其迁徙路线主要是向东、向北，不可避免地进入福佬民系的分布区域，他们之间的交往便在所难免。

畬族与福佬人的交往，可谓斗争与合作并存。从唐代开始，畬族与福佬系的士绅官僚之间关系密切：与陈政、陈元光为代表的闽南系福佬士绅官僚的殊死斗争是一种交往方式，与王潮、王审知为代表的闽东系福佬士绅官僚的密切合作也是一种交往方式。

而在民间，随着畬族人的迁徙扩散，长期杂处于福佬之间，受其影响之深不亚于客家人。尤其到明清以后，畬族的汉化（应该说主要是“福佬化”）已经相当严重。在泉州，《永春州志》说当地畬民“今具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异，近又与土民联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这些畬民“今多同化于汉人，与华族无异矣。……钟姓闻亦有改为章者，今皆与齐民无别”¹。在闽北，“嘉乐一带余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奩资亦略

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²。在闽东，畬族与汉族（福佬）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今则出入相友，婚嫁相通，与汉种无分彼此焉”³。

三、畬族与江浙人的交往

江浙人也称吴越人、江南人，一般指称说吴语的汉族民系。江浙人所操的方称为“江浙话”或“江南话”，学术上称为“吴语”“吴方”，而徽州话则被认为是吴语的一个分支或是与吴语有高度的亲缘性。江浙人主要分布在浙江全境，上海，苏南，安徽徽州、宣州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

畬族人迁入江浙人居住区域比较晚，大多为明清以后从福建迁入。如浙南畬族中，一直被认为是迁入景宁最早的雷氏先祖雷进裕，《景宁畬族自治县概况》说：“据本县惠明寺村和敕木山村各存一本《唐朝元皇南泉山迁居建造惠明寺报税开垦》的资料所述：永泰二年丙午岁（766年），公一家五人与僧昌森子清华二人，从福州罗沅县十八都苏坑境南坑，一同来到浙江处州府青田县鹤溪村大赤寺。雷祖后居叶山头，砍伐山林，开垦田园。由此可见，畬族最早到景宁的时间在公元766年的说法基本是可靠的。”但有学者研究证明，雷进裕于唐代迁入景宁的说法并不可靠，已有史料证明，雷进裕很大可能是于明万历年间迁入浙江景宁。此外如苍南县灵溪镇南水头金岙的钟姓一族先祖钟振宝、钟振宗兄弟，原籍福建泉州府永春县十八都上半村龙头山水尾，于明末因避乱迁居浙江平阳县境内创基立业；原籍广东的钟天锡，也是在明末经连江马鼻道登岸后定居于罗源县大坝头，明嘉靖年间转迁浙江平阳县山门王庄大岭外定居。

121. 第九章畬族的族际交往（4）

这些迁居浙江的畬族先民，或靠租种当地地主的土地山场，或迁至人迹罕至的深山，开山筑田，耕山种地为业。***在之后长期

的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与当地汉人生密切交往，不仅在经济文化方面有着频繁的交流，族群上的互动、融合也相当深入，畬、汉居民之间互认“契子”、互拜“谊父”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据《松阳县志》载，畬民“惟乐为土人认谊父，俗谓称爹。土人亦以其子女善达，冀其庇荫，故多认之。相认之始，则祭其祖，先赐以保名，赠以花带，而为之螟蛉者，亦果得善达焉。虽世家大族，亦往往有之，习以为常，直呼之曰亲爹、亲娘，不足为怪也”¹。不仅如此，当地不少汉人在与畬民的交往中，还逐渐接受了畬族的文化、风俗，融于畬族之中。如畬族传统上只有盘、蓝、雷、钟四姓居民，但现居闽东、浙南的畬族中却有李、吴、杨诸姓。这些非畬族传统姓氏的畬民，便是数百年来通过婚姻或谊养关系，主动接受畬族文化，在文化心理和生活习俗方面认同畬族的畬族化汉人。

促使畬族与汉人客家、福佬和江浙民系交往、融合的因素不外乎几点：一是政治因素。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畬区的控制，都在畬族聚居区设置郡县时，强行迁入大量的汉民。如汀州设置时，就曾从其他地区迁入汉民“三千余户”，杨澜记述说：“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之曰畬客”²。陈政、陈元光父子开拓漳州时，大量内地汉人也“负耒耜望九龙江而来”，并在此定居开。这一带原为“苗人（畬族）散处之乡”，由此逐渐变为“民僚杂处”之地。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畬、汉民族的交融。二是经济因素。从内地迁入的汉人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手工业（如冶金和金属工具的加工）技术，这些技术对畬民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在杂处的环境下推动着畬民向汉人接近，并最终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三是军事因素。自唐代以后，畬族曾前仆后继地开展过无数次反抗压迫的斗争，几乎每一次斗争，都有大量汉族劳动人民参与其中。畬、汉人民在共同的反压迫斗争中，以鲜血铸就了牢不可破的关系。四是文化与环境因素。畬族长期居住在山区，对山区环境有着良好的适应能力，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畬族文化，这对当地的汉民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文化、经济上的各有所长，必然使杂处的畬、汉人民互有借鉴，并日渐走向交融。

然而，畬族与各地汉人的交往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曾有过

许多误会和摩擦，这种误会和摩擦往往起因于文化的差异，而汉族的大汉族主义、文化优越感则是造成误会和摩擦的主要原因。如畬族妇女向来没有缠足的习惯，一双天然的大脚方便下地干活，却常被汉人讥笑为“大脚畬客婆”；又如畬族妇女服饰色彩比较艳丽，与汉族妇女服饰大异其趣，被汉人视为异类，在一些汉族地方，“畬婆”甚至被看成是“妖冶女人”的代名词¹。因此，畬民与汉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出现摩擦和冲突，甚至出现最终不得不寻求官府出面调停的局面。但总体来说，畬汉人民的友好交往是主流。

四、畬族与瑶族、苗族的交往

畬族与瑶族的交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两个民族不仅有相同的反映原始图腾崇拜的盘瓠传说，而且有许多相同的习俗，所以史籍上往往是畬、瑶并称，甚至说畬族就是瑶族。直到明清时期，畬、瑶还是混用，各地方志中称畬族为“瑶人”的现象仍随处可见。如明代林大春修的隆庆版《潮阳县志》中载：“邑之西北山（凤凰）中有曰輦户者，男女皆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处，出常挟弩矢，以射猎为生。矢涂毒药，中猛兽无不立毙者。旧常设官以治之，名曰輦官。或调其弩手以击贼，亦至。然其俗易迁徙，畏疾病，刀耕火种，不供赋也。”² 这些輦（畬）民在清代顾炎武的笔下就变成了瑶族，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潮州有山，其种二：曰平髻，曰崎髻。其姓有三，曰盘，曰篮，曰雷，皆瑶族，号白衣山子，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歿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籍隶县官，岁纳皮张而已。其曰：斗老，与盘、蓝、雷三大姓者，颇桀骜难驯”³。这一说法之后被光绪版的《海阳县志·杂录》原文引用。不仅顾炎武将畬族误认为瑶族，清初范绍质的《瑶民纪略》记述说：“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焉，……乡人乎其名曰‘畬客’。”¹ 乾隆版《龙岩州志》更直接说：“畬客即瑶人，岩属俱呼为畬客。”² 清道光九年（1829年）的《罗源县志》也说：“畬民祖于盘瓠之后，即瑶人也。”

实际上，不仅许多汉人史籍将“畬民”与“瑶人”“僮人”混淆，在畬族族谱记载亦有不少自称为“瑶户”“僮人子孙”的况。如1929年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他的助手李化民在浙江敕木山调查时，就现敕木山蓝姓畬民的族谱记载：“原宗高祖盘蓝雷钟僮人迁会稽山内，迁出广东潮州府海洋县九都七贤洞内，移去十三都八排山下居住，凡十世余年后至后唐。”³这里用的是“僮人”，而不是汉族文人惯用的带有歧视性的“瑶人”字眼。据史图博的叙述，那本族谱是他去调查前不久才写下来的，可见直到民国时期，畬民中仍有“僮人”的自称，但一般也只用在书面语中，口语中则自称“山哈”“畬民”。

在书面语中以“僮人”自称的现象在畬族中看来还不少见。在闽东霞浦县的半月里畬村，一座清代古民居的厅堂的楹联就写道：“僮咏帝力免差僮，鹏程欲溯凤山踪”，就是一个以“僮人”自称的例证。而1952年在闽东福安县林岭乡畬村的调查中也现，当地族谱中也有“自立僮户”的记载⁴。

上述的种种记载，使得学术界曾经一度盛行畬、瑶同源的观点。然而，近年来这个观点越来越受到质疑。支撑这一观点的最主要证据是畬、瑶共同的盘瓠信仰，而畬族学者雷阵鸣等人将两个民族关于盘瓠信仰的故事来源、传说地域、崇拜形式和文人看法等加以比较研究后认为，畬族和瑶族的盘瓠信仰有着根本的区别，两者不可能同源于武陵蛮⁵。从族群记忆中的民族来源来看，除了广东罗浮山一带的畬族自称从湖南迁来，确实与瑶族关系密切外，其他闽、粤、赣各地的畬族，均将祖先追溯到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交界区域。而从史籍的记载来看，瑶族先民并没有到过这一带活动的迹象。这些畬族人与瑶族人从语到文化风俗上，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畬族与瑶族的密切交往，主要体现在广东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一带的畬族群体身上。他们不仅与广东瑶族的来源相同（都从湖南迁徙而来），而且他们所讲的语也是瑶语支的布努语炯奈话，在社会风俗、民间传说、文化生活等方面，也与广东的瑶族十分接近。

最重要的是，这部分畬族历来都认为他们是“瑶”不是“畬”，“据群众讲，他们从祖公一直传下来都说自己是‘瑶’，讲的是‘瑶’话，族谱载的是‘瑶人’。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瑶官的印上还写着‘增龙从博抚瑶印’字样，解放前被汉人称为‘山瑶佬’‘山瑶仔’‘瑶佬’，他们用汉语时亦自称‘瑶人’，所以他们认为历代相传是‘瑶’不是‘畬’”¹。可见这一部分畬族人与瑶族关系之密切。

畬族与苗族的交往则主要体现在 1996 年认定的 4 万多贵州畬族群体上。据贵州民族事务部门组织的调查，根据这部分畬族各姓氏的族谱和碑文记载以及民族成分认定前的考证，他们的先祖入黔前居住在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赣东北一带，元末和明洪武年间，或奉旨征讨、迁徙，或避祸而迁入贵州。因其来自贵州东部，当地汉人还将他们称为“东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东家”人与当地的汉族、苗族、侗族等兄弟民族交往比较密切，特别是与苗族关系更为紧密，其目前所讲的语将专家研究认为就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惠水次方，与当地苗族的语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从莲花山区、罗浮山区和贵州一带畬族的况来看，畬族与苗、瑶两族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仅从这部分畬族来看，得出苗、瑶、畬族同源的观点显然是有根据的。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分别与苗族、瑶族关系密切的畬族群体，却似乎与粤、闽、浙、赣、皖的畬族主体部分有着令人想象不到的差异：从语来看，除莲花山区、罗浮山区一带的畬族讲的是瑶语（一般也称作“惠东畬语”），贵州一带畬族讲的是苗语外，其他畬族讲的都是与汉语客家方相似的福安畬语；从文化来看，操苗瑶语的畬族与操福安畬话的畬族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如瑶语炯奈话系的畬族传说中盘瓠有六男六女，不同于福安畬话系畬族的三男一女传说，而与瑶族的祖先传说相同；从民族姓氏来看，传统上畬族主要都是盘、蓝、雷、钟四大姓，这在民族传说中一再被强化，此外还有部分李姓、吴姓等，而贵州畬族却有着十几个姓氏；从民族认同来看，瑶语炯奈话系畬族心理认同的却是瑶族而不是畬族，贵州畬族因与畬族主体差异较大，民族身份也遭到质疑。由此看来，畬族与苗族、瑶族的关系确实有待进

一步研究。

123. 第九章畬族的族际交往（6）

第三节文化互动

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交往中，畬族与客家、福佬等汉族民系和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产生了广泛、频繁而深入的互动，使得这些民系、民族的文化呈现出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融局面。这种文化互动和交融现象，也正鲜明地展示了历史上畬族与这些民系、民族之间友好交往、互相学习的真实状况。

一、语文字上的互动

畬族有着自己的语，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聪明的畬族人民利用散居于汉族之间的便利条件，逐渐学会了汉字的应用，并在应用中有所创新。比如，畬族民间知识分子在进行歌本抄录时，就利用汉字的音、形、部等，创造了畬族民间使用的土俗字。有些字是利用近音汉字进行注音，字形上是完整的汉字，但字义上却与这个汉字的原意有很大的差别，如“分”字，在汉语中其原意与“合”对应，但在畬族民间“分”的读音近似于“崩”或“兵”，虽然也用以表达“合”的反义，如分家、分东西，但在畬歌抄本中却常用来注畬语“给”的对音；有些字则是利用汉字的偏旁部新创的，如“（左）目（右）太”就是利用汉字的偏旁部创造的形声字，意为“看”；有些字虽是汉字字形，但与汉字的原音、原意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字形作了自己的理解，如“甥”字汉语读作“nán”，而畬族民间这个字的读音却近于“liào”，意为“玩耍”“闲聊”。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土俗字，如“乇”（意为“物质”“东西”）、“怀”（意为“不肯”“不会”或“不愿意”）、“丁”（意为“站”或“陡峭”）、“（上）奴（下）共”（相当于“和”“与”“对”）等等。汉字的借入与应用，使大量传统的歌得以记录和保存下来，也大大增强了畬族文化的表达能力。

在语上,畬族与客家的互动最为典型。目前超过畬族总人口 95% 的畬族主体所讲的就是与客家方极为接近、被称做“福安畬语”的语,而散居于闽西客家地区的畬族语更是与当地客家人无异。福安畬语的形成,是畬族与客家长期杂居相处、文化上互动交融的结果。早在隋唐以来,畬族与客家先民就在闽、粤、赣交界广大山区的共同地域内一起生产生活,他们之间有过不少矛盾,但和平相处和团结协作是主流,畬族与客家先民甚至多次进行共同的反压迫斗争。直到清代,畬族与客家联合抗暴的历史事件仍屡见不鲜。可见畬族与客家的接触和互动是十分频繁的。正如罗香林所说:“接触已多,就想不与他们混化,亦就势所不许。”¹显然,这种“混化”很典型地在语上得到了体现。

然而对这种语上的“混化”交融却有不同的理解。如毛宗武等认为:“畬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双重语。在家庭和与本族人交谈中使用畬语,在跟其他民族交际时用汉语客家话。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双重语,最后导致大部分畬族放弃了自己的语,在任何场合都使用汉语客家话。……今天,福建、浙江、江西等省以及广东潮安(即潮州)一带的畬族就是属于放弃了自己的语,基本使用汉语客家话的类型。”²这种观点在畬族研究中曾经一度成为主流,但近年来受到了普遍的质疑³。显然,毛宗武等人的观点低估了畬族语的影响力。尽管在语学中,强势语对弱势语形成包抄和侵蚀,使弱势语出现变异,甚至最后完全被强势语替代的现象并不少见,然而畬族在明清大规模迁移之前,闽、粤、赣交界区域的畬族人口规模与客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还处于优势地位,而这一时期正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人口扰动频繁,无论是语的统一性还是稳定性,客家都不占任何优势。换句话说,畬族语在当时绝非是一种“弱势语”。在这样的背景下,“畬族放弃了自己的语”显然是难以理解的,也不符合语展的规律。更大的可能是,畬族先民所用的古畬语与客家先民的中原汉语,随着畬民与客家人的频繁的互动而逐渐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所谓“客家话”。而明清以后,大量畬民迁居闽东、浙南、闽北一带,又与当地的福佬人、江浙人等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密切的接触和互动,在这种交往中他们的“客家话”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语的影响,并由此

形成了现在的“福安畬语”。

124. 第九章畬族的族际交往（7）

畬族与瑶族在语文化上的互动，集中表现在广东莲花山、罗浮山一带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畬族所讲的惠东畬语上。这种属于瑶语支布努语的惠东畬语曾一度被确认为是畬族的传统语——古畬语的遗存，所谓“广东博罗、惠东一带的畬族，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因而“他们保留了原有的语”¹。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现实生活中，畬族大都深居崇山峻岭，为什么只有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畬族不受外界的影响，能够“保留了原有的语”，而绝大部分的畬族却放弃了自己的语而“使用汉语客家话”？朱洪、姜永兴的研究显然也现了“惠东畬语是畬语原型”观点的问题，认为“罗浮山、莲花山的畬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则又消失殆尽”。并认为“这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畬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关系而致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畬语是否就是畬族的原生型语，值得进一步研究”²。朱洪、姜永兴的观点无疑更为客观。从语学的角度来看，惠东畬语的形成似乎应该更符合强势语与弱势语互动的规律。

至于畬语与苗语的互动，显然也可以借用强势语冲击的理论来解释。在苗族、侗族分布广泛的黔东南地区，一支人数不多的外来畬族群体，在与当地人数占绝对多数的苗族、侗族交往的过程中，想长期保持语、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他们今天改用苗语惠水次方作为交际语是理之中的事。

二、宗教文化上的互动

畬族在宗教上是个多元信仰的民族，以盘瓠崇拜为核心的祖先崇拜是其传统的宗教信仰形式，也是畬族宗教信仰最具普遍性的基本内容。此外，畬族还信仰道教、佛教和其他民间信仰，甚至还有部分沿海畬族信仰天主教。除了祖先崇拜和一些民间信仰外，畬族的其他宗教信仰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在与周边的汉人交往过程中由

汉区传入的。

1. 畬族的道教信仰

畬族地区的道教信仰是仅次于祖先崇拜普遍性宗教信仰。在各地畬族保存的祖图中，就有盘瓠闽山学法的内容，可见畬族崇信道教有相当长的历史，畬族通过道教与汉人的接触和互动是相当早的。从一直沿袭到今天的畬族地区巫师（道士）的服饰上，我们仍可以看出汉族道教对畬巫的深刻影响。但“传师学师”（也称“传法入录”“奏名传法”）仪式则体现了鲜明的畬族特色，是畬族族群意识的展现。

畬族膜拜的道教神灵有“三清”“三官大帝”“真武帝”等，畬族村寨一般没有道观，畬民一般将上述诸神一并供奉于神堂神龛上，或仅在住宅厅堂的中堂上设立“感应灵台”，并以文字做标识，而不以图像、塑像显示。¹但在部分畬村，虽无道观，但却存在专门供奉某位道教神灵的村庙。如闽西的南岭畬村，就设有专门供奉真武帝的“真君庙”，过去香火相当鼎盛，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破落。至今逢年过节时仍有村民上供烧香，但无专人管理。

陈太后和妈祖信仰在畬族村也相当流行。陈太后俗名陈靖姑，又称陈夫人、临水夫人、顺懿夫人、通天圣母、顺天圣母、陈太后等，是福建、东南亚、台湾地区最有影响的信仰女神之一。据传陈靖姑原为福州下渡人，十三岁时父母将她许配于古田县刘杞为妻，十五岁逃婚去闽山学习道家法术，十八岁到古田成婚。婚后奔走福州地区各地，降妖伏魔，治病救人，闻名遐迩。二十四岁怀孕居家，因其兄陈守元奉令祈雨未果罪该斩，不得已求她相助，陈靖姑临危受命，脱胎后到龙潭角祈雨，拯救了万民，不幸被“长坑鬼”暗害小产而亡。闽王加封她为“崇福昭惠临水夫人”，俗称“临水奶”。陈靖姑成为神祇之后，到处显灵，为民除害，造福人群，所以各地纷纷建庙祭祀。显然，陈靖姑是汉地女神，但在闽东、浙南畬区却深受崇奉。在畬族原来聚居的闽西南、粤东一带的畬民中，陈靖姑信仰并不普遍，而且多是在明清以后传入，可见闽东、浙南畬民的

陈太后信仰当是明清之际迁徙到闽东之后，在与汉人的交往中才开始信奉的。迁到闽东、浙南的畲族信奉“临水奶”：一是因为陈靖姑是闽东女神，信奉陈靖姑有地利自便；二是相传陈靖姑曾到闾山学法，与畲族传说中的祖先盘瓠一门授业，有信仰上的亲缘感；三是在妇幼保健条件恶劣的古代，作为妇女儿童保护神的陈靖姑无疑对畲族民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此，陈靖姑信仰能在闽东、浙南一带畲族地区很快流行开来，也是一件理之中的事。

125. 第九章畲族的族际交往（8）

妈祖则是另一个在畲族地区十分流行的汉地女神。妈祖原名林默、林默娘，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林默娘诞生于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据说她幼时便天资聪颖，八岁从塾师读书，不但过目不忘，还能领悟文字的意旨。长大后矢志不嫁，决心终生以行善济人为业。她平素精研医理，为人治病，教人防疫消灾，人们都感颂她。生长在大海之滨的林默，还洞晓天文地理，熟习水性。湄州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有不少礁石，在这个海域遇难的渔舟、商船常能得到林默的救助，因而人们传说她能“乘席渡海”。她还会预测天气变化，事前告知船户可否出航，所以又传说她能“预知休咎事”，称她为“神女”“龙女”。因林默娘生前与民为善，去世后被沿海人民尊为海上女神，立庙祭祀。后来还屡屡显灵于海上，救助遇难船只。宋代以后，历朝皇帝对妈祖多有褒封，封号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并列入国家祀典。妈祖湄州祖庙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举行的国家祀典就达36次。朝廷的重视，使妈祖由民间神提升为官方的航海保护神，而且神格越来越高，传播的面越来越广，由莆邑一带走向五湖四海。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妈祖庙至少5000多座，仅台湾就有900座之多。

漳厦一带向有畲族人居住。宋元时期，这些捕鱼为生的畲民便自然而然地崇信海上女神妈祖。明清时期畲族大量迁往闽东地区，不少人就生活在霞浦、福鼎、连江一带的沿海乡村定居，靠渔捞为生。由于驾舟出海的危险性，这些人也很快就成为妈祖的虔诚信徒。

而在明清时期，妈祖逐渐由海上女神演化为平安女神，加上畬族与汉族的交往的日益频繁，妈祖信仰便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畬族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并相继建立了一些妈祖庙、天后宫等供奉妈祖的宫庙。如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的闽东霞浦县半月里畬村的龙溪宫、建于乾隆元年（1736年）的闽西上杭县南岭畬村的赤竹溪庵和建于民国初年的天后宫，都是畬村不多见的专门供奉妈祖和进行信仰活动的场所。一些畬族村每年还举行隆重的“妈祖出巡”游神活动，以祈人畜平安、风调雨顺。妈祖出巡前，全村都要沐浴斋戒数日，以表虔诚。“妈祖出巡”时，4个精壮青年抬着妈祖神像，以锣鼓乐队彩旗开路，村民先摆好香案、供品，妈祖一到就烧香点烛，燃放鞭炮迎接。

2. 畬族的佛教信仰

汉地佛教具体什么时间传到畬族聚居区，已经很难考证。但佛教早在三国时期就在江南传播，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¹，佛教由此在江南一带广为传播。而南朝的地理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畬族主要分布区和畬族最早的聚居区，因而畬族先民受此佛教风气的影响是很自然的。而从唐代以后，大量信佛的汉人迁入畬族聚居区，形成“民僚杂处”的局面，显然又进一步推动了畬族地区的佛教信仰，信佛的畬民日众。

对佛教的信仰典型地体现在观音菩萨的崇信上。观音菩萨也被称做“观音佛母”，在畬族民间对观音佛母的信仰非常普遍，尤其在妇女和老人中十分流行。在畬族村寨，几乎家家户户的畬民家中都设有专门的神龛或神堂，供奉观音菩萨。畬族地区的观音一律为女相，这显然也是汉族佛教的影响。由于修行的观音菩萨需要供奉斋品，而祖先神供奉的是酒、肉等荤性的供品。因此畬族村供奉观音的神龛或神堂，与供奉祖先的神龛或神堂是有明显区分的。修行的虔诚的信徒每天早晚都要到观音菩萨神案前敬香上茶，但对祖先神一般只在婚丧喜庆和节日期间才进行烧香贡献。在人口较多的畬村，甚至还建有村社性的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庵堂。可见，畬民对

观音菩萨的信仰甚至不低于对祖先的崇拜。

作为观音信仰的仪式活动，许多畬族村寨还有专门的宗教节日活动。畬民普遍认为观音菩萨能普度众生，救苦救难。因此，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六月十九观音得道日、九月十九观音过南海日都要开展纪念活动，不少善男信女（尤其是妇女和老人）在这几天都到“观音堂”“观音庵”上香敬斋果，并在庵堂中聚餐吃斋饭，以示虔诚。在畬族村寨，观音庵堂不仅是一个祀奉观音菩萨的宗教性场所，它也事实上成了信众间进行思想交流、缓解生活压力的村社性公共空间，在畬族民间文化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数信众则在节日里吃一天“观音素”，以保平安。

126. 第九章畬族的族际交往（9）

有学者认为“畬族普遍供奉的佛教神明唯有观世音菩萨”¹。如果仅就家庭供奉而，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畬族家中的神龛上，确实只给观音菩萨留有位置，其他佛教神明都没有享受这种尊崇。但就畬族整个的佛教信仰而，就不太准确。释迦老佛（即释迦牟尼佛）、定光菩萨、弥勒佛乃至普贤、文殊菩萨也都受到畬族民间的信奉，其神像也在畬族村社的庵堂中享受供奉，并与观音菩萨一同享受香火²。

3. 民间信仰上的互动

传统上，畬族的宗教信仰主要体现在民间信仰方面，因而畬族的民间信仰内容十分丰富，万物有灵观念非常普遍。凡视野所及的天体、山川、河流、巨石、大树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认为有着神灵主宰，受到崇拜和信仰。

在畬族乡村，为了儿女能更加健康成长，将儿女寄托给自然物，拜树木、石头、河流等为“谊父”“谊母”是十分常见的事，所以取名为“树生”“石头生”“石长”“水长”“河生”“火生”“金生”之类的村民非常普遍。然而除了想借助自然的力量帮助儿女健康成

长之外，这种认自然物为谊父、谊母和取于自然物相关名字的习俗，显然也受到汉族“五行”观念和“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因为畬族以何种自然物为子女的谊父、谊母并非是随便确定的，而要看子女八字中欠缺的“五行”而定。畬族认为只有认同类自然物为谊父、谊母，并取同类自然物为名，才能使子女八字硬实，并受到自然神灵的保护，从而使孩子远离疾病，健康成长。而五行观念、八字算命等阴阳术数理论，显然是受到了汉人的影响。

畬族传统的原始信仰与汉地传入的宗教信仰，在长期的互动中不断交融、渗透，但并非被完全同化。如汉族地区普遍信仰的土地公，实际上是道教中的福德正神。畬族也普遍信仰和祭祀土地公，与周边汉族不同的是，畬族的土地公信仰掺杂了许多万物有灵的影子。粤东畬族在冬至祭祀土地公时，还要用糯米果黏在农具、牛以及果树上，显然在当地畬族人的意识中，农具、牛及果树等都是具有灵性、神性的，并与土地公密切相关。在闽西，土地与祖先神、村寨保护神等结合，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伯公”信仰。

作为传统上以山耕狩猎为业的民族，耕牛与狗在畬族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畬族对牛和狗都有很深的感，各地畬族都给牛和狗安排了独特的节日，如闽东的牛歇节（多为四月初八），这一天要让牛休息，给牛吃好食料，并在这一天举行歌会以示庆祝；闽西以六月初六为狗生日，要给狗洗澡，喂肉块，等等。同时受汉族的影响，还引进了汉族家禽家畜的保护神——姜子牙，每到春节期间，就在猪、牛圈和鸡鸭棚的门上贴上红纸条，上书“姜太公到此”或“血财兴旺”等文字，以祈家禽家畜养殖顺利。

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畬族的民间信仰同样也对周边汉族产生了影响。如闽西畬族过去常以狗的下颌骨和铜钱用红头绳串在一起，当不足周岁的婴幼儿出门时，便将这种“狗骨钱”系在婴幼儿的衣服或包裹上以辟邪。显然，这种“狗骨钱”应该是具有鲜明畬族民族特色的吉祥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汉族村民也将“狗骨钱”系在婴幼儿身上，以期望获得这种吉祥物的保护。

第四节生产交流

畬族在东南数省与汉族长期交错杂居，他们不仅在经贸、文化上产生密切的依存和互动，在生产技术方面也有着密切的接触和交流。这种生产上的接触和交流，大大促进了双方农耕技术的提高，也为唐宋以后闽、浙、赣、粤等省山区经济的长足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记载来看，畬族人民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直到明代，许多畬民还过着所谓“巢居崖处，射猎其业，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二三岁一徙”¹的艰苦生活。这样的刀耕火种农业，耕种的几乎都是旱地，所种多是小米、高粱、旱稻。生产工具也极为简陋，直到唐代，畬民所用农具主要还是畬刀而非牛耕，所谓“田仰畬刀少用牛”²，耕作技术也比较粗放。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作物产量极为有限，正如景宁县志所说：“然（畬民）刀耕火种之所得，未能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自活，十九务农。”³为了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畬族从事采集、狩猎等多种副业，以供生活所需。

127. 第九章畬族的族际交往（10）

唐代以来，大量来自农业达的中原地区的汉人迁入闽、粤、赣交界的畬族传统聚居区，使得畬区变成“土苗杂处”，这些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对畬汉杂居下的畬族农业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牛耕代替刀耕。以畬刀耕种是畬族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刀斧一度成为畬民最重要的农具，甚至在婚嫁时，也多以刀耕火种的农具刀斧作为礼物，如明代永春畬族“嫁女以刀斧贄送”¹。直到民国，德化的畬民中仍保留有这种习俗²。但随着汉族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工具的传入，畬族的耕作技术生了变化，逐渐由刀耕转向牛耕。这种转变在畬民婚姻嫁娶所送的嫁妆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如建德畬族“以犁、耙、蓑衣、刀、锄为嫁妆”³；景宁畬族嫁娶，“其聘资则定一十二金有五钱焉，其奁具则耒焉耜焉，而兹基焉”⁴；龙游畬族“奁具唯犁、锄、蓑衣数事”⁵。直到近代，沈作乾在浙江南部的括苍一带做调查时，还看到当地畬民“招赘者，无亲迎礼，奁币悉农具，而服饰甚鲜。如犁、锄、耒、耜、蓑衣、水车等，皆为必需之品。富者益以牛，贫者缺焉”⁶。同治《云和县志》所引诗文记述当时云和的农耕况，说“佃田都是盘瓠种，雨过夫妻尽把犁”。这些都反映出到清代，畬族地区犁耕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犁耕的使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促使畬族农业从粗放向精细转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二是梯田代替畬田。畬族传统的刀耕火种是一种原始的山地利用形式，它的特点是顺坡而耕，不设堤埂，“焚土为肥”，地力耗竭快，保土蓄水能力差，一般只能种植豆、麦、粟等旱地作物，产量也不高。而汉族地区先进铁制农具的传入，使畬族的治地技术得到了一次大的提升，并很快掌握了梯田的营造技术，并在生产中开始广泛应用。《景宁县志》就曾记述说：“（畬民）佃耕以活，邑之陇亩，其治者半。”⁷可见畬族对浙南山区梯田的贡献。根据20世纪50年代对于福建省福安县畬族的调查，福安的畬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两种，水田较农地多，水田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梯田结合犁耕进行耕作，不仅解决了畬田水土流失问题，也大大改善了作物生长的环境，提高了作物的产量。

三是在营造梯田的同时，畬族开始将汉地先进的灌溉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之中。畬族传统的刀耕火种是纯粹靠天吃饭的粗放农业，畬民在农业生产中并没有灌溉的技术和传统。畬族的水利灌溉技术应该是与犁耕、梯田营造技术一起由汉区传进来的。至少在明清之后，他们不仅懂得利用山区地势，开沟筑渠，灌溉农田，而且已经掌握水车等先进的灌溉工具。1925年沈作乾在浙江南部的调查中，甚至还现畬族婚嫁有以水车相赠作为嫁妆的习俗。¹

四是优秀农作物品种的大量引种。唐代以后由汉区引进的优秀

的农作物有水稻、玉米、番薯等高产的品种。水稻的引进，彻底改变了畬区单一的旱作农业结构，而其较高的产量，也大大提高了畬族农业生产效率；番薯的引进则是畬族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里程碑，由于它十分适合畬族传统的畬田种植，产量也非常高，因而在畬族山区很快大量种植，以致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番薯成了畬族人民的当家口粮。

当然，也并非只有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畬民的生产产生了影响，畬民传统的、独特的山地耕作技术也对迁入的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畬族在开山地过程中，长期经验积累下来的“燔土为肥”的治地技术和用石灰改善土壤环境的做法，就被迁居山区的汉人广泛应用。闽西一带山区至今沿用的“溜火粪”，可能就是畬族“燔土为肥”的治地技术的遗存，至少也是受到畬族技术影响的产物。畬族人民用石灰改善土壤的技术，也被汉人广为使用，到清代，南方稻作区已广泛使用石灰改造冷浸田。

128.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发展愿景（1）

畬族文化的展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新中国的成立，为畬族文化的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随着畬族地区民族政策的逐步落实，交通的不断改善，教育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日益繁荣，各地方政府都对当地畬族文化事业的展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并进行了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使畬族文化事业逐渐进入了展的快车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第一节畬族文化生存环境的变迁

从史籍记载来看，畬族比较明确地出现在中国东南的历史舞台，是从隋唐之际开始的。那时畬族先民主要就聚居在闽、粤、赣一带的广袤山区。这一带尽管早有中原王朝活动的痕迹，如早在东吴时期就在今南安、晋江、同安等县境内设东安县，东晋时期又析东官郡之东设义安郡（后为潮州），在义安郡之东北设绥安县（今云霄），南朝时又在漳州境内设置了龙溪县（今龙海市）、兰水县（今

南靖境内)，但由于远离统治中心，加上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基本处于羁縻状态，中央政府在这里的影响十分有限，这里基本是被称为“蛮僚”“蛮”“峒蛮”“夷僚”的畬族先民的势力范围。因此，直至唐代，当大量内地汉人迁入这一地区时，这些受到挤压的“蛮僚”便经常“啸聚”为乱，给唐王朝在这一带的行政活动带来极大的困扰。

在以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边地生活的时期，畬族先民“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为产业，刀耕火种，自供口腹，以木弩捕猎为生”，而且由于大山阻隔，当时畬民不仅不受政府的管束，与汉人的交往也十分有限，所谓“永免杂役，抚乐自安，代代不纳粮税，不与庶民交婚，不耕庶民田土”¹。从其生产方式和民族交往来看，当时畬族的生产技术是十分落后的，生存环境也是十分艰苦。

宋元时期，畬族居住区已经扩大到泉、潮、汀、漳一带，部分迁入闽东北山区。明清以后，畬族逐渐向浙南山区流动，之后又有部分畬民从浙南迁入安徽，并最终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关于迁徙的原因，其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方志中所谓“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率二三岁一徙”²，《潮州府志》也记载说畬民“有疫病，则焚其室庐而徙居焉”“贫不能存，则亡徙以走”，顾炎武也说畬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³。然而，阶级和民族压迫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为了逃避封建徭役和租税的剥削，广东海阳县凤凰山一带的畬民“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赋”⁴。为了反抗压迫，畬族人民曾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在每一次起义被镇压后，都有大量畬民远走他乡。

通过漫长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畬民与汉人之间的接触大大增多。在明清之后，出现一些民族融合的趋势，如过去“不与庶民交婚，不耕庶民田土”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迁徙到闽北、浙南等地的畬民与汉人之间开始出现通婚的情况，浙南甚至出现畬民与汉人互认“谊父”“谊母”的现象。在浙南一带，迁入的畬民耕种汉族地主土地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然而，畬族的生存环境却并没有因

为与汉人的接触、交往而得到根本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畬族居住地仍然以山区为主，交通闭塞的状况没有改变。在闽、粤、赣一带居住时，畬族先民就居住在山区。宋元时期，特别是明清以后，畬民大量迁居闽东、闽北、浙南，但这些区域的平地早为先到的汉人开辟，畬民只能继续“望青山而去”“依山而处”，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开山拓地，辟荒野为良田。艰苦的环境无疑锻炼了畬族人民勤劳、忍耐的开拓精神，但山区闭塞的交通，不仅造成了畬族经济上的极端贫困，显然也极大地制约了畬、汉民族间经济、社会和文化进一步深入接触与交流。

二是虽然在长期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畬族从汉族那里掌握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但除了汉化比较明显的一些地区外，畬族的生产技术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最明显的证据是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材料中，关于畬民“出常挟弩矢以射猎为生”“刀耕火种”之类的记述仍然屡见不鲜。虽然方志的撰写中常不免有因循旧志的恶习，但如此频繁的类似记述，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因循”来解释，只能说明在不少地方，畬族的生产技术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仍保持着相当传统且原始的生产方式。

129.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发展愿景（2）

三是在许多地方，畬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仍然明显，周边汉族对畬族的成见和歧视仍相当普遍。***在闽东、浙南畬族聚居区，都曾出现过因汉人歧视畬民而起冲突的例子。这种成见和歧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所引起的，而究其原因，根本来说是由于畬族、汉族没有足够的交流和互动，就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因此，这一时期畬族的生存环境中仍面临着民族歧视的巨大社会压力。

四是畬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元末明初开始，少数受汉文化影响显著的畬族地区，如闽、粤、赣交界地区，由于畬族、

汉族之间的融合程度较高，民族歧视现象比较少见，畬族乡村和周边汉族乡村一样，出现了比较达的私塾教育，甚至培养出了像雷鉉这样的理学巨擘。但在浙南、闽东一带，由于频繁的迁徙，直至清代前期，畬族地区的私塾、学堂教育显然还只是个别现象。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定居的畬族民众才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并开始延请汉族文人充当塾师，开展文化教育，培养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但显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除地处偏僻、经济贫困，不容易请到好的塾师外，无民族歧视和民族排斥更成为畬族地区文化教育展的突出障碍——钟良弼等畬族考生参加科举考试被逐出考场的事件¹，就是当时畬族所受到的民族歧视和排斥的一个缩影。虽然后来钟良弼申诉成功，并考上秀才，但一个成功的反歧视案例并不能掩盖直至民国畬族学子在教育中仍受到歧视的事实。

总之，自隋唐至明清的 1000 多年里，虽然在与周围汉人的既斗争又合作的互动过程中畬族社会也在进步，但由于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畬族的经济仍相当落后，直至同治年间，“处（州）之松、遂、云、龙诸邑，皆有之（畬民），习畋猎……佃耕以活”“……另编保甲，遇差徭县尉票致之，贫不能存，则亡徙以去”¹。这种况，一直延续到民国结束也没有完全的改变。在大量畬民“贫不能存”的艰难生活况下，畬族文化的展也显得相当的缓慢。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改变了畬族人民的生存环境，也为畬族民族文化的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条件。

一是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畬族人民的民族身份第一次得到了确认。通过民族识别，大批畬族群众恢复了民族成分。畬族地区先后成立了一个民族自治县（景宁）和 45 个民族乡，畬族人民备受歧视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使畬族文化能够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昂于民族文化之林，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示其魅力，使畬族人民和畬族文化得以重拾信心。

二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畬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和政府从

资金、政策、人才等各个方面，给予畬族地区大力的扶持，如福建省在实施“年万里农村路网工程”“千万农民饮水工程”“‘六千’水利工程”“造福工程”以及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中，都对民族乡村予以特殊支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各地大力投资改善畬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使千年封闭的畬乡敞开了大门。在福建，近年来畬族乡村不仅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基本目标，过去普遍存在的“三通三不通”¹的现象也大为改善，大多数畬族乡村都实现了路面硬化。一些畬族村还通了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促进了畬族经济的展，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畬、汉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三是党和政府对畬族地区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先把少数民族村的私塾、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小学，并在少数民族村落兴办公立小学，又先后在畬族地区创办了一批民族小学、民族中学。这些学校为畬族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子弟，为畬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四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保护和开畬族文化的重要性，并先后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地方性的畬族文化研讨会。国家和地方政府也不断推出保护、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并对畬族文化的调查提供资金支持，对民族文化的展和保护进行了科学的规划。这些文化研讨、政策、措施和展规划，对畬族文化的保护和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30.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发展愿景（3）

在多方的关照和努力下，畬族文化的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并在展中不断开辟出新的领域。***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展中的畬族文化，正越来越散出迷人的独特魅力。

第二节影视演艺产业方兴未艾

对于畬族来说，影视演艺业无疑是其文化展中的全新领域。新中国成立前，电影是大城市中的奢侈品，偏居深山的畬族人民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尽管热爱唱山歌，但几乎都是自娱自乐，或用于礼俗交往。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成分得到确认，畬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畬族的民族影视、演艺业由此作为传承和展民族文化的有效手段，从无到有，逐渐展起来。

一、歌舞演艺业

生性开朗的畬族是一个酷爱山歌的民族，在婚丧喜庆、待客会友等日常生活中，他们习惯通过盘歌、对歌等形式，以歌代、以歌表意、以歌娱、以歌致思，唱山歌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50 年代，因民族识别需要而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畬族调查组对畬乡盛行唱山歌的现象就给予特别的注意，并在社会调查研究成果《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畬族》《畬族风俗志》等著述中，都有进行重点的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畬族人民一向用于田间地头、婚丧嫁娶、待客会友、祭祖“做醮”等场合，或自娱自乐，或传神通灵的畬族山歌、巫师舞蹈，竟逐渐成为畬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呈现在世人面前。

对畬族歌舞的搜集、整理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畬族社会历史调查，1956 年畬族民族成分的确定和之后一批民族乡、区的建立，给包括歌舞在内的畬族文化的展带来了契机。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畬族民族乡、区的设、撤反复，使对畬族歌舞的搜集、整理基本停留于文字状态，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有畬族民歌的表演，而畬族舞蹈则因与“巫事”相连，被视为“封建迷信”，更是少有人敢去触及。“文化大革命”十年，畬族歌舞的整理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给畬乡经济、社会的展注入了活力，也给畬乡文化的展带来了新的生机。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一批畬族乡的建立和浙江省景宁畬族自治县的成立，为畬族社会的全面展提供了新的动力，畬族民族文化的

搜集、整理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不仅学术界开始介入畬族歌舞的研究，文艺工作者也开始将畬族歌舞作为编排歌舞节目的素材，成为浙南、闽东等地一些地方性歌舞团的重要表演内容。畬族歌舞由此开始逐渐走出稿纸，以生动的、立体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1984年，由景宁县民族文化工作队改制而来的浙江畬族民间艺术团成立。1988年，宁德市畬族歌舞团在全国畬族人口分布最多的闽东成立。这两个县、市级以上专业艺术团队的成立，是畬族民族文化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畬族歌舞的继承、弘扬、展和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浙江畬族民间艺术团和宁德市畬族歌舞团成立以来，不仅在国内外舞台上演出了众多的畬族歌舞，使畬族歌舞艺术走出畬区、走出国门，大放异彩，而且艺术团、歌舞团的文艺工作者还深入畬族乡村采风体验，创作出了一批畬族音乐、舞蹈和歌舞作品，在全国性的文艺汇演、展演和专业性舞蹈比赛中荣获金奖、银奖等奖项。如浙江畬族民间艺术团创作的畬族风歌舞剧《畬山风》、宁德市畬族歌舞团与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作的《山哈·雅美》在2001年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双双荣获创作金奖，并分获演出金、银奖。浙江畬族民间艺术团创作的歌舞剧《三戏赤郎》也荣获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一等奖。其他荣获省、市级奖励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正是由于它们在弘扬畬族文化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浙江畬族民间艺术团和宁德市畬族歌舞团多次被授予国家级、省级“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群众文化先进集体”“民族团结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

131.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发展愿景（4）

随着畬乡经济的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大力扶持。近年来，畬族歌舞艺术团队的展相当迅速。在旅游业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动下，许多畬族乡镇乃至民族村都建立了自己的歌舞团队，这些团队活跃在乡村民间，不仅丰富了畬族地区农村百姓的文化生活，丰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畬族文化的继承、展

和弘扬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畲族风旅游展较好的畲族乡村，畲族歌舞更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特色内容之一，深受观众的喜爱。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畲族民族歌舞，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焕出夺目的光彩。

二、电影、电视业

1895 年 12 月 28 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 14 号咖啡馆放映成功之后，标志着电影时代的正式来临。1896 年 8 月 11 日，法国商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内放映的“西洋影戏”，则是中国放映电影的开始。而 1905 年秋，由北京丰泰照相馆与京剧名角谭鑫培合作拍摄的京剧片断《定军山》则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它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正式诞生。因此，尽管电影是西方传入的文化形式，但就电影业展的起点来说，中国电影的发展几乎是与西方同步的。然而，尽管国人也在电影事业的发展中不断探索，但 19 世纪 90 年代年至 20 世纪 20 年代，外商在中国电影市场却占据了垄断地位。虽然这种状况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有所改观，但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电影基本上属城里人独享的新鲜玩意儿，尤其是城里达官贵人等有闲阶级消遣的玩意儿，对于世代居住在乡下、山区的畲族人民来说，那是十分遥远而陌生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工农兵要成为观影的主体，电影业随之生了巨大变革。1950 年，中央电影局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各地工会、各地文教机关、各地中苏友好协会培训了 600 个放映队的 1800 多名放映员，他们熟练地掌握了电影放映技术，携带新片奔赴全国各地的部队、厂矿、农村。此后农村电影放映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到 1976 年农村电影队增加到 81367 个，占全国放映单位总数的 83%，达到了每个乡镇（公社）都有电影队。这些电影放映队定期到乡（公社）、村放映电影，给文化落后的乡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电影由此走进山乡，成为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电影成为当时山乡畲民最为喜闻乐见的事。

20 世纪 80 年代，不少畲族乡镇还建有专门的电影院，大大改善过去风吹雨淋露天看电影的状况。但进入 80 年代末期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大量年轻人进城打工，畲族乡农村的电影放映事业受到冲击，许多电影放映队被迫解散。进入 90 年代后，电影放映在畲乡再度成为罕见的事。这一涉及全国农村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98 年“农村电影放映 2131 工程”开始实施，2006 年这一民心工程进一步升级为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电影又重新回到畲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之中。

然而，这时的电影已经不再是畲族人民唯一的现代文化生活方式。20 世纪 80 年代末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水电的普及，畲族乡电视、网络也逐渐普及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除年轻人这个电影的主要消费群体大量流出农村外，电视的普及也是导致农村电影放映业 80 年代末开始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与影视消费在畲乡蓬勃展相对应的是，目前关于畲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却寥寥无几。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涉及畲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是宣传纪录片，文艺题材的作品一片空白。1982 年，于石斌、洪平导演的《喜鹊岭茶歌》是第一部关于畲族题材的故事片，由此揭开了畲族题材电影的拍摄序幕。《喜鹊岭茶歌》讲述的是自学成才的汉族青年柳新泉帮助畲乡茶农科学种茶的故事，电影中演员的服饰、所演唱的山歌等等，都充满着浓郁的畲族特色，这是畲族文化第一次通过电影艺术的形式向世人展示，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32. 第十章畲族的文化发展愿景（5）

经过 20 多年的沉寂之后，2007 年导演姬诚与著名演员陈冲合作，爆出耀眼的火花，一部《十七》将畲族风题材电影演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十七》是一部温脉脉的小成本电影，讲述的是一位 17 岁的少年离家出走的故事，这位名叫“十七”的少年在 10 岁的时候被母亲从城市寻回，但是“十七”不喜欢山野的生活，总是梦想着重新回到城市去，最终做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整部电影

在儿子与母亲走与不走这一冲突之间展开，将 80 后年轻人面临的母子冲突和亲展现的淋漓尽致。整部电影人物简单，在舒缓温的故事演绎中，将畬族少年“十七”的成长烦恼、寡母爱子的“霸道”和深沉、畬族风的独特与鲜见，水乳交融地完美结合起来。影片中多次运用畬族歌曲这种形式，令人耳目一新，也充分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十七》放映后，在国内外反响相当热烈，广获好评，并赢得了许多的荣誉：2008 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传媒大奖最佳女演员（陈冲）；入选新加坡《49 年后的中国经典电影：青春献礼》电影展；参加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仅以一票之差，与最佳故事片擦肩而过；2009 年获美国旧金山的 tiburoninternationalfilmfestival（蒂伯龙国际电影节）“费里尼奖”——最佳处女作电影及最佳处女作导演奖；中国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主角（陈冲）、最佳处女作导演（姬诚）两项提名；美国的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银奖”。

《十七》的成功，似乎揭开了畬族题材电影的新时代。2010 年，一部由南昌三鼎文化影视公司与中视威豪（北京）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作，体现畬族人民勇于建设新农村和近年少数民族跨越式展的新影片《大天地》，已经通过文化部审定，剧组已在 2011 年初进驻江西省贵溪畬族乡开机。

畬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引人入胜，可供拍摄的题材十分丰富。如畬族人民抗倭、抗日的光荣历史，闽西、赣南、闽东、浙南光辉的革命斗争史，“蓝氏三杰”收复与经营台湾的事迹，等等，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优秀题材。盘瓠传说、畬族机智人物故事等，则是动画影视的绝佳题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有关畬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屈指可数。因此，加强畬族题材影视文学的创作和演艺人才的培养，应该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三节 民族风旅游大有可为

作为华东地区唯一具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世居少数民族，畬族风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日渐成为华东地区展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的关注。尤其是在闽东和浙南，畬族风游已成为当地旅游业的重要品牌，给当地经济的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展。

一、闽东的畬族风旅游

闽东是福建也是全国畬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所说的闽东，在地理范围上包括福州和宁德两个地级市。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福州市有畬族人口 48152 人，占福建省畬族总人口的 1/8；宁德市有畬族人口 17 万，约占福建畬族总人口的 49%。两者合计，约占福建畬族总人口的 62%，全国畬族总人口的 30%以上。

闽东区域不仅是全国畬族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有着浓郁的民族风，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地质资源丰富。宁德市展旅游产业在区位、生态等方面拥有许多优势，享有山海奇观、宗教文化和畬族风三大特色旅游品牌。太姥山早在 1988 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屏南鸳鸯溪是全国唯一的鸳鸯与猕猴自然保护区，支提山、九龙漈瀑布群、柘荣东狮山、古田翠屏湖是省级风景名胜区，红色旅游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在福州，作为畬族主要分布区的晋安区的宦溪、日溪、寿山、连江、罗源一带，以良好的生态资源和山水景观著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小仓畬族乡、霍口畬族乡的畬族风旅游展的有声有色，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前往游玩观光。

133.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发展愿景（6）

为了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展，福州、宁德两市都着力把畬族风旅游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旅游品牌，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和区域合作，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近年来，地处闽东的宁德市展开了大规模的旅游宣传促销活动，与温州、福州联手打造“两省三市”无障碍旅游协作区。随着福宁高速公路、温福铁路和闽浙

沿海动车干线的贯通，旅游景区“一个半小时交通网”基本形成。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大优化了闽东地区的旅游环境，使旅游业逐步成为宁德市展较快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每年的旅游黄金期，闽东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的人员达 20 万人次。“十一五”期间，全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1270 万人次，年均增长 20%；国内旅游收入 64.3 亿元，年均增长 25%。2005 年，全市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24 亿元，相当于全市 gdp 的 6.5%。

为了进一步推动闽东地区的旅游业展，“十一五”期间，宁德市依托闽东苏区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加强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打造有吸引力的产品；做好木拱古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太姥山、白水洋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支提山申报国家级森林公园，临水宫申报全国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举办一系列旅游节庆，如太姥山国际母亲文化旅游节、白水洋文化旅游节、世界古廊桥文化节、中华畬都风旅游节、中华鲤鱼文化节、陈靖姑文化旅游节等，树立闽东文化旅游品牌。在开畬族风方面，将建立畬族文化生态村，办好中国闽东畬族歌会，推出《五彩山哈》经典剧作。此外，将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构建吃、住、行、购、娱、游等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

显然，闽东已将畬族风旅游纳入其旅游业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整个旅游环境的改善，畬族风旅游业必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浙西南的畬族风旅游

浙南是中国唯一的畬族自治县——景宁畬族自治县的所在地，也是我国畬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其独一无二的畬族风是我国华东沿海一带最具代表性的民族风旅游线，同时其古朴的自然生态和清新怡人的气候环境，更是被人们称之为华东的“后花园”。多年来，畬族风一直作为浙南旅游的重要品牌被加以开，并形成了敕木山、封金山、浙西大竹海、雾溪江南畬族风村和景宁山哈寨畬族风旅游区等知名旅游景区，以古村落、古廊桥、民族风、梯田、

竹海、原始森林等多样化的景点，吸引着众多国内外的游者前来观光、探险。

早在 1999 年，景宁畲族自治县就编制了全县旅游展总体规划，并在 2000 年明确提出了“创畲乡生态优势，建风旅游名城”的战略思想。2006 年又对总体规划进行了重新修编，全县形成了以规划为龙头，立足民族特色，对旅游项目、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布局与开，正确处理开与保护关系的统一认识，提出了“合理开、科学管理、持续展”的思路。在总规划的指导下，景宁畲族自治县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各项功能，着力将景宁建设成为省内及华东地区有较大影响的新兴旅游强县。

为了推动畲族风旅游的展，使旅游兴县的战略获得成效，近年来景宁县委、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为旅游业的展保驾护航。

一是多角度、全方位地举办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活动，如 2001~2004 年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畲乡风节，创作、排演了畲族舞台艺术的里程碑式作品——四幕畲族风歌舞剧《畲山风》，并成立了畲族民间艺术团传播畲族歌舞艺术，举办了中华畲族服饰风格设计大赛等。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大力宣传景宁，提高景宁风旅游知名度，树畲乡风旅游品牌。

二是不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努力强化硬件建设。近年来，景宁县编制了中华畲族园项目规划，加快了对区域内景区的投资开。至 2011 年初，建设中的云和至景宁高速公路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0.3%，通景区公路都列入了县康庄工程规划，多个景区的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面景区工程都已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景区交通状况。

134. 第十章畲族的文化发展愿景（7）

此外，景宁畲族自治县还组织人力、物力，深入挖掘畲族历史

文化，不断完善、提高现有旅游项目。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并在体制创新基础上，强化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探索与市场结合的新路子。正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景宁畲族风旅游获得了快速展。2009年7月26日，在北京“届中国国际旅游文化品牌推广大会”上，景宁县获得了“中国国际旅游文化目的地”荣誉。2009年8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2009中外旅游投资高峰论坛暨建国六十周年旅游业成果颁奖盛典上，景宁畲族自治县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浓郁的民族风、独具特色的畲族文化，再次获得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被推选为“中国最佳民族风旅游名县”，成为全国25个获奖单位之一。这些荣誉的获得，无疑是对景宁展畲族文化旅游努力的一种肯定。

三、各地畲族风旅游存在的问题

除闽东、浙西南外，粤东、闽西南、赣南、赣东北、安徽宁国等畲族分布的相关地区也都在跃跃欲试，不断营造气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图在旅游业中推出畲族风品牌，一些地方的畲族风旅游还在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些都说明，畲族风旅游的未来展是值得期待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前各地畲族风旅游在热闹上场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境。如各地畲族地区旅游点大多景区小而分散、旅游项目单一、可观赏性较差、配套设施和服务不完善、尚没有形成高品质的旅游产品等等，这些都大大限制了畲族地区旅游业的展。如果不能适时进行跨区域的协作规划，各自为战、雷同而缺乏特点的畲族风旅游势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未来旅游业格局中遭遇重重困难。因此，加强区域间的协调、规划和合作，结合各景区自身的优势，展自成特色的畲族地方文化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旅游项目，打造跨区域的畲族文化旅游区，应该是畲族风旅游未来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第四节畲族研究成果日渐丰富

汉唐以来，畬族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十分突出，成为活跃在中国东南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很早就引起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文人学者的注意，畬族也由此成为我国文献资料记载较为丰富的少数民族之一。从早期史书中语焉不详的简单记述，到后来方志和文人笔记中日渐详细的记载，再到近现代学者深入的调查论著，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识别为中心的畬族历史调查得以全面开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卓有见地的研究论文和专门著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畬族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型，不仅研究视角更广、更全面、更深入，还出现了一批本民族的研究学者。这种正在进行中的转型，必将推动畬族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畬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文人学者对畬族的关注和研究，主要体现在四类文献中。

一是正史。以《唐书》《资治通鉴》《元史》等史书为代表。这些史书或以“蛮僚”“蛮獠”，或以“畬民”“畬军”称呼畬族民众，所记载内容多是畬族地区生的武装动乱事件，辞简单，常常一笔带过。而且这些史书多从官方的立场出，缺乏必要的调查，对畬民多有诋毁和歧视。因此，这些史书虽然对畬族研究能提供一些线索，但由于其记载太过简略，对我们了解早期畬族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并没有太大意义。

二是地方志。明清以来的地方志，是研究畬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史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也是目前可资引证的最为丰富和可靠的文献资料。当时畬族聚居的各州、府、县的地方志，如《永春县志》《云霄厅志》《漳州府志》《汀州府志》《处州府志》《景宁县志》《福宁府志》等方志中，几乎都有关于畬族的专门记载。一些方志还收入了当时名宦的奏稿、著文，其中不少涉及到畬族的内容。虽然这些记载不免道听途说，甚至以讹传讹的信息¹，但由于资料比较详细，对我们今天研究畬族的传统风俗及其变迁有着较为重要的

参考价值。

135.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发展愿景（8）

三是个人的笔记、杂文、文集之类。这些笔记、杂文、文集虽然主要内容不是为了专门记述畬族，但与畬族有着重要的关联，如刘克庄的《漳州谕畬》、谢肇淛的《五杂俎》、熊人霖的《南荣集》、李调元的《南越（粤）笔记》、王守仁的《王阳明全集》、杨澜的《临汀汇考》等，都对畬族的社会、政治、生活有较详细的记述。尽管这些从个人视角进行的记述难免掺杂着私人感和个人体验的色彩，但毫无疑问，与正史和方志相比，这些私人文献的记述更为详细和鲜活，成为畬族研究的重要资料。

四是专门的畬族民族志。由于畬族的风俗习惯和服饰与周边汉人迥然不同，清末以来，其浓郁、鲜明的民族特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还深入畬区调查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详细的畬族民族志资料。代表性的作品有浮云（魏兰）的《畬客风俗》，沈作乾的《畬民调查记》《括苍畬民调查记》，史图博、李化民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等。这类作品的数量虽然有限，但它们是作者深入畬族地区调查的成果，资料翔实、内容可靠、涉猎资料丰富，《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甚至还附录了大量当时敕木山一带畬族生活风俗的珍贵照片。因此，这些民族志文献无疑是研究畬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参考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可见，新中国成立前的关于畬族的文献，基本都是描述性的民族志资料，对畬族社会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作品十分罕见。直到清末乃至民国时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畬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党和中央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畬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畬族的民族成分得到了国家的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

员，而且在政府的推动下，畬族研究深度、广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大致来说，根据研究内容和导向的特点，可以将新中国的畬族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以民族识别为导向的畬族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畬族研究突出地表现为鲜明的目的性，即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提供理论依据。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族成分和族称十分混乱。1953 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竟多达 400 多个。为了解决这种混乱现象，弄清这些族称是否是单一民族或是某一民族的分支，以更好地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自 1950 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大批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学者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 年开始又由全国人大、民委牵头进行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这两次调查延续的时间都很长，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地区的民族识别还在陆续进行，如贵州东家人的畬族成分，便是到 1996 年才得以确认的。但总体上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民族识别是人民政府领导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族工作，它较科学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构成，在中国是一大创举，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1953 年中央民委派出畬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畬族识别问题，这是中央为民族识别而派出的第一支民族识别调查队。通过调查，认定畬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之后又通过多次民族识别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不仅确认了畬族作为独立民族的族称，恢复了畬族群众的民族成分，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民族志调查资料。这些民族志资料不仅成为后来编写“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的重要素材和依据，也成为新中国畬族研究的起点。

在民族识别的社会大背景下，在这一阶段的畬族研究也基本集中在畬族的历史、社会形态和凸显畬族特征的畬、汉文化上。关于

畬族的起源和历史展，便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136.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发展愿景（9）

第二阶段大致是 1980 年至今，为多元化的畬族研究阶段。***与第一阶段相对单一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不同，这一阶段的畬族研究不仅参与的人数众多，视角多样化，研究成果丰硕，观点的碰撞也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点。

从研究成果来看，与第一阶段以调查报告和民族志为主体的研究成果不同，这一阶段呈现出学术著作、民族志、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共同繁荣的景象。出现了不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著作，如《中国民族大观·畬族卷》《畬族音乐文化》《闽东畬族文化全书》等，都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力作。这个阶段学者深入畬区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和民族志著作也相当丰富，如石奕龙、张实主编的《畬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龙远蔚等的《福安市：畬族卷》，雷弯山主编的《丽水地区畬族志》，蓝炯熹总纂的《福安市畬族志》，蓝纯干主编的《宁德市畬族志》，等等。畬族的历史资料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成绩斐然，如雷阵鸣、雷招华主编的《畬族叙事歌集萃》，蒋风、陈炜萍、陈华文编的《畬族民间故事选》，游文良编著的《福安畬族方熟语歌谣》，陈永成主编的《福建畬族档案资料选编》，朱洪、李筱文主编的《广东畬族古籍资料汇编》，丽水、景宁等各县市政协编的历史资料《畬族专辑》，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公开表的学术论文也十分丰硕，在 1980~2010 年间，仅学术期刊表的有关畬族主题的论文就达 1900 余篇¹，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这一阶段畬族研究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先后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畬族史学、畬族文化、畬族地区经济学术研讨会，出版行了多部学术研究文集。

从研究的内容来说，第一阶段关于畬族社会形态与历史的民族识别主题仍然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研究内容，并通过民族识别，恢复了闽西、闽南、赣南、黔东南等地畬族群众的民族成分。民族史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民族比较研究方面取

得了良好的成果，如吴永章的《畬族与瑶苗比较研究》、谢重光的《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对畬族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与过去面面俱到的民族志式研究不同，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的高水平研究著作，如蓝雪霏的《畬族音乐文化》、蓝炯熹的《畬民家族文化》、游文良的《畬族语》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畬族医学）也取得了突破，如陈泽远、关祥祖主编的《畬族医药学》，雷后兴、李永福主编的《中国畬族医药学》，林荫生、王健民编的《畬族拳》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力作。同时一些区域性的畬族文化研究也十分活跃，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地方性畬族文化研究论著与文集，如雷必贵的《苍南畬族的源流与分布》，潮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著的《潮州凤凰山畬族文化》丛书、宁德市组织编写的《闽东畬族文化全书》，朱洪、姜永兴著的《广东畬族研究》等，都展现了相当的实力。此外，过去很少被人关注的关于畬族的教育研究、畬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畬族的文化旅游的研究等等，都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表了不少颇有新意的作品。

在学术观点上，这一阶段有几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关于畬族的族源问题，至今仍处于探讨之中，并在“武陵蛮”说、“东夷”说、“南蛮”说、“越人后裔”说等传统论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肖孝正、钟玮琦等通过大量的畬族族谱的研究和比较后，提出畬族来源于“河南夷”的观点。谢重光则反对单一族源的观点，提出多元一体新说，认为畬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其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畬而被畬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这些观点的提出，使畬族的族源越显得扑朔迷离。二是关于畬族图腾盘瓠的性质问题。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畬族图腾盘瓠就是神犬，畬族的图腾崇拜上就是犬崇拜。在大多数地区的畬族祖图中，盘瓠也是以犬的形象出现的。但近年来一些畬族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钟玮琦通过考证认为盘瓠不是畬族的图腾崇拜，畬族崇拜的始祖是龙麒而不是盘瓠¹；雷阵鸣也认为畬族崇拜的始祖不是盘瓠，狗图腾是汉族统治者和文人扣到畬族头上的²，肖孝正更认为“‘畬族狗图腾’说是历史阶段的误会”³。对于这种质疑盘瓠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志超就认为“畬族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又一个原因，是以盘瓠传说为核心文化特质的文化传

承”，龙麒（或写作“龙期”）是对盘瓠（犬图腾）的“历史重塑”，“忠勇王”是对盘瓠的人格化升华，显示了畬族的文化智慧，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假如是出自文化的抵御而祛除盘瓠，那恰恰将畬族民间流传系统的并非‘犬’的盘瓠形态的传承阻断，变相地承认盘瓠系犬，因而忌讳。这样，使得忠勇王成为没有历史来源的文化英雄，使得大量书写着盘瓠的畬族历史文献处于尴尬的境地，使得畬族文化的核心特质面临着消解而导致一系列连带性的文化丧失”⁴。

137.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发展愿景（10）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畬族研究成果卓著，无论形式、内容还是学术观点上，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展示了畬族研究日渐繁荣的良好局面。

三、未来畬族研究的趋势

当前畬族研究的良好局面，预示了未来畬族研究的美好前景。笔者认为，未来的畬族研究，有三个趋势值得期待。

一是关于畬族族源历史的研究，仍将会是畬族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并在新的证据和不断深入的研究中，逐渐理清疑点，还畬族历史以本来面目。

二是关于畬族文化的研究将成为畬族研究中的重点。特别是关于传统文化抢救和保护，并将传统文化与畬族社会展进行有机结合的研究课题，将成为畬族研究的焦点。

三是关于畬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展的研究，必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

第五节畬族文化展的未来趋向

任何民族的展都离不开历史。畬族文化的未来展，同样与畬族的历史和当下息息相关。正如郭志超教授所说：“历史运行的惯性依然存在，历史的经验总结成为走向未来的重要指向。”¹循着畬族文化展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我们认为畬族文化的未来展有几个基本的趋向。

一、与周边民族的文化融合将进一步加强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畬族文化展史就是畬族文化与周边汉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自汉唐之际出现在历史舞台以来，畬族就一直走在与汉族客家、福佬、吴越诸民系的接触、斗争、合作、交流的道路上。正是在这种既斗争又合作的族际交往中，畬族感受到了自身文化的不足，不断在文化更为发达的汉族民系中吸取营养，诸如生产技术、优良农作物种子、文字典籍、文化教育等等，而这种文化上的借鉴和学习，不仅使得畬族与周边汉族的关系日渐密切，也大大加快了畬族文化的展步伐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与汉族接触之前，畬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仅有的教育就是通过长辈传身教，传授基本的生存知识。到明清时期，随着畬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日益深入，一些畬族祠堂开始延请汉族塾师教授本族子弟，由此逐渐培养了畬族自己的文化教师，并在畬族地区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乡风。正是在这种文化风气的陶冶下，畬族培养出了蓝鼎元、雷鋐等本民族优秀的文人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推行民族平等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消除了影响民族交往的各种制度性、心理性、经济性等方面的民族歧视因素，畬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变得更为顺畅和自然。特别是近年来，各地政府加大了对畬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畬族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生活条件，千年封闭的山区敞开了怀抱，不仅方便了畬族群众走出大山、了解外部世界，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到畬族地区观光旅游。这些都将大大促进畬族与周边民族、民系的文化融合。而这种融合，无疑又将进一步推动畬

族文化的展。

二、传统文化的衰落不可避免

族际间的文化交融，必然给畬族的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外界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畬族传统文化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导致畬族民族传统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外界强势文化有多先进，倒不如说是这种文化更“合群”。毕竟，与周边汉族相比，散居的畬族只能算是一个小群体，要顺利地走出大山，融入这个社会，而不被作为“异类”看待，至少适度地放弃传统是必要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衰落”并不等于“消失”。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所表达的是在畬汉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畬族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将逐渐淡化的事实。其实在畬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畬族传统文化特征的淡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以最具特点的畬族妇女服饰为例，闽东直到清末、浙南直到民国时期，畬族传统服饰仍是当地畬族妇女的常服，无论居家生活、下地劳动，还是走亲访友、出入市井，都是穿着传统服饰的。但由于这种服饰过于鲜艳，在与汉族的交往中被认为是“奇装异服”而受到歧视。为了免于这种歧视，后来畬族妇女外出时便改穿与周边汉人一样的服饰，传统服饰只在居家时穿着，甚至只在婚丧嫁娶和三月三歌会时穿，展到最后，一些地方的畬民甚至不知道畬族的传统服饰为何物。

138.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发展愿景（11）

面对畬族传统文化面临的衰落现象，我们应该学会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展到今天，其所以产生、存在的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都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所以存在的合理性也随之部分地消失。以畬族妇女的式为例，在传统的与外界接触不多、生活节奏缓慢的畬族山村，梳一个漂亮、复杂而费时的凤凰髻，既不影响生产生活，又能满足畬族妇女的爱美天性，这是传统的凤凰髻存在的合理性所在。但在大量畬族妇女进城入厂务工、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以及审美观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每天都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做凤

鳳髻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畬族妇女改成披肩、齐耳，甚至抓髻等式，或许就是一种进步。

无疑，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对畬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是必要的，许多过去实用的文化形式（如畬族妇女服饰、彩带等）甚至还可以作为民族艺术加以弘扬和传承。但是，文化与社会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力无法更改的社会历史规律。任何企图阻止传统文化衰落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任何企图让畬族回归传统文化生活的努力，也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

三、旅游业的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畬族文化的复兴

如前所述，在长期的族际交往中，畬族民族文化的特点不断淡化和消退，最典型的莫过于畬语的失落，早在 1980 年语学家罗美珍就指出：“占总人口 99%以上的畬族，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这种客家方同现在的汉族使用的客家方不完全相同，同客家方的分布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域而又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¹毛宗武、蒙朝吉也认为除惠东等县外的畬族语“都是客家话”²。尽管一些学者主张畬族所说的这种语“跟现在汉族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又有所不同，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³，并将之称为“福安畬语”⁴，但不争的事实是，这种福安畬语中的畬族成分已远不如客家成分明显了。而转型时期畬村人口的流动，又进一步加快了畬族文化淡化和衰退的步伐。

然而，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在推动畬族民族文化衰落的同时，也给畬族文化的展带来了转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富裕后的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开始了对精神生活追求，由此催生了巨大的旅游市场。在逛遍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后，风浓郁的民族旅游成了国内外游客的旅游时尚。作为华东地区唯一的世居民族，畬族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从 20 世纪末开始，闽东、浙南等畬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县市便开始了畬族风旅游的规划和推广，并在取得良好效益的前提下，进行了更富于创造力的规划。如景宁畬族自

治县提出了“创畬乡生态优势，建风旅游名城”的展战略，按照“畬族文化有形化、文化载体项目化、文化成果精品化”的原则，积极建设打造“全国畬族文化展地”，全力向“旅游大县”迈进。

民族风旅游打的就是文化牌，就是要通过畬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吸引海内外游客。因此，各地政府和旅游部门都十分重视对畬族文化的搜集、整理和宣传。大量濒临消失和日渐衰落，甚至早已淡出畬民生活视线的畬族传统文化，因为旅游业的兴起而重新焕了生机。比如：早已束之高阁的畬族服饰，为适应展旅游的需要，又回到了旅游区畬民的身上；本已冷落的“三月三”歌会又重新闹腾了起来；濒临失传的彩带又重新获得了市场；畬族歌舞也因为旅游业的推动而得以重新掘……似乎都预示着一个畬族文化复兴机遇的到来。

无疑，经济目的明显的民族旅游对畬族文化的振兴和展，的确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近年来畬族风歌舞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旅游业的这种推动作用终归是有限的，而且因旅游的功利需要而“挖掘、创造”出来的、表演性的畬族文化，与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的原生态畬族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表演性的畬族文化的繁荣，并不能够掩盖畬族的民族文化总体衰落的态势。除了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程，是否还有更好的保护和推动畬族文化展的途径？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39. 第十一章畬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

畬族是一个散杂居民族，自隋唐之际登上历史舞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迄今已有近 1500 年。在这 1500 年的历程中，畬族人民开山拓土、勤劳耕作、反抗暴政、抵御侵略，书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也造就了许多名震一时的著名人物。这些人物有的是义军领袖，叱咤一方；有的是国家的功臣，彪炳千古；有的是饱学之士，笔下春秋；有的则是民间精英，独树一帜。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领一时之风骚，成为民族的自豪和骄傲。其英名至今仍在民间

广为传诵，时时唤起畬族人民深层的历史记忆。

第一节隋唐时期人物

隋唐时期，是畬族次以“蛮僚”之名见诸历史的时期。其一登场，就显示了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民族性格，涌现出了雷万兴、蓝奉高等一批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至今仍在畬族民间广为传颂。

一、义领袖雷万兴

雷万兴，潮州（今广东省潮安）人，唐代畬民义军领。其事迹在《云霄厅志》《漳州府志》《临汀汇考》等文献中均有记载。

入唐以来，大量汉人进入畬族先民聚居的闽、粤、赣交界地带，使畬族先民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同时，汉人豪族与地方官吏的侵夺和盘剥，更使畬族先民不堪其扰。唐总章二年（669年），雷万兴、蓝奉高等领导畬族人民大规模起义，史称“蛮僚啸聚”。雷万兴等率领的蛮僚（主要是畬族先民）起义，是畬族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斗争，规模相当宏大，举事之后，转战潮、漳、汀各地，连克数城，以至于率兵进剿的陈政也“备极劳瘁，自以寡不敌众，退保九龙山，奏请援兵”¹，陈政最终为清剿畬寨而累死。起义军持续斗争了40多年，才被唐王朝最后扑灭。

在畬族民间，雷万兴是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畬族过三月三、吃乌米饭的习俗，据说就与雷万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种说法是唐代畬族英雄雷万兴，在福建漳州一带动畬族群众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朝廷闻讯派陈元光来闽镇压，因起义军粮草断绝，雷万兴不幸被俘入狱，其母数次送饭给雷万兴吃，均被狱卒吃掉，无奈以乌饭草熬汤煮饭再送，狱卒见饭黑糊糊的，不敢再吃，雷万兴才得一饱。雷万兴体力恢复之后，越狱继续率义军与唐军抗战，直至后来在农历三月初三战死沙场。后人便在其忌日煮乌饭，以示纪念。另一种说法则是畬族英雄雷万兴率领畬军抗击官兵，他们被

围困在大山里，粮食断绝，以乌稔果充饥，为畬军度过粮荒，并取得反围剿的胜利。雷万兴回师吃尽鱼肉酒菜都感乏味，时值三月初三，他想吃乌稔果，就吩咐兵卒出营采撷。可是，这时乌稔尚未开花，那些兵卒只好采些乌稔叶子回来，有人出个主意，将乌捻树叶和糯米一起炊煮，结果糯米饭呈现乌黑色，而且味道绝佳，雷万兴食欲大振，并下令大量制作乌饭，以纪念抗敌胜利。从此衍成风俗，世代相袭。

二、畬族英雄蓝奉高

蓝奉高也有称蓝凤高，畬族反唐斗争的民族英雄。我们从《资治通鉴》中也可以找到他的事迹。唐总章二年（669年），蓝奉高、雷万兴等领导畬族人民大规模起义，转战潮、漳、汀各地，连克数城，不仅累死唐军主将陈政，而且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的岳山一战中，蓝奉高还亲手将亲率轻骑前来讨伐的继任唐军主将、“开漳圣王”陈元光斩落马下，殁于军中，使唐军受到沉重打击。后来在陈元光部将李伯瑶的围剿下，陈元光的儿子陈珣夜袭蓝奉高的营地，蓝奉高不幸牺牲。但畬民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开元三年（715年），因唐王朝的残酷镇压而最终失败。

在闽、浙、粤、赣等地，蓝奉高英勇善战的事迹在畬民中广泛流传，著名畬族民间游戏“打尺寸”就是由他而来。传说唐代畬族英雄蓝奉高率领畬军在福建汀州抵抗官军的袭击。由于多数畬军是猎手出身，手执弓弩、竹箭，百百中，把大唐官军杀得落花流水，后来官军的大批援兵冲杀过来。蓝奉高见寡不敌众，便命令畬军渡江撤退，自己一人断后。官军见他英勇过人，不敢逼近，便集中弓箭手一齐向蓝奉高射击。蓝奉高在奋力还击中，因用力过猛，把弓弦拉断了。紧急中，他一边挥舞手中的弓弦拨挡官军射来的乱箭，一边乘船后退。官军怕他勇猛，又不知对岸虚实，不敢过江，蓝奉高终于守住了汀州城。后来，畬族子孙为了纪念蓝奉高英勇无畏的精神，就用木棍练习蓝奉高以弓击乱箭的本领，由此形成了畬族传统的“打尺寸”游戏。每逢节日或农闲时候，畬族青年男女都喜欢围在村头寨尾的空地上开展“打尺寸”游戏。

140. 第十一章畬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2）

三、汀州刺史钟全慕

钟全慕，本名盛，字全慕，唐末汀州刺史。***闽西、闽东、粤东北等地钟姓畬民都奉钟全慕为始祖。钟全慕率军入汀后，成为钟氏接公支系入闽始祖。唐昭宗时（889～904年）钟全慕为汀州刺史，任汀州刺史十多年，率领军民披荆斩棘，开垦农田，兴修水利，修建州城。他为官清正，兴利除害，功勋卓著，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王审知入主福建，喜其骁勇有谋略，分汀州使守之，祀名宦祠。钟全慕死后，其孙钟翱（理政）“具经济，善骑射”，继任汀州刺史，因其多有建树，深受王审知的信任。宋《临汀志》说：钟翱“生而雄武有膂力，善骑射，审知每奇之。”明朝《永乐大典》说：“翱世守是邦，历年甚久，多创塔庙，捐田为粮，大邑僧舍，至今多奉钟令公祠。”闽王王审知死后，王氏家族内部纷争，诛杀异姓，众叛亲离，民不聊生。钟翱因此避乱隐居长汀濯田的同睦坑十余载。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后，南唐国兴起，钟翱受到南唐国的重用，累官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卒后南唐主赐赠尚书令。钟翱墓葬于长汀濯田同睦坑。此处现已被长汀县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善加保护。

四、义捐雪峰寺的蓝文卿

蓝文卿，字汝弼，唐代居住于闽侯、古田、闽清、罗源交界地“象骨山”一带的畬族豪绅。《古田县志》说他“豪迈富家资”，拥有良田万亩，房屋五百多间，后把全部家业捐献给了雪峰崇圣寺。

雪峰寺的开山和尚义存是泉州南安人，俗姓曾。义存和尚在雪峰开山建寺的事迹，宋梁克家《三山志》、赞宁《大宋高僧传》等都有记载。唐咸通十一年（870年），49岁的义存到雪峰开山创寺，后因跟随义存的僧人越来越多，旧庵容纳不下了，这才另建雪峰寺。中和二年（882年），唐僖宗赐义存真觉大师称号，并赐紫衣袈裟。

闽王王审知两次舍俸钱五十万，富甲一方的蓝文卿捐赠也十分慷慨，在闽王和里人蓝文卿的资助下，雪峰寺得以大规模扩建，创法堂、廊庑、方丈室等。光化三年（900年），称“应天雪峰广福禅院”。其时殿宇遍布山间，追随义存的僧侣不下1500人。雪峰寺现存建筑多为清光绪年间重修，1987年雪峰寺被列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

根据《闽书》《闽都记》《雪峰真觉禅师语录》等文献的说法，蓝文卿先后共为雪峰寺“舍田七千余亩，房屋五百间”，外加米仓30间，水牛360头。雪峰禅院的蓝田庄、大穆庄、太平庄、天地庄等田产，均为蓝文卿所置。蓝文卿把全部家产都施舍给了雪峰寺后，自己因年老留寺参禅礼佛。蓝文卿为了雪峰寺的繁盛，真正做到了倾其所有，为佛教的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唐乾符二年（875年），闽王将蓝文卿的事迹上奏朝廷，唐僖宗大为赞赏，封蓝文卿为威武军节度使。作为雪峰寺最慷慨的施主蓝文卿，至今在该寺的大雄殿、法堂和偏殿中仍然供奉着他的多尊宝像。

第二节 宋元时期人物

宋元时期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聚居东南的畬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扛起了“抗元保宋”的大旗。面对步步紧逼的元朝大军，畬族人民不畏强暴，配合文天祥、张世杰等人率领的南宋残军，高举义旗，节节抵抗，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元活动，涌现出了陈吊眼、许夫人、黄华、钟明亮等一批抗元志士。畬族人民的抗元斗争，一时成为闽、粤抗元的主导力量。

一、“镇闽大王”陈吊眼

陈吊眼（1250～1282年），一名陈大举，又作陈钓眼，畬族。福建云霄南山保牛坑村杜塘红溪坂（今淹没于杜塘水库）人，宋末元初福建著名抗元领袖。云霄民间多呼陈吊，因曾称号“镇闽开国大王”，亦称“陈吊王”。

陈吊眼生活在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南宋末年。此时，南宋王朝岌岌可危，元军步步南下，文天祥、张世杰先后率宋兵残部南撤入闽，福建各地农民纷起抗击元军。1276 年，陈吊眼在漳浦举义。由于陈吊眼从小生活在汉、畬杂居的村落，一家兄妹又与畬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陈吊眼的母亲即为畬民），加上陈吊眼为人刚直豪爽，当地汉、畬村民对吊眼都十分爱戴。陈吊眼以“畬汉一家亲”的口号，动员贫苦农民不分畬、汉，共同抵御元兵。一时间，起义军力量迅速展。

141. 第十一章畬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3）

南宋景炎二年（1277 年），元军进入福建，南宋叛臣蒲寿庚以泉州降元。***次年，宋名将张世杰率淮军往泉州围讨蒲寿庚。陈吊眼闻讯，迅速率众与另一个义军领许夫人直驱泉州，合力围困。蒲寿庚闭城固守，张、陈、许合兵围困泉州 3 个月未能攻克，最后反被元将唆都所败。

陈吊眼受挫以后率军回寨，养精蓄锐。南宋祥兴元年（1278 年），陈吊眼所部经数月休整，决意奔袭漳州城。攻入漳州城不久，恰好遇到元将张弘范受命南下，兵锋正盛。陈吊眼自量难敌，便利用夜色撤离漳州城。至元十七年（1280 年），陈吊眼利用中秋元军疏于防范的机会，再次突袭漳州城，杀死了招讨使傅全，万户府知事阍文兴也在此役中战死，城中元军大部阵亡。

漳州之役的胜利，使陈吊眼军威大振，兵员猛增，聚众 10 万，连克 50 余寨，并分兵扼险固守：陈桂龙驻九层濑，吊眼驻漳浦峰山砦，陈三官驻水篆畬，罗半天驻梅龙长窖，陈大妇驻客寨畬。这些山寨地势险要，元军来犯，义军居高临下，矢石如雨，元军无法得逞，反而遭受重大伤亡。

陈吊眼二度攻克漳州城之后，震动了元朝廷。至元十七年（1280 年）八月，元世祖敕封完者都为镇国上将军、征蛮都元帅，高兴为

副都元帅，率军入福建，企图一举肃清吊眼抗元起义军。完者都率军进入福建后，先用大军镇压政和的黄华起义军，迫使黄华投降，并授黄华为征蛮副都元帅，与完者都、高兴一同征伐。元军利用黄华为前驱。黄华熟悉起义军山寨作战的特点，带领元军步步进逼，使陈吊眼据守的山寨逐个丧失。

至元十八年（1281 年）冬，元将完者都与高兴攻破陈吊眼 15 寨，迫使吊眼退保千壁岭，不幸为元军所擒。翌年三月，陈吊眼被元军押送到漳州城，英勇就义。陈吊眼被杀后，其余部吴满、张飞等继续坚持反元斗争，至死不渝。漳、汀一带的农民反元斗争，仍陆续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二、抗元巾帼许夫人

许夫人（1252～1282 年），姓陈，名淑桢，福建莆田人，闽广招抚使、参知政事陈文龙之女，因嫁给许汉青为妻，故俗称“许夫人”。由于许夫人所率领的抗元义军中，畬民占了相当的数量，因而在许多历史典籍中都将她称为“畬民妇”。

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 年），因家庭原因，许夫人奉公婆之命，举家迁往清源军仁和里鳌头境许宅巷（今晋江东石镇区）。其夫许汉青职司漕运，不过几年，家资百万，帆樯林立于龙江澳，放舶诸蕃，获利颇多。

宋末，贾似道弄权，国势衰危。南宋景炎元年（1276 年），临安失守后，元兵直驱南下，张世杰、陈秀夫拥宋帝南逃，总兵刘洙偕许汉青驾舶勤王。烽火之中，许汉青为宋捐躯。

许夫人强忍悲痛，于南宋景炎二年（1277 年）七月，与族弟陈吊眼率畬汉义军佐张世杰部，攻打盘踞泉州的宋朝叛臣蒲寿庚。义军兵分数路猛击。于激战中，许夫人手执双剑，身先士卒，打得蒲军七零八落，丢盔弃甲。蒲寿庚闭城后，暗中遣人向元将唆都求救。唆都得讯后，遣兵解围，寿庚方保命。随之，元军进逼广东浅湾，

张世杰为保浅湾，而撤泉州之围。是年十一月，元主帅刘深以舟师攻浅湾，危急关头，许夫人率众拼死抵抗，与元军交战于百文埔，以一当百。

南宋祥兴元年（1278 年）十一月，许夫人率军转战闽北、建宁、政和等地，并与黄华等军共组头陀军，联合作战，屡败元军。次年宋溃后，许夫人与族弟陈吊眼所率五万畬汉义军，于元至元十七年（1280 年）八月十五日夜攻陷漳州城，杀死招讨使傅全和万户府知事阙文兴，大长畬汉义军军威。自此，畬汉义军兵员增至十五万，连寨五六十，据守险要。元军数度来犯，都无功而返，元廷震惊。就在许夫人与陈吊眼率兵二度攻克漳州城之后，元帅完者都、高兴率军入闽，先以大军压境之势，逼使黄华义军屈服降元，并授其为征蛮副帅，与完者都、高兴同列，一同征剿许夫人、陈吊眼率领的畬汉义军。

142. 第十一章畬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4）

至元十八年（1281 年）冬，在叛将黄华的带领下，元军攻破义军十五寨，逼使许夫人与陈吊眼退走千壁岭。***高兴假意与其谈判，登上半山腰，许、陈不知是计，毫无戒备，不幸遭擒。至元十九年（1282 年）三月初九，许夫人与族弟陈吊眼为宋捐躯于漳州城。

三、抗元义帅钟明亮

钟明亮（？～1290 年），畬族，元代前期农民起义领袖。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的统治并不稳固，元朝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尖锐，西北、东北的蒙古贵族不断举兵反对忽必烈。元廷为支付战争的需要，在民间征大量人力和物力，肆意榨取，各级官吏乘机从中渔利，各族人民被迫起来反抗。当时，江南人民所受压迫最重，因而反抗也最激烈。

13 世纪 80 年代，相继起事的有广东陈良臣、黎德、欧南喜和福建黄华等。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冬，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

钟明亮起义，把斗争推向**。汀州一带，山深林密，是当时畬民的主要聚居地，钟明亮就是畬民之一。他动起义后，义军很快展到十万人，活跃于闽、赣、粤三省边界地区。在他的影响下，广东董贤举，江西丘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纷纷起义，相互呼应，对元朝统治形成很大的威胁。元朝政府集中大批军队围攻，钟明亮采用流动作战的方法，使元军疲于奔命。为了在军事上取得主动，他曾两次假降，但一当形势有利，便重新举事。元军围剿数年，始终未能取胜。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钟明亮病逝，起义趋于失败。

第三节明清时期人物

明清时期，畬族经过漫长的迁徙之后，开始逐渐稳定下来。这一时期，畬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有所展，涌现出了蓝仁、蓝智兄弟、蓝鼎元、雷鋐等一批著名的畬族文人名士。同时，在清初收复台湾的过程中，畬族又涌现出了蓝理、蓝廷珍、蓝鼎元等一批平台、治台的能臣名将，在清史中大放异彩。而通过合法的手段开展反民族歧视斗争的钟良弼，也在畬族民族史中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在明清时期，不论文治还是武功，畬族均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物。

一、诗人蓝仁、蓝智

蓝仁、蓝智，畬族，福建崇安（武夷山）星村人，元末明初的知名诗人。蓝仁（1315~？），字静之，在元末曾任过武夷山书院的山长，后迁邵武尉，辞未赴。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被迫迁居两淮，不久遇赦还家，与隐居家乡的蓝智咏诗唱和，教习家乡子弟。他一生无意仕途，隐居家乡，“杖履踏遍武夷”，啸傲山林，著有《蓝山集》。蓝智（生卒年月不详），字性之。明洪武三年（1370年），蓝智因明经被推荐为广西按察司佾事，以清廉著名，晚年谢事荣归故里，著有《蓝涧集》。

二蓝早年跟随福州名儒林泉生学《春秋》，又跟随武夷山隐士杜本学《诗经》。二蓝博采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后人评价

他们的诗风类似盛唐，兼有中、晚唐诗人优点，既学唐人，又不失自己的个性。蓝仁的诗和平雅淡，“有达士之襟怀，无骚人之哀怨”。蓝智的诗清新婉约，“高雅修然尘外，隽逸有余；顿挫浏亮，无失唐人矩矱”。二蓝是明初福建诗坛独树一帜的诗人，《四库全书提要》称赞他们对闽中诗派影响极大，开风气之先。清代著名诗人、学者朱彝尊在探寻闽中诗风的源流时曾突出强调蓝仁、蓝智兄弟的开山之功：“盖十子之先，闽中诗派实其昆友倡之。”现代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对他们评价更高，他认为：“（二蓝）老成熔炼，似在十才子之上。”¹

二、“破肚将军”蓝理

蓝理（1649~1720年），字义甫，号义山，畲族，漳浦张坑石椅（今福建省漳浦县赤岭畲族乡石椅下尾仔村）人，清朝康熙年间的平乱名将。清康熙间，随施琅出征澎台，以功加左都督，累官至福建陆路提督。

蓝理自幼习武，精通刀、枪、矛、盾等各种兵器。十六岁时，蓝理就招集乡里数十壮汉，剿灭在岱嵩一带残害百姓的海盗卢质，反被漳州府衙拘禁。获释后蓝理便从小道出仙霞关，投奔统师至浙江的康亲王杰书，向他陈述平闽策略，深得康亲王赞许。

143. 第十一章畲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5）

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亲王命蓝理为前导，进兵福建。蓝理在温州破叛将曾养性，屡立战功。随后被授以松溪、建宁营游击。不久，又升灌口营参将。康熙十九年（1680年），总督姚启圣驻军漳浦，命令蓝理分兵守高浦，蓝理却推辞不赴，姚启圣就以“虚兵冒饷”的罪名，把蓝理撤职查办。

康熙二十年（1681年），蓝理出任征台前部先锋后，在厦门训练水师，严肃军纪，严格训练，深得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赏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出军进攻台湾，蓝理率领先锋队，

先攻澎湖。郑军守将刘国轩令曾遂迎战。两军接战，自辰时至午时，蓝理愈战愈勇。忽有炮弹横飞过来，蓝理中炮跌倒，肠子流出腹外，血透战袍。守将曾遂见了，大呼“蓝理死了”，喝令军兵猛攻。可是蓝理把肠子塞进腹内，用衣、布裹紧，大叫着又冲杀出来。将士受到鼓舞，奋力拼战。郑军兵将见蓝理之神勇，无不大惊失色，很快败退。施琅闻捷报大喜，疏奏蓝理功。三天后，施琅的舰船遭到郑军舰队的围攻，蓝理率兵前去救援，郑军远望清军舰队上的风篷绣着“蓝理”二字，不由得胆战心惊。郑军一触即退，清军乘势收复了澎湖。八月，清军平定台湾。蓝理因战功显赫，被授予参将，加左都督。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台湾统一后，蓝理奉诏入京。路过赵北口，偶遇康熙皇帝。皇帝得知他就是征澎湖拖肠血战的蓝理，召至前问血战状况，让解衣视看伤痕，并用手抚摩伤疤，称赞他的勇猛。随后，授蓝理河北宣化府总兵官，挂镇朔将军印。不久，蓝理又被任命为浙江督军，每逢皇帝南巡，蓝理迎驾，皇帝就向各位王公大臣介绍蓝理血战的况，并引见给皇太后说：“这就是破腹将军。”蓝理“破肚将军”的名号由此名闻全国。

康熙三十年（1691年），蓝理调补浙江定海总兵。他积极组织垦荒，建筑码头，便利洋船停靠，展海上贸易，倡修文庙、忠烈祠，重文礼贤，资助乡、会试的士人。兵民相爱，百姓安居乐业，使浙江定海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同时，他带头捐巨资，命令定海镇三营官兵轮流参加庙庵修复，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自始至终参与修复工程。仅几年工夫，修建了普济、法雨两寺，修复了积善庵、智度庵、清凉庵和南天门等寺院，对恢复、振兴普陀山佛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蓝理在定海总兵任职十多年，四次兼掌提督大权。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蓝理调往天津镇守。被赐花翎、冠服，皇帝给他御书榜文“所向无敌”。在镇守天津期间，蓝理率兵开渠引水，开垦水田数百顷，岁收稻谷，老百姓都称此为“蓝田”。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蓝理升任福建陆路提督。他大力整

饬治安，抑制豪强，没收不义之财。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展生产与商贸。不料手下亲信却暗中与地方宵小勾结，对富户进行敲诈勒索，受下属收贿之牵连，被泉州势豪视为“虎患”。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皇帝南巡，又给蓝理御书榜文为“勇壮简易”。康熙五十年（1711年）秋，又因漳平陈五显造反案，总督梁鼎、巡抚满保先后弹劾蓝理贪婪酷虐，被撤职，家财没收归官府。蓝理以前功免死，编入旗籍。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新疆准噶尔部叛乱。朝廷派兵征讨，蓝理以总兵衔，在都统穆尔赛麾下协理北路军务。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平叛功成，蓝理以年老奏请致仕。翌年卒于北京，时年71岁。葬在漳浦县湖西后溪村干仔埔。

为表彰蓝理功绩，康熙先后两次为蓝理题写御书榜文：“所向无敌”和“勇壮简易”，赐蓝理花翎、冠服。至今，镌刻着康熙御书的榜文蓝理牌楼仍屹立在漳州府城岳口街上，保存完好。该坊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筹台宗匠”蓝鼎元

蓝鼎元（1680～1733年），字玉霖，号鹿洲，别号任庵，畬族。漳浦张坑（今福建省漳浦县赤岭畬族乡山坪村山尾顶）人。早年丧父，由母亲抚育成人。鼎元自幼胸怀大志，熟读经史，常以文章抒抱负。漳浦知县陈汝咸和福建督学沈涵对他都极为赏识和器重，福建巡抚张伯行更称赞蓝鼎元是“经世之良材”，聘他到福州鳌峰书院与蔡世远（蓝鼎元同乡）共同纂订先儒诸书。

144. 第十一章畬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6）

蓝鼎元虽天纵奇才，然而一生却九试不第。***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蓝鼎元随族兄蓝廷珍征讨台湾，平台后又在台湾住了一年多。他出入军府，筹划军机，处理政务，著书立说，提出了很多治理台湾的策略，蓝廷珍的文移书檄多出自他手。蓝鼎元精熟

台湾历史，入台后又全面考察了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现实和地理、风俗、信仰、教化等方面的情况。在蓝廷珍署理台湾期间，蓝鼎元撰《平台纪略》一卷，最早提出了对台湾进行综合治理、促进台湾走向“文治”社会的十九条措施，即“平台十九事”：“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欲，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这些措施切中治台时务，见解独到，一直是后来台湾官员的治台依据。因此，蓝鼎元也被誉为“筹台之宗匠”。

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清政府对移民实行禁止携眷赴台的政策，造成台湾男多女少，青壮年成家难，影响开拓的严重社会问题，蓝鼎元对此给予极大关注。在《论台湾事宜书》《东征集》中，他列举了移民“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一庄有家室者百不得一”等大量严酷事实，建议“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取渡台完聚者，许县呈给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难。”雍正九年（1731 年），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就是出自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

雍正元年（1723 年），蓝鼎元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以拔贡被选入京，分修《大清一统志》。雍正五年（1727 年）秋，蓝鼎元被任命为广东普宁知县。冬，又兼代潮阳知县政务。普宁本多盗贼，法纪不严，治安混乱。蓝鼎元上任后，根据实，布政令，打击地方豪强、奸宄。他平反冤狱，严惩歹徒，令行禁止，吏治严明。蓝鼎元还致力于复兴学校，亲自课经书，取缔邪教，在潮阳改邪教祠为绵阳书院，尽力改善民俗风尚，深受百姓称颂。雍正六年（1728 年）冬，蓝鼎元因豁免渔船例金，“亏空公款千余两”，被革职入狱。当地渔民为蓝鼎元呼屈喊冤，并筹银 1100 两代偿所空款额。雍正八年（1730 年），潮州知府胡恂保释蓝鼎元出狱，并聘请他编纂《潮州府志》。

雍正十年（1732 年），蓝鼎元诬案被平反。因两广总督鄂弥达极力推荐，雍正十一年（1733 年）五月，蓝鼎元被任命暂理广州知府事务。六月，病逝于任上，时年 53 岁。

蓝鼎元一生著述颇丰，有《鹿洲初集》《女学》《东征集》《平台纪略》《绵阳学准》《鹿洲公案》《修史试笔》等传于世。蓝鼎元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断察如神，今流传的公案小说《蓝公案》，即据他写的《鹿洲公案》整理而成，有“南包公”之誉。

四、理学名家雷鉉

雷鉉 1（1696～1759 年），字贯一，号翠庭，畚族，福建宁化城关人。17 岁补县学生，肄业鳌峰书院，深受教师蔡世远器重。雍正元年（1723 年）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 年）中进士，朝考第一。朱轼认为雷鉉“践履笃实，才识明通”，荐为庶吉士。馆师方苞赞许雷鉉能成为天下第一流人物。乾隆元年（1736 年），雷鉉被授翰林院编修，入侍皇子讲读。乾隆九年（1744 年），被召到上书房，担任日讲起居注。乾隆十五年（1750 年）出任浙江提督学政，后改任江苏学政。乾隆十八年（1753 年），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调任浙江，仍留提督学政。

雷鉉深受蔡世远、杨时、方苞等人的熏陶和影响，在理学研究上有很深造诣。他以精辟的见解，旗帜鲜明地推崇和继承程朱理学思想，并有所阐明；而对陆九渊、王阳明的不同观点又细加辨析，写出《象山禅学考》《阳明禅学考》等专题文章，予以评说。他认为理学应当根据二程、朱子所倡导的“力辨于危微之界，反复于克念罔念之几，以推及于天下治否”的理论，强调“力行”“躬行”，主张亲自实践。他说，朱子之要，大而能博，学者未能遍观而识。其主要精神是：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致力于修身养性，奖掖后进，致力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实践。他特别推崇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的学问、人品、气节，将他们视为学习的楷模。

145. 第十一章畚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7）

乾隆十一年（1746 年），皇帝下诏责备御史谏官等多是为沽名

钓誉而提意见。雷鉉上书认为：作为臣下，当然不可借机谋私，求名计利。但皇上既然声称乐意听取下面的直，就不该计较事者的动机，更不应横加责备。雷鉉又劝乾隆要信任忠良有才干的人，远离阿谀奉承之辈；不要从事无益的游幸，增加国家负担；不要沉溺于无益的玩乐而妨害政务。乾隆帝对雷鉉的谏十分赏识，表示：“雷鉉此奏，朕嘉纳之。”

雷鉉为官清廉，举贤任能，体恤民，颇有政声。在江苏、浙江任学政六年，雷鉉所举拔的都是知名人士，得到江浙人的称赞：“不动声色，可是弊绝风清，百年来所仅见。”乾隆二十年（1755年），浙江杭州、嘉兴生严重饥荒，官府不敢上报。雷鉉写信给巡抚周人骥，劝他呈报，巡抚不从。雷鉉便自己上奏，奉旨加赈缓征，解除民困。

雷鉉读书穷理，见解透彻。所写文章能于简要平稳中表现深刻的主题。建宁朱仕琇为《经笥堂文集》作序，推崇他“道德文章为天下所崇”。雷鉉著有《经笥堂文集》35卷、《自耻录》1卷、《闻见偶录》1卷、《读书偶记》3卷、《校士偶存》1卷、《翠庭诗集》若干卷。《读书偶记》被收入《四库全书》。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雷鉉告假回乡养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为母亲的丧事操劳过度的雷鉉不幸染病去世，享年64岁。

五、“台湾镇总兵”蓝元枚

蓝元枚（1736～1787年），字简侯，畬族，福建漳浦人，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孙。其父蓝日宠，官至福建铜山营水师参将。元枚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蓝元枚受命调任广东，以外海水师参将听用，补海门营参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出任台湾镇总兵，后又调任金门、苏松二镇总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授江南提督。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月，台湾生林爽文领导的民变，蓝元枚调任福建陆路提督，驻军蚶江策应。蓝元枚上奏说：“师渡台湾，乱民溃散，虑入内山与生番勾结。”清廷严令尽速平乱，以绝后患。当时水师提督黄仕简率因逡巡不进，平乱不力，被免职。六月，蓝元枚临危受命，率自带的2000浙江兵渡海平乱，抵台当天即初战告捷。在获得总督李侍尧派遣的5000援兵后，又在阿栋社、埤头庄、大肚溪、西螺、条圳塘、中浦厝等处屡破林爽文部。七月，正当进军顺利，平乱在望之时，蓝元枚不幸身染重病。八月，林爽文部兵分三路反扑，蓝元枚带病出战，加剧了病，十日后病逝于军中。

蓝元枚病逝后，清廷赠太子太保衔，白金千两治丧，赐祭葬，谥襄毅。其谥与祖父蓝廷珍相同，时人便称他为“小襄毅”以区别于蓝廷珍。

六、畬族“第一秀才”钟良弼

钟良弼（1782~？），又名鸣云，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于福建省福鼎县前岐佳阳单桥村。史称钟良弼“幼怀壮志，为人刚直，博闻强识，深得村民爱戴。”嘉庆七年（1802年），钟良弼通过抗争，获取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并最终凭真才实学高中生员第二十名。其事迹载入《福建通志》卷廿五《名宦传》和《福鼎县志》等地方史志中，成为史志记载的畬族第一个秀才。对于自古刀耕火种、经济文化展相对滞后的畬族来说，钟良弼堪称是畬族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生前著有《凌云斋稿》。

在充满民族歧视的年代，钟良弼参与科举考试的过程可谓费尽周折。嘉庆七年（1802年），钟良弼赴福宁府应考，当时县书王万年歧视畬族，串通生监，诬蔑“五姓（蓝、雷、钟、吴、李）禽养”，公然动武把畬族考生赶出考场。钟良弼遭辱不服，回家同姐姐遍告村族，激起畬民公愤，姐弟变卖家产，族亲竞相赠银，资助良弼上告。诉状历经县、府、省署，几度辗转波折，幸得刚廉正直、深明大义的福建按察使李殿图明察，饬令府县查复纠正，告学士林，并

责打王万年三十大板，赶出衙门。良弼打赢了官司，第二年福鼎县岳廷元主科试，良弼再次应考，取得了生员第二十名，成为畲族的第一个秀才。“佳讯传遍畲村，畲民奔走相告，引为幸闻。”

146. 第十一章畲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8）

钟良弼科举考试的传奇经历，被畲族艺人和歌手编成小说歌《钟良弼》广为传唱。***钟良弼的胜利，不仅为自己争回了一项博取科举功名的权利，更是畲族人民在特定背景下反歧视反压迫的胜利。

七、御前侍卫雷庭瑞

雷庭瑞（生卒年不详），福建省上杭县临江镇人，清同治五年（1866 年）己卯科举人，丙戌科（1886 年）钦点御前侍卫，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浙江省台州军政分府、浙江杭州、嘉应、金华协镇都督，浙江省十一府水陆统领等职。任职期间，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年老卸职时，当地人民赠送他一把红缎金字绣织的万民凉伞和绸缎五色锦旗数十面，以表纪念。

第四节近现代时期人物

近现代的中国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跌宕起伏、风起云涌的时期，民主革命和反抗侵略是这一时期历史展的基本线索。在这一时期，畲族地区出现了畲族历史上第一个跨宗族民间社团——“山民会馆”（后改称“三明会馆”），畲族聚居区还成为中国**开展武装割据的重要根据地。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畲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和反侵略的洪流之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浴血疆场，涌现出了一批不畏牺牲的仁人志士，为共和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一代“歌王”钟学吉

钟学吉，别名钟陈吉，学名钟春贵，畲族。清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霞浦县四十六七都白虎（今溪南镇白露坑村）。钟学吉对畲族小说歌的形成和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传他一人所编的歌谣就有一百多种，时有“有山哈人的所在，就有钟学吉的歌”之说。因此，钟学吉被闽、浙一带的畲民誉为是畲族的“歌王”。

霞浦白露坑是畲族长连抄本正歌（主要是“小说歌”）的祥地，浓厚的文化氛围对钟学吉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钟学吉7岁入私塾，受儒家正统文化教育。其业师钟廷吉是一个饱学诗书、学养深厚的塾师，又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歌手。钟廷吉除用《三字经》《千家诗》《论语》《大学》等传统儒家经典对学吉进行启蒙教育外，课余时间又教唱畲族传统的歌谣、儿歌等，对钟学吉的成长影响尤深。

同治十年（1871年），钟学吉通过“醮明祭”度身入录，成为畲族“盘护忠勇王”的正式传人。光绪四年（1878年），在钟廷吉的支持下，钟学吉设私塾课童。他治学严谨认真，很快名扬四方。钟学吉在教学之余，深入畲村，采集编写了大量知识性歌谣，其中《花名歌》《鸟名歌》《十贤歌》《十女歌》《十字歌》《起书堂》《大读书》等，在塾馆内外广为流传。而根据畲族民间传说改编的叙事史诗《高辛氏》，在好些场合被用以替代《盘瓠王歌》。他依据汉族小说、曲艺、故事改编的小说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超过其先辈和同辈歌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刑部主事钟大焜到闽东主修《福建福宁府颍川钟氏宗谱》，钟学吉参与编修霞浦县四十六七都一带的《钟氏支谱》。同年，钟学吉偕同一些“山民”（畲民）头面人物，倡建同族性联谊场所，并于次年在霞浦县城建立“福宁山民会馆”。钟学吉经常活动其间，结识不少畲族各阶层人士，大大丰富其以小说歌为主体的畲族长篇叙事歌的创作。其间他所撰的《诸葛亮》《孟姜女》《唐伯虎》等，在畲族社区广泛流传。1913年，山民会馆（后改称“福宁三明会馆”）经过整顿，成为闽东、浙南等畲族主要聚居区的同族性团体。年近花甲的钟学吉被公举为董事。由于他交友更广，创作愈丰且日臻成熟。他率先根据畲族真人真事编成小说歌

《钟良弼》，鼓舞当时闽、浙畬民反抗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在畬族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19年，会馆迁入城内，从此成为畬族民间公益团体与公共活动中心场所。此时，钟学吉年逾花甲，却经常住馆，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地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同时把畬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各处来的宗人则利用住馆之便，大量转抄，迅速传播。以至当时有“有山哈人（畬民）的所在，就有钟学吉的歌”之说。钟学吉这一时期所撰歌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空前的高度。其中作于1919年定稿于1920年的《末朝歌》，在畬族长篇叙事歌（历史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歌叙述各个朝代的历史，着重叙写清朝政府的**和民国初年军阀统治带给人民的灾难。

147. 第十一章畬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9）

民国13年，钟学吉病逝于白露坑。钟学吉为弘扬畬族民族文化和畬汉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省、县有关部门，多次派员深入掘、整理钟学吉传世作品百余篇。《中国大百科全书·畬族文学》以及《畬族简史》《畬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均对其创作的《末朝歌》《钟良弼》《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蓝佃玉》（亦称《九节金龙鞭》）等优秀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二、“乡里矜式”蓝宝成

蓝宝成（1844～1925年），字韶九，小名培连，云和县杉坑岭人，畬族。清光绪八年（1882年），蓝宝成科举中试，拔为贡生，为云和县畬族先例。曾任石门县（今桐乡县）儒学正堂，后辞官返里，兴办教育，在杉坑岭村创立畬汉共学村塾，亲自执教，培养人才。其门下多出才俊，如清末贡生蓝应东，留学日本的饶益三、诸葛鸿，天台县长张知杰等都出其门下。

蓝宝成不仅是浙南教育名家，而且热心地方公益事业，赠资营建云和宾阳桥，主持修建县城魁星阁、狮山培峰亭和梅垄口天正寺

等。1919年，偕同蓝清秀、蓝应东、蓝润清、蓝马养、蓝殿颢等，分赴温、处两府诸县同姓家族募资，在云和县大庆寺后旧麻风院兴建蓝氏宗祠。

1913年，霞浦“山民会馆”聚各地头面人物，拟把“福宁山民会馆”办成真正的同族性团体。蓝宝成极表赞同，于次年引荐其刚从浙江政法学校毕业的次子蓝文蔚来霞浦，参与办理有关事务，并支持蓝文蔚住馆，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的名义无偿为闽、浙畬族民众诉求合理权益，受到畬族民众的普遍赞誉。

蓝宝成是清末民初浙江省畬族知名人士，在处、婺各州县畬族中尤负盛誉。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浙江布政使为其题赠“贡元”，云和县知县洪承栋题赠“学衍箕裘”。1923年，中华民国大总统为其题“乡里矜式”等匾额。这些题赠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名流对蓝宝成学识、人品的肯定与褒扬。1925年9月，蓝宝成病逝家中，终年81岁。

三、“开国将军”蓝庭辉

蓝庭辉（1913～1983年）将军是畬族仅有的两个共和国“开国将军”之一，1912年生于上杭芦丰畬族乡。1929年，“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朱、毛红军从井冈山挥师闽西，进入上杭，18岁的蓝庭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补充大队副大队长，红十二军一〇五团特务连连长，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特务连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营部文书、团部文书、团部书记、团部技术书记。参加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遵义和强渡乌江等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连政治指导员、苏鲁豫支队第三大队第三营政治教导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政治部组织科长、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43年进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参加过平型关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后，历任嫩江军区参谋长，齐齐

哈尔城防司令员，辽东军区第三纵队第九师副师长、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三师代理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总务部政治委员。在此期间，参加过临江、辽沈、广西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第二一四师政治委员。1952 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委。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七师师长、第一军副军长。1960 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历任铁道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 年晋升为少将，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3 年因病逝世，享年 70 岁。

148. 第十一章畬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0）

四、“开国将军”雷钦

雷钦将军 1915 年出生于有“将军之乡”美誉的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镇），是畬族仅有的两个共和国“开国将军”之一。***1930 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红军独立师一〇三团宣传员，兴国模范师连政治指导员。1934 年进入红军大学第三期学习。毕业后任红一方面军总部警卫营政治委员、总部侦察科政治指导员、总部侦察队队长。当选为中央苏区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三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 年 11 月，雷钦奉命参加西路军西征，调西征总指挥部调统科任科员，参加了永昌、临泽、沙河堡倪家营、黎园堡、石窝等多次恶战。西征失败后，穿过重重险阻回到延安红军总部。1937 年进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队学习。毕业后留任抗大总校二大队干事、政治指导员、第四大队政治协理员、协理股长兼八队指导员、三大队政治委员、抗大政治部科长。1945 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太行地区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通信联络处政治委员、军区补训一旅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野战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政治委员，铁道公安第二十一师政治委员，第一九〇师政治委员。1961年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当选为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五、位畬族省级领导蓝荣玉

蓝荣玉（1914～1980年），福建上杭芦丰畬族乡人，畬族，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29年7月，蓝荣玉参加少年先锋队，任队长。1931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

蓝荣玉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1年任共青团团委干事，1932年任根据地省保卫局执行科审判员。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福建军区独立2团特派员，福建省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科员。1934年任连城庙前检查站站长，武北独立团特派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任明光支队特派员，杭代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任新四军第2支队保卫科科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法处副处长，新四军第1师政治部锄奸保卫部部长。1945年任新四军第6师16旅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苏南军区第2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任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24军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蓝荣玉任福建省民政厅厅长，福建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7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监委书记（1963年2月起）。1955年1月至1956年3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兼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55年2月起）。1956年3月至1967年5月，任福建省副省长兼省政协副主席。“文化大

革命”中受冲击。1968年8月至1979年12月，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4月至1971年4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4月至1980年8月，任福建省委常委。1979年12月至1980年8月，任福建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8月7日蓝荣玉因积劳成疾，病逝于福州，享年66岁。

六、“后勤才俊”雷浩北

雷浩北（1914～1967年），又名雷利声，福建省上杭县才溪溪北村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司务长、副官，副官主任，团供给处处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军队做后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四野四十九军后勤部副部长。雷浩北长期担任后勤工作，为我军的展壮大和对敌作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堪称是后勤才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浩北任中国民航局商务处处长。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畬乡虽然地处偏僻，文化落后，但同样可谓是“人才辈出”。除上述各代知名人物，畬族在当代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将军、教授、艺术家、政治人物，如工程机械液压与液压传动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廷修，著名软科学专家雷德森教授，著名画家钟长生，著名画家、教授钟志金，等等。因人数较多，不再一一介绍。

149.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

畬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渊源虽有争议，但一般认为与南蛮、东夷或百越有密切关系。***比较明确的有关畬族的历史文献，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史籍和民间文献之中。二十四史中，有关畬族的史料不多，直接以“畬”相称的更有限，而又以《元史》为典型。《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则通例以“蛮僚”称之。而清以前闽、粤、浙、赣相关地区的地方志中，关于“畬民”

“僜人”“僜民”“畬僜”的记述却十分普遍。为数不多的私人著述中，有关“畬民”“僜民”的介绍似乎更为详细。进入民国之后，不少地方，如闽西、赣南的地方志中关于畬族的记述在逐渐消减，这可能与民族融合现象有关。但民间关于畬民的研究却似乎一时成为风潮，出现了不少关于畬族社会生活的民族志调查文献，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民国时期畬族人民生活的重要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民族识别、民族自治和民族展的需要，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又出版了一批关于畬族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各方面研究的重要书籍。此外，自明清以来，编撰了众多以畬族宗族为单位的族谱资料。所有的这些，都是畬族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第一节清以前重要文献

清代以前，有关畬族的记载主要散见于部分正史、相关地方志和少量的私人著述中，专门记述畬族的文献是凤毛麟角。

一、《漳州谕畬》

作者刘克庄（1187～1269年），字潜夫，号后村，莆田城厢人，是南宋一位著名的爱国诗词家，创作了大量悲壮激昂的爱国诗词。他继承了辛弃疾的革新精神，同时又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此外，他还是南宋后期的一位贤臣，爱国爱民，为人正直，为当时的学者所敬仰，为后人所传颂。刘克庄生前曾自编文集，嘱林希逸为序，继有后、续、新三集，其季子山甫汇为《大全集》200卷。《四部丛刊》收《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漳州谕畬》被收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刘克庄的《漳州谕畬》被普遍认为是最早以“畬”“畬民”称呼畬族先民的文献。该文的背景是：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生了畬民起义，最终卓德庆率领官兵战胜了畬民义军，平息了民乱。为刻制石碑表彰“清白之吏”卓德庆的功业，刘克庄写了这篇《漳州谕畬》文稿。《漳州谕畬》文中不仅对溪峒、畬进行了较

详尽地分类介绍，同时对畬民起义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并对畬民遭受的歧视和盘剥给予了一定的同情。

虽然《漳州谕畬》以歌颂卓德庆的功业为目的，但作为最早对畬族情况进行详细介绍的文献，它在畬族历史和畬汉关系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

作者文天祥（1236～1283年），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南宋民族英雄，初名云孙，字天祥。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又有号浮休道人。官至丞相，封信国公。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元兵南侵、临安危急时，他在家乡招集义军，坚决抵抗元兵的入侵，后不幸被俘。被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著有《文山先生全集》《文山乐府》《文山全集》等。《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收入《文山全集》卷11。

《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对广东潮州畬族作了记载，说“潮语漳、汀接壤，盐寇輦民群聚”，是最早以“輦民”称呼畬族的历史文献，在畬族研究中多与刘克庄的《漳州谕畬》相提并论。

三、《五杂俎》

《五杂俎》是明代谢肇淛撰的一部随笔札记。全书共16卷，分类记事，计有天部2卷、地部2卷、人部4卷、物部4卷、事部4卷。该书不仅有读书心得和事理分析，还记载了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有利于我们研究明代的社会状况。其中也涉及了福建畬族的分布和风俗，成为我们了解明代畬族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

150.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2）

四、《永春县志》

《永春县志》是明万历年间许兼善修，朱安期纂，共 12 卷。
***许兼善，南直隶华亭（今上海松江）举人，万历二年（1574 年）任永春知县。朱安期，字士和，号省简，福建晋江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进士。在《永春县志》卷三《风俗》中，对当地畬族的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作了较细致的记述，学者在研究畬族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生活时，多引用其中资料。

五、《南荣集》

《南荣集》是明朝晚期熊人霖著。熊人霖，字伯甘，别字鹤台，江西进贡人。明崇祯十年（1637 年）进士，次年任义乌知县。熊人霖天性勤奋，他载星视事，夜半方息，留下了不少诗文。熊人霖在任时，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已是风雨飘摇。古老义乌的老百姓，更是屡遭兵端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义乌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老百姓纷纷外出觅食谋生。明末清初，贫困的菁民起义不断，在崇祯年间，由于生活所迫，闽、浙、赣一带以畬族为主的菁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时任义乌县令的熊人霖参与镇压和平息这次起义，并写了《平菁寇凯旋叙》以记其功绩。但熊人霖也感到仅靠镇压不是办法，思考的结果，形成了《防菁议》。二文均收入《南荣集》中。《平菁寇凯旋叙》《防菁议》二文对菁民的来源、生计、风俗等有详细的介绍。因为菁民的主体是种菁为生的畬族山民，因而《南荣集》也就成为我们了解明朝晚期畬族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

六、《漳浦县志》

《漳浦县志》是清康熙年间陈汝咸修，林登虎纂。陈汝咸，鄞县人，康熙三十年（1691 年）知漳浦县。林登虎，漳浦县人，举人，曾任山西临汾知县。

福建漳浦县是畬族传统上重要的聚居地，林登虎所纂《漳浦县志》对畬族的历史记述颇多，特别是对苗自成、雷万兴、蓝奉高等畬民起义及陈政、陈元光出镇漳州，记述详尽，成为研究畬族历史

的重要史料。

七、《云霄厅志》

《云霄厅志》是清嘉庆年间薛凝度修，吴文林纂。《云霄厅志》的“艺文”“宦绩”中涉及到不少关于畬族的记载，尤其是在“艺文”中收入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该文对唐代漳州一带的畬民的生计、风俗、分布等状况和畬汉关系有较详细记载，是研究畬族唐代的历史状况和畬汉互动的重要史料。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陈元光的《请建州县表》是后人的伪作¹，《云霄厅志》的史料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然而，这些学者关于《请建州县表》是伪作的证据仍然是不够充分的，其论述也还存在诸多纰漏。因此，完全推翻《请建州县表》和《云霄厅志》的史料价值的观点，仍是值得商榷的。

八、《临汀汇考》

《临汀汇考》是清道光年间杨澜撰，共四卷。杨澜，字蓉江，号二棋，福建长汀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恩科举人。

《临汀汇考》约清道光中期编撰。全书四卷，分十五门，约12万字。记汀州府及其所辖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八县事。全书行文注重考证，建置门所记较其他方志核实。杨澜对少数民族不持偏见，目具卓识。在卷一《方域考》、卷三《风俗考·畬民》中，还专门对汀州畬民的风俗、历史和贡献作了专门考证和记述，并对畬族的社会变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临汀汇考》为我们今天了解清代及以前汀州一带畬族的面貌提供了许多可信的资料，是畬族研究的重要文献。

九、《景宁县志》

《景宁县志》是清同治年间周杰、严用光编纂。景宁是浙江畬族最集中的地区，目前也是我国唯一的畬族自治县。该志卷一二《风土·畬民附》专门对当地畬民的族群来源、生计方式、社会生活和

民俗风等作了记录。如志书中写道，景宁畲民“佃耕以活，邑之陇亩，其所治者半”，生动地体现了畲民对景宁经济社会的贡献，是研究浙江畲族的重要史料。

151. 第十二章畲族的重要文献（3）

十、《南越（粤）笔记》

《南越（粤）笔记》是清李调元著，共十六卷。李调元（1734～1802年）字羹堂，号雨村，四川锦州罗江（今德阳县）人。乾隆嘉庆年间著名诗人、文学家、戏曲家，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两江主考，提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反对刘培章任监利典史，被调任广东学政提学使。后因秉性刚直，得罪权臣和珅被充军伊犁戍地，终因被谤，推母老辞归故里，专心著述，与袁牧、赵云松、王梦楼并称“林下四老”。68岁病逝。李调元的著述颇丰，特别是在广东两年，广泛收集民歌，采访岭南风土轶文，著成《南越笔记》《粤风》，记录南粤地方风俗民，为我们了解清代广东地方文化提供了便利。其卷七对马人、瑶人、獐人、黎人、畲人、蛋家等少数民族的社会况和风俗民作了专门的记述，是今天了解清代广东畲族状况的重要资料。

十一、乾隆版《古田县志》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古田县令辛竟可倡修，共八卷八册。卷二《风俗畲民附》专门介绍古田畲族的社会风俗，是今天了解清代古田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十二、光绪版《处州府志》

清光绪潘绍诒修，周荣椿等纂，共三十卷。处州即今浙江省丽水市的故称，是浙江畲族最主要的聚居区。因此在《处州府志》中，记录有大量关于畲民的经济、社会 and 风俗的资料、诗文。

十三、浮云《畬客风俗》光绪三十一年石印本

浮云是魏兰的笔名。魏兰（1866～1928年），字石生，浙江省云和城中街铺人。辛亥革命志士，曾与蔡元培、陶成章一起在上海创立光复会，在各地演说慷慨陈词，晓知民众反清大义，创办“利用实业织布学堂”“云和习艺所”。一生为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两次东渡日本，六载常驻南洋，西走长江，北上燕京，荡尽祖业，历尽艰险，兴办学校，开创实业，为振兴中华而鞠躬尽瘁。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魏兰是第一个用现代人类学方法去研究畬族的人。《畬客风俗》是魏兰先生关于畬族文化和风俗的研究力作，也是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畬族研究专门文献。云和及其周边地区是浙江畬族的主要聚居区，魏兰先生以其身处畬区的便利条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浙南畬族的宝贵资料，特别是关于畬族族称的记录和讨论，几乎成为后来的畬族研究者必引的资料。

此外，重要的方志还有：嘉靖《惠州府志》、乾隆《福宁府志》、乾隆《永春县志》、乾隆《汀州府志》、光绪《永泰乡土志》、道光《罗源县志》、道光《建阳县志》、光绪《福安县志》等。

第二节民国时期重要文献

民国时期除了方志，还出现了一些早期的民族志调查资料。虽然数量不多，而且多局限于局部地方的调查，但这是对畬族社会进行有组织的社会调查的开始，不仅一改过去史志中多以传为主要来源的叙述方式，大大加强了资料的可信度，扩大了畬族文献资料的种类，而且对畬族社会况记录也更为深入、全面，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关于畬族社会况的可信资料。因此，民族志调查文献的出现，可以说是畬族研究的一大突破。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与民间民族志调查兴起相反，民国时期地方编撰的方志反而越来越少出现关于畬民的记载了。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经过长期的互动，畬族已经与当地汉族差距越来越小，以至于作为一个族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有关，畬族

不在“五族”（汉、满、蒙、回、藏）之内，自然是不会被作为独立的族群加以关注的。这一时期关于畬族的重要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畬民调查记》《括苍畬民调查记》

《畬民调查记》（表于 1924 年《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7 号）和《括苍畬民调查》（载于 1925 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 1 卷第 4、5 期）二文是早期民俗学家沈作乾先生在浙江南部畬族聚居区进行民族志调查的基础上所写成的调查报告。报告对浙江丽水一带畬族的语、社会生活、文化风俗等进行了忠实的记录和介绍，对我们了解和研究 20 世纪初浙江畬民的生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152.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4）

二、《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

《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是曾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学者哈·史图博和他的中国学生李化民所著的一本畬族民族志文献。在 1929 年夏天，史图博和李化民克服交通、生活等诸多艰难，从上海坐船出，在温州登陆，途经处州、云和，来到浙江省的偏僻山区，深入浙南景宁敕木山畬族地区开展民族学考察。在景宁县城一对银匠父子陪同下，他们来到景宁敕木山村，与村民同吃同住 6 天。走访了暮垟湖村（周湖）、敕木山等畬族村，勘察了汤氏庙，登上敕木山顶。通过细心地搜集查证，忠实详尽地记录了当时畬民的生活起居，撰成《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一书。《调查记》对景宁敕木山畬民的民族渊源、服饰饮食、农耕生产、体质特征、婚丧风俗、图腾祭祀、语民谣都作了详尽记述，并留下珍贵的照片，是研究我国畬族的宝贵学术文献。

三、《建德县志》（1919 年）刊本

《建德县志》共十五卷，一卷，附二卷。夏日璈等修，王韧纂。王韧（1870～1966年），男，建德乾潭人。从小好学，考取秀才后补廪生。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乡试中副榜，曾任浙江省视学、严州双峰书院院长。民国任《建德县志》总纂。新中国成立后，曾受聘为建德县文史馆馆员，建德县第一届政协常委。在《建德县志》卷三《风俗志》中，记录了大量当地畬族的风俗，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畬族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龙游县志》（1925年）刊本

《龙游县志》是民国十四年余绍宋纂，共二十三卷。余绍宋（1883～1949年）字越园，浙江龙游人，生于浙江衢州。日本东京法政林学毕业。宣统二年（1910年）回国，以法律科举人授外务部主事。民国元年任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兼教习。翌年赴北京，先后任众议院秘书、司法部参事，次长、代理总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北京美术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法政大学教授、司法储材馆教务长等职。1921年，应聘主纂《龙游县志》，力避讹伪，“无征不录”，四年成书，为方志界推重。在卷二《地理志·风俗》较详细地记载有关当地畬民的风俗，对我们今天了解浙南一带民国时期畬民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节当代重要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了落实少数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关于畬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力作，使畬族研究踏上了一个新的里程。

新中国的畬族研究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配合民族识别所开展的畬族民族志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调查报告和在调查报告基础上书写的史、志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还有部分地方在开展畬族民族成分识别工作，如闽西、湖南、贵州等地的畬族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识别的，

但畬族的民族识别大致来说已经基本完成，畬族研究也从主要为民族识别而开展的民族志调查转到畬族的文化研究和社会展上来。

这一时期的畬族研究的内容极为广泛，重要的论题包括综合性的民族志调查研究、畬族文化研究、畬族族源与历史研究、畬族与客家关系研究、畬族语研究、畬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畬族医学研究等多个方面。然而，不同论题研究的成果形式和成果数量有较大的区别，总体来说：呈现出综合性成果多，专题性成果较少；文化历史研究成果多，社会经济研究成果较少；研究论文较多，专著尤其是有创新的专著较少的特点。

一、重要的系列丛书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畬族研究出版了不少系列性的丛书。系列丛书规模大，涉及面广，主题鲜明，是全方位了解和研究畬族的重要著作。

1. 民族问题五套丛书

民族问题五套丛书是在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1956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全国确立并占支配地位，变革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经济形态的时机已经成熟，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被提上日程。****出倡议，希望民族工作者到少数民族中去，把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其变革过程，记录下来，进行整理和研究，加以长期保存。在**主席的倡议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亲自负责，成立“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办公室”，一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被组织起来，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民族工作干部、高等院校师生，被编入8支调查队伍中。两年后，调查组增加到16个。这次调查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区域之广、规模之大、投入人员之多、收集资料之丰，可谓空前绝后。

153.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5）

经过 8 年的努力，到 1964 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基本结束。这次调查的结果，16 个调查组共完成调查资料 340 多种，计 2900 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 100 多种，计 1500 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此外还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在这几千万字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即各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应运而生，初稿共 57 本。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对这些资料的进一步整理、研究工作。

1978 年，刚刚恢复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浩大的计划：在民族问题三种丛书的基础上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套丛书。前后有 3000 多人的编写者以及 32 家出版社参与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到 1991 年 10 月，民族问题五套丛书正式出版。全套丛书共计 405 本，字数超过 8000 多万，共行 183 万多册。

民族问题五套丛书分别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民族问题五套丛书记录了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 21 世纪初的历史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汇集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权威的大型综合性丛书。

民族问题“五套丛书”关于畬族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中国少数民族》——该书全面总述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基本况，也是最早对畬族进行全面介绍的权威著作。作为整套“民族问题五套丛书”的提纲挈领之作，该书的出版，为国内外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本权威性、综合性、基础性的读物，对于普及民族知识、宣传民族政策、开展民族研究、推

动民族工作，挥了积极的作用。

《畬族简史》由《畬族简史》编写组编，是关于畬族历史展的简要介绍。对于畬族来说，《畬族简史》是他们自古以来第一次有了文字记载的本民族史。该书 1980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 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修订版。

《畬语简志》由毛宗武、蒙朝吉编著，是介绍畬族语使用况，语音、词汇、语法等特点的著作，该书填补了畬族语研究史的空白，对后来畬族语和文化的研究有重要影响。但近年来不少畬族学者对其研究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其以只占畬族极少数人口的广东增城、博罗一带的畬族作为调查对象所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代表性。《畬语简志》在 1986 年民族出版社初版，2009 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修订版。

《景宁畬族自治县概况》由本书编写组编写，2007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主要介绍了浙江省景宁畬族自治县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与社会变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农业经济、工业、交通通信、财政金融、贸易、旅游、对外开放、社会事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扶贫等基本概况。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畬族自治县，因而《景宁畬族自治县概况》对于了解畬族的经济、社会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由施联朱教授主编，1986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 20 世纪 50 年代和 80 年代进行畬族民族识别时所做的大规模社会调查的调查报告集。除了多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外，书中还附有大量历史文献中关于畬族的文字记载资料。《畬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关于畬族的最早的有组织的社会调查文献，因资料翔实、丰富、权威，成为畬族研究的经典参考文献。2009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修订本。

2. 畬族研究书系

“畬族研究书系”是我国部畬族研究丛书，由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联袂策划，邀请了畬族研究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编写而成。“畬族研究书系”不是对畬族文化进行面面俱到的通俗性介绍，而是对畬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论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畬族历史、文化，以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反映出当代畬族研究的水平。

154.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6）

“畬族研究书系”整套丛书共 6 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分别为以下几种。

《畬族语》由游文良著，是《畬语简志》外的另一部畬族语研究力作。与《畬族简志》不同的是，作者认为全国畬族分别使用两种畬语。《畬族语》论述了占全国畬族总人口 99%的畬族所使用的畬语，其中的不少观点对前人的结论提出了挑战。全书正文分为语音、词汇、语法、古畬语考、畬族语与汉语客家方、畬族语与畬族居住地汉语方和畬族语与畬族文化共七章内容，资料丰富，观点新颖，是近年来畬族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畬族音乐文化》一书是蓝雪菲博士攻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业时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畬族音乐的专题研究专著。全书共分五章，内容包括：畬族音乐史迹追踪、畬族音乐的类别及其艺术特点、畬族音乐的特质、畬族音乐与周边民族音乐的关系、畬族音乐的现代化问题。作者以其深厚的音乐理论功底，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畬族的音乐形态、畬族音乐和周边民族音乐的互动问题，不仅是畬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也是近年来我国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畬族与瑶苗比较研究》一书是著名民族学家吴永章民族比较研究的力作，作者通过十四章内容，对文化较为近似的畬、瑶、苗三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比较涉及畬、瑶、苗三

个民族的族源迁徙、族称与分布、历代王朝的治理政策、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与习惯法、社会生活、畲与瑶、苗的教育、医药与武术、语与文字、民间文学、音乐与舞蹈、婚姻与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

《畲族风》由雷弯山著，该书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畲族传统文化的产生与流变，包括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传统节日、人生礼仪、文学艺术、传统体育等。

《畲民家族文化》由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福建民族》杂志原主编蓝炯熹著。作者以其深厚的民族研究功底和田野调查经历，深入研究了畲民的家族传说、畲民的家族谱系、畲民家族的谱牒、畲民家族的祠堂、畲民家族的祭祀、畲民的家族伦理、畲民家族的风水观念和村落民居、畲民家族与国家政治、畲民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书中引证族谱资料丰富，调查资料翔实，是第一部关于畲族家族文化专题研究的力作。

《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由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重光著。《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一书从历史的角度，对畲族与汉族（客家、福佬）之间的族群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著作主要在宏观层面探析畲汉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畲族整个族群或其代表人物与汉族（客家、福佬群体）之间的冲突、斗争与协作、融合以及其间的此消彼长关系，全方位展示了畲族与客家、福佬之间不同时期的交流与互动，是一部较为全面地论述畲汉关系的民族关系史著作。

3.《闽东畲族文化全书》

《闽东畲族文化全书》是宁德市抢救与展畲族文化的重要成果，由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全书分为畲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乡村、语、歌、民间故事、民俗、服饰、工艺美术、体育、医药、民间信仰和祠堂谱牒文物等 13 卷，共 800 多万字。该书是以畲族文

化普查为基础，按照原文、原物、原汁原味的原则编写而成，客观全面地反映了畬族文化原貌，展示了畬族特色。全书资料性强，对畬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引证价值。

4.《潮州凤凰山畬族文化》丛书

《潮州凤凰山畬族文化》丛书是潮州市委宣传部组织一批专家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历经两年研究而成的一套普及、宣传凤凰山畬族文化知识的大众读物，分为《概貌》《语》《畬歌》《风俗习惯》《民间故事》5册，约34万字，很多内容带有被“抢救的文化遗产”的性质，非常珍贵。

155.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7）

二、重要专著

随着畬族研究的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少畬族研究专著。***这些著作不仅是作者从事畬族研究的学术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期畬族研究的基本面貌，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学术资料。

1.《畬族史稿》

蒋炳钊著，由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继《畬族简史》之后的第二部畬族历史专著。作者吸收同行学者研究的新成果，提出自己独特见解，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新颖、线条明晰。总结了40年来畬族史研究成果，这标志着畬族历史研究新阶段的开始。《畬族史稿》全书分为二十一章，对畬族的来源、历史的迁徙、社会历史面貌、民族关系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作了详细而深刻的阐述，对畬族社会的文化习俗、文学、舞蹈、宗教信仰、婚俗、葬俗、服饰艺术、畬族历代社会经济状况，也有较全面的反映。对畬族族源诸观点的深刻了解和评述是《畬族史稿》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作者对畬族古史研究也体现了深厚的史学功底。

2.《畬族》

施联朱著，民族出版社 1988 年出版。该书是民族出版社“民族知识丛书”之一，以通俗易懂的语，对畬族的族源族称、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艺术、体育、习俗和信仰以及畬乡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是最早对畬族进行全面介绍的学术专著。

3.《畬族风俗志》

施联朱编著，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畬族风俗志》是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组编的“民俗文库”大型丛书之一，是第一部较为全面地介绍畬族风俗习惯的专题著作。作者是畬族民族识别和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专家，曾多次深入畬族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4.《闽东畬族故事》

肖孝正主编，由宁德文学集成编委会 1990 年编印。该书是闽东畬族的民间故事汇集，对畬族文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5.《闽东歌谣集成》

肖孝正主编，由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5 年出版。该书是闽东畬族民间歌谣的汇集，对畬族文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畬族卷》

本书由《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畬族卷》编委会编，雷恒春主编，民族出版社 1999 年出版。该书是艺术学科“八五”时期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内容涉及畬族的历史渊源、经济、政治、语、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教育体育、文学艺术、建筑名胜、

医药卫生等诸多方面。书前还配有 25 幅展现畬族文化的彩色照片，是 20 世纪关于畬族研究涉及领域最广、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最多、介绍最详尽且较有深度的一本著作，大致可以代表 20 世纪我国学界畬族研究的总体水平。

7.《畬族民间文化》

《畬族民间文化》是邱国珍、姚周辉、赖施虬著，由商务印书馆 2006 年出版。本书是对畬族民俗文化进行综合介绍和研究的一部著作，全书既有对畬族史料的梳理辨正，又有对畬族民间文化所有表达形式的调查评介与分析，更有对畬族文化做出的全面整体的价值评估和科学判断。对了解和研究畬族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8.《苍南畬族的源流与分布》

本书是雷必贵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年出版。该书是作者在田野考察基础上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作者先后访问了周边及相邻地区数十个相关畬族迁徙点，走遍苍南县内现有 192 个畬族自然村或居住点，共收集图文资料万余页。丰富的田野资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全书分为“图腾传说”“祥迁徙”“诸姓分布”“百村考略”4 个部分。对浙南畬族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9.《畬族文化述论》

郭志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该书是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文化系列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十三章，对畬族的族源迁徙与分布、社会经济、村落与宗族、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评述，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次总结和升华。

10.《福安畬族方熟语歌谣》

游文良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年出版。书中收入的大部分畬族熟语、歌谣是作者 30 多年来在福安进行畬语调查时陆续搜集的，部分则是选自《闽东畬族谚语》《闽东畬族歌谣集成》及《福安畬族志》。福安畬族的熟语、歌谣非常丰富，入选的熟语、歌谣既照顾到主要类的分布，又突出有特色的内容。作者对收入的熟语、歌谣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对于研究畬族民间文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1.《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

毛公宁主编，民族出版社 2006 年出版。其中《畬族风俗志》由钟伯清编著。《畬族风俗志》一改过去畬族文化研究只重视闽东、浙南等当前畬族主要分布区，忽视闽、粤、赣交界地畬族传统聚居区的做法，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闽西南畬族民俗文化，从而使畬族民俗文化的介绍更加全面、客观。

12.《畬族医药学》

陈泽远、关祥祖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6 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医药丛书”之一，是目前所知最早对畬医进行调查、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在畬医研究和畬族文化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

13.《三明畬族民间医药》

由福建省三明市医学科学研究所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该书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三明地区畬族的民间医药的历史展、现行状况、诊疗特色、用药经验、民间疗法、卫生习俗等进行详细的介绍，并收载常用草药 280 种、动物药 63 种、附方 1457。对畬族民族医学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4.《中国畬族医药学》

雷后兴、李永福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年出版。为了抢救和保护宝贵的畬医药，2001 年浙江省丽水市成立了“畬族医药研究与开”课题组，课题组走访了浙江省丽水、金华，以及福建省宁德，广东潮州，江西铅山等畬族集居地，共调查采访了 200 多名畬族名医和传人，收集到诊治的病种 776 个，处方 1600 多个，畬药 2652 种。这些资料经分析、处理，归并出 450 多个病名，1000 多个处方，1600 多种畬族民间常用药物，总结出了畬医诊治疾病的基本理论、畬医的特色疗法、畬医的常用病名、畬药使用特点及独特性等资料，最后汇编成 40 万字的《中国畬族医药学》一书。全书分为畬族概况、畬医药的历史与现状、畬医药理论基础、畬医常用病名、畬医特色疗法、畬医病症论治、畬族民间常用处方选、畬族民间用药概述、常用畬药等九章内容，是目前为止最为系统地论述畬族的医药学体系的畬族医学专著。

15.《畬族拳》

林荫生、王健民编，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畬族拳》是“中华武术文库”丛书之一，归入“拳械部·拳术类”，全书分为两章：第一章概论，介绍了畬族拳的源流、风格特点、基本理论、健身价值、基本手型步型和要求、基本手法、功法及如何练好畬家拳；第二章畬族拳图解说明，介绍了畬族民间流行的小六步、大六步和七步三种拳术套路。该书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畬族民间拳术的武术专著。

16.《福安市：畬族卷》

龙远蔚等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出版。该书是“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展调查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分 3 篇 14 章。上篇为综合篇，共 5 章，旨在客观反映福安市及福安畬族四十多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展变化，着重反映其现状；中篇为典型调查，共 6 章，包括 3 个畬族乡的调查和比较有代表性的 3 个畬族村调查；下篇为 3 篇专题研究，分别对福安畬族乡村的经济展、民族

教育和畬族搬迁与畬族社区的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7.《畬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

石奕龙、张实主编，为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之一，由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本书比较客观、真实地介绍了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畬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生态环境、历史背景、经济、人口、体质状况、家庭结构、婚姻形态、宗族组织、民间宗教况、法律、建筑形式的变化、口传文化、社区管理、风俗习惯、人生礼仪、教育、科技与卫生等的况，也对畬族研究中的某些与社会事实不符的错误与偏颇进行了切合实际的匡正，是近年来畬族研究中重要的实地调查著作之一。

157.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9）

18.《广东畬族研究》

朱洪、姜永兴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该书是关于广东境内畬族的来源、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书中的一些观点颇有新意。如作者认为，畬族不是外来民族，而是土著民族；“罗浮山、莲花山的畬语是否就是畬族原生型的语，值得进一步研究”等等。这些观点获得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19.《畬族叙事歌集萃》

雷阵鸣、雷招华主编，由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畬族民歌是畬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展进程中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为畬族民间艺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该书是雷阵鸣等所搜集的畬族叙事歌的汇编，全书分神话传说、历史要闻歌、新民歌、生活故事歌等部分。

20.《畬族民间故事选》

蒋风、陈炜萍、陈华文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年出版。该书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之一，书中选编了数十篇流行于畬族地区，畬民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对研究畬族民间文学和中国民间故事流变等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三、重要研究文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畬族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了畬族研究的队伍中，各种不同规格、层次的畬族研讨会先后召开，仅全国性的畬族研讨会就有“全国畬族史学研讨会”和“全国畬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两个系列。每一次全国性的畬族研讨会的召开，都会有数十篇参会者的研究成果得以表，成为重要的畬族研究论文集。此外，各相关研究机构和地方也因各种需要，将特定领域的畬族研究论文汇集成册，成为畬族研究的重要文献。

1.《畬族研究论文集》

施联朱主编，民族出版社 1987 年出版。该书是 1985 年在广东潮州召开的全国届畬族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全书收入了 36 篇有关畬族研究的论文，大部分为讨论会参会论文，部分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表过的论文。这些论文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畬族族源与迁徙历史的研究论文；一部分是关于畬族语研究的论文，较全面地反映了畬族族源诸家之说和语等有关观点。其中，族源与迁徙历史方面的论文占了 30 篇，成为本文集的重要特色。后来关于畬族族源与迁徙历史的观点大都在本文集中有所反映，这也使得本文集成为畬族史研究历程的经典文献。

2.《畬族历史与文化》

施联朱、雷文先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该文集是 1994 年 10 月在景宁畬族自治县成立十周年之际，在景宁召开的全国畬族文化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与《畬族研究论文集》相比，该文集的论文视野更为广阔，涉及历史、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内

容，呈现出畬族研究向多视域转变的特点。

3.《畬族文化研究》

本书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为“八闽文化丛书”之一，由民族出版社 2007 年出版。该书是 2003 年 11 月在宁德召开的畬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集，收文 47 篇，分上下两集。该文集收入了大量畬族研究名家之作，内容广泛，涉及有关畬族的族源、历史、民族关系史、语、民俗、教育、民族心理、民族医药、图腾文化、文献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不少论文还是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成果，有较强的学术性和资料性。

4.《畬族民俗风》

陈国强主编，由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7 年出版。该书是 1995 年 11 月在福建省宁德市召开的“’95 中国闽东畬族风旅游节”畬族风习俗研讨会的论文集。全书共收录 34 篇论文，分为畬族历史文化、畬族文化习俗、畬族歌舞、畬族乡域专题介绍、方志记载与研讨会评述五个部分。

5.《畬族文化研究论丛》

丽水学院畬族文化研究所浙江省畬族文化研究会编，吕立汉主编，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该书为 2005 年 5 月浙江丽水学院主办的全国畬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文章 40 余篇，涉及畬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风、语、文学、音乐、教育及畬族文化的开与应用等内容。

158.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0）

6.《畬族经济研究文集》

本书由福建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1987 年内部版。该文集是

1987年3月在福州召开的全国畬族地区经济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安徽5省的民族干部和专家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探讨了各地展畬区经济的经验和途径。会后参会论文汇编成《畬族经济研究文集》，对畬族民族经济研究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7.《凤凰山畬族文化研究文集》

《凤凰山畬族文化研究文集》由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印，书中系统收集了全国学术界有关广东畬族，尤其是潮州凤凰山畬族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章18篇，约40万字，是全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畬族文化理论专著。

8.《福建省畬族歌会文集》

本书由福建省艺术研究所、福建省群众艺术馆编，1988年编印。该书收录王耀华、刘春曙、蓝雪霏等人的17篇文集，对畬族民歌及畬族历史、习俗、文学、舞蹈进行多方面的介绍、研究，对畬族民歌遗产的抢救与民族音乐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内容丰富、资料全面，是研究畬族文艺的重要文献。

四、地方民族志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畬族民族识别的开展和民族自治县、民族乡（镇）的陆续成立，畬族文化研究和史志编修也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畬族聚居的主要县（市）、乡（镇）都纷纷编纂地方性的畬族民族志，这些民族志详细记录、研究和考辨了当地畬族的来源、历史、文化、经济、生活和社会变迁等方面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各地畬族的社会况和历史面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这些地方性的民族志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雷先根主编：《景宁畬族自治县畬族志》，景宁畬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1991年。

雷弯山主编：《丽水地区畬族志》，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2 年。

俞郁田编纂：《霞浦县畬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黄集良主编：《上杭县畬族志》，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蓝炯熹总纂：《福安市畬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陈国强、钟明华等主编：《霞浦水门畬族》，中国人类学会编印 1999 年。

蓝新福主编：《福鼎畬族志》，福鼎民族宗教局编印 1999 年。

铅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铅山畬族志》，方志出版社 1999 年。

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畬族志》，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蓝纯干主编：《宁德市畬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雷恒春主编：《福州市畬族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 年。

雷阵鸣主编：《松阳县畬族志》，松阳县民族宗教局编印 2006 年。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天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福建省福州市畬族志》，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编委会编：《浙江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 1999 年。

五、文史资料集与古籍档案汇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畬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各地、县（市）政协还组织编辑了有关的畬族文史资料，一些地方还将有关畬族的古籍文献和档案资料汇编成册，这些文史和古籍档案资料对畬族历史（特别是革命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这些文史与古籍档案资料包括以下几种。

《建德文史资料第 6 辑建德畬族专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 年 12 月。

《丽水文史资料第 4 辑畬族专辑》（上、下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丽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7 年 11 月。

《景宁文史第 3 辑（景宁畬族史料专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景宁畬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 年 10 月。

159.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1）

《苍南县畬族、回族专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苍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2 年 3 月。

《遂昌文史资料第 7 辑畬族民歌专辑》，浙江省遂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 年 4 月。

《丽水文史资料第 4 辑畬族专辑》（下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丽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7 年 11 月。

朱洪、李筱文：《广东畬族古籍资料汇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陈永成主编：《福建畬族档案资料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2

3

4 “观音露”茶曾获 2002 年中日韩国际茶叶博览会银奖。

? ?

? ?

? ?

? ?

? ?

? ?

t1-1 畬族少女摄影：钟红英

t1-2 被称为“东家人”的贵州畬族

t1-3 漳州乡间常见的“开漳圣王”庙钟伯清摄

t1-4 民国时期浙江景宁的畬族

t1-5 畬族山区的红豆杉钟伯炘摄

t1-6 畬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旧址（搜集中）

t1-7 景宁畬族自治县

t2-1 畬区山民至今保留“爨土为粪”的技术，浓浓的烟雾下，

就是他们的畚耕之所。钟伯清摄

t2-2 畚民采茶忙

t2-3 畚区猎人常用的狩猎土铳钟伯清摄

t2-4 畚区人民既当菜又做药的美味野菜——苦菜，可鲜炒，也可晒干炖汤。钟伯清摄

t2-5 火笼是畚族山区寒冬取暖的必备家什。钟伯清摄

t2-6 畚区山民自制的“熟干”，色深味甜。困难时期是珍贵的主食，现在则成了老少喜爱的零食钟伯清摄

t2-7 畚族新娘的凤凰装钟红英摄

t2-8 畚族山村随处可见风水林。钟伯清摄

t2-8 畚族山区常见的路亭钟伯炘摄

t2-9 畚乡山珍——笋干钟伯清摄

t2-10 南岭金桔钟伯清摄

t2-11 “海上仙都”太姥山

t2-12 漳州岳口街头的蓝理碑郑燕萍摄

t2-13 中华畚族宫外景钟少娟摄

t2-14 赤竹溪庵钟伯炘摄

t3-1 戏曲演出曾经是畚族山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如今则多

为敬神之举钟伯清摄

t3-2 蔚为壮观的畲区梯田

t3-3 畲族山区常见的旱地套种钟伯清摄

t3-4 《畲族医药学》

t3-5 畲族文化名村白露坑的小说歌抄本

t3-6 畲族妇女巧编彩带

t3-7 正在编制火笼的畲族主编能手钟伯清摄

t3-8 畲家拳

t3-9 畲族传统体育“操石礲”

t3-10 畲族银饰制作工艺

t3-11 舞蹈中的畲族巫师

t3-12 贵州畲族的槽耙舞

t4-1 蓝姓畲族祠堂“种玉堂”

t4-2 南岭畲族村钟姓崇德堂下的二房“老屋”

t4-3 操持家务的畲族妇女

t4-4 祝寿用的寿面与寿诞（蛋）

t4-5 闽西畲客混居区寺庙供奉的“吉祥哥”

t4-6 花轿中的畬族新娘

t4-7 南岭畬村的“四月半”游神

t4-8 闽东的牛歇节。钟红英摄

t5-1 中华畬族宫中的忠勇王殿钟少娟摄

t5-2 畬族祠堂中的祖先神位钟伯清摄

t5-3 闽西畬族村中的“伯公”祭坛钟伯清摄

t5-4 畬族巫师

t5-5 种玉堂蓝姓畬族祭祖盛况

t5-6 畬村村口蓄养风水的罗星台和罗星台上的风水林钟伯清
摄

t5-7 畬族族谱中关于尊老爱幼的规定钟伯清摄

t5-8 畬族乡民笃信天命，一般在男孩十余岁时请算命先生“做
流年”。钟伯清摄

t5-9 矗立在中华畬族宫前的畬族族标——龙头祖杖钟少娟摄

t6-1 闽王王审知雕像钟伯清摄

t6-2 沿袭至今的山地套种技术钟伯清摄

160.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2）

t6-3 康熙御文表彰蓝理的“勇壮简易”牌坊郑燕萍摄

t6-4 “筹台宗匠”蓝廷珍府第许金顶摄

t6-5 大陆与台湾盘、蓝、雷、钟四姓同胞寻亲祭祖孟志圣摄

t6-6 福安曾经上演过畬、汉两族人民联合抗倭的光辉历史，今天仍是畬族人数最多的县

t6-7 闽西畬族乡村老屋墙上斑驳可见的“抗日救国五大纲领”钟伯清摄

t7-1 纯朴善良的畬族山民

t6-8 庐丰丰济村天后宫

t7-2 畬族人民劈山为田，为东南山区的开作出了巨大贡献

7-3 以歌为乐的畬族乡民，歌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t7-4 曾经不遗余力镇压畬民起义的王守仁

t7-5 敦亲睦族、团结友善的畬族乡民

t7-6 抗清名将刘中藻墓

t8-1 苏家坡畬族村“平民小学”旧址

t8-2 幸福的畬家儿童

t8-3 宁德市民族中学

t8-4 白露坑的小说歌抄本

t8-5 《畬山风》剧照

t8-6 畬族银饰工艺传承的代表：“珍华堂”

t8-7 福宁三明会馆旧址

t8-8 闽东畬族博物馆

t9-1 上世纪三十年代浙南社区的商铺

t9-2 畬客混居区的畬族村落

t9-3 闽东畬汉杂居的村落

1 谢重光、张春兰：《畬族文化研究的新收获——2009 年全国畬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

1 陈永成：《福建畬族档案资料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 年。

畬族拳摄影：丁立凡

1 参阅《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畬族篇》，民族出版社，1999 年，第 60~68 页。

最迟到 7 世纪初，畬族先民已经在以广东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交界地带繁衍生息。

669 年（唐总章二年）

广东潮州和福建南部生了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领导的畬民

起义，后遭镇压。

681 年（唐永隆二年）

畬汉起义军攻陷朝阳县城，陈元光镇压起义后，“请置漳州，委公（陈元光）镇抚”¹。

708 年（唐景龙二年）

蓝奉高等再次在潮州率众起义，陈元光率轻骑前往迎战，被蓝奉高击伤，不治身亡。

715 年（唐开元三年）

陈元光的儿子陈珣夜袭起义军巢洞，蓝奉高被杀，轰轰烈烈的畬民起义归于失败。

736 年（唐开元二十四年）

设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畬客”。

1209 年（南宋嘉定二年）

十一月，江西爆以畬族李元励为的畬汉人民起义，坚持三年斗争后失败。

1225 年（南宋宝庆元年）

江西赣州爆了陈三枪、钟全为的畬汉人民联合起义，至端平元年（1234 年）起义才被镇压。

1276 年（南宋景炎元年）

宋帝趋潮州，张世杰招义军勤王抗元，许夫人率诸峒畬户响应。

1277 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

七月，陈吊眼、许夫人率领汀漳“诸峒畬军”协助张世杰围攻泉州叛军蒲寿庚，后被元军击破。

1280 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陈吊眼攻陷汀州，杀死元在漳州的招讨使和万户府知事，后退守闽、粤交界的千壁岭，次年被诱杀，起义军被杀达两万多人。

1278 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

闽北爆以黄华为的畬汉人民大起义。因起义军剪文身，故号“头陀军”。许夫人从漳州经闽西转战闽北，加入黄华起义军。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黄华兵败自杀，起义失败。

1288 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钟明亮在广东循州动畬汉人民起义，转战漳、汀、赣诸州，得到福建、江西畬汉人民的广泛响应，“声摇数郡”。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钟明亮病逝，起义失败。

161.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3）

1338 年（元顺帝至元四年）

李志甫（畬族）、黄二使在福建南胜（今南靖）动畬汉人民起义，遭到闽、粤、赣、浙四省官兵镇压。

1516 年（明正德十一年）

谢志珊、蓝天凤在江西上犹动畬汉人民起义，起义军以赣州为中心，与福建汀漳二府，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四府及湖广郴州、桂阳等地义军相呼应，声势浩大。后被王守仁所率明军镇压。

1559 年（明嘉靖三十八年）

倭寇劫掠福建福安等地，遭到当地畬族人民的奋起抗击。

1681 年（清康熙二十年）

蓝理出任征台前部先锋，在厦门训练水师，严肃军纪，严格训练，深得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赏识。

1683 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六月，施琅兵进攻台湾，蓝理率领先锋队，先攻澎湖。蓝理在澎湖拖肠血战，为平定台湾立下功。

1721 年（清康熙六十年）

夏，台湾朱一贵起兵，占据府治。蓝廷珍随总督满保入台镇压，采取“止歼渠魁，余勿问”的分化战术，经过七天激战，平定台湾全岛。

1858 年（清咸丰八年）

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攻入浙江，克江山、常山、开化、遂昌、处州、云和、景宁、龙泉等地，当地畬民积极配合，打击清军。赵起、朱秀三在平阳组织“金钱会”，宣布接受太平军号令，展迅速。

1861 年（清咸丰十一年）

赵起等率“金钱会”在平阳县钱仓起义，占据平阳县城。后攻入温州，围瑞安，陷福鼎。1862年，金钱会起义被镇压。

1869～1895年（清同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一年）

闽东的罗源、福安，浙南的浙江丽水，闽北的建阳、古田，生多起畬汉人民反洋教、捣毁教堂事件。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山民会馆”在福宁府（今福建霞浦）成立，为闽东、浙南等主要畬族聚居地的民间公益团体和多功能公共活动场所。

1915年

闽东福安畬汉人民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主义运动。同年，景宁畬族群众联合汉族农民工3000多人攻打县城，捣毁烟酒稽征所。

1921年

彭湃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当地畬汉人民积极参加农会组织，建立农民自卫军，开展减租、抗捐、退押以及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1927年

秋，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在畬乡东固建立。冬，**浙西特委在兰溪成立，领导遂昌等地畬汉人民革命斗争。

1928年

5月，江西崇贤畬汉农民暴动，并取得胜利。7月，浙西湖山

区农民暴动。

1929 年

**、朱德领导的红军第四军三次入闽，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闽西畬族群众踊跃参加革命斗争，仅有 1.6 万人的才溪乡，就有 3762 人参加红军，其中不少是畬族青年。

1929 年

7 月，在红四军一纵队的帮助下，才溪暴动成功，畬民雷标三当选上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4 年

闽东独立团与第十三独立团合编为闽东独立师，共 1500 多人，其中不少是畬族同胞。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闽西大量畬族青年随军远征，闽东红军也撤离北上抗日。

1935 年

10 月，红军挺进师政委刘英率领队伍到达平阳县，在福掌等畬族村建立党组织，一批畬族群众加入了中国**，并开展抗租、抗税、抗粮的斗争。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畬族聚居的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和

安徽各省各级人民政府都设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事务处等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包括畬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事务。

1952 年

福建省人民政府完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畬族调查报告《畬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况》。

162.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4）

1953 年

2 月，福安县人民政府在第十一区的畬族聚居地批准成立畬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个畬族自治政府。***

8 月，以施联朱为组长的畬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开始奔赴浙江景宁、福建罗源、漳平等地进行为期 3 个月的畬民识别调查。

1956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畬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畬族从此有了自己正式的、合法的民族身份。

1957～1958 年

福建、浙江等遵照 1955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在中国畬族人口最多的闽东北和浙西南先后建立了 50 个畬族乡人民委员会。

1984 年

6 月 30 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浙江省景宁畬族自治县，成为中国

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畬族自治县。

1991～1993 年

湖南省认定桂东、汝城、炎陵等县 2525 人为畬族。

1996 年

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黔东南麻江、凯里等地 40000 多“东家人”的民族身份被确定为畬族。

2000 年

2 月，浙江省景宁县文联副主席沈毅作词，泰顺文联副主席董夫腾作曲的畬族新歌《畬山风》获浙江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01 年

9 月，《畬山风》荣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创作金奖和演出金奖。

2002 年

7 月，景宁县“竹筒装·畬酒”荣获届中国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银奖。

2006 年

5 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畬族民歌”“畬族小说歌”等 3 个项目入选。

2008 年

6 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畬族医药”“畬族服饰”等 4 个项目入选。

2009 年

10 月，由福建省文化厅、**宁德市委、宁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全国畬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宁德市召开。

2011 年

5 月，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畬族的“瑞云四月八歌会”（福建福鼎）、“畬族民歌”（浙江泰顺县）和“畬族银器制作”（福建福安）入选。

（一）史志、笔记、著作

1。（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第 213 册，商务印书馆，1926 年影印本。

2。（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弘治三年刊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3。（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雅书局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4。（清）张廷球纂修：《龙岩州志》，乾隆三年刊本，龙岩市方志委整理，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 年版。

5。（清）曾日瑛修、李绂纂，王光明、陈立点校：《汀州府志》，乾隆十七年刊本，方志出版社，2004 年版。

6。（清）周杰：《景宁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

7. (清) 周荣椿:《处州府志》, 光绪三年刊本。
8. (清) 杨澜:《临汀汇考》, 光绪四年刊本。
9. (清) 褚成允:《遂昌县志》, 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10. (清) 浮云撰:《畬客风俗》, 民国八年(1919年)刊本。
11. 王韧纂:《建德县志》, 民国八年(1919年)刊本。
12. 余绍宋:《龙游县志》, 民国十四年(1925年)刊本。
13. 史图博、李化民著, 张世廉译:《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1984年。
14. 施联朱主编:《畬族社会历史调查》,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年。
15. 施联朱著:《畬族》, 民族出版社, 1988年。
16. 施联朱编著:《畬族风俗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年。
163.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5)
 17. ***施联朱主编:《畬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1987年。
 18. 蒋炳钊著:《畬族史稿》,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年。
 19. 施联朱、雷文先主编:《畬族历史与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年。

20. 陈国强主编：《畬族民俗风》，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 年。
21. 雷恒春主编：《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畬族编》，民族出版社，1999 年。
22. 蓝雪霏著：《畬族音乐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3. 谢重光著：《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4. 蓝炯熹著：《畬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5. 邱国珍、姚周辉、赖施虬：《畬族民间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 年。
26. 毛公宁主编，钟伯清撰：《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畬族风俗志》，民族出版社，2006 年版。
27. 福建省炎黄研究会等编：《畬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 年。
28. 郭志超：《畬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二）研究论文、调查报告

1. 沈作乾：《畬民调查记》，《东方杂志》21 卷第 7 号，1924 年。
2. 黄向春：《“畬/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史中的“蛮僚一畬”叙事为例》，《学术月刊》2009 年第 6 期。

3. 曹大明、马信强：《历史记忆的张力——盘瓠传说对畬族游耕农业的延续》，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

4. 肖芒、郑小军：《畬族“凤凰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5. 郭志超：《畬族文化展：经验与战略》，《宁德师专学报》，2009年第4期。

6. 姜永兴：《畬族族源、迁徙及盘瓠的新探索》，《韩山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7. 何光岳：《盘瓠氏的起源及对葫芦的运用和崇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8. 蓝颐宗、山月：《试论畬族音乐的源流、种类、特点与展趋向》，《丽水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9. 谢重光、张春兰：《畬族文化研究的新收获——2009年全国畬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宁德师专学报》，2010年第1期。

10. 黄向春：《畬族的凤凰崇拜及其渊源》，《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

11. 蓝雪花：《畬族凤凰崇拜及其源流初探》，《闽西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2. 蓝焰：《畬族巫术文化中的陈靖姑信仰——以福州、宁德畬族乡村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

13. 姚周辉：《畬族民间文学中的反世俗迷信主题》，《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第4期。

14. 季爱娟：《畬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文化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05 年第 5 期。

15. 刘冬：《探寻闽东民族民间工艺的展路径——以福安“珍华堂”为例》，《福建艺术》，2010 年第 1 期。

16. 陈雪飞：《论畬族传统民间舞“传师学师”文化学意义》，《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

17. 郭启熹：《闽西畬族源流初探》，《闽西职业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

18. 余海珍、邱慧灵等：《畬族彩带文化传承与保护》，《装饰》，2009 年第 12 期。

19. 刘大可：《客家与畬族关系再认识——闽西武平县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 年第 12 期。

20. 周大鸣：《从“客家”到“畬族”——以赣南畬族为例看畬客关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第六辑）。

164.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6）

21. ***张晶：《论畬族民俗舞蹈的生态转型》，《东南学术》，2010 年第 1 期。

22. 雷阵鸣、雷银才：《再论把“盘瓠”神话当作畬族史实之虚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6 期。

23. 雷阵鸣、钟进和：《畬、瑶信仰实不同》，《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 年第 4 期。

24. 肖孝正：《再论畬族图腾及其高辛夷史源——兼与“盘瓠

即犬”“畬族狗图腾”说商榷》，福建学刊 1995 年第 4 期。

25. 郭志超：《畬族文化展：经验与超越》，《宁德师专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1 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转引自清嘉庆《云霄厅志》，卷一七，《艺文》。

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七册，《广东上·博罗县》。

3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畬人》。

1 熊人杰：《南荣集》卷十二，《防菁民议上》。

2 清同治《兴化府志》，卷十二。

3 卢建其、张君宾：《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 5 物产》。

1 《广东通志》，卷三三〇。

1 熊人霖：《南荣集》，卷一二，《防菁民议上》。

2 《兴化府志》清同治版，卷一二。

3 卢建其、张君宾：《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

4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一一，《物产志》。

1（清）朱珪修、李拔纂：《福宁府志》卷一二，《食货志·物产》。

1 周杰：《景宁县志》卷十二，《附畬民》，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

2 李拔：《汀州府志》重刊本，卷四五，《丛谈附》，清同治六年（1867 年）。

1《建阳县志》，卷二，《輿地志附畬民风俗》，清道光十二年（1832 年）。

1（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三〇，《艺文志下·诗篇》，光绪三年刊本。

1 庄晚芳等：《中国名茶》，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 年。

1 史图博、李化民著，张世廉译：《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4 年版，第 33 页。

2 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3 页。

1 雷楠：《畬族祖墓》，《潮州日报》，2008 年 1 月 23 日第 c03 版。

1 钟伯清：《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福州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1（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九，《艺文志中·文编三》，光绪三年刊本。

1 清道光十九年（1839 年），修福安潭头前村《蓝氏宗谱》“家范”篇。

2 畬族传统山歌，转引自施联朱《畬族》，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29 页。

3 褚成允：《遂昌县志》，“外篇”。

1（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七册，《广东上·博罗县》。

2 余中英：《古田县志》，卷二一，《礼俗志·畬民附》。

3 杨澜：《临汀汇考》，卷四，《物产考》。

4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三七。

1（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谕畬》。

2 余绍宋：《龙游县志》。

3 周杰：《景宁县志》，卷一二，《风土·畬民附》。

4 《处州府志》，卷三〇，《艺文志下·诗篇·云和杂咏》。

1 童生：读书人；福宁：今霞浦城关。

2 毛布：不让，不给。

3 呆：不好。

4 性：起脾气来。

1 为百姓：庇护汉人。

2 唔可躬：不服气。

3 他今：指畬家人。

1 参阅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闽东畬族故事》，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 年。

2 张研：《中国十大创世神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65.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7）

1 参阅《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周宁县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闽东畬族民间故事》。

2 关于畬族机智人物钟九公的故事，参阅《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闽东畬族民间故事》“状师钟九公”。

1 参阅《中国机智人物故事大观畬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 关于畬族民歌的音调，学界有不同的归纳。如施联朱《畬族风俗志》的介绍和蓝雪霏在《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畬族篇》中的介绍就有比较大的差异。随着对畬族音乐研究的深入，对畬族民间音乐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种差异也是正常的。本书关于畬族民歌调式的介绍，主要参考了蓝雪霏等人的说法。

1 李文珍：《畬歌假声初窥》，载福建省群众艺术馆、中国音协福建分会民族音乐委员会编《福建民间音乐研究》（三），1984 年内部版。

1 《福安畬族志（初稿）·第五编》（打印本），1992 年 8 月，第 192 页。

1 清同治《云和县志》，卷 15，《风俗·畬民》。

1 笔者曾对部分地方畬族直呼父母名字和绰号的现象进行过调查，现这种况主要是由环境造成的。在小孩牙牙学语的成长过程中，

因丈夫和公公、婆婆等家人直呼孩子母亲的名字和绰号，又没有教育小孩如何称呼母亲，小孩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便也以绰号或名字直呼母亲。这种称谓本身并没有歧视或贬义的意思，只是乡间的一种习惯。

1 林国平、彭文字：《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1 实际上，不少地方男女“大生日”的时间是有差别的。如在闽西畲区，一般遵循“男过一，女过十”的原则，即男的“大生日”是在31、41、51、61这类逢1的年份过的，女的“大生日”则在30、40、50、60这类逢10的年份过。当然，农村生日都按虚岁、按农历过的，按周岁来算，则应该是“男过十，女过九”。

1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14页。

1 钟伯清：《多元与和谐：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一个村落民间信仰的实证调查》，《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 根据史料记载，从宋朝起至清朝，历代皇帝先后36次褒封，封号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并列入国家祀典。

1 毛公宁主编，钟伯清撰：《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畲族风俗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863页。

1 参见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闽东畲族故事》，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

2 何子星：《畲民问题》，《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十三号，1933年。

1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2 所谓“两头不见天”，是指早上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晚上天黑得看不见才收工回家。

1 所谓“墨削其名”，即用毛笔将其族谱中的名字划掉。意为将其逐出宗族。

1 施联朱：《畬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

2 何光岳：《盘瓠氏的起源及对葫芦的运用和崇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 年第 1 期；同安荏：《畬旅游示范村人文遗产存在误读》，厦门晚报，2009 年 12 月 20 日。

3 钟玮琦：《畬族史源》，丽水市编印；雷阵鸣、雷银才：《再论把“盘瓠”神话当做畬族事实的虚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 年第 6 期。

1 张慧琴、吴东海：《畬族图腾崇拜初探》，《南方文物》，2005 年第 4 期。

2 黄向春：《畬族的凤凰崇拜及其渊源》，《广西民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

1（清）周杰：《景宁县志》，卷一二，《风土·畬民附》，同治十一年刊本。

166.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8）

1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〇二“梅州”。

2（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物产考》。

3 民国《长汀县志》，卷三十五《杂录·畬客》。

4（清）郭柏苍《闽产录异》。

1 熊人霖：《南荣集》卷十二，《防菁民议上》。

2 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二节。

1 参阅互动百科词条：钟彬，<http://www.hudong.com/wiki/%e9%92%9f%e5%bd%ac>。

1 黄集良主编：《上杭县畬族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147页。

1 施联朱：《民族知识丛书·畬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2 景宁畬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景宁畬族自治县·畬族志》，1991年，第144～146页。

1 何子星：《畬民问题》，《东方》杂志，1932年第三十三卷第十三号。

2 王道：《畬族民族性格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5期

3 参阅郭志超：《畬族文化评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35页。

1（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谕畬》，四部丛刊本。

2（清）陈朝曦修：乾隆《长汀县志》卷二十四，范绍质《猺民纪略》。

3 道光《建阳县志》卷二《輿地志·附畬民风俗》。

1 (清)周杰,严用光编纂,同治版《景宁县志》卷一二,《风土·畬民附》。

2 王虞辅:《平阳畬民调查》,浙江省第三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印调查丛书第一种。

3 史图博、李化民著,张世廉译:《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4年版,第33页。

4 (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风俗考·畬民附》。

1 郑一崧《永春州志》卷七《风土志》,乾隆版。

2 建阳县志:卷八(《风俗》),民国时期刊本。

3 周邃然:《永泰乡土志》,第七课,《土著种族》,光绪版。

1 (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十四,《风土》,光绪三年重修本。

2 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畬民》,同治十一年刊本。

3 江远清、江远涵:《建阳县志》卷二,《輿地志·附畬民风俗》,道光十二年刊本。

4 (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十四,《风土》,光绪三年重修本。

5 范绍质:《瑶民纪略》,载李绂《汀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

记》，同治六年重刊本。

6 黄联玉：《贵溪县志》卷十四，《杂类轶事》，同治十年刊本。

1 史图博、李化民著，张世廉：《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1984 年版，第 33～34 页。

2 王虞辅：《平阳畲民调查》，浙江省第三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印调查丛书第一种。

3 光绪《遂昌县志》卷二，《艺文》。

4 光绪《处州府志》卷三十，《艺文志下·诗篇》。

5 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畲民》，同治十一年刊本。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印调查丛书第一种。

1 江远清、江远涵：《建阳县志》卷二，《舆地志·附畲民风俗》，道光十二年刊本。

1 王韧：《建德县志》卷三，《风俗志》，民国 8 年刊本。

2 余绍宋：《龙游县志》卷二，《地理考·风俗》。

3 沈作乾：《畲民调查记》，《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 17 号，1924 年，第 60 页。

1 《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畲民》。

2 王逍：《畲族民族性格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06 年第 5 期。

3 姚良弼：《惠州府志》卷十四，《外志·徭蛮》，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4 阮元：《广东通志》卷三百三十，《列传六十三·岭蛮》，同治三年据道光版重刊。

167.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19）

1 刘绎：《江西通志》卷四十八，《舆地略·风俗·南安府》，光绪六年刊本。

1 刘埙：《水云村泯稿》卷十三，《杂著汀寇钟明亮事略》，转引自《畬族社会历史调查》附录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60 页。

2 《元史》卷一百六十七《王恽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3934 页。

3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别录二·奏疏·立崇义县治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50 页。

1 《浚水志林》卷七《志事·近录》。

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别录二·奏疏·立崇义县治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50 页。

3（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谕畬》，四部丛刊本。

1 《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部分（1953～1958 年），《浙江景宁县东衙村畬民况调查》“二、民族压迫与反抗斗争”。

1 胡先啸：《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畬客述略》，《科学》第七卷，1923 年，第 281 页。

2 明万历癸酉《漳州府志》卷十二“瑶人”。《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福建六》。

3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畬族篇》，民族出版社，1999 年，第 211 页。

4 范绍质：《猺民纪略》，载乾隆《汀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三》，方志出版社，2004 年，第 876 页。

1 史图博、李化民著，张世廉译：《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4 年版，第 33 页。

2 许蟠云、范翰芬、王虞辅：《平阳畬民调查》，载《浙江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 年，第 681 页。

1 黄集良主编：《上杭县畬族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07～147 页。

1 清光绪十年《福安县志》卷之二十二。

2 明万历二十五年《福安县志》第九卷。

苏家坡畬族村“平民小学”旧址

1 雷恒春：《中国文化大观·畬族篇》，民族出版社，1999 年，第 223 页。

2 郭少榕：《闽东畬族教育历史展述略》，《中外教育》，1997 年第 1 期。

1 雷恒春：《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畬族卷》，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6页。

贵州畬族“东家人”摄影：赵华甫

畬族少女

1 畬族作家资料主要来自“百度百科”等网络资料，略作修改。

红豆杉摄影：钟伯炘

1 张晶：《论畬族民俗舞蹈的生态转型》，《东南学术》，2010年第1期。

1 雷阵鸣、饶宗颐、蓝碧波：《畬族民间文艺继承与创新——畬族风歌舞剧〈畬山风〉赏析》，《科研与教学》，2000年第5期。

1（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六册，《福建防闽山寇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2 浮云：《畬客风俗》，日本东京清国留学会会馆刊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1 邓光瀛：《长汀县志》，卷三五，《杂录畬家》。

2（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九，《艺文志中·文编三》
光绪三年，刊本。

3 王虞辅：《平阳畬民调查》，民国35年（1946年）。

4 施联朱：《畬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1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等著作。

1 浮云（魏兰）：《畬民风俗》，光绪三十一年石印本，第 24 页。

t9-4 浙南的畬族

t9-5 贵州的畬族“东家人”

t9-6 古田“临水宫”钟伯清摄

t9-7 畬族村民家中供奉观音的神龛钟伯清摄

t9-8 闽西南岭畬族村的“伯公”钟伯清摄

t9-9 畬乡梯田

t10-1 莽莽大山是畬族人民的家园

t10-2 “三通”工程使畬族山村变了模样

168.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20）

t10-3 畬族专业歌舞团体的演出剧照

t10-4 《喜鹊岭茶歌》剧照

t10-5 电影《十七》的海报

t10-7 浙西大竹海

t10-6 风景秀丽的闽东畬区

t10-8 《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出版，对畬族研究起了重要推

动作用

t10-9 旅游业的繁荣，是畬族传统文化振兴的重要契机

t11-1 雪峰寺中供奉的蓝文卿宝相

t11-2 定海总兵蓝理画像

t11-3 蓝廷珍府第——顶坛新城

t11-4 蓝鼎元像——引自《清代学者像传》

t11-5 蓝庭辉将军——福建省档案馆资料

t11-6 雷钦将军——福建省档案馆资料

t12-1 魏兰著作——引自辛亥革命网

t12-2 史图博、李化民所著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

t12-3 “民族问题五套丛书”——引自国家民委网站

t12-4 《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畬族卷》，雷恒春主编

畬族妇女巧编彩带

1 《松阳县志》卷八，《风土志·畬民篇》。

2 杨澜：《临汀汇考》，卷三，《风俗考·畬民》。

1 在闽西客家地区，人们将喜欢穿着华丽，不合时宜、不合年龄地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或行为不够端庄的女人称为“畬嫲”“畬婆”。

2 林大春：《潮阳县志》，卷八，《风俗》。

3（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广东》。

1 乾隆《汀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三·瑶民纪略》，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876页。

2 乾隆《龙岩州志》卷十三《杂记志·畬客》，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314页。

3 史图博、李化民著，张世廉译：《敕木山畬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4年，第106页。

4 陈永成主编：《福建畬族档案资料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5 雷阵鸣、钟进和：《畬、瑶信仰实不同》，《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8期。

1 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之一：《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页。

1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古亭书屋，1933年。

2 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3 雷恒春：《中国文化大观·畬族编》，民族出版社，1999年。

1 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2 朱洪、姜永兴：《广东畬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1 雷恒春：《中国文化大观·畬族编》，民族出版社，1999 年，第 100 页。

1 杜牧：《江南春》，全诗为：“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参见《全唐诗》。

1 郭志超：《畬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65 页。

2 《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福州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1 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

2 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参见《全唐诗》，第 4593 页。

3 胡先骕：《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畬客述略》，《科学》第 7 卷，第 3 期，1923 年。

1 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

2 民国《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志》。

3 民国《建德县志》卷三，《风俗志》。

4 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畬民。

5 余绍宋：《龙游县志》卷二，《地理考，风俗》。

6 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 年。

7 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畬民附》。

1 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 年。

169.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21）

1 江西省贵溪县：《重建盘瓠祠铁书》（油印本），转引自施联朱：《畬族》，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16 页。

2 明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

3（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七册，《广东上·博罗县》。

4 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海阳县志》。

1 参阅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畬族第一秀才’钟良弼”。

1 同治《景宁县志》卷 15，《风俗·畬民》卷 6《武备·兵制和保长》。

“燔土粪”技术

采茶畬女

1 如明万历癸酉（1573 年）《漳州府志》所载：“徭人，属邑深山皆有之，俗呼畬客。……其与土人交，有所不合，詈殴讼理。一人讼则众人同之，一山讼则众山同之，土人莫敢与敌。国初设抚徭土官，令抚绥之。”这里所谓的畬客“其与土人交，有所不合，詈殴讼理”的记载，显然受传的影响。

1 据清华同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的结果，1979-2010

年，主题为“畬族”的论文为 1933 篇。

1 钟玮琦：《盘瓠与龙麒其人的探讨》，转引自姜永兴：《畬族族源、迁徙及盘瓠的新探索》，载《韩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2 期。

2 雷阵鸣、雷银才：《再论把“盘瓠”神话当作畬族史实之虚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6 期；雷阵鸣、钟进和：《畬、瑶信仰实不同》，《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 年第 4 期。

3 肖孝正：《再论畬族图腾及其高辛夷史源——兼与“盘瓠即犬”“畬族狗图腾”说商榷》，福建学刊 1995 年第 4 期。

4 郭志超：《畬族文化展：经验与超越》，《宁德师专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1 郭志超：《畬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00 页。

1 谢重光：《全唐文所收陈元光表文二篇系伪作》，载《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谢重光：《畬族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郭志超：《畬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1 杨澜：《临汀汇考》。

1 “十子”“十才子”即“闽中十子”，是指林鸿、陈亮、高棅、王恭、康泰、郑定、王称、王褒、周玄、黄玄等明初闽籍十位诗人。

1 雷鉉的介绍主要参考《三明市志》“人物传”，略有修改。

170. 后记（1）

畬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畬族垦山为田，耕猎为生，辗转迁徙于闽、粤、赣、浙、皖诸省，不仅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的形成和中国东南的开作出了巨大贡献，也造就了自身独特而悠久的民族文化。

世界全球化和国家提出文化兴国战略之时，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敏锐地感知到民族文化在我国文化结构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集中力量组织编写这套大型的“中华民族全书”，以向世界展示中华各民族的文化魅力，这无疑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文化工程。承蒙项目组的邀约，本人承担畬族分册的编写工作。受此重任，不敢懈怠，在教学工作之余多方搜集图文资料，并多次下畬乡做调查，补充新资料，终成此 20 余万书稿。

为了尽可能地呈现畬族文化的全貌（实际上要完全做到这点是困难的），在写作中，本人尽可能地努力做到两点：一是做到古今文献资料与田野资料使用的平衡，充分展现畬族文化的真实面貌；二是摆脱传统畬族研究的地域局限，对各地畬族文化都全面的展示。

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提供的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为世人展示我们族群的文化尽点绵薄之力；感谢路义旭博士的鼎力推荐和何志明先生的信任，没有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也不可能承担本书的写作；感谢畬族研究的前辈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坚厚的基石；感谢福建民族研究所的张忠所长、郭晓彦女士，福建农林大学的雷喜斌博士，福建省文联的钟红英女士，畬族著名作家钟一林（山哈）先生，福建省上杭县教育局的钟伯炘先生，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郑艳萍女士等无私提供的图片和文献资料。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周梅英女士，没有她的倾力支持，本书也难以顺利完成。

由于能力所限，书中对畬族文化的介绍难免存在错漏之处，诚望各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钟伯清

2010 年 5 月 8 日于福州花好月园

畬族山区常见的路亭摄影：钟伯炘

171. 附录（1）

一畬族历史大事记

1（宋）祝穆：《方輿胜览》卷 13《祠墓·陈侯祠》，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 225 页。***

二参考文献

熟干

1 参阅赵华甫：《畬族抗战老人赵方平》，<http://mjxlpc.blog.163.com/blog/static/131053632201082113124533/>。

2 参阅钟彬：《修复长汀钟氏马祖妣墓及祠宇缘末记》，兴宁益新承印，1943 年。

畬族新娘的“凤凰装”摄影：山哈

畬族山村随处可见“风水林”

畬村民居建筑

畬乡山珍——笋干

南岭金橘

康熙御文表彰蓝理的“勇壮简易”牌坊摄影：郑燕萍

南岭赤竹溪庵摄影：钟伯炘

戏曲演出摄影：刘年洪

正在编制火笼的畲族竹编能手

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

旱地套种

白露坑的小说歌抄本

1 士人：谁人。

畲族银饰制作工艺

正在做法事的畲族巫师摄影：山哈

贵州畲族的耙槽舞摄影：赵华甫

南岭畲族村钟姓崇德堂下的二房“老屋”

操持家务的畲族妇女

祝寿用的寿面与寿蛋

吉祥哥摄影：萧春雷

花轿中的畲族新娘摄影：山哈

畬族婚礼中男拜女不拜摄影：刘昌霖

闽东的牛歇节摄影：山哈

中华畬族宫中的“忠勇王殿”摄影：钟少娟

种玉堂蓝姓畬族祭祖盛况

蓄养风水的罗星台和罗星台上的“风水林”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传统故事大辞典》，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 年。

畬族族谱中关于尊老爱幼的规定摄影：钟伯炘

做流年（天官福书）

1 邹身城：《古代夷越、畬族关系探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

畬族族标——龙头祖杖摄影：钟少娟

淳朴善良的畬族山民

1 参阅互动百科词条：钟彬，<http://www.hudong.com/wiki/%e9%92%9f%e5%bd%ac>。

闽东畬村半月里摄影：雷喜斌

中华民族全书

以歌为乐的畬族乡民，歌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畬族银饰工艺传承的代表——“珍华堂”

幸福的畬家儿童摄影：丁立凡

20 世纪 30 年代浙南畬区的商铺

电影《十七》的海报

1 罗美珍：《畬族所说的客家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1 期。

2 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第 4 页。

3 游文良：《论畬语》，载《畬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13 页。

4 雷恒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观·畬族编》，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第 60 页。

《霞浦畬族小说歌》

畬族村民家中供奉观音的神龛

“三通”工程使畬族山村变了模样

1 “三通三不通”是指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乡村交通落后，公路等级低而引起的交通问题，即：晴天通雨天不通、三轮车通大车不通、行政村通自然村不通。在很长的时间里，“三通三不通”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展的主要障碍。

1 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2 蓝周根：《畬族有自己的语》，载《畬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 年；雷先根：《畬语刍义》，载《畬族历史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

3 朱洪、姜永兴：《广东畬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导论

畬族是中国 56 个民族之一，是华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约 70 万，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等省。畬族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汉唐时期，就已经生活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的广袤山区。唐代以来，畬族以勇于反抗压迫而著称于世，并被冠以“蛮”“峒蛮”“瑶”等蔑称，屡见于史书。作为散居在汉族地区，文化特色鲜明的山区少数民族，畬族很早就引起了文人学者的注意，在福建、浙江、广东、江西等省相关府、县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畬族文字的记载。清代末期开始，魏兰、史图博、李化民等不少国内外学者深入畬族地区，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和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民族识别的需要更是达到鼎盛。回顾畬族千年的历史，关于畬族的民族文化的文献资料不少，但是由于畬族地区文化教育落后，新中国成立前的畬族研究没有畬族本民族学者的参与。不少汉族学者因受根深蒂固的汉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对畬族文化的研究充满猎奇的心态，甚至因畬族勇于反抗汉族的封建统治，不惜采取歪曲甚至诋毁，这种做法大大降低了这些研究文献、方志材料的可信度和学术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畬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批畬族本民族的学者开始成长起来，使畬族研究多了一个本土的视角。然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畬族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停留在社会形态和历史源流的研究方面，而极少涉及畬族文化的研究。这种状况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随着几部畬族文化研究专著的出版才开始有所改观，但仍存在着对畬族文化阐述不够全面、充分，引述材料多局限于闽东、浙南等缺憾。本书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补大量新的民族志调查材料，对畬族地区的历史、文化、人物、社会展、族际关系、民族地方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172. 附录（2）

关于畬族的族源的讨论一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传统的观点有“武陵蛮说”“南蛮说”“东夷说”“闽人后裔说”等，这些观点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存在证据不够充分的问题，本书更倾向于认同畬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的观点，认为畬族主要是由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畬而被畬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长期融合形成的。关于畬族的语，传统的观点认为畬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甸语支，即以罗浮山区一带的畬族所操语作为畬族的母语，这一观点越来越受到民族学者和语学者特别是畬族学者的质疑。因为 90%以上的畬族所讲的都是一种类似于汉族客家话的语，而且这种类似客家话的语分布极广，遍及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和粤东地区。因此，现在的学者更多地认为这种类似客家话的语是畬族母语的变异，是古畬语与客家话在长期的接触、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融合而成的。本书在介绍、分析各家观点的基础上，采纳“畬族所讲的客家话是畬族母语的变异”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应该更符合历史原貌。

关于畬族的精神气质和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是过去的研究中极少涉猎的，即使有学者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也常常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笔者认为畬族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开东南山区、缔造新中国等方面都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对此有必要进行专门的研究总结。因此，本书以专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虽然归纳得未必精当、准确，但作为一种初步的尝试，希望能起到一定的抛砖引玉作用，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畬族是新中国民族识别最早引起关注的少数民族之一，但民族识别的历程却充满曲折。早期识别的部分包括闽东、浙南、粤东、赣东北、安徽宁国的畬族，闽西、闽南的畬族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才识别的，贵州、湖南的畬族更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才确认的。这就使得在很长时间里，畬族研究特别是畬族文化的介绍，实际上等同于闽东、浙南、粤东、赣东北和安徽宁国地区畬族

的研究、介绍，而闽西、闽南、赣南、贵州、湖南等地畬族的资料则极少有人提及。即使在这些地方的畬族被确认民族身份之后，由于思维定式作用以及缺乏现成资料参考等原因的影响，研究者也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些地方的畬族资料。其结果就是至今难觅一部对畬族文化进行全面介绍的著作，使社会对畬族文化的了解仅仅局限于对闽东、浙南、粤东等地畬族的了解。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本书在各章节中有意识地加入了对闽西、闽南、贵州等地过去被忽视的畬族文化的介绍，力图使社会对畬族文化有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畬族历史上迁徙复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流布、散布于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贵州、湖南等7省的诸多地区。在这个过程中，畬族与汉族、苗族、瑶族互动频繁，文化上互相影响，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因此，本书对畬族的族际关系，特别在畬汉关系、畬瑶关系、畬苗关系方面都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透过畬族的族际关系，我们可以感受到畬族文化成长过程中兼容并蓄的鲜明特点。

全书分为十二章，分别对畬族的概况、物质文化、民间文化、社会文化、信仰文化、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精神气质、文化传承、族际交往、展愿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重要文献、历史大事诸多方面进行介绍。

第一章“畬族概况”，涉及到畬族的族称族源、人口状况、历史沿革、生态资源、语文字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的内容。“族称族源”详细介绍了畬族的各种自称、他称以及学术界关于畬族族源的不同观点；“人口状况”详述了畬族在各省的分布状况、人口演变况和当前的人口构成状况；“历史沿革”阐述了畬族自隋唐至新中国的民族展历程；“生态资源”对畬族聚居区的地理环境、自然生态和资源状况作了介绍；“语文字”根据最新的资料，对畬族的民族语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民族区域自治”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畬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简要介绍了全国唯一的畬族自治县——浙江省景宁畬族自治县的基本况。

173. 附录（3）

第二章“畲族的物质文化”，介绍畲族的生产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居住习俗、交通习俗、风物特产、历史遗迹等方面的物质文化内容。***“生产习俗”介绍了畲族的山地农耕生计方式及其展，独特的狩猎、采集、手工业民俗文化；“饮食习俗”对畲族的主食、副食、饮料和进餐习俗、饮食礼仪作了介绍；“服饰习俗”对畲族的服饰富有特色的服装、头饰、饰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居住习俗”介绍了畲族的村落布局、民居类型、建造程序和居住习俗；“交通习俗”介绍了畲族地区传统的交通工具和交通习俗；“风物特产”对畲族地区的茶叶、竹笋、食用菌、水果等名优特产作了介绍；“历史遗迹”则对畲族地区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各类建筑作了初步的梳理和介绍。

第三章“畲族的民间文化”，涉及畲族的民间教育、民间科技、民间医药、民间文学、民间工艺、民间体育、民间游戏、民间造型艺术、民间歌舞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内容。“民间教育”介绍了畲族传统的家庭教育、畲区教育、私塾教育况；“民间科技”着重介绍了畲族在山地农业耕作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民间医药”介绍了畲族医学的基本特点和整理开况；“民间文学”对畲族的民间歌谣、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进行了介绍，并着重介绍了最具特色的畲族民间歌谣；“民间工艺”和“民间造型艺术”介绍了流行于畲族民间的具有代表性的各类畲族工艺美术；“民间体育”和“民间游戏”对畲族民间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竞技性、娱乐性的活动进行了介绍；“民间歌舞艺术”介绍了畲族的民间音乐艺术和民间舞蹈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畲族非物质文化项目进行了梳理。

第四章“畲族的社会文化”，介绍畲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家庭礼仪、交往礼仪、亲属称谓、诞生习俗、取名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节庆习俗和禁忌习俗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章“畲族的信仰文化”，介绍涉及畲族的宗教信仰、宗教

活动、哲学思想、预测与占卜、族徽与标志。“宗教信仰”对畬族的盘瓠信仰、祖先崇拜、世俗神灵信仰等不同的信仰类型进行了介绍；“宗教活动”介绍了畬族民间常见的祭祖、修谱祭、醮明祭、做福、“下惊”等宗教信仰活动；“哲学思想”介绍了畬族的思想特征、畬族神话传说里的思想内涵和畬族的生命观；“预测与占卜”介绍了畬族生产生活中的占验与预测习俗；“族徽与标志”对将凤凰和龙头拐杖作为畬族族徽和标志的合理性进行了阐释。

第六章“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次对畬族在开祖国东南部山区、维护祖国统一、抵抗日本侵略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分析和介绍。畬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显然不应该仅仅只有这些，但这几个方面无疑是畬族人民最为显著的、最具代表性的贡献。

第七章“畬族的精神气质”，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归纳，认为畬族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在淳朴谦和的自然天性、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敦亲睦邻的团结观念、忠勇爱国的朴素怀等几个方面。对畬族精神气质进行挖掘、总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望本书的分析对后来者的研究有所裨益。

第八章“畬族的文化遗产”，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畬族的民族教育、民族文学创作、民族艺术创新、民族社团活动等方面的展历程和成就。既反映畬族人民在文化遗产和创新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展示了新中国给畬区畬汉文化的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第九章“畬族的族际交往”，介绍畬族与周边民族的商贸交往，与汉族、瑶族、苗族的族际关系，畬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互动和生产交流，展示了畬族与汉族、瑶族、苗族密切的民族关系。对于畬族与汉族的关系，是比较清晰的，但与苗族、瑶族的关系目前则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本书也将这些观点作了简要的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74. 附录（4）

第十章“畬族的文化展愿景”，本章在介绍畬族文化的生存环境的变迁之后，对畬族的影视演艺事业、民族风旅游产业、畬族的文化研究等展趋势作了一个梳理，并对畬族文化的未来走向作了一个前瞻性的判断。文化的展有诸多的影响因素，有其自身的变迁规律，对其进行前瞻性的研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我相信，各民族在友好相处中，逐渐实现文化上的相互融合，并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创新和展，这应该是畬族文化展的基本趋势。

第十一章“畬族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对唐代以来至近现代在畬族历史、文化展中起过重要影响的畬族历史人物作了全面介绍。但由于当代有一定影响的畬族人物比较多，因此未能作一一介绍。需要指出的是，畬族是在1956年才确定为单一民族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只有“畬民”“苗族”“瑶民”“蛮”等称呼。因此，严格来说，畬族历史人物的确认是存在一定问题的。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介绍的畬族人物主要以当前畬族研究者普遍认同为标准，少部分则以其后裔被认定为畬族为标准。符合这两条标准的，确定为畬族历史人物。

第十二章“畬族的重要文献”，系统梳理了唐宋以来有关畬族的史书、方志、笔记、民族志、文史资料和研究专著等重要文献，对各著作的基本况和内容作了基本的介绍，对后来者从事畬族研究提供了文献利用的方便。但研究论文因数量巨大，未作专门介绍。

此外，本书的附录还次对畬族的历史大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相信这对于读者全面了解和认识畬族是有帮助的。

尽管作者写作的初衷是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介绍畬族的文化，但是由于畬族分布广，与周边民族、民系交错杂居，交往密切，文化互动频繁，这不可避免地使各地畬族的风俗文化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本书在阐述某一民俗文化时，往往只能选择特色比较鲜明的某地畬族民俗文化加以介绍，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足之

处，还望读者见谅。

编后记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文情怀，根据平等尊重、真实客观、全面准确的原则，联合学界，以“文化生态学”的创新理念，共同打造《中华民族全书》，力图全面荟萃中国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景式展示中国 56 个民族多姿多彩的优秀文化，力争成为国内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百科全书。

全书由 57 卷组成，即在中国 56 个民族 56 卷的基础之上，特别推出一卷《中华民族》，以此统领其他 56 卷，力求达到整个全书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结合。全书以各民族有史料记载之时为上限，下限止于 2010 年，以期在充分发挥各民族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尽可能地吸收各民族研究的最新成果，着力反映各民族比较突出的一些文化事项与文化成果。

全书各卷的编著者均由热爱并熟悉本民族文化的专家学者担任，既有享誉国内外的民族学资深教授，也有在某一领域独具造诣的中青年学者。各卷编著者按照全书编纂方案和编写大纲的要求，从本民族的实际和研究现状出发，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研，悉心考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可靠资料，使各民族文化都能得到平等尊重的呈现和真实可信的表述，同时也集中反映各民族优秀文化之精髓，真切反映各民族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力争打造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名片”。

全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了有关领导及单位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许多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提供了大力帮助。感谢全书编委会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全书的学术顾问和编著者的辛勤工作。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出版协会、广西民族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民族文学杂志社、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省文联、新疆师范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青

海社会科学院、云南省民族学会等机构的倾力相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报刊司图书处对全书内容的审查备案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领导和文化宣传处组织有关专家对全书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审核把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陈英初先生为全书提供了《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电子版，并做了部分勘误。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委为全书的内容审订提供了大力支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为全书出版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全书学术顾问广西民族大学的徐杰舜教授等相关专家不仅亲自编纂《中国汉族》《中国哈萨克族》，还帮助审稿把关。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张春荣先生为全书图片进行了统一把关和审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书法家协会郭佳荣先生为全书题写了书名。全书的编纂，还借鉴吸收了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175. 附录（5）

我们相信，在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与各界的通力合作下，全书的出版行——

将会以其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博大精深的丰厚内容，真实全面的生动表达，新颖深刻的思想亮点，成为深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长久文化影响力的精品。

将会在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记录和传播民族文化方面承担黄河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将会契合国家外宣形象与国内民族关系和谐展的需求，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将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时，全书将陆续翻

译成多种文字，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我们深知，由于成书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谬误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华民族全书》项目组

2012年5月6日

null

《笔下文学》整理收藏 [Http://Www.Bxwx.Org](http://Www.Bxwx.Org)